

世界文壇學

第一卷 第五號

黎明書局發行



呈繳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師範學校教科書

依照最新課程標準聘請著名教育家編撰

農村經濟及合作	農業及實習 第一冊	農業及實習 第二冊	幼稚園教材及教學法	保育法	農村教育	地方教育行政	鄉村小學教學法	鄉村小學教材研究	鄉村小學教育實習指導	鄉村民衆教育	鄉村小學勞作教育	鄉村小學行政	鄉村教育視導	農村社會調查	農村副業指導
王世穎編	儲勁等編	儲勁等編	魏志澄編	沈毓芬編	郭全編	辛曾輝編	李曉農編	張宗麟編	鄭之綱編	郭全編	方達哉編	郭全編	李伯棠編	張錫昌編	陳增善編
本書為適應教育部最新高中師範課程而編，為各級師範必修課本，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條理清晰，為教科書中不可多得之作。	本書為最近頒布各級師範課程標準編成計四冊，第一冊為農業概論，內述農業大意，農業氣象，土壤，肥料等本科學。	本書為全書中編農業各論之上冊，內容分作物、蠶桑、魚、禽、畜、獸、蠶、絲、麻、茶、糖、油、鹽、礦產、農具、農機、農電、農林、農工、農商、農政、農史、農地、農產、農運、農會、農協、農工、農商、農政、農史、農地、農產、農運、農會、農協。	本書依照最新各級師範課程標準，運用最新材料，及編制法重新編成，不難迎刃而解。	本書依據兒童生活的需要與生理的發展，敘述兒童心理及生理二方面的正規的養育與保護的實施法。可作為幼稚師範課本，及一般為父母的參考。	本書上編詳析中國農村社會之結構詳述中國過去教育失敗的原因。下編敘述各級教育實施的方針，為鄉村師範最完善的教本。	本書所述係關於縣教育行政方面實際應用的問題。參酌課程標準及各省立鄉村師範實施情形編成。專供鄉村師範課本之用。	本書敘述教學上一般的原理和技術均甚切實，分論各科教學法，最新而最實際。可供師範學生閱讀及參考。	本書選錄者十餘年實地探究所得。故能材料豐富，敘述中肯，適用兼備課本，及辦小學教育者撰擇教材之指南。	本書將師範生養成一個健全的教師的步驟，注意點，詳述無遺，可供師範學校課本之用。	本書先述民衆教育的史的發展，各國實施情況，及我國實施民衆教育的方針和原則，最後乃詳述鄉村民衆教育之實施法。	本書包括農事及工藝二大部分，材料豐富，敘述詳盡切實，為坊間最完備之勞作書籍。	本書凡鄉村小學行政上的各種問題，如校舍、設備、一、普通教育、管理、考查、訓育、獎勵等問題，均一一著實探討。	本書論述師範之意義、價值、方法、表格、報告、及社會教育各視均甚切實。分論小學、幼稚園、民衆學校，社會教育各視均甚切實。敘述更詳。	本書著者本歷年經驗與探討，集豐富之材料依正確精深的剖述，讀此一書即實際從事農村社會調查亦必無多大困難矣。	本書詳述中國農村經濟與生產之現狀，副業經營的條件，分述栽培法、育種法及製造法。材料豐富文字明晰，不愧為農村經濟破產聲中之一救濟劑。
一元	六角	一元	一元	四角	九角	七角	七角	九角	一元	八角	四角	五角	二元	一元	五角

學文界世

期五第 · 卷一第

版出而書明黎海上

黎明書局 出版新書

黎明商業叢書 審計學

附查帳報告及
工作底稿實例

本書由著者本業務經驗，參照歐美最新審計原理，編纂而成，其卷首介紹中國會計師事業之現狀，繼以審計之一般原理方法，及查帳員之工作實務先作一基本之論述，次則按各項資產損益帳戶，逐一研討其檢驗及分析之方法，最後并申述查帳報告書表之編製方法，詳細檢查之步驟，以及信用調查工作之一斑，洵屬明晰完善，著者復於書末增編查帳工作底稿及查帳報告書實例二則，俾讀者更易得深切之瞭解，故本書不但切合各大學高級中學採為審計學課之教本，復極合於一般會計人員，作自修之參攷也。

張忠亮編·實價一元八角

童子軍全書

中國童子軍總會
總審定

吳耀麟編「三元二角」

本書分二十二章，共百四十二節，六百餘頁，凡二十萬言，為國內外童子軍空前巨著。全書內容，編輯極有系統，章節分明，材料選擇，學術並重，既豐富而又切合實用。文字簡潔，筆法清順，尤為不可多得。可作童子軍幹部訓練班及高級童子軍的課本，亦為童子軍服務員及熱心童子軍事業者最完善的參攷書。

本書內容

- | | | | | | | | | | | | | |
|------------|--------------|--------------|--------------|-------------|-------------|-------------|------------|------------|------------|------------|--------------|--------------|
| 上編 童子軍訓練綱要 | 第一章 童子軍運動的起源 | 第二章 童子軍運動的擴展 | 第三章 童子軍訓練的基礎 | 第四章 童子軍組織方案 | 第五章 童子軍行政研究 | 第六章 童子軍團的工作 | 第七章 初級課程提要 | 第八章 中級課程提要 | 第九章 高級課程提要 | 第十章 專科課程提要 | | |
| 下編 童子軍技術教材 | 第一章 觀察訓練 | 第二章 露宿論 | 第三章 旗語術 | 第四章 游泳術 | 第五章 測繪術 | 第六章 救護知識 | 第七章 看護知識 | 第八章 服務方法 | 第九章 童子軍歌 | 第十章 中外著名歌呼 | 第十一章 童子軍應用遊戲 | 第十二章 童子軍實用常識 |

黎明鄉小村學叢書

公民訓練法

本書根據編者實際經驗揭示公民訓練的特質、原則、各種實施方法及一般問題等，精詳切實，道人所未道，末增部頒小學公民訓練標準，與訓練的重要法則二附錄，尤便於小學教師作實施時之編則。

黎明師範教育法 沈毓芬編 實價四角

本書依據兒童生活的需要與生理的發展，敘述兒童心理及生理二方面的正規的養育與保護的實施法。可作幼稚師範課本及一般為父母的參攷。

分五角五·編川百劉

大學高中職業學校 教本及參考書

大學教本

- | | |
|---|--|
| <p>社會科學大綱
社會統計大綱
社會主義思想史
政治學原理
近代政治思想史
土地經濟學
價值學說史
經濟新聞讀法
財政學原理
農業經濟學
憲法原理
近代歐洲史
近代哲學史
歷史哲學概論
近代歐洲經濟史
現代歐洲史
分配論</p> | <p>孫寒冰等編〔二元〕
毛起鵞編〔二元〕
鄭學稼譯〔三元九角半〕
吳友三等譯〔三元八角〕
陸國香等譯〔二元〕
章植著〔二元四角〕
孫寒冰等譯〔一元八角〕
楊蔭溥著〔一元八角〕
杜俊東譯〔一元〕
吳覺農等譯〔二元四角〕
吳友三譯〔一元六角〕
余楠秋等譯〔二元四角〕
林一新譯〔一元八角〕
郭斌佳譯〔一元八角〕
區克宜等譯〔二元二角〕
蔣鎮譯〔三元六角〕
張素民等譯〔一元八角〕</p> |
|---|--|

高級中學教本

- | | |
|---|---|
| <p>近世世界史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經濟學
合作事業
西洋文學名著選
物理實驗
化學實驗
法制
模範小說選</p> | <p>耿淡如等譯〔三元六角〕
馮和法著〔一元二角〕
李權時著〔六角〕
王世穎著〔六角〕
伍彙甫等編〔一元八角〕
吳福龍等編〔八角〕
陳同素編〔七角〕
潘楚基等著〔八角〕
謝六逸編〔二元八角〕</p> |
|---|---|

商業學校教本

——黎明商業叢書——

- | | |
|---|---|
| <p>商業通論
商業簿記
商業管理
會計學原理及實務
貨幣銀行學
楊著中國金融論
銀行業務總論
國際貿易原理
審計學
市場學
商業地理</p> | <p>侯厚培等編〔二元四角〕
張忠亮編〔一元二角〕
李權時著〔五角〕
李鴻壽等譯〔二元四角〕
朱彬元著〔一元八角〕
楊蔭溥著〔二元四角〕
李偉超譯〔二元二角〕
沈光沛等譯〔一元八角〕
張忠亮編〔一元八角〕
侯厚吉編〔一元〕
侯厚吉編〔印刷中〕</p> |
|---|---|

農業學校教本

——黎明農業叢書——

- | | |
|---|--|
| <p>農藝化學
家畜飼養學
應用昆蟲學
蠶體生理學
普通養蠶學
普通栽桑學
蠶桑害蟲學
特用作物學
實用農產製造學</p> | <p>葉元鼎編〔八角〕
鄭學稼編〔二元六角〕
熊同和編〔一元八角〕
尹良瑩編〔九角〕
尹良瑩編〔九角〕
尹良瑩編〔一元四角〕
張景歐編〔一元六角〕
莫定森編〔八角〕
何慶雲編〔印刷中〕</p> |
|---|--|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福州路二五四號

世界文學

第一卷 · 第五期
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論 文

忠告尚未誕生的小說家 美國 P. S. Buck 許天虹(六九五)
小說與自傳 法國 H. Massis 時 甫(六八一)

小 說

思想者 美國 S. Anderson 顧仲彝(六六七)
徐 儒(七三五)
西西利的酸菓 意大利 L. Pirandello 顧仲彝(七三五)
徐 儒(七三五)
「小鬼」的第二十六章 俄國 F. Sologuob 徐懋庸(六八五)

說

白璧得 (一續) 美國 S. Lewis 洪 深(七八三)
紀澤長(七八三)
鞋子 意大利 G. Deledda 席滌塵(六七五)
一個陌生的朋友 俄國 I. Bunin 陶映霞(七六五)
盲人國 英國 H. G. Wells 朱祖舜(七〇七)
我是貓 日本夏目漱石 胡錫年(六九七)
一個奴隸的誕生 蘇俄 S. Semenov 筱 舟(七七九)

散 文

高爾基訪問記 美國 F. Harris 顧仲彝(八〇一)
彫刻 · 繪畫 · 詩 美國 F. Harris F · W(七六一)
晚禱 西班牙 P. Baroja 張友松(七〇五)
Guy De Maupassant 的雜文 三篇

詩 及

一、一個月夜 伍蠡甫(七二七)
二、淫猥與詩人 F · W(七二九)
三、孤獨的恐怖 張名彥(七三一)
哥德談話錄 (三續) 德國 J. P. Eckermann 黃 源(七七三)
幾個感想 法國 J. Joubert F · W(六八四)
燕子書 德國 E. Toller 段薇傑(七四五)
愛的神秘 英國 W. Blake 邵冠華(七六一)
訴怨 英國 J. Skelton F · W(六九五)

劇 戲

誰的錢 美國 L. Dickson——L. M. Hickson 吳鐵翼(八〇九)
評「威爾斯自傳」 美國 W. S. Phelps 祖 舜(七二三)
印象主義者的 Sologuob 俄國 D. S. Minsky F · W(六八八)
戲劇作家韜勒 尤 懷(七五九)

書 人 與 物

一把傘(七六三)——單純的快樂(六八〇)——蕭 · 伯納 vs. 蕭 · 伯納(八〇〇)

雜 記

入伍(二色版) 英國 W. H. Gore 作 (卷首)

插 圖

馬 法國 H. G. Brzeska 作 (七六三)
Sologuob 像 (六八八)
扉畫 八幀 莫志恆作

黎明鄉村小學叢書

是鄉師學生最良的補助讀物
鄉村教師切需的參攷資料

推廣教育

錢兆熊編
實價四角

本書先述鄉村小學推廣教育的意義與目標，次述實施的初步工作，及實施的方法更見詳盡。

統計圖表編製

朱佐廷編
實價四角

統計圖表對於學校行政上之效用，舉人而知，然鄉村小學通用之統計圖表，頗非易製，本書全意著者經驗所得，詳述各種統計圖表編製法，全可應用。

實用工藝教材

孫澄清編
實價四角

本書所列教材，均採鄉村之農產品自然物及利用廢物為原料，製成各種裝飾物玩具品及實用品，共計百餘則，適供鄉村小學工藝教材之用。

二部教學

陸景曙編
實價四角

農村經濟枯竭，和教學不普及的我國，對於二部教學的推行，實為急需，本書即將在各種環境中實施二部教學的方法，詳述敘述。

自然研究教學法

霍席卿編
實價七角

本書分理論實施二編，舉凡動物植物礦物衛生物地理化學地理土壤氣象天文工業園藝等項，無不俱備，實為鄉村小教師之寶笈。

課卷訂正法

楊如駿編
實價四角

本書將課卷訂正的一般原則，一般的方法及一般規則概述外，並將各科課卷的訂正法分章詳述。解除了教師不少困難。

佈置設計

倪錫英編
實價三角

本書將一小學校之會客室禮堂禮堂辦事處等的佈置方法一一分別詳述，餘如由祠廟民房之改辦小校之佈置，亦切實示以適當方法。

應用簿籍表冊

李楚材編
實價四角

本書將鄉村小學必需應用的各種簿籍表冊的效用，種類，應注意條件，製作與施用等事實敘述，材料極豐富，內容甚豐富，為小學教師及師範生必要參攷者。

教具自製

陸景曙編
實價四角

普通小學校因限於經濟，對於教學進行上必需的各科教具，往往無力購備。本書詳述教具自製的意義與條件，並列舉各科教具的實例，附圖甚多，極便教師實際參攷。

家庭聯絡實施法

李公謀編
實價四角

欲謀教育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辦小學教育者對於學生家庭的聯絡實屬必需。本書先敘家庭聯絡的新穎意義及必要條件，次指示方法及各種聯絡實例，適供小學教師者的參攷。

公民訓練法

劉百川編
五角五分

本書根據編者實際經驗，揭示公民訓練的特質，原則，各種實施方法及一般問題等，精詳切實，道人所未道，未附部頒小學公民訓練標準，與訓練的重要法則二附錄，尤便於小學教師作實施時之編則。

【在印刷中者】

小學筆算珠算混合教學法

陳耿光編

廢物利用的工藝

宗漢梁編

勞作教學實例

丁松濤編



本刊第四期要目

文 散

談安德生……………茅盾
Moulton 論翻譯……………瓦礫
說貧窮三則……………王懋和

著 論

黑人文學在美國……………允懷
文學與政治……………葉青
再論文學與哲學……………葉青

小 說

白壁得(長篇連載)美國 S. Lewis……………洪深
故事兩則 俄國 L. Tolstoy……………紀澤長
告密者 日本小川未明……………張資平
未知的境界 西班牙 P. Baro a……………張友松
黃金 法國 H. de Balzac……………許天虹
兄弟的禮物 美國 L. Hughes……………祝秀俠
手錶 法國 A. Herant……………席蕪塵
生命是這樣的長 意大利 M. Serno……………席蕪塵

說

另一個朋友 法國 E. Bove……………段薇傑
沒有太陽的世界 德國 M. Greshauer……………史美鈞
男子的心 意大利 G. Gioglieri-Conti……………周迪斐
兀瑪的墳 俄國 M. Esari……………瓦礫
鄰人謝克 法國 E. Zola……………周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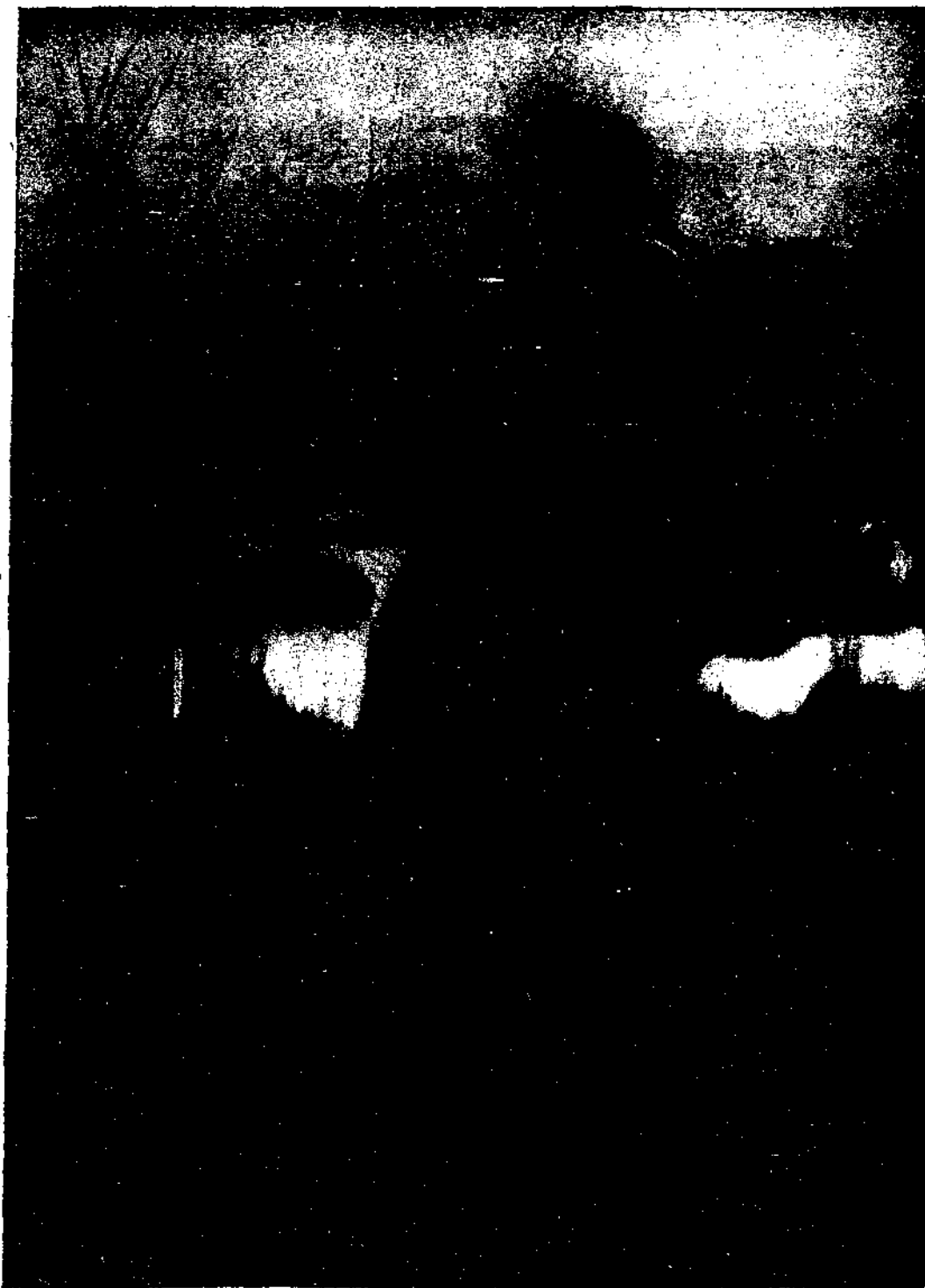
隨 筆 及 詩

三位俄國偉人的寫真……………劉化南
高爾基的三幕劇……………F. W
關於巴爾札克……………F. W
一老婦……………吳奔星
雙重的世界觀……………F. W
戲劇中的故事和情節……………陳以德
譯詩二首……………吳奔星
K. M之詩……………方仁
曠野之歌 美國 W. Whitman……………伍蠡甫
美國 Lewis C. Daniel 譯

圖 插

入 伍

英國 W. H. Gore



英漢對照

西洋文學名著譯叢

伍蠡甫主編

本書精選西洋文學傑作，由海內名譯家分別擔任，每種除英漢對照外，並將作家思想，時代背景，全書涵義等，撰為長序，作極為深刻之剖解。讀者手此一編，既可增加閱讀英文之能力，又可養成文學之嗜好。

1.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0.50.
盧梭：新哀綠綺思 伍蠡甫譯
2. Hugo: *The Miserables*\$0.40.
馮俄：悲慘世界 伍光建譯
3.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0.40.
哥德：威廉的修業年代 伍蠡甫譯
4. Turgenev: *Asya*\$0.90.
屠格涅夫：阿霞姑娘 席滌塵 崩斯曠譯
5. *Ancassin & Nicolette*)\$0.40.
Amis & Amiles)
兩個羅曼司 劉麟生 伍蠡甫合譯
6. Hardy: *An Imaginative Woman*\$0.40.
哈代：富於想像的婦人 顧仲彝譯
7. Omar: *the Rubaiyat*\$0.40.
藜默：魯拜集 吳劍嵐選譯
8. Shakespeare: *The Tempest*\$0.70.
莎士比亞：暴風雨 余楠秋 王淑瑛合譯
9. Romanof: *The Right to Love*(印刷中)
羅曼諾夫：戀愛的權利 洪深譯
10. Gorky: *Twenty-Six Men and a Woman*(印刷中)
高爾基：二十六男與一女 洪深譯
11. Maupassant: *The Olive Field*(印刷中)
莫泊桑：橄欖園 樊仲雲譯
12. Rousseau: *My Confessions*)(印刷中)
Tolstoy: *Confessions*)
盧梭：懺悔錄·托爾斯泰：懺悔錄 鮑思信 伍蠡甫合譯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賽珍珠的二十大名著

P. S. Buck 著 · 伍蠡甫譯

兒子們 福地

SONS

THE GOOD EARTH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三角五分]

本書爲福地續編，內容以軍閥，地主，奸商的結合，爲中國社會中種種罪惡之主相；以王龍的三公子分別象徵此三種人物，表現統治層意識形態。至其技術之精，想像之妙，造語之巧，可與福地並美。而題材之廣，剖析之深，更有過而無不及。譯者伍蠡甫先生以犀利新穎之筆，十分流暢而忠實地譯述以後，仍照前譯福地，給本書以深刻的批評，尤能引起讀者長思。愛好文學者幸勿失之交臂。

本書乃用十分成熟的技術，寫出從動搖而崩潰的中國農村的一切。舉凡農民所受的天災，人禍的痛苦，及其顛沛流連的生命，無不繪聲繪色，莫怪本書能獲得普利賽文學獎金，感化美國朝野借債給中國。西線無戰事與黑奴籲天錄僅描寫西方情形，已轟動中國讀者；今本書即以中國農村爲對象，是其動人之深，不難想見。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忠告尚未誕生的小說家

美國 Pearl S. Buck

天·虹譯

對於將要誕生的小說家，我的第一個忠告是，他必須十分注意他誕生的地方。別的人可以生在隨便什麼地方，那對於他們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但對於一個小說家，這却非常重要，因為自他初生時起的全部生活經驗，乃是他終身所需的題材的來源；如果他生在不對的地方，那是最不幸的事，將使他遭遇無窮的障礙。就拿我自己來當作一個實例吧。我的生活起點一些也沒有錯，但是命運，借手于我的做傳道者的父母，在我能夠保護自己以前，就來橫加干涉。我生于美國。那時我實在是一種贅累，因為我在生後三個月，就被放在一只籃子裏，被帶着渡過了太平洋。據人們後來告訴我，那時的我使父母受了不少的累。我雖然生來才滿三月，但已具有一種堅決的性格：無論什麼都不能誘導我從一個瓶中吃喝。我的母親時常暈船，所以我不得不吃所能得到的任何食物。這本來是我一向願意做的事，但在三個月大的時候，我却顯然抱着崇高的理想

。我一定要他們用調羹來餵我，使船上的女侍者和我的可憐的父親在那始終波濤洶湧的海洋中費了不少的工夫，設法把少許食物灌入我的口中。……

作為小說家的我的一生，就是這樣開始的，那當然沒有做效的價值。

所以，我對於將要誕生的年青小說家的第二個忠告乃是，如果幸而能夠生在自己的國內，那末就須繼續留在那裏，至少須等到自願離開牠時才離開牠。

我想對於這一點，我在此刻是含着一些恨意的，因為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位堅信耶穌教的太太寄來的一封信，非常憤怒的信，她十分痛恨我為某婦女雜誌所寫的一篇小說；在其中，我把兩位在中國傳道的女士描寫得比天使稍微差一點——總之，我是把她們寫作兩個有感覺的人類，在孤獨和失望的時候常常要煩悶，正如我所看到

的事實一樣。那位太太的信中說道：「因為你的成功應歸功于在中國傳教，所以我很奇怪——」

看到這裏，我就把那封信塞進了字紙籠。當然，沒有什麼能比這話更無意識，更不確實了。因為我在很小的時候，被放在一只籃子裏帶到了中國去，以後就在非常窄狹而不很和睦的傳道者社會中生長起來；這對於我始終是一件極不利的事。為要逃避那樣的社會，我在可能的時候，就時常跑到那些通稱為異教徒的，比較和善的農民和街上的人們羣中去。我記得，當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小姑娘的時候，我會站在我們所住的山腳邊的一座大寺院的陰影中，熱情地望着一位安詳地站在佈滿塵埃的壁龕中的慈悲女神的和善可親的面孔。那時我已從「舊約」中讀到上帝是怎樣的：「因為我——你的上帝——乃是很會妒忌的，如果祖宗犯了罪，我要把災難降在子孫的身上，直到第三代第四代——」我記得當時曾在我的有一些害怕的心中頑硬地說道：「我選取你——我選取你——你的樣子很和善。」

固然，這些神像和農民以及街上的人們，形成了我最早的記憶中的事物；此外還有軍閥們，以及在內戰時的逃難，藏身在茅屋中，咬着牙關等死；還有旱災、水災，以及我不能加以援手的臨死的人們的哀號聲；還有風景優美的小村落，和一片片金黃色的等待收割的稻田，以及在陰寒的、醜陋的教室中的多年教讀生活，青年學生的失

望，自殺，因思想衝突而彼此疎遠的父子女的苦痛；還有熱心的青年革命家，仁善的恬靜的婦人，美貌的黑眼珠的少女，以及我因沒有別的東西可放而把牠們塞在我的書中的一切其他廢料。

總之，我覺得那位寫信給我的太太是愚昧而錯誤的。我一生的最大錯誤，是被放在一只籃裏，被攜帶着離開了我的本國。我奉勸行將誕生的年青小說家，用全力來反抗這樣的事——無論拳打腳踢，絕叫裝病，都使得。因為一個小說家若在異國消磨他的寫作以前的年月，那是最不利的事。我永不會忘記這給我的極大妨礙，當我最初把寫成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說寄出去投稿的時候，牠們都退了回來，老是帶着這樣的道歉話——「我們對於中國的任何事物都不發生興趣」。我的第一本小書的原稿，最初會由我自己直接寄給一位出版家——牠立即就飛了回來：「抱歉得很，美國人士對於中國的任何事物都不感覺興味」。這就是我的命運：生性愛寫小說，但那些講英語的人們，也就是我的同胞們，却不喜歡我所能寫的唯一的事物！我在絕望之餘，把那部小小的原稿寄給了一位買賣文稿的介紹人，我敢斷言，在他把這稿子送去而被退回來的那許多出版家中間，一定沒有一個不把這當作拒絕的一個主要理由的——「其中所講的都是關於中國的事物」。最後徹天之幸，牠居然找到了一個出版者，那是因為他在那些中國題材的骨子裏，覺察作者的本意也許並不在那些中國人，而在「人」，以及把他們的

一切寫出來。

當我着手寫「三部作」的時候，那自然又是「中國的」。那就是說，我的人物都不得不是中國人，而背景也不得不在中國。有些人所以愛讀福地，據我所得到的許多證據而論，並非因為牠是「中國的」，而是因為其中有許多的「人」。事實上，有許多讀者絕不喜歡其中的中國的成分。他們真正喜歡的，乃是其中的與他們自己有些相似而還可以了解的人類；他們所以喜歡那故事，乃是因為牠與無論什麼地方的故事有些相像。他們不愛那些中國的成分。他們不愛那些天災人禍的慘狀，他們不愛那對待婦女的態度，他們反對那對於兩性關係的率直的、自然主義的態度。我曾經收到了一大批反對、痛恨、怒斥、厭惡的信——而人們所不喜歡的，總是其中的最「中國」的成分。

我所得到的關於牠的第一封信，我還記得很清楚。却說那部稿子，我是忙裏偷閑寫成的——那就是說，是在照顧孩子們，看護患病的父親，在學校裏教書以外的零碎時間，和晚上孩子們熟睡了以後的時間寫成的；因為我們不能靠着教會發給的一點菲薄的薪給，維持兩家人的生活；因為大學裏沒有房屋給全體的教職員住，所以我們不得不合住在一起——在這些工作之間的餘暇時刻，我就溜到一間小小的攤樓中去，每天抽出一二小時來，在我的破舊的，時常要作怪的打字機上，把福地打了出來。雖然那打字機打出來的字

句時常要重疊起來，而且沒法醫好牠這毛病，但我的小說稿終於完成了——我要說的話都在我的指尖上，所以即使在那些零碎的時間，那也進行得很快，雖然我當時所處的環境是並不（也不能）重視小說或寫作小說的，就是我自己有時也把這認為一種秘密的享樂而心中覺得很不安，因為我似乎在偷盜應該為他人服務的時間來寫作我的小說。

雖然如此，但我始終不願意順從他人的意旨。在福地出版後，我所接到的第一封信，是一個傳道機關中的一位董事寄來的。那是一封竭盡侮辱之能事的信。我永遠不會忘記其中的無情的，侮蔑的斥責話。其結束的話是：「假使辦公室中有一位女職員，我可以托她把這些話轉告你，那末我一定已這樣辦了」。他斥責我犯了不可言喻的罪惡，因為我宣示了中國人對付婚姻和兩性問題的自然主義辦法。我因無意中所寫出來的事物而受到了嚴厲苛酷的痛責。傳教者的信雪片似地飛來——有少數是贊許的，說我所寫的都是事實，他們也看到的；但差不多大家都以為我不該去理會那些他們稱之為罪惡和苦難而我却稱之為人生的事物，而我又不用我的才能來「為耶穌基督謀榮耀」。

當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兇猛的，但微些再加一點，那鳳凰就要憤怒地飛起來了！我開始對自己說道：「看哪，這一切大驚小怪是為的什麼呢？我不過把我所知道的事實說了出來，此外還能做

什麼呢？」因此我就硬了心腸，重新記着那小小的恬靜的女神，動手寫作那「三部作」的第二部兒子們了。

不用說，兒子們純然是一部中國書。牠的寫作方法是模倣正統的中國小說的，題材也純粹是中國的，其中的人物比第一部中的與我們更不相像，其情節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也似乎是中古時代的。但由于被放在籃子裏帶到了中國去，這故事早就潛藏在我的腦海中，等候我把牠寫出來。用了同樣的忙裏偷閒的辦法，我零零碎碎地把牠寫成了，就把牠寄了出去。慈愛的潘馨上將很愛讀這部書，說比其他的無論什麼書都更愛讀，我也如此。但對於大多數美國人，這真是太陌生，太古怪，太難了解了。總之，牠是太「中國的」了。

當那「三部作」的最後一部母親出版時，同樣的厄運追隨着我。許多美國人以爲這故事太陰慘憂鬱，那些情節是悲慘得令人難堪。這使我很驚異，因為我在寫作牠時，絲毫不覺得牠是悲慘的——我，在悲慘和饑餓中間生長起來而經歷過最殘暴的災難的——我，曾經聽見過比這位「母親」的悲慘得多的故事哩！因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在早晨醒來時沒有新的勇氣，不想再生活下去的人，才是可悲可哀的。那位「母親」始終是甘心生活下去的。在這本書中，雖然女兒和兒子都死了，雖然悲劇追隨着她，但她始終沒有被悲劇捕獲——在一半的時間，她甚至於絲毫也沒有理會牠——她充滿着生存的欲望，極願意生活下去。當她看了她的兒子被處

死刑回來時，她固然哭得死去活來，但當她聽見她的媳婦生了一個男孩子的時候，她就跳了起來，又願意生活下去了。在這樣的性格中，沒有悲哀存在之餘地。對於她，是沒有所謂「悲劇」這回事的。

所以，我要對尚未誕生的小說家說，無論你的人物是什麼，你切勿僅僅把他們寫成「好人」的模樣——你應把他們寫成幽默、頑強、輕快、聰明、靈敏、善感的人物，他們必須不想去拯救他們自己的靈魂，或他人的靈魂。讓他們記着耶穌基督的話：「拯救自己的靈魂的人，將喪失他的靈魂！」你可以生在隨便什麼地方，小小的未成形的作家啊，但切勿生在一種偉大的信條的蔭影之下，切勿生在「原罪」的重累之下，切勿生在超度的厄運之下。去！去生在吉普西人或匪徒們中間，或生活于陽光中而並想不到他們的靈魂的快樂的、庸俗的人們中間。

人們說，我的著作不但題材是外國的，就是其中的語法也是外國的。有人說，牠們的文體，好像是「聖經」中的文體。聽說斯帶克·楊（Stark Young）曾代我駁斥這句話，雖然我還沒有看到他說些什麼，或怎樣駁斥的。但他是對的。我的文體並不是聖經式，牠乃是中國式的。因為當我在中國描寫中國人，中國事物的時候，我用的自然是中國的語調。

這使我又想到了一個忠告：小小的沒有誕生的小說家啊，當你最初學習說話的時候，切不要學說外國話。因為我就犯了這種大

的錯誤。當我逐漸長大起來，在那籃子裏容納不下時，我自然而然地就學習講話了，但我所講的却是中國語。我的舌頭和嘴唇最初是照着中國話的音韻捲動的，我最初所講的話都是中國的習語。結果使我後來在描寫中國人的時候，純用中文來織成，那在我的腦海中形成的故事，我不得不再把牠們逐句譯成英文。我所寫的受人們稱贊或非難的語句，都是中國的成語；在許多時候，我甚至于不知道所寫的究竟是不是清通的英文。我知道，我對於「前置詞」將終身感覺極大的困難，因為中國話中前置詞很少，而英語中却多如牛毛！爲什麼我們要說 Settle up, Settle down, Settle in, Settle to, Settle with, Settle for 而那單純的動詞 Settle 却什麼也不 Settle (解決) 呢？所以我奉勸尚未誕生的小說家，最初必須學習他預備用以寫作的語言。這是一個附帶的忠告，却也非常重要的。

我所真正要說的乃是尚未誕生的小說家切弗以爲終身居留一個地方，就可以獲得那個地方的人們的歡迎。事實上恰巧相反。第一，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喜歡白種的父母或傳教的父母；第二，他們都不會尊重他所寫的關於他們的東西，雖然他所寫的自信是事實。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有好些感覺過敏的新派中國人——尤其是住在外國的中國人，對於我把他們的同胞的日常生活寫了出來，都感得不快。平心而論，這種態度在最近兩年來已改變了不

少，所以我已在他們中間獲得了許多親熱的朋友；可是最初的福地却確乎引起了許多僑居美國的中國人的不快。在中國國內，雖然沒有人厭惡牠，但對於著者是外國人這一點，却有些不同意。在那邊，時常有人說：「這部書應當由中國人來寫的」。可是對於住在我國的中國人，他們認爲祖國的尊嚴是必須維持的，所以這部書使他們非常難過。他們不得不反對牠，批評牠，與牠抗爭。這使我驚異的程度，簡直和那位傳教機關的董事寫來的信一樣。顯然，我的宗旨不過在寫小說，那可說是天地間最單純，最無害的一種宗旨，不料却因此惹怒了意想不到的第一大羣人。

所以，我要忠告尚未誕生的小說家的一點乃是：他如果想過舒適的生活，就必須長住在一個地方，而專寫他自己人的事。可是我似乎已經得了預兆，無論什麼地方不會給小說家以真正的舒適的。此刻我記起了我在最近幾天內讀到的兩篇書評，那評論的對象不幸是我的一本新近出版的書；在這本書中，我借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國學生的口吻來描寫四五個美國人。我以爲他們是很有趣而可愛的人物——一位是身體和普天下的許多房東太太一樣胖，但生性却很良善的房東太太；一位是愛夢想的、敏感的、虔誠的大學教授，他有和善的、信仰基督教的夫人，以及一個女兒，那是一位聰明伶俐而略帶憂鬱的、大學裏的年青圖書館員。不料那位評論者十分憤怒地說道：「至少作者應該由她的本國選出幾個更好的典型

來加以描述。「這又是我們所聽慣的老調，你爲什麼不用你的著作來爲耶穌基督謀榮耀，爲中國謀榮耀，爲美國謀榮耀呢？」——

總是榮耀，這個的榮耀或那個的榮耀！其實，一個真正藝術家的小說家很可以毫不客氣的回答：他不願用他所具有的一點微力來爲任何宗教、任何主義、任何國家、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謀榮耀。他要讓他的作品自然地流露出來；他的唯一的主義乃是人道，不管那個人是什麼顏色，信仰什麼宗教，是善的還是惡的。他要把他所知道的人類如實地描寫出來。他的見解或許是偏袒的，不正確的，或有許多的缺陷，因爲他也不過是一個凡人，可是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就只肯把他所實在看到和知道的事物如實地寫出來。他不能順從他人的見解或道聽途說，也不能容忍任何主義的指揮——無論那是多麼合乎基督教義，多麼正當，多麼道德，或多麼 Communist。

這樣說來，我對於尚未誕生的小說家所作的忠告，也許是完全沒有價值的。原因是，無論他對於自己誕生的地方選擇得多麼謹慎，他決不能完全居住在這人間世。因爲實際上，他不僅是一個凡人——他的精神往往有些反常——與一般人稍微有點不同。他的一生，將有不少時候爲他的實際上的、有血有肉的同胞們弄得昏昏沉沉，這些同胞對他的關係往往超過血肉以上；但除了他們以外，他還有根據着他們而創造出來的人們，他的書中的人物，他的真正

的人物。因爲他始終生活于兩個世界中，永不完全住在那另一世界中，也不完全住在這個行星上，但又不能和牠完全脫離，所以人們要是問到關於他的小說的問題——古怪的、確定的、困難的問題，他永遠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他們將要問他：「你的人物は從實際生活中取出來的嗎？」他怎麼回答才好呢？他知道他們的真意是什麼。他們的真意乃是：「這一個或那一個人物，你是從實際的背景中提出來的嗎？那是『此』太太，或『彼』博士嗎？」唔，當然都不是的。那並不是一個實在的人，你想，一個實在的人怎麼能放到一本書中去呢？一本書並不是一塊大陸，並不是一個確定的地理上的度量單位，牠怎麼能容納一個龐大的實在的人呢？對於無論什麼人，必須加以剪裁減縮，才能使他適合書本的世界。固然，小說家有許多人物，確是由實際上人物所偶然給他的印象中產生出來的。一個女子以手支頤的姿勢，可以使他得到一種暗示，在自己的想像中創造出另一個女子來；他可以把那實際上的女子的眼睛的頭髮以及某種特別的姿態，配在他想像中的女子身上。但是我相信他決不能把任何人物或情景絲毫無二地複寫出來。他自己的想像，他自己的情感，他的書中在當時的特殊需要，必然要把他從周圍的實際世界中取得的一切加以修改和改造。雖然如此，他所想像出來的人物，也必須以實際生活爲根據，因爲小說家不能完全憑空想像人生，正如沒

有聽見過一個音符的人不能想像音樂一樣。

但是，究竟什麼才是實在的呢？與人不發生關係的事物，決不能算是實在。我的一生是在最惡劣的異常的環境中消磨掉的。我看見過殘暴的水旱之災，我看見過殘忍的戰爭的人禍。我曾經坐着轎子、牛車、驢馬和飛機，作長途旅行。可是這些事本身是毫無意義的，只有與人發生關係的時候，牠們才有意義。只有發生于人的內部的事實，才真正能感人動人。這使我們想起了「如果沒人去聽，究竟有否聲音」這末一個老問題。如果與人不發生關係，究竟有沒有什麼事實會發生？至少小說家應該相信，那是沒有的。

除此以外，尚未誕生的小說家還須具有一種事物。他必須有一個頑強的心。他不可以害怕任何人。他不可以顧慮他人的意見。他應該為每一個人着想，因為每一個人類對於他都是有特別的意味的。小說家應該比其他的任何人更愛人們，但是他不應該讓任何人來規定他的方針，或指揮他的藝術。他必須不要受讚美之辭的欺騙，也不要因任何批評而氣餒。最重要的，他必不迎合任何人的意旨。——即使批評家的意旨，也不能去迎合牠！

因為，頭腦簡單的新近誕生的小說家啊，你切弗以為你的書一出版，你的煩惱就此告終了。出版的那一天才是可怖哩，那簡直是你被判決的一天，那些報紙上的批評家都霍霍地磨快了他們的鋼刀，撲向他們的犧牲來，決意要把他送到天堂或地獄中去！我不知

道應該怎樣忠告這樣的年青小說家，怎樣勸他為這可怕的日子作準備。讓我再把自己的經驗追溯一下，且看在我過去的生活中，什麼對於我最有助力，使我能恬靜地忍受那些文藝批評家的攻擊。

說起來似乎有些奇怪，我即使在最初也並沒有像多數初出茅廬的小說家那樣理會他們。就在那一天，我的一個老朋友跑來看我，手裏捏着一卷報紙，她先說了一番安慰我的話：「你千萬不要以為他們的意見都是如此——記着，這個批評家還年青得很——他的批評大半是以他個人的偏見為根據的。」此外還說了許多親切的朋友們看到他們友人的著作受到一種惡評時照例要說的話。當時我就鼓起勇氣，把那書評讀了一遍；那些評語果然很壞。可是我似乎並不介意。這些話我彷彿早已聽見過了；一切的斥責和非難，以及一種猛烈的個人信條的反復申說——對於此種個人的信條，我並不反對，但求我也遵守牠，却是不行的。

唔，我必須忠告那小小的尚未誕生的小說家，當他的第一部書出版時，以及他的第二部、第三部，以至第二十部和最後一部出版時，他千萬不要因那些墨守種種政治上宗教上信條的批評家的攻擊而氣餒，同時也千萬不要因為有些過於大意而缺乏辨別力的批評家的謬獎或過譽而放鬆，而降低自己的標準；他應該先決定自己要什麼，於是用全力做去，並且要得到永久的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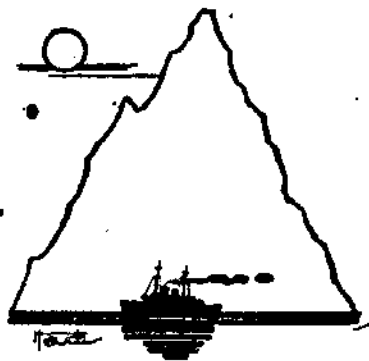
實際上，自然只有極少數的批評家能夠遵守這簡單的、基本的

批評原則：那就是應該先問這小說家打算做些什麼，於是再斷定他有否做成功。批評家無權說：「我不喜歡這本書，因為我不贊成著者的見解或他所選擇的人物——換言之，我不喜歡他的神學，因為我的並不如此。我相信「浸禮」而他却不信，所以他不對。」我們美國人怎麼會沾染了這樣濃厚的宗教上的偏執色彩，以致牠竟佈滿了我們全部的生活中呢？那就是從前的焚燒女巫的勾當啊，那就是對黑種人行施私刑的勾當啊，那就是把我們自己立為世界上其餘的人的最高無上之主的愚蠢勾當啊。要判斷無論哪一個人，必須先看他有否實現他所決意要做的事：這是批評人的唯一公平的標準。

聽了我以上的一番說話，那尚未誕生的小說家也許要決意不做小說家，而願意做旁的人物了。所以，我最後的忠告乃是：如果他能夠做旁的人物，那便再好沒有了。不過，假使像他的有些同胞那樣，倘若不做小說家和說故事者，寧願尋死的，那末就請他歡歡喜喜地來吧，因為世界上最充實的生活在前途等候他。他所受的苦惱將十倍於他人，因為他對於各種打擊，各種人物和事實的感覺將刻骨地靈敏。他受苦的次数將百倍於常人，因為他不但將由他一

己的生活而受苦，而且還要因他所創造的每一個人的生活而受苦。他將看到難以容忍的醜惡，因為他禁不住要看見一切。感覺一切——看見一切——乃是他的天性，正如創造是他的天性一樣。可是他也將看見他人所看不見的美。他將感覺他人所感覺不到的歡喜；愛對於他將比太陽更有光輝；如果他盡力來做他的工作，他終有一天會獲得讚賞，而這對於他將比糖更甜蜜。如果他的各種感覺都提高到了使他時常感覺苦悶的程度，那末，他的歡喜也同時增高了。而他的歡喜將為一切歡喜中的最深刻者，也就是那種希有的、奇異的、玄妙的、不可言喻的狂歡極樂，正如一個神仙抓了一把泥土，創造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而眼看他們活起來時所感覺的歡喜。

譯者附言：這是以描寫中國農村的「三部曲」——福地、兒子、母親——名聞中外的美國女小說家巴克夫人賽珍珠，於本年一月三十日在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講演辭，我是從紐約的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Vol. XI, No. 33 譯出來的。



思想者

美國 Sherwood Anderson

顧仲彝
徐儒合譯

在溫士堡地方，石茲·理蒙和他的母親所住的房子，曾經有一個時候做過市場上的展覽所；不過自石茲住在那裏以後，那房子的

聲名便有些暗淡了。因為銀行家槐狄在蒲克埃街上造了一所大

石屋，佔了牠的上風。理蒙的房子位置在離大街末尾很遠的一個

小山谷中。許多農民經過一叢胡桃樹從南來的一條泥路，來到鐵

上，得經過那貼滿了廣告的高木板牆的市場。他們騎着馬，慢慢地

穿過山谷，走過理蒙的房子，才來到鐵上。正如溫士堡的南村北村

的喜歡種菓子的情形一樣，石茲也看到許多男女老少的摘菓者推

着貨車，早上到田園中去，晚上載了許多灰塵回來。那班喋喋不休

的人，從這個車上或那個車上，說出一番粗俗的笑話來，有時使石茲

極難過。他悔恨自己不能和他們一樣地哈哈大笑，講笑話，參加這

些在路上流動不息的人羣中去。

理蒙的房子是由石灰做成的，雖然村子上說這房子已經衰敗

了，其實年歲愈久，愈顯得好看。時光早已使那些石頭改了一點顏

色，牆上泛起一層很濃的金黃色；在晚上與陰天，一塊黃一塊黑地閃閃動，打着屋檐下的暗地方。

這所房子是石茲的祖父（一個礦石匠）做的，他的祖父死後，便

遺下這所房子和在北方八十哩路遠的愛麗湖上的石礦給石茲的

父親克朗蘭·理蒙。克朗蘭·理蒙是一個很熱心的人，鄰居非常

稱讚他。因為和奧利阿的託麗多的新聞報的編輯決鬥，致被殺於

街上。決鬥的原因是由於那編輯將克朗蘭·理蒙和一個女教員

的名字放在一起，當死者開始擾動時，他要打死那兇手而沒有成功

。自礦石匠死後，才知道有許多遺留給他的錢已經因為朋友的關

係做了投機和保險的事業。

威堅娜靠着的一部分很少的收入，在鄉下過一種隱居的生活，培

養她的兒子。雖然她的丈夫與父親的死，使她非常悲痛，然而她對

於他死後的關於他的傳說，却完全不信。她只覺得她所摯愛的這

一個誠篤天真的人，不過是一個不幸者，是日常生活中太過馴良的

人。她對她的兒子說：「你可以去聽各種各樣的故事，但是你不要信你所聽到的。他是一個好人，對任何人都溫和，他從不想做一個事業家。無論我能夠怎樣計劃你的前途，可是我總想像你將來做一個同你父親那樣的人。」

威堅娜在她丈夫死後的幾年中，因為感到家庭經濟慢慢地入不敷出，有點恐慌起來，她於是只好去做工來增加收入。她學過速記，因為靠着她丈夫的朋友的力量，她在州法院書記官處找到了一個位置。在法院開審時，她便每天早上乘車去，不開審的時候，她便在她的花園裏的玫瑰花叢裏做工。她是一個很高的女人，面孔很光，有很多淺色的頭髮。

在石茲·理蒙和他母親的關係上，有一種特性，這使他雖然只有十八歲，就會渲染他和一般人的交接往還。一種對於他身體的不利，常常使他母親在他面前說不出話來。當母親望着他疾言厲色的時候，他只是注視母親的眼睛，看着母親的眼睛含着什麼窘困。這種窘困的神情，他在望別人時也常常從別人眼中看出的。

真實的情形是這樣，兒子是想得很清楚的，而母親却不然。她希望人人都得遵守生活的習慣。小孩子是你的兒子，你罵他，他發抖，他望着地板。你再把他罵夠了，他就哭，於是一切都獲得諒解了。他哭了之後，爬到床上去睡，你又要輕輕地走進房去吻他。

威堅娜不知道她兒子為什麼不做這些事情。他受了一番重

罵之後，既不發抖，又不望着地板，只是呆望她，驅使種種疑難來打動她的心。當她走到他的房子裏去時——在石茲十五歲以後，——她總帶着一半的恐懼，什麼事都不敢做了。

他十六歲時，有一次，他和兩個小朋友偷偷地離開家。三個孩子爬上一輛空貨車，把車子開到四十哩路遠的一個正有市集的鎮上去。內中有一個拿了一個瓶子，盛滿了威士忌和葡萄酒。他們三個便坐在車上痛飲，腳懸在車門外。石茲的小朋友還唱唱歌，車子經過車站時，他們又對車站上那羣閒散的人搖搖手。他們商議到了車站，要搶掉趕集的鄉下人的籃子裏的東西。他們喊着：「我們像國王，不花一錢，可以看到市集和名賽馬。」

威堅娜看不見石茲，便在她的房子裏走來走去，心裏充滿無限的恐慌。隔一天她雖然從一個鎮上的軍官打聽到這些小孩的冒險，但是還不能使自己安心。她整晚醒着，聽那咕嗒的鐘聲，并且自言自語地說：石茲會像他的父親一樣，遇到一種偶然的不幸的結果。她非常自信，她孩子這時候會感覺到母親的盛怒給他的壓力。她雖然沒有要那軍官阻止他們的冒險，可是她却拿起筆來寫了一大串的很厲害的訓詞要去責備他。他打定主意，要把這訓詞背出來，於是她就在花園裏徘徊着，大聲的念，像一個戲子背誦他的戲詞一樣。

在星期末尾，石茲回來了，有點疲倦，耳朵和眼睛裏滿是煤屑；這

時候，威堅娜又覺得不忍訓誡他了。他走進屋內，將帽子掛在廚房門邊的一個釘子上，便站着緊望着他的母親。他說：「我動身之後，本想一小時之內就回來。當時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有什麼不曉得你要發氣的，不過我也知道我如果不去，我自己又要害羞的。我去是爲我自己好，誰知道去了也很不舒服，和兩個醉漢睡在濕草上。當我從鄉下人的車上偷了一籃麵包之後，我又不能不想到他的孩子要一天沒有東西吃。我很怕想起這些事情，不過我決定等其他的孩子回來，便將這事說出來。」

「你說出來我很歡喜！」他母親回答說，帶點憤慨的樣子。她吻着他的前額，裝出家裏事忙的神氣。

在一個夏天的晚上，石茲·理蒙到新維納旅館去拜訪他的朋友喬治·維納。那天下午正下雨，但是他仍舊步行經過大街；後來天晴了，一道金黃色的陽光從西邊射出來。他繞過一個角，便轉進旅館的門，走上那直通他的朋友的房間的扶梯。在旅館的辦公室中，店主與兩個客人正討論着政治。

石茲停在扶梯上，靜聽樓下的人講話。他們很興奮，說話也快。湯姆維納正在怒責旅客：「我是一個民主黨員，你的話是侮辱我。你不明白麥克勒。麥克勒和馬克·亨那是朋友。你的頭腦也許不容易知道這件事。如果有人告訴你，友誼關係比金元，輔幣深些，大些，有價值些，或者比國家的政治都有價值些，你要偷笑了。」

店主被一個旅客打斷了話頭，那旅客有很長的灰鬍子，是在雜貨店裏做工的。他問：「你以爲我這幾年住在克尼威地方就不知道馬克·亨那嗎？你的話是胡說，亨那只要錢，除了錢之外，什麼都不要。這麥克勒便是他的工具。他有麥克勒給他虛張聲勢，這一層你可不要忘記。」

站在扶梯上的石茲不再停下來聽其餘的討論，他上樓去，走進一間很暗的客廳。剛才旅館辦公室裏談話的聲音，像是什麼東西，在他心裏結成一串思想。他很孤寂，他開始想到這孤寂也是他的一種秉性，是一種時常伴着他的東西。他走進一個旁廳，站在一個窗口望着一條巷子。餅匠亞伯尼·格羅夫站在他自己的店後。他的紅而發炎的眼睛上上下下望着巷裏。在他店裏，有一個人在那叫那餅匠，但餅匠却裝作沒有聽到。餅匠手裏拿了一個空牛乳餅，眼神露出一種憤怒。

在溫士堡，大家都說石茲是「深沉的人」。他經過街上，一般人總是說：「他像他的父親，他總有一天會表現出來，你等等看。」

鎮上的傳言，和一般老少很誠懇地對於他的尊敬（因爲一般人都尊重愛好恬靜的人），使石茲在生活和自己的見解上受到了影響。他像許多其他的兒童一樣，比一般得人信仰的兒童更沉默；可是他又不是鎮上的那種人，雖然他的母親希望他做這種人。他之所以慣於沉默，却也沒有什麼潛伏的目的，他對於他的生活也沒

有一定的計劃。和他作伴的小朋友吵鬧起來，他總是靜靜地站在一旁。他以冷然的眼光，注視這些指手畫腳的小朋友。他對於一件事情的將來沒有一點興味，有時還在驚奇，他是否會對於什麼事發生興味。現在，他立在半明半暗中，靠着窗子望那餅匠，他希望自己要因為某件事情而受到很大的感動，甚至於像餅匠亞伯尼·格羅夫目前所有的那種發怒。他離開窗子，再沿着走廊走向他的朋友喬治。維納所住的房間，他想：「如果我能夠像誇大的老湯姆·維納那樣對於政治有興味，我也許要比現在好一些。」

喬治·維納比石茲·理蒙要大點，不過在兩個人粗淺的友誼中，喬治·維納總是主動的，而年輕的他總是被動的。喬治所服務的那家報館。有一個一貫的政策，要在每一期上，儘量登載村上的人名。所以，喬治像一條瘋狗，拿着一本拍紙簿到處亂走，跑到東，又跑到西，凡奉命到州廳所在地，或是從鄰村拜訪回來的人，都給他把名字記在簿上。一天到晚，他只寫下些瑣碎的事情。「寧勒特接到一批草帽。愛里·貝爾邦和湯姆·馬希爾禮拜五到了克尼威爾。湯姆·韓寧正在威尼路地方起一所新房子。」

大家以為喬治·維納將來會成一個作家，這觀念使他在溫士堡得到一個很顯越的地位，他並且常常將這件事告訴石茲·理蒙。他很興奮地說過：「那是一切生活中最容易過的生活，你隨便到什麼地方，都沒有難為你。雖然你是在印度或南海的一個小船中，

你也只須寫點東西。你等我成了名，然後看看我有什麼玩意兒。」

喬治·維納的房子有一扇窗子，可以向下望到一條巷子，另外還有一扇窗子可以望過鐵路，直到火車站對面的卜德飯店。在這間房子裏，石茲坐在一把椅子上，眼睛望着地板，喬治却呆呆地坐在一旁，拿一枝鉛筆在手裏玩上一個鐘頭那麼久。他很殷勤的款待石茲，並且笑着對他說：「我預備寫一篇愛情小說。」他燃起香煙，在房中走來走去。「我知道我將怎樣，我將沉醉於愛情中，我在這裏通盤想過了，我將動手做。」

喬治剛說完，又覺得煩惱，便走過一扇窗子，背對着他的朋友向外靠。「我知道我將要愛誰，」他很懇切了當地說：「我愛的就是海爾·槐蒂，她是這鎮上的成年的女人中唯一可愛的。」

維納又受到一種新觀念的襲擊，便轉身走到他的客人面前。他說：「你比我更知道海爾·槐蒂。我希望你將我所說的話告訴她。你對她說話時，請你說我愛她，看看她怎麼回答，看看她怎麼辦，然後你回來告訴我。」

石茲·理蒙站起來走到門邊去，他的朋友的話使他怪難受。他直率地說：「好，再會罷！」

喬治很詫異，他趕上去站在黑暗中，望望石茲的面容。他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你要怎樣？你就在這裏和我談話罷。」

石茲禁不住一場憤怒。鎮上人常常談些不相干的話，常常衝犯石茲的好靜的習慣，這使石茲很爲失望。「好！你就對你自己說罷！」石茲說了之後，便趕快走出門，砰地一聲當他朋友的面前就把門關上。「我要去找海甯·槐蒂談話，但是決不提他。」他囁囁地說。

石茲下了扶梯，走出旅館的前門，憤憤然說出許多怨恨的話。他橫過一條小的灰塵街道，跨過一個矮的鐵欄柵，便在車站空庭的草地上坐下了。他想喬治·維納真是一個蠢人，他又想到他所說的話太厲害了。雖然他和銀行家的女兒海甯·槐蒂的交情只不過是偶然的，可是她常常是他的思想的主體，他覺得她是他個人私有的東西。「這個忙碌的蠢人和他的愛情故事啊！」他囁囁地說，回轉頭來望着喬治·維納的房子，「他爲什麼不會討厭他自己滔滔不息的談話呢？」

在溫士堡，這是櫻桃正熟的時候，在車站的月台上，許多男女背着紅色的櫻桃箱子到路旁的貨車上去。雖然在西方有一點好像要起風暴的徵象，可是五月的月色正佈在天上，街上也沒有燈。在這暗淡的光中，站在路上將箱子送進空車的車門去的人影，也已模糊莫辨了。還有些人是靠在圍着車站的鐵欄柵上。大家燃起煙斗，到處都有人講鄉村的故事。在遠處，火車的汽笛叫了，於是這羣背箱子的人又換了一個新的動作。

石茲從草地上慢慢地站起，經過韋克雪茄烟店和大旅社，到伯克埃街上去。他想到他自己不能算是在這家鄉的鎮上過着一部分的生活，他覺得很難過，不過他却並不認爲是自己的錯誤，於是這種難過又減輕了。在威甯博士的房子前面的大樹蔭下，他站着，看一個正在路上推小車的土耳其人斯摩尼特。這帶點孩子氣的老年人有十幾塊木板放在車上，他一面走，一面很巧妙地使車上的載重不失它的均衡。「真寫意，土耳其人！放穩來，朋友！」這老年入對自己喊着，並且笑起來，以致那些板子快要傾斜得落下車子。

石茲也知道這土耳其人叫斯摩尼特，他是一個帶着一點危險性的斫木者，他使這村上的生活增加了濃厚的色澤。他知道這土耳其人到了大街上，要成爲一般人狂喊的中心，並且實際上這老人繞了許多路特意要經過大街，好顯一顯他推車子的本事。「石茲想：『如果喬治·維納在這裏，他又有話說了。喬治是這鎮上的人，他要招呼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也要招呼他。他們彼此會說說話，各自暗地裏開心。但是對於我却不同，我不是這裏的人。我不願意小題大做，我只想離開這裏。』」

石茲從灰暗光線中灑躍過去，覺得他是自己鎮上的一個被逐者。他憐恤他自己，但是他又明白這是他思想上的一種錯誤，於是他又覺得好笑。後來，他自己拿定主意，他年紀還輕，完全不是一個自憐的人。「我要去作工，我不斷地做工便能替自己找到一個地

位，或許我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他很堅決地說。

石茲走到銀行家槐蒂的家裏，他站在門前的暗光中。門上掛有一個很大的銅環，這是海甯·槐蒂的母親帶來的一種改革，她也加入了婦女團體去研究詩。石茲將銅環提起來，又讓牠落下去。聲音很大，像是遠處放着鎗。他想：「我是如何的粗笨，假使槐蒂夫人來到門邊，我不知道說什麼話好。」

來到門邊的不是槐蒂夫人，而是槐蒂小姐，她看見石茲站在廊邊上，她喜歡得面上微微泛紅，她走向前來，輕輕地又將門關上。「我要離開鎮上，我不知道我將怎麼辦，不過我要離開這裏去做工作，那是一定的。我想我將要到哥倫伯去，」他說。「或許我要進那個國立大學。無論如何我是要走的。今天晚上我要告訴母親。」他遲疑，很疑惑地四面望一望。「或許，你是不願和我一起去了。」

石茲和海甯兩個人一同穿過樹下的街道。濃雲把月亮掩蔽了。在這深夜中，他們前面還有一個人走過，肩上背着一個短梯子。這個人走得很快，停在那街口，將梯子架在木頭的燈柱上，點起那盞路燈。因此，路便半明半暗，有的地方有光，有的地方被樹影遮了。風吹樹梢，驚醒那些正睡的鳥，飛出來輕輕地叫着。在一盞燈光前有兩個蝙蝠在那裏轉動，驅逐那些集攏來的飛蟲。

因為石茲也曾做過穿短褲子的孩子，所以在他和現在第一次靠近他走的婦人之間，有着一半表露的親暱。曾經有一個時期，她

發瘋一樣地私自和石茲通信。當時，有些信是寫好了，藏在學校的書本中，有一封是在街上碰到一個小孩子，托這孩子帶給他的，還有些是投在村上的郵局裏。

這些信是用一個男孩子的筆法寫的，還映出一種愛讀小說的心情。石茲雖然還被一些用鉛筆塗在這位銀行家夫人的文具上的話所感動，可是他都沒有回答。他將那些筆記放在大衣袋裏，便走到街上去，或是站在校園的籬笆下，一封封的都燒了。同時，他心上高興，鎮上最漂亮最有錢的女子，要選他做情人！

海甯與石茲站在籬笆旁，靠近那裏有一座矮矮的房子對着街上。這所房子從前是做板桶的工廠，但是現在却是空空的。在一所橫過街道的走廊上，有一男一女在談他們的小孩子的事，他們的聲音清清楚楚地傳到這半惱的青年與婦人耳裏。後來又有移椅子響的聲音，那對男女走下石頭路到一面木門前。那男的站在門外，低下頭去吻着那女人。「爲了從前的關係！」他說了便轉身，沿着人行道很快地走去。

「那是貝爾·特納，」海甯輕輕說，將她的手大胆地放在石茲的手裏。「我不知道她有了人。我以爲她太老了。」石茲勉強笑着起來。海甯的手是溫暖的，一種奇異的不可思議的感覺佈滿了他。他心裏起了一種願望，想要告訴她那以前決定不告訴她的話。「喬治·維納愛你，」他說，他雖然起着激動，聲音却是很低，很和緩。

。「他在寫一個故事，他需要愛。他要知道愛究竟怎樣。他要我對你說，看看你怎樣答覆。」

海甯與石茲又輕輕地走着。他們來到圍着老里奇蒙地方的花園，穿過一個牆園的空隙，坐在一叢樹下的一條凳子上。

石茲和那女子一起在街上走着，新的與勇敢的思想湧上他的心頭。他開始懊悔他那離開鎮上的決心。他想：「常常和海甯·槐蒂一起走，那是多麼新鮮，多麼快樂的事！」他在想像中看到他把自已的手臂繞住她的腰，並且覺得她的手臂緊緊地抱住他的頸。事情與地方的一個奇妙結合，使他聯想到和那女子戀愛的觀念。以及他前幾天到過的那一地方。他曾經負了一種使命到一個農民的家裏去，那農民是住在市場那邊的山麓上，並且從田裏的一條小路上回來。在農民住的房子底下的山腳上，石茲曾在一株樹下休息，並且四面望望。一陣輕柔的嗡嗡聲衝進他的耳聾。一會兒，他會想過這株樹一定是一窠蜜蜂的巢。

石茲走下來，看到草原上四處都是蜜蜂。他站在那叢長得和手腕一般高的蘆葦中。那些蘆葦長在從山邊迤下來的田裏，開着紫紅色的花，放出很濃的香氣。許多蜜蜂都集在蘆葦上，嗡嗡地叫。

石茲夢想自己是在一個夏天晚上，臥在樹底下的很深的蘆葦裏。在他的幻想中，他覺得海甯·槐蒂躺在他身旁，她的手牽着他

的手。一種萬分的不情願，止住他和她的接吻，但是他覺得如果果接吻，也可以做得到。然而他不那樣做，他只臥着不動，望着她，聽那蜜蜂在他頭上一陣陣的嗡嗡的亂叫。

石茲在公園裏的凳子上，一動也不動。他放鬆了那女子的手，將自己的手塞進褲袋裏。他希望以他所有的決心的重要性來感動他的朋友的心，並且他對着房子點頭。他輕輕地說：「我想母親要起無謂的紛擾。她完全想不到關於我的生活應當怎麼樣。他以為我將永久留在這裏，做一個小孩子就是了。」

石茲的音調開始含有一種孩子似的渴望。「你看，我不能不奮鬥。我不能不工作。這就是我的好處。」

海甯·槐蒂被感動了，她點點頭，表示稱讚的樣子。「這是應當如此。」她想。「這個孩子完全不是一個孩子，而是一個很強健很有目的的人。」一種曾經攻襲過她的模糊的願望已經不在，她於是站起來，筆直地坐在凳子上。在東方天角上，雷電交加，繼續不已。她從前認為很神秘很空泛的花園，因為石茲在她身旁，而成了某種奇異的冒險事業作背景，現在却好像只是一種平常的溫士堡的後院，有十分清楚明確的輪廓了。

「你在這裏怎麼辦呢？」他輕輕地問。

石茲在凳子上轉了半個身，想設法在黑暗中看看她的面容。他想她比喬治·維納更靈敏更坦白，他喜歡他已經離開了他的

朋友。那以前對於這鐵上的厭惡，現在又回到他的心裏，並且他想把這一層告訴她。他說：「人人都是說了又說，我真有點討厭。我要做一種事情，一種完全不須談話的工作。或許我要做一個店裏的機械師。這，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不必太費心。我只要工作和安息。我心裏面所有的便是如此。」

石茲從凳子上起來，伸出他的手。他不願意結束這一次的約會，不過也想不到什麼話要說。他輕輕地說：「這是我們彼此最後一次見面了。」

一陣情緒掃過海甯的全身，她將她的手放在石茲的肩上，把他的臉拉向她的仰着的臉。這是一種單純的感動，她悔恨那種在夜晚出現的模糊的冒險，現在是永遠不會實現了。「我想我最好是一個人去，」她說，重重地放下她的手。她起了一種思想。「你不要和我一起，我要一個人去，」她說，「你去和你母親談話。你現在就去才好。」

石茲遲疑了一會，站在那裏等着，那女孩子已轉身走過籬笆。他心裏想追上去，但是他只是站着望。他不懂得她的動作，就好像他以前不懂那冷海甯的鐵上的生活。他慢慢地走到房子邊，站在一株大樹的蔭裏，望着他的母親坐在燈光的窗子旁忙看紡紗。

晚間光顧過他的孤單的感覺現在又回來了，而且改變了他剛才所有的冒險的志願。「嘿！」他喊，轉身望着海甯所取的方向。「事情的發生就是如此。她會和其他的人一樣了。我想她現在也要開始覺得我太滑稽了。」他望着地上，繼續這樣想。「我繞了一個圈子，她會煩惱而詫異。」他對自己輕輕說。「事情便是如此的，每一樁事的發生就是如此的。要是講到愛上了一個人的話，這總輪不到我。那只是另外一個人——一個蠢人——一個喜歡講話的人——一個像喬治·維納那樣的人。」

附註：許多人承認，近代短篇小說作家應該感謝 Anderson 的賜予。他是美國文藝復興的領袖，他反抗造作的標準，堅持着人生的若干基本原則。他是美國的第一個作家，懂得從輔導他的環境中去尋取材料。他要說的話有遺未多，所以他不必依賴形式的幫助；他的小說是如此地多變化，所以能夠觸着美和人生，並且本身也就是形式。他描寫美國西區中部的社會——從新英格蘭移殖而來的社會——，他所達到的不僅是表面的觀察。他的寫實主義深入下層的生活與靈魂。他最成功的作品，是關於青年男子如何受環境的迷惑，如何受半意識的心願的支配，而發生種種的榜德與動搖。本文的石茲·理蒙是遺末一個代表的人物——譯者。

鞋子

意大利 Grazia Deledda

席·滌·塵·譯

伊利亞·卡雷現在老是碰到沒有事情做；因為時候不好，人們不大想打官司，就是著名的律師，養老的大學教授，退職的政府官吏這班人也祇好做做簡單的辯護人。但是，就是沒有案件，伊利亞却也依舊常到法庭裏去，安身于等待室裏，在那裏，他會得把筆記簿或者攤在膝上，或者攤在牆上，用方言寫詩給他的妻子。一陣騷亂在他的四週湧。人們這裏那裏的擁擠，僅僅爲了幾個便士的事情而來的貧苦的女子們，互相咒罵，那一番悲壯就彷彿要平分整個世界似的，預備發誓不欠債主一文錢的騙子，頭昂得筆直，挺出胸脯走了過去；比訴訟人自己還要貧窮的律師，從這一個跑到那一個，心想如何才能設法弄到一張紙幣。伊利亞對這一切，冷然無動于中。他以古式的韻語，寫他獻給他妻子的詩。

「我知道世界是像什麼，我也知道發生的一切事是命裏定要發生的。我是個詩人和哲學家，在這個世界中，從來沒有使我吃驚的事。人生不過是一塊跳板，今天升起，明天降落，後天又升起。不要絕望，我的金黃的百合花。也許阿爾斯蒂諾叔叔，會把妻子趕出家門，剝奪了她的承繼權，於是會得有一天記起我們的。于是我們將雙雙到海邊去，頰肩攜手，遠看帆影。並且，我們現在也很幸福，和平與愛統治着我們的居處；而你，萊排儂的西達，Venus hermosa，是我的財寶，我的皇后……」

一個冬天的早晨，有個車夫用粗手重重地拍着伊利亞的肩膊，那粗手覺來像塊石頭。

「快跑呀，人！我剛載了一車的廢料到透倫諾伐去，看見了搬運夫，就是你的阿爾斯蒂諾叔叔。他病得很危險……」

他冷然地聽到這消息，用手摸摸他灰色的頭髮，作爲一種哀傷的記號。

「我將立刻把這悲傷的消息告訴我的妻子去。」

他的妻子聽了這悲傷的消息，好像也不如何動容；她竟不從門階上站起身來；她是坐在那裏，想在太陽光中取暖。她打扮得頗有身分，穿了鞋子，頭髮照最近的時式梳起；但她的破爛擦壞的衣衫，舊的鞋子，以及稀少的頭髮像個暈圈樣鑲圍她的貧血的死白的臉龐，更足表明她的貧窮。一雙大眼，早先好像是這麼漆黑的，現在是一種金黃的淡褐色，猶如一雙兔子的眼睛，漠然地凝視。

這一對夫婦是佔據靠近中庭的一間底層小室。從屋子裏面傳來一種像法庭裏的鬧聲。那是房子的所有者們在爭吵，一邊，在屬於他們的公共室裏，人在玩着 *Scotch* 大聲地笑。

伊利亞的妻子像他丈夫在法庭裏一樣的舉措——就是對於四週進行的一切都淡然處之。他愛她，恰要她那個樣子。

「你可知道我要怎樣幹嗎？」他問道，一邊撫摩她的頭髮，仰望着天空。「我要去。」

「到那裏去？」

「到那裏去？你可曾聽見嗎？自然，到阿爾斯蒂諾叔叔那裏去。今天天氣很好，」他又道，沒有把心中所想到的一切全盤說出來；但是他的妻子一定已經猜着了，因為她低眼望望鞋子，那是破得全是洞了，她問道：

「那末旅費怎樣呢？」

「我已弄得夠數目了。不要關心我，不要煩勞。在這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到結局總會順利的，祇要你把事情看得冷靜，看得透達；唯一要緊的事，是要歡喜人，對人好。我今天早晨正想到那一類的事情；這……你想讀讀看嗎？」

他從黏連的簿子上撕下那張寫着詩的紙；他羞澀地將它丟落到她的膝衣裏，臉孔不禁紅了起來。這是他當他不在的時候，留給她作為糧食的一切。

他徒步而行。身上共總祇有三個銀幣。他很聰明，不想去向人家商借旅費，白化去時間。

他可也是慣于這樣的事情的；他從不巴望什麼東西來幫助他，除了他自己那富於哲學意味的冷靜，以及阿爾斯蒂諾叔叔的遺囑。他是個出色的徒步者，担心他的鞋子不如担心他的腳來得厲害；如果事情出于他所期望的那樣好，那末一切的事會得順次彌補的。

直到奧洛西為止，一切進行得很好。一路是下山的路，平滑筆直；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且有最美麗的風景相隨伴；一見到那樣的風景，使

人一切的俗慮凡憂都爲一消。這正像旅行在一個迷人之地；太陽像偉大的金鋼鑽，在四圍灑着牠冷而純潔的光輝；岩石和雜草閃閃發亮。於是，當伊利亞更向下面走時，他覺得太陽越來越暖和，越來越金黃，到末了，在臨海靠山的大理石背地上，他像在春天一樣，看到淺紅的杏花滿開着。

但太陽突然殘酷地下山；一霎時的黃昏之後，寒冷的夜就降落。伊利亞覺得兩腳濕了起來；原來他的鞋子已經走壞了。這顯然是命中要發生的事情之一，可是他不以尋常的哲學的冷靜來接受。他現在絕無方法來修補，也不能得到什麼人來借給他一雙。鞋子有了洞，走起路來當然是極不舒服，走到一個叔叔的家門前，像個叫化子似的，更加是太不尊嚴了。爲了將來的緣故，爲了他妻子的健康和安寧的緣故，他非得要無論如何弄到一雙鞋子不可。問題是在怎樣去弄到手？這在伊利亞心中並無絲毫的辦法。同時，他已到了村莊。

街是黑暗，又爲海風所掃蕩，絕無人影動彈。祇有，在廣場上，一間細小的客棧流出款客的光來。伊利亞走了進去，要求一夜的住宿；他預付了宿費，人家給了他一張牀，在一間樣子污穢的房裏。那房裏，早有兩個別的行人熟睡着；內中有一個，像柏拉圖樣的打着呼。伊利亞和衣倒下，但他不能夠睡；他看見無限的一排排鞋子列在世界上所有的街頭，還擺在一切的房子裏，田野間；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個人，總有一雙鞋子。有許多雙則藏在抽屜裏，櫃檯裏，種種怪樣的角落裏；還有些則擺在主人的牀腳邊，守護着主人的睡眠；還有些則等候在門外，更還有許多，則像他自己的一般，和穿鞋子的人分享貧窮，與絕望。……

外面風的呼號，楊旁人的鼾聲，陪伴着他的着魔。時候過去；一顆星升在天際，彷彿浸在海的汪洋裏那般的瑩然藍色，亭亭立在憂鬱的玻璃窗外。伊利亞想到了他的妻子，想到了他爲她而寫的詩，也想到了祇要阿辯斯蒂諾叔叔將一切財產遺留給他們，他們兩個將要過的舒服的生活……

他爬起身來，顫慄着，又偃下身去取了打鼾的人的鞋子。鞋下很重，磨損的釘子碰在他的灼熱的手掌上，覺得陰冷。他放了下來，在地板上摸着，想要找別一個人的鞋子，但他找不到什麼。

于是，他聽見走廊裏有種模糊的聲音，像沒有穿鞋子的腳踏在地上。他一動也不動的停留在那裏，兩手按在地板上，蹲伏着，像隻受驚的動物般在發抖。他澈底明白他的墮落；一種天性的淒涼，像心在危險之中的哀傷，重重地壓着他。但一等聲音停止，他跑到門口去，一看沒有人在那裏；湊着走道盡頭的燈光，他看見一隻貓，尾巴豎起在空中，對了牆磨擦着身體，在牠旁邊的門口，有一雙彈簧邊的鞋子，在地板上

投射一種像似兩隻鉤子樣的影子。

他拿了牠們，藏在他的大衣底下，走下樓去。庭心裏，有個人睡在蓆子上，是爲的看顧客人的馬；大門祇上了一根門。伊利亞沒法幽幽地撥門出門，見他自己正對大海，是在灰色的海邊，閃搖的星星底下——星好像要想從天空中更低更低的沉落下去……

「這很怪，怎麼人的一切以及自然界都有墮落的傾向，」伊利亞默想，一邊迅速地走，風橫掃過黑暗空洞的大地，漆黑的山，和灰色的海。

走了約摸半點鐘，他決定這是穿上偷來的鞋子的時候了。他就坐下在一塊計哩石上，把鞋穿上，並且摸摸牠們，細心地鑒賞。他很高興，鞋子是軟而寬大；但當他俯身向着牠們，他覺得墮落的意識又突然地迫向他來……

「如果他們跟着我又怎樣？那末我將出醜了……我的妻子將會說什麼話！一定會說：『你既幹這樣的事，伊利亞·卡雷，你也正可以去偷一百萬銀幣，像你偷一雙鞋子一樣！』」

那末：「一百萬銀幣！問題是什麼地方找得到，如果找得到，我會立刻就去拿，」他又說道，嘲笑自己，伸出腳去，將腳趾在鞋子裏蠕動了一回。這是一件怪事，但他的腳却燒灼震顫，好像對於被塞在這一雙鞋子裏，有着強烈的反抗。

他動身再走，將自己的鞋子挾在臂下，倘使有人偶然跟着，他也可以連忙穿上，丟掉還有的一雙。這時候，他發見他簡直不能像先前一般的走得快了。他的腿發顫，他時時停步，好像要細聽他後面跟上的腳步聲。

黎明從蒼白的海上，霧網的後面升起，像鬼一樣，驚嚇着他。現在他在到克洛西的路上，所遇到的人們，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他。當他們到了村莊，聽見了失鞋的故事，他們會得說：「不錯，我遇見一個人，樣子未免可疑；他大衣下面有一小包裏的東西。」

事實是，他的確遇見了一個農夫，幽幽的黑黑的穿過昏暗的黎明，向他走來，肩上背了行囊，手裏拿了手杖；伊利亞想像他掉過頭來朝他笑笑。

天在破曉，淒涼而灰色；雲像一絞巨大，墨黑，糾結的絲束，從山撐到海，從海撐到山，黏在危崖險壁上，因了崖壁而解開了一點。牛鳴着，當他們走過疾風捲過的原野。

前一日幽靜的景緻好像已經消失了；現在一切看來像是苦惱凶暴，伊利亞以爲他可以聽得遠方的聲音，追蹤他擲掄他的人的聲音。

到後來，他又穿上他的舊鞋子，把偷來的一雙留在路邊，但他依舊找不到寧靜。怪誕的事故繼續在他的頭腦裏往來，同房而睡的兩個可憐的旅人之一是在同一的路上，抬起了鞋子；於是這個人給人家追蹤到，給人家發覺偷鞋，給人家宣布了有罪，而加以天曉得有多末可怕的刑罰……或則他所想像在追蹤着他的人們，發見了失竊的鞋，不斷地給他苦痛，給他苦痛以致到最後，他于莫大的羞恥之中，承認了他所幹的事。如此，他的妻子會要說出怎樣的話？這觀念在他幼稚的心中生長，為疲乏，寒冷，饑餓所激揚，像起着風暴的冬日天空之龐大的雲塊一樣，展了開來。他懊悔不該動身出來，他願意當初不必放棄了他往日的安閒平靜，祇是來追逐着一個影子。他叔叔的遺產也許有無限的麻煩和糾葛，同時他又完全玷辱了自己。

他回身走去，見鞋子仍舊留在原來的地方，於是害羞地站了很久的時候，呆望着牠們。他心中真想知道究竟該怎樣做才好。即使藏匿了牠們，掩埋了牠們，這也不會改變曾經偷竊的事實。他總是偷了牠們；他想到他當時四肢伏在地板上，像頭部受驚的動物般的那一刹那，這想頭會在他整個生存上投下一抹暗影。

他又把偷來的鞋藏在大衣下面，走回村莊，在路上遲遲逗留，因此好不在天黑之前到了那裏。他有二十四小時沒有吃過一點東西，覺得這麼軟弱無力，所以風吹得他搖搖擺擺像片草一樣。他恍如夢中的到了那月客店，預備直認不諱他所幹了的事，但一切安靜，沒有人提起失竊，也毫不來煩擾他或者翻檢他的大衣。他吃過夜飯，要一張牀；客店就給了他前一夜睡過的那張原來的牀。他把鞋子放回到他曾經找着的所在，於是安心睡去了。他一睡睡得死熟，到次日，別人家不得不喊醒他，對他說已經是十二點鐘了。他就拿剩下的便士買塊麵包吃，再繼續上他的路途。

現在天氣又晴美了，圍在黑山藍海之間的原野有着原始風景底無限哀鬱的魅力；一切是青綠壯健，但是，恰像你在某種人的生命看得到的一樣，彷彿沒有花曾經能夠在那裏開放過。

伊利亞走得很好，雖然穿了他的舊鞋子，就因為這雙舊鞋子，他享受特權，到處被人看作漂泊者，給他牛乳和麵包。

當他走到，他的叔叔已經在幾點鐘之前去世了。侍女似乎狐疑地望着伊利亞，問道：

「你真是他的姪子嗎？那末為什麼不早一些來？」

伊利亞不回答。

「主人家一直盼望着你。他在三天之前打了一個電報給你。他平時老是說你是他唯一的親屬，而你却完全忘記他了。所以今天早晨，他不見你來，就決定將一切東西遺留給水手的孤兒們了。……」

伊利亞回家去，見他妻子依舊坐在太陽裏，臉色蒼白，對於一切淡漠無情。

「當電報來的時候，你爲什麼不說我已經去了，我的好女人？」

「但是，算起來，無論如何你一定已經到了那裏，是不是？爲什麼你又費了這樣長遠的時間呢？」

伊利亞不回答。

單純的快樂

單純的快樂——是繁複的快樂的最後隱匿所。——Oscar Wilde

最能襯托景色的是火腿和雞蛋。火腿和雞蛋，跟着就是一筒菸——一筒好的菸——火腿和雞蛋和景色，和『向斜坡的下行』(down-grade)，一輛跑得飛快的車子，一筒清香的菸，和一顆滿足的心——這些給與了快樂，幾千年來，人所搶奪的就是這些。——Mark Twain

如果我沒有責任，不必顧到將來，我就要和一位美婦人坐在驛車裏，趕着飛快地走。——

Samuel Johnson

我讀着一本好書，打開來就遇到一個文學的問題，這時候，我希望人生能夠有三千年那末長。

——Ralph W. Emerson

小說與自傳

法國 Henri Massis

時甫譯

我們知道什麼是小說，最好先說一說什麼不是小說。寶米尼克 (Dominique) 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弗洛蒙旦 (二) 的這個失敗是極可以做我們的教訓的。這傑作其實就是一個假小說的典型，一個非生而為小說家且沒有用想像來創造人生，虛擬人物和事件的才能的人所寫的一部「傑出的」書。弗洛蒙旦 也很知道，他曾自己說過：「我沒有那比記憶還寶貴的想像和幻想。」人生的變幻的景象，情感的機構，熱情，利害，罪過的衝突，這一切都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他都承認了。「那些我從沒有見過，」寶米尼克 說，「全不認識的人物，怎能叫我發生興趣呢？所有這些錯綜複雜的存在，和我自己的全都沒有關係，我覺得好像是屬於另一個想像的社會裏的一樣，我完全沒有希求了解它的意思。」寶米尼克 只認識一個人，他自己，但他所拋棄的這些，不就是我們向小說所要求，要它擴大我們的經驗的園地，使我們得參與一個更廣大的人生內容嗎？

寶米尼克 是一部直接由記憶產生的作品，在那裏，讀者全不覺得有其它事實的記憶。誰沒有一段戀愛的故事，一個愚昧的童年，一個煩惱的成年，一些初期的經驗可以敘述？這樣的小說，如果這也可以叫做小說，誰不會也來寫一本？寫這末一本書用不着半點創造的才能，而且在一個更專門的立場上來講，我並想指出這些假小說會叫那作家避難趨易，避麻煩而趨省力，而結果並沒有一點好處。弗洛蒙旦 的這技藝不是好技藝，現在還有許多「愛美者」去上他的當。

寶米尼克 是怎樣「構成」的？一開首便是一個用印象和回憶寫成的長長的楔子，然後是一段一氣呵成且于那自講自述的主人自成一致的故事……你看，這是不是就是一種誘惑，使小說家不必在他的本身之外去計劃人物，組織事實，和靜觀人生呢？他于此尋着了一個逃避目前困難的方法。倘要不認識這些懶惰的暗示，只有那些從沒有想過寫小說的人方纔能夠。許多著作家因為沒有法子去解決這些困難，已經自己知道不是生成的小說家，但是，唉！那些不肯自己這樣承認反而以「誠實」為口實來替他們的無能作辯護的，世上真是不少啊！

狄波德 (Thibaudet) 先生說得好：「自傳初看來好像是所有作品中之最誠實的，其實也許是最假偽的。自述，無異就是把自己分成

了許多片段，只把那為大家所認識的一部份，那為意識——且不是他個人的坦坦白白的意識，而是一個為守法，虛妄和誇張所弄污過的完全社會的意識——所達到的一部份，放進他的作品裏。自傳是非藝術家的人的藝術，非小說家的人的小說。想做一個藝術家或小說家，必須擁有一盞鑛工的明燈，走出他的明亮的意識之外，跑進他那黑黢黢的記憶和「可能」裏去找尋他的寶藏。作自傳，是自限于他自己假造的單一作一件藝術品，創造一本小說的人物，却好像進了繁複的深處。」

馬賽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說的：「如果我們不是用我們的思想，依着它的本質去選字，而一味只想描寫我們自己，那末所寫出的只是一個慾望而不是我們自己。」也就是這同樣的見解。一部真正的小說，能把它的作者的靈魂赤裸地暴露出來，比這作者自己自白出來的還要完備，還要深邃。而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如此，必須他的想像已把握了那些早為內省所發現，以達到那主要的動作，抑即一個典型的創造，一個與他自己不發生關係的獨立的存在，的虛擬。簡而言之，他必須抓住那達到小說的設計的各內在的「可能」。一個真正的小說家的步驟便是這樣一步一步地來的，他「依着他的「可能的」生活的無限的指示來創造人物，至于那些假的小說家却只依着他們的現實生活的唯一的路線。」這由個自以達客觀，由個人以達全人類，由真實的自傳以達可能的自傳的過程——這自由的和無限的現實——只有那些生活的創造者才能夠越過。因為他有一個充盈的創造力，所以才能夠「尋着他自己」，因為他肯浪費自己，不為自己講經濟，不為自己的記憶所限制，所以才能夠有一個充盈的創造力。那些只為個人着想的小說家，便永不能越過這第一步。所以我們可以說：所有的小說都是自白，而自白永不是小說。

關於這一點，法國最客觀的小說家巴爾扎克 (Balzac) 的作品產生，是極有意義的。比方阿爾伯特撒哇呂斯 (Albert Savarus) 是什麼呢？那是巴爾扎克於他傷感的一生中之最不安寧的幾點鐘內的活躍的寫照。漢斯奇伯爵 (Hans) 剛於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了。巴爾扎克本來就可以去和他那自一八三三年起就夢想着和她過共同生活的人兒結婚的，但漢斯奇伯爵夫人老是遷延，反抗，躲閃。所以到了一八四二年五月，他便想大大地振作一下。他幹什麼呢？他寫了一部小說，那就是阿爾伯特撒哇呂斯。在裏面我們可以找到他和那波蘭婦人的戀愛的差不多沒有一點掩飾的故事。那外國的貴婦呀，那年老的丈夫呀，那晚間的工作呀，和巴爾扎克的野心呀……什麼都有在裏面了。但他那故事裏所插入的關於他個人的，親歷過的東西，只不過被巴爾扎克用來激發自己的想像，使它更熱烈於發明，發現和發展自己的生命之力，好像自己知道只有這一部小說，一本「可能的」自傳才能夠感動那自己所欲確實地制勝的人兒似

的。

我們在這裏或者可以說一說單純的自傳，就是那些曾經有過實在生活的事實之何以不能產生小說的理由。真正的創造「需要一個事先的提煉，一種情緒的舒鬆，一種對於那些親歷過、感覺過、身受過的事實的控制。」(二)等這些事實已經過了這有效的存在，完結了它們的可能性，變成了回憶，那末藝術家便不能用來產出主動的想像，以及依據自己的意旨而使之再現，因為這類企圖適足以剿殺那鼓舞一般藝術家的「動作」的慾望。如果巴爾扎克只把那「實在」的情形照錄了出來，那末這樣的一部小說根本便不能存在，正因為他想它這樣，加上他的意志所加的東西，那作品才變成了「真實的」，正當當地寫出來。沒有意想，便沒有小說，而意想只可施於那些可以是而還不是的事實。所以那些生活的創造者把一個可能的意識帶進了真實的存在裏面，並且「真實」之所以蒙上觀察、回憶、實錄等形式而被寫進小說裏去，也只不過是想要在那裏面插進些「可信」的原素，例如一大套引證，確實的「曾發生過的事實，人類經驗的回想等等。但如果創造力已在那裏滋生長大，已在那裏結晶，那末它的原有性，它的「實說」的能力便須改從旁的地方去顯示，這可說是它裏面唯一所有的，正當當地不能再減的，與那創造者的最深入人格相符而於創造有所增益的一件事實吧。

小說家是一個愛談故事的人，是走到街上碰見一個手臂上沒有女人靠着而只伴着一個小孩子的工人便馬上會想像出一齣人生的悲劇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三)他想像到那母親剛死了不久，那繆夫整個禮拜地工作着，把那小孩子托給一個老婦人去料理。他們「應該」是住在一個地窖裏，那男子在那裏賃了一個小房子，也許只是房裏的一個角落兒。今天是禮拜日，那父親把那小孩子領到一個親戚，也許是他的姨母的家裏去。「我的意思」他說，「想」這個他們不常去探訪的姨母是嫁給一位下級軍官的」。他於是在那上面擬出了一大段故事，他想到了那母親的喪禮，那丈夫，那姊妹的態度，和一切的事實，一切的姿態，一切的事變。這樣的計議，就是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他不是一個為觀察而觀察，「偵探現實」的著作者，而是借助於那尼采所說的「暗室」，而以他的本能來表現「自然」，表現那親歷過的東西的；他是一個不許自視的人。普魯士特說得好：「小說家的題材，詩人的幻象，是由他們的思想之外，那差不多不可缺少的方面而來的。藝術家要強令他的心志交還了這幻象，接近了這真理才「變成了他自己」。這可把現代許多假小說已令我們習慣了的自傳和「叫賣式的心理學」都定了個罪案了。

——譯自 Henri Massis: Réflexions sur l'art du roman, P. 31—43, Paris, Librairie Plon, 1927. —

(一)弗洛蒙日是法國十九世紀初葉的畫家和著作家，賈米尼克是他的傑作。——譯者

(二)阿蘭(Alain)與勒斐佛兒(F. Lefèvre)的談話。

(三)參看紀得(André Gide)的杜思退益夫斯基傳(Dostojévsky) P.115—160。

幾個感想

法國 Joseph Joubert

F·W 譯

一個女人假使變成了男人而不是你所願交的朋友，那末她也不是你所應該選為妻室的女人。

鼓的聲響使思想消散，此所以鼓是富有戰鬥性的器具。

在法國，人們好像因為要批評藝術，才愛藝術，而決不是因為藝術給與他們快樂。

有三件東西使古代人依戀他們的鄉土，那就是他們的寺院，他們的墳墓，和他們的祖先。把他們捆在他們的政府或國家上的也有兩件東西，就是風俗和往古。至於近代人，他們嗜好新奇的心把一切都改變了。古人說，『我們的祖先，』我們說，『我們的後代。』我們不像他們那樣地愛着宗土，我們愛我們兒女的土地和那裏的法令，誘惑我們的，不是過去的魔術，而是將來的魔術。

國民文學始自寓言，終於小說。

不要把已經清楚的事情再來絮說。那些無用的，無休的解說只能表現一座長牆的單純白色，惹人厭倦。一個人不是因為他已造好一座牆，便算一位建築家；一個人也不是一位作家，縱使他寫一本厚書。寫一本書是一樁事情，寫一部『作品』又是一樁事情。一部『作品』是藝術的成果，但是一本書只要有紙墨，就可以寫出。一部『作品』只有兩頁，也可以算是完全，十本大開頁的書却可以僅僅是書，而不是『作品』。

作者(一七五四——一八二四)乘居圖書室裏，遠離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把十字架，三角形，松葉形，手，太陽符號畫在書上，紀錄他思想上嬉戲的成績。然而，這些象形文字的原意，都跟他的死一起消亡了。他生前不會發表過一篇文字；他只陶養自己的思想，而沒有用來問世的意圖。他死後十四年，他的女人才把當時的大文豪 Chateaubriand 代為選輯他的筆記(約有二百多本)，直到一八四二年才刊布了感想和格言(*Pensées et Maximes*)。上面幾條，是從 Henry Atwell 的英譯本轉譯，雖然是百年以前的話，却道着現在許多的事實。——譯者

「小鬼」的第二十六章

俄國 Fédor Soloukh

徐懋庸譯

「小鬼」是俄國梭羅古勃（一八六三——一九二八）的名著，寫一個卑弱的人性的典型，和圖且洛夫的奧勃洛莫夫以及屠格涅夫的羅亭是同類的作品。故事是跟着貝累陀諾夫的行為而發展的。

貝累陀諾夫，是中學教師。他的一生的生活目標，是想做一個視學官。因此他被他的堂姊妹瓦爾瓦拉所騙，說是一位公爵夫人，願意給他一個視學官的位置，要是他能夠和瓦爾瓦拉結婚。但是他要求做視學官在先，結婚在後。終於瓦爾瓦拉爲了公爵夫人的委任狀，他們就結婚了。然而，最後有人對他說破這場圈套，他憤怒極了，竟至殺人。

梭羅古勃非但把貝累陀諾夫的性格寫得很卑弱小，其他的人物，也都是醜惡的一類。全書中，除了描寫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的優美的數章以外，差不多完全是人性的卑劣的描寫。以一種性格的悲劇爲基調，而加入許多喜劇的要素，技術是極其精緻的。這書，最初於一九〇五年發表於「人生問題」雜誌，陸續博得許多讚賞和罵詈。罵的人說此書的主人公貝累陀諾夫實係作者梭羅古勃自身之肖像，斷定梭羅古勃就是這樣醜惡這樣卑劣的人物。梭羅古勃對此，曾有所答辯，他說：

「誠然，世人是喜歡被人所愛，並且願意把他們的靈魂中的崇高的方面顯示出來。要是有人作了真實的，正確的，曖昧的，醜惡的肖像畫給他們看，他們是不相信的，並且會這樣想：『這是作者在說他自己啊！』」

「然而不然；親愛的同時代的人們啊，我在小鬼中所寫的，是你們自己呢。裏面的許多人物，都是你們中間的人呢。這小說，是一面極光的鏡子，是我極當心地費了大功夫磨成的。牠的表面是平滑的，質地是純粹的。我會煞費苦心，力求正確。無論何物，反映在這上面，一點不會走樣，各還他一個原樣的美醜。」

我平日愛讀遺書，現在并下了決心。根據 H. Pernot 和 L. Stahl 的法譯本及中村白葉的日譯本，要把它全譯出來。前時曾偶然譯出描寫愛戀的第二十六章，現在先在這裏發表。

譯者記

沙夏的心已經被露特米拉所誘動了，但是有什麼一種緣故使
他不敢跟珂珂夫基娜（註）說起關於她的話。或者他是害羞。

有時候，他對於那個少女的訪問，還似乎感到恐怖。每當從窗

下看見了露特米拉的黃蓋薇色的帽子時，他的心就緊縮起來，眉頭也皺了起來，雖然如此，他可是仍然以懸念和不安的心期待着她，如

（註）珂珂夫基娜是沙夏的女房東。

果她多時不來，他就要煩悶不堪。種種相反的感情錯綜在他的心裏，那些感情是朦朧的，曖昧的，因為是尙早的所以是邪淫的——但正因為是邪淫的所以又是甜蜜的。

昨天和今天，露特米拉竟是不來。沙夏等得心灰意懶，已經不再希望見到她了。不料她却突然到來。喜氣洋洋的，他雀躍着迎上去，吻她的手。

「哦，你這鬼又來了！」他帶着薄怒說：「可是我已經兩天不見你的面了！」

她愉快地笑着，周身漾着日本的釣浮子草（fuchsia）的甜美芳烈的醉人的香氣，這好像是從她的暗褐色的捲髮裏迸射出來的。

露特米拉和沙夏要到郊外去散步。他們邀珂珂夫基娜作伴，她辭謝道：

「我是已經不配散步了的，我太老了，我會被你們覺得碍手碍脚的。你們單是兩個頭去罷。」

「我們要去大大地玩一下呢。」露特米拉笑着說。

★ ★ ★

溫暖的，暗沈沈的，微塵不動的空氣撫着人身，使人回憶起不復返的往事。太陽好像生了病，以朦朧光照着，在疲乏的天空的蒼白色中，露着發紫的臉。昏暗的地面上，佈着乾枯的，萎落的，死的木葉

露特米拉和沙夏走下到山谷裏。那裏是涼爽的，帶着些潮氣——一種秋天的倦怠之意瀾漫到山谷的樹蔭複雜的兩側面。

露特米拉走在前頭，她捲起了裙子。她的小靴子和肉色的長襪露了出來。沙夏的眼本是專注着地上，提防被樹根絆倒了腳，現在他看到那少女的兩條腿了。在他看來，那雙靴子似乎是套在不着襪的腳上的。一種既怕羞又好色的感情擾亂了他的心。他的臉漲紅了，他別轉頭。

裝作不留意的樣子，跌倒在那雙腳邊——沙夏這樣的想起來——把她的靴子脫下，去吻她的細嫩的腿。

露特米拉已經感到沙夏的灼熱的眼光和難忍的慾望了。她笑着迴頭問他道：

「你在看我的襪麼？」

「不，一點也不，」他慌張地支吾着說。

「啊，我的襪子是特別的，」露特米拉不去聽他的話，自顧接下去說：「很特別的！人們還當我是刻脚穿着靴子呢——完全是肉色。你以為這太怪樣麼？」

她轉過臉孔，正對着沙夏，把她的長袍輕輕地提起。

「怪樣麼？」她俯着身子追問。

「不，這是很美麗的。」沙夏狼狽得滿面通紅地答道。

露特米拉故意睜大了眼吊起了眉毛，叫道：

「好了，好了，他也懂得辨別什麼東西美麗不美麗了。」

露特米拉笑着繼續向前走去。沙夏困惑地跟在後面，連路都走不清了，每一步都要絆跌。

他們通過了山谷，終於在一株被風吹倒在地上的白樺的樹幹上一同坐了下來。露特米拉說：

「我的靴子裏有許多泥沙進去了，我不能再走路了。」

她脫下靴子，搖動着倒出泥沙，却對沙夏狡猾地看了一眼。

「你看它美麗麼，我的腳？」

沙夏的臉紅得愈深，不知道怎樣說纔好了。

露特米拉又把襪子脫下。

「你看它夠白麼，我的腳？」一個神秘的邪淫的微笑在她的

唇間跳躍着，「跪下！吻它。」她認真地說，她的臉上露着一種勝利者的兇惡的表情。

沙夏跪下去，和露特米拉的腳接吻。

「最好是不着襪子。」露特米拉說着，就把她的襪子塞進口袋裏，剝腳套上了靴子。

她的臉色又變做平靜而愉快的了，好像不覺得沙夏剛才跪在她前面吻過她的腳脛似的。沙夏問道：

「你不覺得冷麼，親愛的？」

他的聲音輕柔得發着抖。露特米拉笑了起來：

「沒有什麼——這樣我是慣了的——我並不是個弱不禁風的傢伙。」

有一次，快夜的時候，露特米拉到珂珂夫基娜家裏去找到沙夏，邀他道：

「到我家裏去把新的木棚吊起來。」

沙夏平日最愛敲釘，有一天曾經約定幫露特米拉去布置房間，所以這時他立刻答應，並且因為是在正當的口實之下，跟露特米拉一同出去的，覺得很高興。鈴蘭的帶些酸味的清爽的香氣，從露特米拉的長袍上面發散出來，輕輕的迷住了他。

因為要勞動，露特米拉在屏風後面換下長袍，繫了一條瀟灑的短裙，露着手臂，剝腳的着了靴子，發着日本的釣浮子草的甜美芳烈的醉人的香氣，在沙夏面前出現。

「你真漂亮呀！」沙夏說。

「漂亮？你看我的腳，沒有穿襪子呢。」露特米拉用含羞的吞吞吐吐的調子說了這些話。

沙夏聳着肩膀：

「不過你總歸是漂亮的——喔，我們動手工作罷。你有釘

子麼？」他慌忙問道。

「等一下——你同我再站一會兒，看你的樣子好像是專爲做事而來的。你是不是不願跟我談話呢？」

沙夏臉紅了。

「親愛的露特米羅支加，」他深情地說：「我願意無論到什麼

得美麗的。」

時候都跟你在一起，只要你不攔我走，不過，我有功課待溫習呢。」

「你的臉子這麼美麗，不知道身體是怎樣的呢？脫出來讓我

露特米拉輕輕地歎了一口氣，慢慢地答道：

「你是，一天美麗似一天了，沙夏！」

夏沙又紅漲了臉，伸了伸舌頭笑着。

「你說的是什麼話——難道我是個姑娘麼？我是用不着變



印象主義者的 Solognub

俄國 Prince D. S. Mirsky

F. W 譯

Solognub 的作品有兩個特徵：摩尼教的唯心論 [Manichaean Idealism] 按即第三世紀波斯人 Manes 所創的教義，謂人體是暗界（即惡）的生產物，而靈魂是明界（即善）的生產物，所以又名暗教——譯者」和抑制着的性慾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意結 (Complex)。他的後期作品，尤其是由於這種意結的作用，分成這末兩個現象：從殘忍中享得愉快；從美的羞慚中享得愉快。他更加具體的題材，就是對於女性赤足的着魔。幾乎在他每一篇小說和短篇故事裏，都可以遇到一位女主角，裸着腳在那裏走動。至於他的摩尼教的哲學純粹是伯拉圖式的理想主義的。在那善的世界上有統一、平靜、和美好，在那惡的世界上有分離、忿忿和粗劣。至於我們現在所活的世界，乃是這惡的創造。只有從內心裏，人才能找到統一和平靜。人的目的，只須從物質的桎梏解放了自己，因而成爲一個滿足自我的神。但是人也把他對於天堂的夢想伸進外在的世界中，因此產生人生之一個主相——富於浪漫性的愚弄或諷刺。物質和忿忿既是惡的主要表現，所以在現實生命中假使要有較高理想（觀念）之化身的話，那末美便是唯一的結果，尤其是人的裸體的理想美。Solognub 的觀念論和他的耽溺肉慾，便在這一點上連合起來了。他對於肉體美的態度總是二重的——既是伯拉圖式的理想的，又是偏激怪癖的肉感的。他這股肉的氣味常是如此之強烈，讀者們有時會被其阻攔，沒法去進一步地欣賞他的作品。

然而他雖染了這癖性，他的哲學却傾向着虛無主義，又接近着魔王之崇拜（Satanism）。平靜和美好與死相等，太陽——一切生命和行動的來源——成爲惡勢力的象徵。

他在國外的盛名起於他的小說。他最著名的小鬼（英譯作「小鬼」，法譯作「賤鬼」——*Le Démon Mesquin*，以法譯切合原意）可以認爲 Dostoevsky 以後的第一部完美的俄國小說。這部小說看來好像是寫實的，內裏却是象徵的。它之超越寫實，並不由於作者引用了那神秘的惡魔（這只不過是主人翁 Paredonov 的幻想）而是因爲作者的目的不在描寫一個俄羅斯省會的生活，而在托出上帝之惡的創造。書中有驚人的諷刺，比早年之作都更加富於奇異和詩情，但所謂城市者只不過是各色人生的小宇宙。全書有兩個平面：Paredonov 的一生是人生中毫無快樂的惡行的化身，Sasha 和 Ludmila 的戀愛是鄉村式的或田園式的。兩者都從「美」流出，不過它們的美並非純潔，已受人生之惡的洗染。Sasha 和 Ludmila 的插入含帶精細的肉味，並且這一種穿插也並沒有什麼象徵的價值，只不過滿足了作者的性慾的要求。Paredonov 已經成了一個有名的人物，實在是卡拉馬索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Dostoevsky 的名作）以後俄國小說裏頂頂着稱和使人記得的脚色。這脚色代表了那陰暗的罪惡的化身，它不知道什麼是快樂，並且憎恨旁人知道什麼是快樂。詩人所創造的人物，從來沒有像這樣的一個。這一個在不斷的仇恨中生活着，而相信所有的人也不斷的在恨他。他又喜歡待人殘酷，使旁人的快樂都歸絕望。他末了竟因爲神經錯亂而實行暗殺的勾當了。

——節譯自 Mirsky: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看看罷，只要脫到腰部就好了。」露特米拉這樣懇求，撫摩着沙夏，一隻手臂揪住他的頭頸。

「這是什麼意思！」他害羞的怨憤的說。

「你身上沒有什麼毛病罷？」露特米拉不介意的說。「你沒有什麼秘密要隱藏的。」

「倘若有人進來呢？」

「誰都不會來的。」露特米拉接着說，依舊是輕佻，依舊是不介意，「把門鎖上便好了，誰也走不進來的。」

露特米拉敏捷地走到門邊，把鎖簧旋上了。沙夏這纔知道露特米拉絕不是說着玩的。汗珠就從他的額上滴了下來，他說：

「不可以的，露特米羅支加。」

「有什麼不可以，小獸子？」露特米拉用了要說服他的聲調

問他。

於是她把沙夏拖到自己身邊，解起他的制服的鈕子來。

沙夏爭論着，在露特米拉的手臂中掙扎着。他的臉上露着恐怖，心中感到羞慚。後來他覺得軟弱下去了。露特米拉固執地皺着眉頭，去剝沙夏的衣服。她揪住他的腰，不管三七廿一的扯那制服。沙夏絕望地抵抗着。他們爭鬥起來，在房中滾滾來滾去，衝撞着櫃子和椅子。一股濃烈的香氣從露特米拉身上發出，迷住了沙夏，使他失了氣力。

在肚子上出其不意的一下，露特米拉把沙夏推倒在長梭發上。從露特米拉所扯的襯衫上，一粒鈕子跳了下來。飛快地，她使沙夏的肩頭露出了，她又要把手臂拖出袖子外邊來。

抗拒着的沙夏，不假思索地在露特米拉的面頰上打了一下。他本來無心這樣做的，可是「拍」的響亮的一聲，恰在那女郎的面頰上爆了出來。她抖了幾下，搖動了幾下，滿面漲紅了，但是她還不放棄沙夏。

「兇惡的小子，你打我！」她氣急敗壞地叫着。

感到窮屈了的沙夏，讓自己的兩臂垂了下去，軟軟地看着那出現在少女的左頰上的兩條白痕。那一個却趁他茫然失措的機會，趕快把他的襯衫剝落到肘下。沙夏重新拉上，跳在一邊，但這更壞了。露特米拉飛快地一下，就把襯衫剝落到腰部。沙夏感到一陣寒

意侵着身體，一種明白的，冷酷的，新的羞慚的波浪衝擊着他。他發昏了。他的腰部以上完全袒裸了。

露特米拉用一隻手臂扶住他，另一隻發抖的手輕輕地撫摩他的赤裸裸的背，又從他那在烏黑的睫毛下面亮得發藍的低垂的眼光裏面欣賞他的表情。

沙夏的睫毛突然顫抖起來，他的臉孔收縮得和小孩子裝鬼臉一般——忽然他流淚了。

「野蠻的東西！」他嗚咽着說，「放了我罷。」

「笨貨！小孩兒！」露特米拉激怒地，威嚇地說着，把他推開。

沙夏轉過身，用手掌拭着眼淚。他覺得自己的哭泣是可恥的，他要鎮定自己。

露特米拉盡情地欣賞着他的裸露的肩膀。

「多少的美隱藏在世界裏面啊！」她思索着，「為什麼男子身上隱藏着這麼豐富的美，為什麼？」

沙夏純潔地縮着赤裸裸的肩膀，他想穿好襯衫，可是襯衫在他的發抖的手中捲着，皺着，亂做一團，無論怎樣也伸不進袖子裏面去。沙夏又攪起那件制服——這比襯衫更糟。她此後還要怎樣呢。

「唉！你是在擔憂你的財產哪！我不會偷你的！」露特米

拉帶着眼淚用一種金屬似的聲音說。

她激烈地推開他的腰，轉身向着窗門。她是要使這個可惡的孩子便於套進他那灰色的制服裏去。

沙夏很快地套上他的制服，又胡亂披了襯衫，於是恐懼地，猶疑地，羞慚地望着露特米拉。一看到她在拭着臉頰，他就小心地走攏去，仔細看她——在露特米拉眼中流着的淚珠使他的心腸一變，覺得她是可憐的——他不再感到羞慚也不再感到怨憤了。

「你爲什麼哭，露特米羅支加？」他溫柔地問道。

他記起打她的耳光的事來——於是他的臉漲紅了。

「我冒犯了你，請你原諒我罷——那並不是有意的。」他陪着小聲說道。

「小獸子，你露一會兒肩膀有什麼要緊？」露特米拉悲歎着說：「是怕太陽炙痛了你麼？是怕損害了你的美麗和純潔麼？」

「不過你爲什麼一定要那樣呢，露特米拉？」沙夏羞澀地問道。

「爲什麼？」露特米拉熱情地開始道：「因爲我愛美。我是一個異教徒，我是一個蕩婦。我是只合生在古代的雅典的。我愛花，愛香，愛顏色鮮明的華麗的衣服，愛裸體。人們說有一個靈魂。我不知道，我從未見過。那有什麼好？我情願消滅得無影無踪，好像一個水神，好像太陽下面的一片微雲。但是我愛肉體——偉碩

的，柔軟的，赤裸裸的，那肉體可以享受。」

「它也能使人痛苦，」沙夏慢慢的說。

露特米拉一跳跳近沙夏，跪在他的腳邊：

「我的偶像，我的年青的神聖」她低聲說着，吻遍他的雙手，「只要一分鐘，一分鐘也好，讓我欣賞你的肩膀罷。」

沙夏歎了一口氣，垂下眼睛，紅着臉，用一個粗暴的動作，扯下了他的制服。露特米拉用發熱的手抱住他，在他的因羞慚而發抖的肩頭兩點似的吻着。

「你看出我是多麼的服從你麼？」沙夏勉強地微笑着說，把煩惱隱藏在戲言下面。

露特米拉熱烈地吻着沙夏的兩臂，從肩頭一直吻到手指。——他隨她玩弄着，困惑地，沈浸在殘酷而熱情的幻想裏。露特米拉的接吻燃燒着愛慕，在活潑的「肉」的虔敬而神秘的儀式中。她的火一般的嘴唇所吮吸着的已不是個少壯的男子而是一個少壯的神聖了。

達利亞和瓦萊理亞（註）站在門後面，彼此擠着，輪流的從鎖孔中張望着，感到一種熱烈而興奮的煩惱。

★
★
★
「現在我應該穿衣服了。」沙夏終於說道。

（註）兩個都是露特米拉的妹子

露特米拉嘆了一聲氣，以和剛纔一樣的憐惜敬慕的表情，幫着沙夏套好襯衫。

「你原來是個異教徒麼？」沙夏感歎地問。

露特米拉高興地笑了起來。

「那麼你呢？」

「你說什麼話？我是虔誠地信奉基督教的教義的。」

露特米拉笑得更愉快更高興，沙夏微笑地瞧着她問道：

「你既然是個異教徒，那麼爲什麼也到教堂去呢？」

露特米拉止了笑聲，沉思了一會。

「做什麼！」她說：「那是爲了去祈禱。祈禱，流淚，燃蠟燭，布施，唱追悼歌。我也是喜愛這一切的：蠟燭，祭燈，香，僧服，合唱——如果那些歌手有好嗓子——聖像，聖像的裝飾，以及飾紐等等，都是很美麗的，這一切。還有，我還愛……他……你知道……那耶穌受磔之像。……」

露特米拉把最後一句話拉得很低，好像是囁語，和犯罪的人一般的紅了臉，垂下眼睛。

「你要知道，我時常在夢中看見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上滴着血……」

★ ★ ★
從此以後，露特米拉時常把沙夏帶到她的房裡，解下他的制服

。起初沙夏是很不快的，常常流眼淚，但是不久也就習慣了。安靜的，他看着露特米拉把他的襯衫脫下，使肩頭露出，撫摩着它。最後，他就自己穿上衣服。

露特米拉歡喜緊抱着他，半裸着身體，坐在他的膝上，這里那里的吻他。

★ ★ ★
現在沙夏一個人在家裏，他想起露特米拉，想起被那少女的熱烈的眼光所注視的自己的肩膀。

「到底她要什麼呢？」他想着。

忽然，他的臉紅了起來，他的心臟劇烈地突跳起來。一種粗野的歡喜把他衝動了。他把椅子遠遠的擲開，在地上翻了兩三個筋斗，忽又跳到家具上——做了無數發狂的動作，從房子的這一隅到那一隅，翻滾滾去，他的快活的響亮的笑聲佈滿了全幢房子。

這時珂珂夫基娜剛回來，一聽到這異常的聲音，就走過沙夏的房中來看。莫明其妙地，她止步在門檻邊，搖着頭。

「你發痴了，沙夏！——跟你的伙伴們在一起的時候，這樣還不算很過分，可是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呢。你不覺得羞慚麼，我的小爸爸？——你已經不怎麼幼小了。」

沙夏終於不動了，狼狽地，雙手無力地垂了下來。他的全身還因爲興奮過度而顫抖着。

有一次，珂珂夫基娜到露特米拉自己家裏去找她，她正在把糖果給沙夏吃。

「你真是個糖果阿姊，」老太婆柔和地說：「他就是頂愛吃甜的。」

「唉！可是他還說我是壞人呢。」露特米拉訴說道。

「哦，沙夏，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珂珂夫基娜薄責地說：「什麼道理？」

「可是她，她時常虐待我！」沙夏訥澀地說。

他紅着臉，生氣地望着露特米拉。她却在笑着。

「假正經的東西。」他還在喃喃地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無禮，沙夏！」珂珂夫基娜責備他道：「這是不應該的。」

沙夏對露特米拉遞了一個眼色，微笑着，慢慢的說：

「不錯，我以後不敢了。」

★ ★ ★

現在，每逢沙夏來到露特米拉家裏的時候，她和他總是躲在房裏，把他原來穿着的衣服脫下，而叫他試穿種種的服裝。笑聲和戲言遮沒了他們的輕淡的羞恥之心。

有時候，露特米拉把自己的背心套在沙夏身上，又把自己的胸都很寬的長袍給他穿上。沙夏的肥嫩的手臂，和圓潤的肩頭顯得

非常美麗。他的畧帶黃味的皮膚有一種均勻而柔和的色調。露特米拉的裙，靴子，襪子，好像都是合着沙夏的身裁而做的，給他很是合式。穿着女人的衣服，沙夏嫺靜地坐在椅子上，弄着扇子。這樣一假扮，他便活像一個少女的樣子。像得真是可以。

只有一樣不大合式——就是沙夏的剪得短短的頭髮。給他戴上假髮或者罩上編髮麼，露特米拉不願意，道太乏味了。

露特米拉教沙夏學習女人們應對進退的樣子。起初他拙劣地羞澀地做了一回，雖然頗覺生硬，但也另有一種愛嬌。沙夏紅着臉，笑着，熱心地練習着，作着嫵媚的神態。

有時，露特米拉握着他的裸露的柔軟的手臂，上上下下的吻着。沙夏毫不掙拒，只是含笑瞧着露特米拉。有時候，他還自動的伸出手臂，說道：

「吻它！」

但是他們兩個頂喜歡的還是露特米拉親手裁製的服裝。一套是不遮腿的漁人裝，一套是雅典式的露着腳的兒童服。

這樣的把沙夏裝扮好了之後，露特米拉就漸漸的蒼白起來，憂鬱起來，不動身地端詳着他。

★ ★ ★

沙夏坐在露特米拉的床上，弄着兒童服的髮襍，搖着他的裸露的腳。露特米拉立着，對着他的面，浮着幸福和迷惑的表情欣賞他。

「你是多麼獸呀！」沙夏說。

「在我的獸氣裏有着很多的幸福呢！」露特米拉訥澀地說着。她臉色蒼白，流着淚，吻沙夏的手。

「那麼你爲什麼哭的呢？」沙夏不介意地微笑着問。

「我的快樂使我的靈魂受傷了，七把幸福的利刃刺進我的心——你想我怎麼能夠不哭呢？」

「小獸子，小獸子。」沙夏笑着。

「但是你，你算是聰明的麼？」露特米拉忽然怨憤起來，拭着眼淚，歎息着，「你要知道，」她用一種低沈的要說服人的聲調說：「幸福和聰明是只存在於瘋狂之中的。」

「呵！」沙夏不相信地說。

「應該忘記了自己，唯有這樣，人纔能理解一切。賢人們如此想着。你以爲怎樣？」

「對極了！」

「他們能知一切，單純地知道一切，這是他們所得的報酬。聰明的人只知道看，他觀察一切。」

★ ★ ★

秋的夜晚緩緩地降臨。窗外悉悉地響着，風在搖動樹枝。

沙夏和露特米拉兩人又在一處。露特米拉把沙夏裝扮成一個赤足的漁夫——那是薔薇色的絹服——叫他平臥在一張矮床

上。她自己也脫去靴子，只穿着一件襯衫，坐在沙夏的裸足踏着的地上。她把香水洒遍了沙夏的全身——這香水有一種閉在高山之間的開着奇異的花的幽谷中所有的，不動的，濃烈的，草質的香味。

頸上，大的燦爛的珠串閃閃地發亮，腕間，金的和銀的臂釧鏗鏘地作聲，身上發散着三〇的香氣——刺鼻的，肉感的，迷醉人的，僅人欲睡，使人意癡的香氣——飽和着死水所吐的氣味的香氣。

露特米拉慵困地歎息着，注視着沙夏的淺黑的臉，他的黑得發藍的睫毛和他的深夜似的眼睛。她的頭靠在他的裸露的膝頭上，她的金色的頭髮撫拂着他的微黃的皮膚，她吻着沙夏的身體，她別緻而強烈的香氣和他那嫩皮膚的氣味混在一起，刺激得她眩暈了。

沙夏依然平臥着，唇上浮着溫和的依稀的微笑。一個不甚分明的欲念在他的心中產生了，漸漸地脅迫起他來。待到露特米拉吻到他的膝頭和腳背時，許多放蕩的然而遲疑不決的幻想惱亂了他。他想對她做些溫存的或是殘酷的，親切的或是羞恥的事情——但是怎麼做呢？也吻她的腳麼？打她麼？用柔軟的長鞭子長久地，沈重地打她麼？使她高興地笑麼？或者使她痛苦地叫喊麼？

他和她也許都覺得有趣，然而這樣還不夠。再做些什麼呢？

他們兩人都裸着半個身體，他們的解放了的肉都知道那種慾念和那種應有的羞恥之心——然而那肉的秘密爲什麼要存在的呢？在露特米拉的慾念和他自己的羞恥之心交迫之下，他該如何抑制他的血流和肉體呢？

露特米拉無力地躺在他的腳邊，由於什麼慾望的不滿足，時而

面色發白，時而手足發冷。她熱情地囁語着：「我不夠美麗麼？我不是有着灼熱的眼眼麼？撫摩我！緊抱我！把我的臂劍卸下，把我的項圈除下！」
恐怖籠罩了沙夏的心，種種不能實現的慾念沈重地壓迫着他。

訴 怨

英國 John Skelton

F. W 譯

——亨利七世的太傅，英國第一位桂冠詩人的作品——

我從來不會見過

這末許多女人受譴責，

受了應得的誹謗，

而如此的一些兒不害羞：

我從來不會見過

丈夫死了，

寡婦再嫁，

這末急着要到牀上去。

我從來不會見過

如此地追求財貨與妻室，

而又如此地不能興旺：

我從來不會見過

這末許多的才能，

位置和責罰，

以及顯貴的無常。

我從來不會見過

這末許多的殺人者。

這末許多的思想者，

和這末好的喝着強麥酒的人：

我從來不會見過

這末許多的錯誤，

這末稀少的快樂的歌，

和這末許多的不善言詞的人。

——譯自現世界的禮式(The Manner of the World Nowadays)——

大 學 英 文 課 本

西 洋 文 學 鑑 賞

孫 寒 冰 伍 叢 甫 合 編

本書特色繁多，舉要如下：(1)以文學史立場精選西洋歷代文學家代表作品，始于荷馬之依里亞特，奧特曼，止於羅曼羅蘭之米勒傳，舉凡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新理想主義等古今各派之精華，於茲畢具。(2)每篇皆有序文，于時代精神，作家思想，譯作精意等，無不闡說深刻；同學歷代名家批評，以備參考。(3)篇尾有極為精扼之註釋；辭句之難，迎刃而解。(4)長序一篇，綜論各篇，演繹西洋文學思潮之系統。(5)插圖多幅，或係作家畫像，皆能寫出人物個性之作，或係與作品有關之名畫，能發讀者之深省。(6)全書分兩觀之，不啻一部名家別集；合而觀之，則西洋歷代文學精華，盡收眼底，得一整個的系統的認識。海內愛好文學之士，當以先睹為快也。

實價二元二角

預告

英 文 教 育 名 著 選

章 益 編 不 日 出 版

上 海 黎 明 書 局 出 版

高 中 英 文 課 本

西 洋 文 學 名 著 選

伍 叢 甫 孫 寒 冰 合 編

本書出版未及三載，已再版四次，價值可見。自本版五版起，更刷新內容，增加特色，舉要如下。(1)重行精選西洋文學名著三十餘篇，悉為坊間選集所未載：如魔鏡、新哀絲綺思、歌德格魯、魯拜集選、基茨夜鶯歌、瓦格涅革命論、豐萊說愛情、華盛頓別墅書、藍伯求婚書、哈代母子之間、莫伯桑嫁姪、柴靈甫打賭、小泉八雲文學中的情緒、哥哥兒外套、海涅石像、辛克萊詩人、新俄小說三架織機等，更為罕觀精品。(2)每篇均有短序，以精扼之筆，本社會史觀立場，剖析時代精神，作者意識，及作品風格等。(3)卷首添一長序，歷述西洋社會史的發展，證明本書所選各篇如何反映一階段中之階級意識，終乃歸納此紛歧之意識為若干主型。(4)綜觀全卷，可以辨識西洋文學思潮，及西洋人生觀念之全部。(5)編者批判悉根據中國現代立場，傾向青年生活之合理化，一掃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等病，尤為特色之尤。(6)每篇附簡明註釋，文字之難，迎刃而解。

精裝一冊 實價一元八角

上 海 黎 明 書 局 出 版





我 是 貓

日本 夏目漱石

胡錫年譯

我是貓，還沒有名字。

生在何處，自己也知道得不清楚了，祇有在黑黝黝，潮潤潤的地方，呢呀呢呀哭着一事，現在還記得起。所謂人者，也在這裏才第一次見到。但我當時所見到的，後來據人說是書生，在人類中要算狎貓的一族，他有時說要把我捉來養食，我當時因還毫無思想，到也不覺怎樣害怕。祇有被放在掌上，拿上去看時，未免有些戰慄，待稍覺鎮靜時，便看書生的面孔，我看人類，是從這時開始的。當時覺得奇怪，而到現在還記得的：第一，本可用毛來裝飾的臉兒，却光無一物，恰似一隻藥罐。後來我碰到的貓也不少了，却終未見過，臉部像人那樣生得殘缺不全。加之臉部正中突起，其洞中時時噴出烟來，更覺得討厭。後來我才漸漸知道這是人類所吸的所謂香烟。

坐在書生的掌上，暫時覺得還安心，過一刻便覺天旋地轉，分不出是書生在轉動，或者祇是我自身在轉動，但覺眼花撩亂，胸頭作惡，心想總不濟了，祇開噴嚏一聲，眼中冒火。現在我所記得的，只有這

一些，往後的事，全已忘了，任憑怎樣想也想不起來。

偶然留心一看，書生已經不在，許多兄弟，一匹也不見了，連頂關緊要的母親，也影踪全無，且地方亦和以前的不同了，光明異常，眼睛都幾乎張不開。這突如其來的遭遇，總覺有點可笑，我偷偷出去一看，頓覺痛心，我已從蓆上發配到竹林裏了。

煞費苦心，才爬出竹林，迎面便是一隻大池，我坐在池邊，計劃以後怎才好，一時也別無高見，但想到若哭將起來，書生許會再來迎我。我便呢呀呢呀地開始試驗，不想誰也不會來，這其間，已池面風生，紅日西斜，肚飢難堪，我哭不成聲，計窮力竭，才決心不管怎樣，但揀有物可食的場所跑去，緩緩地繞在池子的左邊。實在累苦，我耐忍着拚命走，好不容易才到有人氣的地方。因想到了裏邊再看如何，便通過竹籬的破洞，潛入邸內。機緣這事，真不可思議，設使竹籬不破，那我就此餓死路旁，也未可知。這正應了人所常說的「一樹之蔭」。這個牆腳的破洞，至今還成爲我到鄰家訪問三毛的必經之路。

我既潛入這邸，以後又該怎樣呢？邸裏很暗，我腹中又飢，天又冷，雨又將下，正是緊要關頭，一刻也不容遲留，却又苦無辦法，祇好望既明且暖的方向去，現在想來，這時早已進了屋內。在這裏，我又有機會接觸書生以外的人了。第一個碰到的是阿三，他比以前那書生更爲暴亂，一眼見我，就很命抓住頭頸，向外擲去，我想這回定是完了，只好閉眼，聽任天命而已。但是我肚子餓，身體冷，總是忍不住的。趁着阿三疎忽，又進了灶間。但不久，又被丟了出來。被丟出來了，我又爬進去，爬進去了，又被丟出來，同樣的事，記得重復了四五遍，我不知不覺間，對阿三已發生惡感，直到把他的青魚偷食到手，才算復了仇，平下胸頭一口氣。我最後一次被捉出來時，這家人也陪着出來了，嘴裏不知囉囉囃囃講着些什麼。有一婢女把我提了，到主人面前說，「這隻無告的小貓，怎樣搥也搥不出去，老賴在廚房裏，真是可惡極了。」主人撚着鼻下的黑毛，向我的臉上一望，說，「那末，就養在家裏算了。」於是就進裏邊，不多計較。由此看來，主人是個不長於口才的人。那婢女似乎還不甘心，氣烘烘把我擲入灶間，這樣一來，我住在這家的事，要算決定了。

主人和我很少會面，他的職業是教書，學校裏回來，便終日局促在書齋裏，幾乎永不出去，家中的人，都以他爲用功大家，他本人亦裝出用功家的樣子來。然而實際上，他并不如家裏的人所說那樣用功，我有時輕輕地到他書齋中去偷覷一下，他老是在晝眠，不時還見

口涎淋在他正在讀的那冊書上。他因胃弱，皮膚微帶黃色，又鬆弛沒有彈力，不活潑，然而飯却吃得很多，飯後飲塔加齊亞特散（Tadagat）飲後翻開書本，讀了兩三頁便入睡，睡涎重又淋在書上。這是他每夜必溫的功課，我在貓的立場，有時也想假使生而爲人，但願做教師，如此睡着辦公，縱使前世是貓，怕也沒有什麼做不了的。然而由主人說來，似乎比做教師更沒趣的事，是沒有的了。友人來時，他總這樣那樣地不停發牢騷。

我初進這家時，除主人以外，很不得人望，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碰了壁，沒人睬我。祇看時至今日，我還未取名，就可明白我是怎樣地被人看輕。我無法，祇有盡量挨在收容我的主人身旁，早上他讀新聞時，我蹲在他的膝上，他晝寢時，我爬在他的背上，這不是特別愛好主人，不過是不得已。此後由各種經驗，知道早上睡在飯櫃上，夜間睡在坑爐上，天氣好的日子，睡在廊廡上，然而最適宜的，是到了夜晚偷入小孩子的眠床，和他們一道睡。這裏的孩子，一個是五歲，一個是三歲，夜晚二人睡在一床上，我便常在他們的中間，尋出一塊可以容納自己的餘地，千方百策挨進去。然而有時運氣不好，小孩中的一個，醒轉來時，便出了大亂子，——那較幼的一個，脾氣較壞，——不管半夜三更，必提起喉嚨，大喊，「貓來了！貓來了！」於是，那位胃弱的主人，必定醒來，從隔壁跳出來，上一回，我的屁股還被他很很地打一下。

我愈與人類同居，愈觀察他們，愈不得不斷言他們是自私的。

至如和我同寢的小孩子，起身後，有時把我倒懸，有時把袋子罩在我的頭上，拋擲出去，有時把我塞入灶裏，然而我若稍稍還手，他們便全家總動員，圍攻起來，加以迫害。這時，我在席上略一磨爪，太太竟大發雷霆，輕易不許我進去，任憑我怎樣在廚房板間，挨冷發抖，也不來可憐。如斜對門我所尊敬的白君等，每次相逢，必訴說人類爲最不公。前日白君生了四匹如玉的小貓，第三天上，都被這家的「家政大人」拿到後邊池裏，統統丟了。白君講着這事的頭末，淚流不止，并說：「我們貓族，如欲得母子之愛，享家庭之樂，非和人類一戰，將其剿滅不可。」這自是精當之論。又如鄰家的三毛君等，說人類不解所有權一事。原來我們之間，不管是目刺的頭，或鱸魚的肚臍，第一個發現的，便有權喫了，要是對方不遵規約，便可訴諸腕力，然而他們人類，似乎一點也沒有這種觀念，我們發見的佳饌，必爲他們所略劫，他們恃其蠻力，把本來我們可食的東西，安心劫去。白君住在軍人家裏，三毛的主人，是律師，比較起來，我住在教師的家裏，這方面勝他們多了，但願能一日一日這樣的渡過去，耐性守着，人類縱怎樣利害，也決沒有長做「大啤」的道理，總有一日，我們貓族可以出頭。

因講自私，連想起我家主人因自私而失敗的一段逸話。原來這位主人雖然沒有一事能幹得出人一等，但每件事他都想幹一下，做了俳句，就投到鵝草去，做了新體詩，就載在「明星」上，也寫寫狗屁

不通的英文，有時還習拉弓，習唱歌，或拿凡娥鈴來咕咕地拉幾聲，所可憐的，他一樣也弄不像樣。然而他仍非常熱心，不顧胃弱，每一動手，便肯拚命，在廁所間裏也練習唱歌，鄰人就給他上一個「廁所先生」的渾號，他却若無其事的，依然哼着他的老調。

這位主人不知又想到了甚嗎，在我進他家大約一月以後，在領薪水的一天，他提了一個大包，匆匆地歸來，我以為他不知買了甚麼，原來是水彩畫具，毛筆，瓦脫曼 (Waterman) 牌的畫紙，像從今以後，要決心專門繪畫了，不再吟詩唱歌。果然從第二日起，好幾日間，祇在書齋裏，晝寢也廢止了，單顧畫畫，然而所繪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怕誰都分辨不出來，他本人似乎也不以爲滿意，所以有個學美學的朋友來時，他發表了如后的一段話。

「總弄不像，看人家現成的，不覺得特別出色，自己一上手，才曉得難呢！」這是主人的述懷，實是誠實無詐的衷心之談。他友人的目光，從金框眼鏡中跳出來，看着他說，「才起頭呢，當然不能畫得很好，第一，單靠在屋裏想像，是不興的，從前意大利大畫家阿都賴·檀爾·沙爾特 (Andres del Sarto) 曾經說過，要畫畫，就得要寫生。天上有星辰，地上有露華，飛的有鳥，走的有獸，池中有金魚，枯枝上有寒鴉，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幅大活畫，你以爲如何，你如想畫得像樣，須得試試寫生。」「唉，沙爾特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嗎？我全不知道，對的，這話對極了，正是這樣的。」主人似不勝感激，而金框子裏却

露出嘲弄的笑容。

次日，照例，我往廊廡上安逸地睡去，主人却破例出了書齋，在我背面，不絕地不知在幹些甚麼？我不意醒來，眼睛略略張開一點點，原來他把友人開的玩笑，信以為真，極端地佩服起沙爾特的話來，以我爲始，先在那兒着手寫生。我見了這情形，不覺失笑。這時我已睡足了十分鐘，忍不住要打呼欠，然而一想到主人正在熱心地描畫，如破他好事，敗他興子，未免可憐，又靜靜地忍耐，他已把我的輪廓寫完了，正在臉部四週着色。我講句老實話罷，咱在貓族之中，原算不得上乘，無論背形，毛色，臉龐，決不敢自以爲有過人之處，然而咱縱怎樣地不成材，却也不至像主人所描出來的怪相。第一，顏色是着錯了，咱皮膚，就如波斯產貓那樣，含黃的淡灰色中，夾入似漆的斑點，這點，任誰看了，都是無可疑義的事實，但主人所着的顏色，可就不對了，既不像黃，又不像黑，也不像灰色，或褐色，更不是這許多種的混合色，只是一種除了說他是顏色以外，別無可形容的顏色，而最不可思議的，是沒有眼睛，當然，寫一個入睡狀態的貓，而沒有眼睛，原不可厚非，但連似乎可以生眼睛的地位都沒有，就使人辨不出他是睡貓或瞎貓來了。我暗想，任憑沙爾特神通如何廣大，要是成績如此，怕也不濟了罷。然而他的熱心，還使我不得不佩服，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堅忍不動。但是小便早就急了，渾身的筋肉，感覺發癢，一分鐘也再不能忍耐躊躇，不得已，祇有失敬了，二足拚命價向前一伸，頭向後

押，啊的打個大呼欠。到了這時，要再復原狀，也已不行，先打破主人的豫想，再趁機逃竄，到裏邊小便去，這樣一來，主人用失望與憤怒交併的聲調，立刻怒叱「這賊胚」。「賊胚」是主人罵人時的慣用語，每罵必用，但其他的罵法，他就不會，所以也不能再罵。他不了解我，到此刻已經是忍耐了，亂罵「賊胚」，總覺他是失禮，要在平日，我爬上他背時，能給我一點和悅的態度，則今日挨罵，到還甘受。但爲了我的便利，他從不快諾，而我因欲去小便，却怎樣的毒罵我爲「賊胚」，才不服氣。原來人類這東西，自傲其力，處處逞強，要是沒有比人類更強一點的東西出來，窘他一窘，以後他更不知要逞強到什麼地步。

然而他們的自私，遠遠不止此。關於人類的不德，我所聽到的，還有比這更加厲害的事。

我家後邊，有茶園約十坪，算不得很廣大，然而瀟灑可愛，是太陽能直射到的一塊好地方。要是家裏的小孩子，噪得太利害，晝寢不成，或是疲癯過甚，肚子作惡時，我常來這裏，以養浩然之氣。一次，小春時節，天氣晴和，下午二時左右，我午飯既飽，晝睡一覺後，想運動運動，緩步走向茶園，嗅着一顆顆的茶樹根，到西側板壁近旁，見枯菊上面，橫着一隻大貓，正在酣睡，顧我近時，似乎全不曾覺得，即使覺得，也全不理會，依然鼾聲大作，身子長長地躺着，續其好夢。偷進了人家的庭院，還敢這樣大模大樣，真是好大胆子，我暗裏不覺吃驚。他是

純粹的黑貓，才過午的晶亮的陽光，射在他的皮膚上，柔毛之間，有一種眼所不能見到的光炎，燦燦如要燒起來。體格的魁偉，幾乎配得上稱爲貓大王，比我足足大了一倍，我因嘆賞與好奇心，不覺忘了壁的前後，佇立在他面前，一心看他。秋日靜靜地暖風，輕輕誘着探上板梧桐樹枝，掉下二三葉片，白啦白啦地落在枯菊的茂處，貓大王突然圓睜雙眼，這情形到現在我還能記起，這雙眼發着比人間所珍重的琥珀，更美麗的光。他身子也不動，一道光如從雙眸深處射出，注在我矮小的額上，問我「你到底是誰？」大王的言辭，未免太把我看輕了，無奈他的聲音含有挫大的威力，我不勝惶恐，如漫不置答，知道是危險的。祇得硬裝鎮靜，冷然地答道，「我是貓，還沒有名字。」但這時我的心臟，確已跳動失常，而他却打着輕侮的口調說：

「什麼，貓？貓還用問嗎？到底住那裏？」神氣全是旁若無人。

「我住在這裏教師的家裏。」

「我也想大約是這樣吧！不是很瘦嗎？」他真是氣餒逼人，從其言辭上觀察，總不像良家之貓。然而再看他長得肥胖，很像食料豐盛，生活優閒。

「說來足下是誰呢？」我忍不住這樣問了。

「我是車夫家裏的老黑。」他昂然地回答。車夫家的老黑，是一隻暴貓，鄰近無人不知，然而祇因這傢伙長在車夫家，單是強壯，

既未受教育，又不講交際，所以成了我們同盟敬遠主義的目標。我聽見他的名字，就覺有些愕然，同時，也略有輕侮之念，我因想試試他怎樣地無學問，和他作如后的問答。

「車夫和教書先生到底誰來得強？」

「當然，車夫方面，先強壯得多了。你看你家的主人，不全是皮包一把骨頭嗎？」

「你大約也因生在車夫家裏，所以才強壯，在車夫家裏，想來很有得吃。」

「什麼？我嗎？隨便到那兒去也不用愁吃，像你也祇要跟在我的後邊，不老是在茶園裏繞圈子罷！不到一個月，你怕也要壯到被認錯了。」

「很高興這樣做，然而教師住的房子比車夫大多了。」

「笨賊，房子大，房子大有什麼用？飽得來你的肚子嗎？」

似乎大觸其怒，紫竹一般的耳朵，動了幾動，立刻去了。我和車夫家的老黑成爲朋友，從這時開始。

以後我和老黑不時相晤，每次相晤，他常爲車夫吐相當的氣餒，後面我所知道的那樁不德的事情，其實也從老黑那兒聽來。

有一日，我與老黑，睡在暖日和的茶田裏，談閒天，他把講熟了的一套自高老話，又重新意氣揚揚地復演了一遍後，向我質問，「你以前究竟捉到過幾匹老鼠？」講習識，我比老黑發達得多了，然而腕力，

勇氣，到底還不是他的對手，自己也明白，一遇到這問題，頓覺不妙，但是事實還是事實，欺詐還是不行的。於是我說：「實在，我也老想去捉，不過未捉住過。」老黑動着蟲在鼻尖左右的長鬚，大笑了，原單讓他自豪，他還感不足，最好對他的氣燄，還能表示佩服他的神氣，喉來老黑中咕咕的響幾響，以示謹聽，那他就歡心易制了。我近來和已接近他懂得他的脾氣，要在這時，爲己辯護，使形勢惡化，也祇是笨伯，不如讓他自己去吹，等風勢轉了一轉，我就湊上去奉承他說：「足下年紀也長，捕的老鼠不少了罷？」果然，他高聲喊着，從牆壁缺處過來，得意洋洋地回答。

「多也不多，三四十匹已經捉了。」他接下去說，「捉一二百匹老鼠，是隨時都辦得到的，祇有黃鼠狼這傢伙，輕易不能得手，有一次也祇因捉黃鼠狼，倒了很大的霉。」

「正對！」我助他一點勢。

「去年大掃除時，我家主人，拿石灰袋到廊下去，啊呀，你真是，好大的黃鼠狼，迎面跳了出來。」老黑閃爍着一雙大眼。

「嘎。」我表示佩服。

「雖然是黃鼠狼，也比老鼠稍稍大了一點，看這畜生，逃到那兒去，我用勁趕去，直趕到泥溝中。」

「是該追他。」我爲他喝采。

「但是你看，到緊要關頭，這傢伙最後放了一個屁，啊呀，臭到真

比臭還臭，從此我見了黃鼠狼，就胸頭作惡。」他說到這裏，一似去年的臭氣，還能嗅到，舉起前腳，在鼻尖上抹了二三回，我略略覺得有些可憐，想爲他壯壯氣：

「但是老鼠見你，總該喪了胆，你老鼠捕得太多了，成了捕鼠的名將，單食老鼠，也會長得這樣肥，毛色這般好了。」

我發這問題，本是鑿貌辨色，要博他歡心，誰知結果適得其反，他竟喟然而嘆：

「想想真是乏味，任憑怎樣努力捉老鼠——真的像人類那樣不講理的東西，世上也沒有第二了，我們捉到的老鼠統拿了去，交給警察，警察也就不分皂白，不問是誰捉到的，每次總給他五分，家裏的主人，靠了我，已賺到塊半大洋，然而還不肯給我吃點好的東西，嘿，人類才真是壞胚呢！」這無學的老黑，似乎也這樣明白道理，因爲盛怒，背上的毛，全逆立起來，我因心裏不大高興，巧妙的把這話岔開了。回轉家去，從此我打定主意，決不再捕老鼠，然而却也不做老黑的信徒，專尋老鼠以外的食料，因爲睡覺就比吃好的東西更有趣。住在教師家的貓，好像也沾上了教師的氣質，不肯再用心，說不定將來也會害胃弱病的。

我家的主人，那位教書先生，近來似乎自己也知道水彩畫的無望，在二月一日的日記裏，記有這樣的一段事：

今天第一次會到所謂××的那個人，聽說此人是很放蕩

的，看來也有通人那樣的風采。像如此性格，而為女人所好的，××君，與其說他放蕩，還不如說他沒有放蕩的餘地來得適切。聽說他的夫人原是妓女，這樁事到值得羨慕，原來說放蕩家壞話的人，果然是大部分因其本人沒有放蕩的資格，而以放蕩家自任的人中，亦有許多人無放蕩資格。這輩人，不自量其沒有資格，亂作亂為，恰如我於水彩畫，不顧自己無法卒業，却老自命為通人。假使單在館子裏喝酒，在妓寮裏出入一下，就能稱為通人，那末同理，我亦可稱水彩畫家了。做這樣愚昧的通人，還不如索性做個粗魯漢子來得爽氣，正如我畫那樣整腳的水彩畫，還不如不畫罷。

他的通人論，還有不敢首肯的地方。他以妓女做夫人為可羨，這在他為教師的身分，也是一個出不得口的笨念頭。祇有對他自己水彩畫批評的意見，的是精論。主人雖有這樣的自知之明，然而過分自豪，還是不免，其中隔了二日，十二月四日的日記裏，有一段記事：

昨夜得一夢，我因畫不成樣，而丟棄了的水彩畫，不知是誰拿來作成講究的橫額，掛在欄間，自己跑近去看看作成的那個橫額，也覺得好，歡喜異常，正在得意觀賞之時，不覺夜已明了，夢也醒了，自己的畫，整腳如舊。

在夢味之中，主人猶抱着水彩畫太整腳的遺憾，足見連一個夫

子自道的水彩畫家也做不成。

主人夢見水彩畫的次日，久已不來的那位戴金框眼鏡的美學專家，又來過訪，他坐下後劈頭第一句就問：

「畫得怎樣？」

主人似乎不經心地說：

「從君忠告，致力於寫生，真的一開始寫生，凡從前所不曾注意到的萬物狀態，和各種顏色精細的變化……等，似乎有點懂得了。想在西洋自昔主張寫生，結果，有如今日那樣的發達。沙爾特到底還是位了不起的。」他把日記中的那段事，瞞得諱莫如深，單對沙爾特的欽佩。美學者搔首笑道：「其實是亂說呢。」

「什麼？」

主人還不曾想到被人播弄了。

「什麼？你不是老在欽佩沙爾特嗎？其實，那是我造出來的一段話。想不到你竟如此相信。……」神氣似乎很得意。

我在外邊廊廡上開了那段對話，不覺為他設想今天的日記，又該怎樣記了。這位美學者信口開河，勾人上當，自以為樂。為了沙爾特一事，他怎樣地使主人傷心，全不顧慮，得意似的滔滔饒舌。

「啊，有時亂講的話，因人家信以為真，挑撥起大滑稽的謔感，很有趣。上回告訴一個學生吉奉（Gibbon）聽取了尼古拉·尼格來佩（Nicolas Nickleby）的意見，把他一生的大著述法國革命史，

不用法文，而改用英文出版，這位學生記憶力又特別強，在一次日本文學會的演說席上，認真地把我的話照樣複述一遍，已是滑稽，而三百多位旁聽人，却都熱心傾聽。還有一次滑稽的事，在某一次文學者會席上，讀到哈立孫（Harrison）的歷史小說散囉發納，我說這是歷史小說中的傑出，特別是描寫女主人公死的一段，尤其鬼氣逼人，坐在我對面一位無所不知的先生，也說「不錯，不錯。這真是一篇名作」，因此我曉得對方那位先生，也和我一樣，沒有讀過那篇小說。」

那位神經衰弱性的主人，睜圓了眼，問道：

「這樣亂說，要是對方那位是讀過那本書的，那你打算怎樣。」

「神氣像是欺騙了人是滿不在乎的，惟恐西洋鏡被人拆穿。美學者毫不動神地：

「這時，祇要推說版本不同，或者隨便造點謠言，也就過去了。」

「說着，又笑起來，這位美學者帶有金絲眼鏡，但性質方面，有些和車夫家的阿黑相像。主人祇默默地抽着「日出」牌的烟，神氣中好像表示沒有如許勇氣，美學者用了「這樣畫畫是徒然」的目色，說：

「然而空談祇是空談，畫這樣東西，實在是不容易，文其（Leoardo da Vinci）曾教他的門生，專寫寺院壁上兩漏的痕跡。

真的，若到廁所等處的壁上，一心研究，自然會發現種種好的畫樣了。老兄且注意點着，不妨試一下，一定有趣味。」

「怕又在騙人了。」

「呀！這一遭真不騙了。你看，不是句很警奇的話嗎？不是文其才說得出的嗎？」

「警奇自是警奇的。」主人疑信參半的給說服了。然而看他的樣子，似乎不願再進廁所去寫生了。

車夫家的老黑，以後成了跛腳，他那有光澤的毛，也漸漸褪色，脫落，我曾稱許他比琥珀還美的眼睛，也生滿了眼脂，但最使我注意的，是元氣的消沉和體格的羸弱，我在那個茶園裏，最後遇到他的一日，問他怎樣，他只說了句，「黃鼠狼最後撤的屁，和菜館中的天平秤是討厭的東西。」

赤松之中，有綴着二三段長的紅葉，如舊夢似的散了，洗手盆近旁，先後開過紅白色花的山茶，也凋落盡了，三間半向南的廊廡，在冬日，到日脚傾斜時，而刮不到寒風的日子很少。我晝寢的時間，也因此縮短。

主人每日到學校，回來獨自關在書齋裏，每逢人來，他老是說討厭，討厭。水彩畫也不大畫了。胃病藥也因無効而停服了，小孩倒還好，天天上幼稚園去，散學回家，唱唱歌，打打球，有時捉起我的尾巴，倒掛下去。

我因不吃好的東西，所以不見怎樣肥壯，但脚也不跛，日日健康，過着生活，老鼠決不捉了，阿沙仍是討厭，名字到今日還未取。不過欲望是無窮的，算了罷，就在這教師家做了一生無名的小貓罷。

晚禱

西班牙 Pío Baroja

張友松譯

他們是十三個，十三個勇壯的人，習慣了危險，習慣了與大海搏鬥。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女人，船主的妻。

這十三個，海濱的人，都具有巴斯克族所獨有的特點：寬大的頭，驚形的側面，眼睛的腫子因時常對海凝視而呆滯了——海，那人類的吞噬者。

他們熟識堪達白利克海灣；他們熟識浪與風。

他們那孤單的，狹窄的，漆成黑色的漁船叫作阿蘭查，按巴斯克語的意思是「脊骨」。船上有一根短桅杆，掛着一片小帆，在船頭的近處……

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風微弱無力，微微起伏的海波柔和而平靜。帆在微風裏幾乎鼓不起來，船便緩緩地平穩地前進，在那綠波的海上留一條銀白的船踪。

他們準備着漁網離開了蒙特利科，要去和別的船相會，一同過三達·加特林納節。那時候他們正在經過得瓦。

天空佈滿了灰暗的，羊毛似的雲，雲的隙縫裏有小片的淡藍色向外窺視。從一片雲的後面，太陽放射出燦爛的光輝，那張通紅的嘴映在水上，震顛着。

那十三個人，莊重而甯靜，都不大說話；那老婦人坐着用粗大的針和一團藍色毛線打襪子。船主嚴肅而陰鬱，漠然地望着海；他的帽子遮到眼邊，右手握着那支當舵用的小槳。船尾有一條離他很近的板櫂，上面坐着一隻骯髒的小鬃毛狗，也望着海，和船上的人顯出同樣漠然的神色。

太陽漸漸西落了……頭上，火焰般的紅，紅銅般的紅，死灰的顏色，陰鬱的雲，就像龐大的鯨魚。底下，綠色的海面，間雜着黑紅，絳紅，和深紫。海面時時有節律地波動。

他們經過愛西爾的時候，風給他們從山上把香氣飄送過來；海岸上隨處都是高巖和巨石，把陰影落在海面上。

忽然間，在這日暮時分，愛西爾教堂的時鐘響了，於是晚禱的鐘聲便向海面播散，一陣依戀，莊嚴而宏亮。

船主脫下帽子，其餘的人也照樣地作了。那女人把她的手工放在一旁，大家都嚴肅地，悽然地禱告，同時凝神注視着那平靜的海和起伏的波浪。

夜色漸漸籠罩大地的時候，風便吹得猛起來，鼓起了帆，這隻船便在暗影中消失了，漆黑的海面上留下一條銀白的船踪。

他們是十三個，十三個勇壯的人，習慣了危險，習慣了與大海搏鬥。

一九三五，五，十。

附註：Baroja 的作品，在本刊第四期裏已經發表過一篇未知的境界，他有着西班牙的農村氣習，在簡單的環環下感得舒適。他

用悲觀主義者的目光，分析他的周圍。美國的批評家 Mencken 說他，「是一個憤世嫉俗者……如果他也有一種學說的話，

那末這種學說一定是傾向於，「人的罪惡是不可藥救的」。西班牙的批評家 De Madariaga 說他，「是一個缺少愛情的傷

感主義者，缺乏修養的第一等的歐洲人，深恨教會的理性主義者」。本刊連登他的兩篇作品，都可以看到他這種無情的深刻

— F • W





盲人國

英國 H. G. Wells

朱祖舜譯

離開玻拉索山三百多里，離開哥多伯西山一百多里，在廣渺的厄瓜多爾的安第斯荒野間橫着一道神秘的山谷，和人世隔絕，那裏便是盲人國。在起先，原還有路可通，人們或許可以穿過危險的山峽與冰河到達谷裏平靜的草原，而且那時候真的有人到過，那便是從淫亂的西班牙暴君治下逃出來的秘魯的混血種人。

後來發生了明陀拜排 (Min to hain pa) 大崩裂，那時候，在基多整整的黑了十七晝夜，雅桂基的水都沸起來，遠至瓜雅基爾，魚兒盡浮在水面死了。太平洋沿岸到處是山崩地裂以及突發的洪水，阿牢加山頂的整個半邊像迅雷般，一下子就沉入海中。於是世人探險的足跡便永遠不能再到盲人國了。但正在這個大變動的時候，有一個人留在世界的這半邊，因此他不得不忘記他的妻和兒女，他的朋友們，以及他所丟棄在那裏的一切所有。他只好在這個世界裏，重新再做起人來。他病了，變成盲人，終於因作了礦工困苦

而死。可是他所講的故事，却成爲一種神話，直到今日還流傳於安第斯的科勒拉斯一帶。

他也曾說明，爲什麼他要離開那個安樂土。當他和一大包衣服同被皮帶縛在駝背上載到那裏去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他說，在這個山谷裏，人所能希望的東西全都有，甘泉，芳草，溫和的氣候，肥厚的土坡，還有接二連三的叢林，每年結着很好的果子。並且，谷的一面有高垂的松林，恰好擋住山上的冰雪不致崩下來，其他三面，遠遠排列着灰綠色岩石的高峯，峯尖上都罩着冰層，但融冰却流到較遠的山坡，偶然有很大的冰塊落在谷旁。長年間不下雨，也沒有雪。不過山泉很多，灌溉各處，所以仍是一個極豐足的畜植場。居住的人都過很好的日子，他們的牲畜也繁殖得很快，只是一件十分不安樂的事，有一種奇怪的疾病，使得凡在那裏養下來的孩子們——甚至連那些已長成的——都變做盲人。他因爲想求得幾

種可以消除這盲疾災患的符咒或仙方，所以他冒着飢乏、危險與困難，走下山峽，回到這個世界裏來。那時候，在這種情形下，人們當然不會想到微生蟲和傳染一類的事情，他們只以為這盲疾是罪孽，在他看起來，也覺得這麼難的原因，一定是由於這些沒有僧正的逃亡者不立刻興建一所神廟。所以他想要一所神廟——一所美麗儉樸而又靈驗的神廟——在這山谷裏。他需要遺骨、有力的信件、聖物和神秘的紀念章、祈禱文等。在他的行囊內，他藏有一條土產的銀子，他像一個不善說謊的人，硬說山谷裏是沒有這種東西的。因為銀錢和飾物是沒有什麼用處，他們特地把各人所有的集攏在一處，來買取上帝的祝祐，好抵抗他們的災病。大亂以前，這兩眼昏花的山野人，滿面風塵，憔悴憂慮，焦灼地緊握着帽邊。一個完全不懂世故的人，對着幾位眼光精細、色色留神的僧侶訴說他的故事，我現在還想像得出他當時如何想帶些虔敬的，不會失敗的治方回去，抵抗這個苦難；我也還能想像他受到無限的驚惶，當他看見他下來的山峽已經倒翻過來，再也找不出回去的路。但我只記得幾年之後，他竟顛沛而死，其餘的便不知道了。可憐的異鄉漂泊者！以前形成山峽的溪水，現在只從一個岩穴中湧突出來，而他那沒有講得清楚的故事故漸漸形成一種神話，人們現在還可聽得見某處有一族盲人的傳說。

從此，盲疾繼續流行在這隔絕而被遺忘了的山谷居民中。老

年人只能暗裏摸索，年輕的雖然瞧得見，但也模糊不明，至於他們所養的孩子們便永遠瞧不見一切了。不過在這四圍積雪和全世界隔絕着的盆地中，生活却非常的安適。那裏既沒有荆棘，也沒有茅茨，更沒有惡毒的蟲豸和猛獸，除了他們帶進來繁殖着的馴良的駱駝。因為視力的消失是那樣的緩慢，所以他們幾乎一點也沒有注意到自己的損失。他們帶着那些盲兒女到處行走，等到一些也瞧不見時，他們對於全谷已非常熟悉了。於是他們就活下去。他們甚至有時間來學會生火，他們很小心地在石灶裏生着火。他們原是一族簡樸的人民。他們沒有學識，只稍為沾染一些西班牙文化，此外還帶着古秘魯的藝術因襲，和它的消沉了的哲學。一代又一代，他們忘去許多東西，同時也發明了許多東西。關於他們來的那個世界的傳說漸漸變成神秘而恍惚，除了不能看見外，他們在各方面都健全能幹，不久之後，還偶然出現一個有創造思想的人。他會講話，能夠說服他們。過了一會，又是出現一個。這兩人死後，遺留下他們的事業。這個小小的社會漸漸增加人數，他們的悟性也漸漸增加，解決隨時起來的各種社會的和經濟的問題。如此地一代接着一代。後來，那個懷着一條銀子，下山谷去求取神助，而永遠沒有回來的人的第十五代孩子生下來了。外面世界中有一個人，偶然跑到了這社會裏。下面便是這個人的故事。

他是一個來自基多的山裏人，曾經浮過海，見過世面，讀書能

夠別具見解，識辨精細，冒險進取。他被幾個到伊克多來爬山的英吉利人僱去，代替他們那位病倒的瑞士嚮導。他東爬山，西爬山，後來在爬登安第斯的馬特賀輪，帕拉斯高多峯時失蹤了。這件事情曾有過十多次的記載，以羅音德的記錄為最好。他告訴我們這一羣人怎樣攀爬那艱難的，幾乎是垂直的山徑到那最後最大的絕壁下，他們怎樣起勁地在一塊山岩上建起一座小屋，抵抗風雪，以至如何發覺紐耐士已不和他們在一起。他們高聲喊叫，但是沒有回答，以後大家就沒有睡覺，大聲地叫着喊着。

天色黎明，他們才發現他跌下去的痕跡，大概他當時喊也喊不出一聲，就向裏跌到無人知道的山下。在遠遠的下面，看得出他曾經跌在一處險峻的雪坡上，再從那裏，在崩潰的冰雪中滾下去，他的蹤跡一直可以追尋到一個可怕的懸巖邊上，此外便甚麼也找不出了。再下去，遠遠的，隱約地可以看見有一帶叢林從一條狹長的深谷裏聳露出來，——那便是迷失了的盲人國。不過他們却不曉得這就是迷失了的盲人國，他們也沒有看清楚這一帶地方和其它未開發的夾谷，有甚麼不同之處。這個變故使他們精神頹喪，當天下午便打消了他們的計劃，並且羅音德被召赴戰，更無時間來另作一次探尋。直至今日，帕拉斯高多峯的絕頂依然矗立着，沒有被人攀登過。那無人光顧的羅音德小屋也在雪中倒塌了。

然而，這跌下去的人却没有死。

從那斜坡的底上，他又跌下去一千尺，落在一個更加險峻的山上的雪層裏。他昏暈得一無所知，但身上却没有一根骨頭受傷，終於到了比較平坦的地方，靜靜地睡在伴着他下來而且救了他性命的軟軟的白雪堆裏。他醒來時，神志模糊，以為他是病臥在床上。但因為他有了山裏人的識見，所以他不久就認清了自己的地位，設法撥脫羈絆，停了一停，他已看見天上的星辰。他胸向着地，躺了一會，心裏納悶，他究竟在什麼地方？曾經發生什麼事情？他瞧一瞧身上，發現有幾顆鈕扣失落了，外衣翻到頭上來，袋裏的刀也沒有了，那縛住在領下的帽子也不見了。他想起他曾經想找幾塊石頭去築小房子的牆，他的開冰斧也失蹤了。

他深信他曾失足下墮，於是他抬起頭來望一望，在慘白的月光下他知道他曾飛越了非常遼遠的路程。他又躺了一會，注視着那廣漫的野空，灰白的山峯在黑暗中層層高聳，這神秘幽靈的美，使他迷惑一時，終乃陷于一陣劇烈的苦笑中。

過了許久，他明白他是挨近積雪的旁邊，他望見在月光明照，尚可通行的土坡下面，有黑暗佈滿岩石的草原。他撐起身子，四肢骨節沒有一處不酸痛，困苦地撲去身邊堆積的雪，向下走去，到了那草原上，倒在一塊漂石旁，從貼身的袋裏抽出一瓶水，滿飲了一肚，登時就入睡……

他是被那下面遠樹林中鳥唱聲喚醒的。

他坐起來才知道他是在一道大削壁下的小山上，這削壁只在近山整處稍微斜傾一些，他是帶着雪從那裏滾下來的。對面，高高的又是一道削壁直上天空。這兩壁間的峽道，分向東西，滿是早晨的陽光，那向西的照在封鎖住山峽下口的崩岩上。他的下面也是同樣峻峭的岩壁，但是在整裏的積雪的後面，他找出一條滴着雪水的狹仄裂隙，一個不怕死的人也許可以冒險下去。結果他覺得並沒有像看上去的那般困難，他終於到了另一個荒涼的高山上，他很容易地爬過一重山岩便置身在一個多樹的峻坡上了。他拿起了他的東西，向山峽的上端走，因為他看出這山峽通到一處綠色的草原，而且他現在很清楚的瞧見那邊有許多奇形怪狀的石築小屋。有時候他的行程好似在高牆上面攀緣，並且過了一會，高升的太陽不再照進峽裏來，鳥聲也消沉了，周圍的空氣，變成冷峭而且黑暗，不過那遠遠有屋的山谷却因此分外光明。他立即到那崩岩的積石上，在那裏，他看見——因為他是一個精細的人——有一種不常見的羊齒類的植物，好像在石隙裏伸抓着緊張的綠手。他採了一兩條連枝的復葉，嚼着牠的莖，覺得這植物對他有益處。

大約在日中時候，他終於走出了山峽的咽喉，到了平原和陽光裏。僵硬而且疲乏，他坐在一處岩陰下，從溪水裏裝滿一瓶水飲了下去。他又休息了一會，才向那些屋子走去。

這些屋子看起來非常特別，真的，他仔細觀察，漸漸覺得整個山

谷裏的一切都很奇怪，不曾見過。谷中大部份盡是茂盛的草原，隨處生着美麗的花卉，都是十分用心地灌溉過，並且看得出一方一方有秩序的修剪。高處一道圍牆，圈住了山谷，更有一條環繞的水渠，那些灌溉草原的小溪流都是從這裏分出來的。在山坡高處，一羣羣駱駝吃着草，一處一處靠着圍牆有許多柵屋，顯然是給那些駱駝住的，或者是裝餵料的。各方流泉在一處合成一條總溝，聚彙在谷的中央，有齊胸的高牆攔着。這一切給這孤獨的地方以一種古怪的田園風味，尤其因為有許多黑白石子砌成的道路，路旁都有奇異的小階石，這些路有規則地通向各方。中間村莊的房屋，不像他所慣見的山村，不經意的零亂成堆。牠們都成行列，排在一條非常整潔的街道的兩邊。這裏那裏，隔不多遠便有一道門開在色澤斑斕的牆上，但那平整的牆上，連一個小窗也沒有。粉刷着一種灰泥，顏色非常離亂，有的灰色，有的褐色，有的灰藍或深褐色，這粗野的粉刷，在這探險者的思想中第一次引起「盲」的觀念。他說：「做這事情的好人，必定是蝙蝠一樣的瞎子」。他爬下了一處峻峭的地方，到了圍牆和水渠旁，那裏多餘的水溢出來，成爲一個薄而顫動的小瀑布，流向峽中的深處。現在，他能瞧見有幾個男女休息在草堆上，好似正在午睡。草原的遠角上和近村地方有許多假臥着的小孩子。靠近一點，有三個男子用繩提着木桶，在從圍牆下通到屋子那邊去的路上走着。這幾個人穿着駝毛織成的衣服，皮的靴子，圍着皮腰

帶，戴着有後腦和耳瓣的毛布帽子，一個跟着一個，一邊走，一邊欠伸，好像整夜沒有睡過似的。他們的外表顯出慈善，可敬。紐耐士遲疑一會，就向前站在山岩上，大聲喊叫得山鳴谷應。這三個人立住了，動着他們的頭，好像在找尋那聲音。他們把臉轉向那邊又轉向這邊，於是紐耐士大做手勢，然而他們似乎仍舊沒有聽見他。過了一會，他們向右邊很遠的山上走去，也高喊着，好像是在回答。紐耐士再喊了一回再做些手勢，却仍然無效驗。正當此時，那「盲」字又跑到他的思想裏來。他說：「這些傻子一定是瞎的。」

大叫大喊好幾次後，紐耐士便打從一條小橋，渡過水渠，更從一道門穿過圍牆，跑近他們。這時候，他才知道他們的確是盲人。他料定這就是神話裏傳說的盲人國。他突然感到這是偉大，是最可欣羨的奇遇。那三個人並肩立着，沒有看他，但都把耳朵對着他，要細聽他那生疏的步伍，好估量出他是什麼人。他們立得很靠緊，像是有些受驚。他看見他們的眼皮閉着而且下陷，似乎眼皮下面的眼球已消失了。他們的臉上有一種幾乎是驚畏的表情。

一個說：「這是一個人——一個人或者是一個鬼——從山上跑下來的。」

紐耐士用一種堅決的步子，像青年人剛剛踏入生命之途似的向前走去。一切關於這迷失了的山谷和盲人國的故事，都回到他的腦中來了，他重又想起那一句老話：「在盲人國裏獨眼人的是

王。」

「在盲人國裏獨眼的人是王。」

於是他很有禮貌的問候他們，同他們談話，用着他的眼睛。

「他從那裏來的？貝特羅兄？」一個問。

「從外面的山上下來的。」

「我從山上來的，」紐耐士說，「那外面——那裏的人都能看。在波哥大相近——那裏有上千萬的人民，那裏的城市大得瞧不見盡頭。」

「看？」貝特羅喃喃念着「看？」

「他從山外來的，」另一個盲人說。

紐耐士看見他們的衣服很古怪，各有不同的縫法。

他們突然同轉向他，各人伸出一隻手。他嚇了一跳，向後退縮。

「走過來，」第三個盲人說，紐耐士一動，他就很敏捷的把他抓住。

住。

他們於是拉住了紐耐士，撫摸他的全身，一句話也不說，待把他摸遍了。

一個手指摸到他眼上時，他喊着「小心些！」他們發現這器官有閃動的蓋皮，覺得他這東西好生希奇，於是又摸了一遍。

「怪奇的生物，柯理亞，」那個叫貝特羅的說，「摸摸他粗糙的

頭髮，好像駱駝的毛。」

「粗糙得像產生他的石岩一樣。」柯理亞說，用柔軟而微潮的手研究着他沒有刮的下頷，「也許他將來會長得好一些。」

紐耐士在他們考察的時候，稍稍掙扎了一下，但是他們又把他握得很緊。

「小心些，」他又說。

「他講話了，」那第三個盲人說，「他一定是個人了。」

摸着他粗糙的外衣時，貝特羅嘆了一聲，「唉！」

「你怎麼會跑進這個世界裏來的？」貝特羅問他。

「走出那個世界！就在那邊，隔着高山與冰河，走出那個十二日海程方能到達的偉大的世界！」

他們似乎一些也不注意他。「我們的祖宗說，自然的三種力，或者可以造成一個人，那就是熱、濕和腐爛——腐爛。」

「讓我們帶他去見老長輩，」貝特羅說。

「先喊幾聲，」柯理亞說，「不然，孩子們要受驚，這真是一樁奇事。」

所以他們就喊了一陣，貝特羅走在前面，拉住紐耐士的手，引他到屋子那邊去。

他抽出了自己的手，說「我能看的。」

柯理亞說「看？」

「不錯，看。」紐耐士轉過身去向他說，不料一失足踢着貝特羅的提桶。

「他的知覺還沒完備，」第三個說，「他要顛躓他講着毫無意義的話，我們還是牽住他的手罷。」

「隨你的便，」紐耐士說，而且大笑了。

看上去他們一些也不知道看的這回事。

好，他得好好的教訓他們了。

他聽得人們的喊聲，看見許許多多人在村前路上聚集攏來。

這第一次和盲人國的人接觸，他覺得從來沒有那樣的麻煩和難受。他走近以後，那地方竟好像大了起來，亂塗的粉也更加奇特。一羣孩子，男人，女人（女人和姑娘們，他看起來很有趣，有幾個的臉十分美，因為她們的眼睛都深閉着）走到他身邊，拉住了他，用柔軟靈敏的手撫摸他，聞他，並且傾聽着他所講的每一個字。不過有幾個姑娘和孩子站得遠遠的，像是有些害怕。真的，和他們溫柔的聲音比起來，他的口氣確是粗暴而拙劣。他們包圍着他，那三個引導他的盲人，緊緊管住他，有主權者的神氣，並且一遍遍地說，「這是一個山岩裏跑出來的野人。」

「波哥大，」他說，「波哥大，在山峯的那邊。」

「二個野人——說着野人的話，」貝特羅說，「你們聽見麼？」

「波哥大？他的思想一些還沒有形成，他剛剛開始會說話。」

一個小孩子捏捏他的手。「波哥大！」他諷刺地說。

「唯！比起你們的村子來，這是一座城市，我是從那個偉大的世界裏來的，那裏的人有眼睛，能看。」

「他的名字是波哥大，」他們說。

「他曾經顛躓，」柯理亞說，「我們走到此地來時，他已顛躓了兩次。」

「帶他去見老長輩。」

於是他們突然將他推進一道門，來到一間漆過的屋子裏，只牆角邊燃着一點黯淡的火。大家跟着擁進來，遮住了一切，只剩些薄弱的日光。他來不及阻止，已被推到頭在一個坐着的人足下，他的手揮動着，倒下去時，正打在一個人的臉上，他覺得碰着軟軟的面孔，並且聽見一聲怒吼。他對那些抓住他的許多手，奮鬥了有一會，但這是一種片面的毆打。他約略知道當前的局勢，就靜靜地躺下。

「我倒下了，」他說，「在這漆黑裏，我瞧不見。」

有一刻兒停頓，好像旁邊這些瞧不見的人要想懂得他的說話，於是柯理亞的聲音說：「他還是新形成的，他走路要顛躓，並且他的話內還混雜着毫無意義的字句。」

別的人也講了許多關於他的事情，有些他聽得出，有些他不很明白。

「我可以坐起來麼？」停了停他請求，「我不再和你們爭鬥

了。」

他們商議了一會，就讓他坐起來。

一個年老老人的聲音開始審問他，他知道現在該想方法在這盲人國中對那些坐在黑暗裏的老年人解釋他所從墜下的那個偉大的世界，天空，山嶺，以及若干奇異的東西。全在他意料之外，他們一些也不了解他所講的許多話。十四代來，他們都是盲人，沒有接觸過視覺的世界；關於視覺的一切名辭早已衰滅，變遷；外面一個世界的傳說早已消沉，而變為孩子們的故事。圍牆之上，山岩以外的一切事情，他們早不關心。盲人中的天才曾經考察過他們遺留下的一切，從前能看時候的那些零星的傳說和信仰，結果只把這些傳說作為無聊的幻想，而捨棄掉新的，健全的解釋替代了牠們。他們的許多想像已隨着眼睛的失去而消滅，他們根據日漸顯現的兩耳和指尖建設了新的想像。紐耐士慢慢理會，他們不會驚奇而且尊敬他的出身和才力；他原想對他們說明視覺究竟是什末，然而這個企圖竟被他們扔棄了；他們認為只是胡說，只是一個新造成的人在敘述他的一些散亂的感覺。於是紐耐士漸漸沮喪，不得不屈服，去聽他們的說教。於是那年紀最老的盲人向他解釋生命哲學和宗教。如何這個世界，（那是說他們的山谷）最初原是由山巖叢中的一個窟窿，後來先生出無生命的東西，未賦有動的機能，再後來生出駱駝以及其他稍為有一些感覺的生物，接着，就有了人，最後才出現天使。

人祇能聽見天使們的歌唱和飄揚而不能觸到天使們的身體。這使紐耐士大大的迷惑，直待他想了鳥。

他接着告訴紐耐士如何時間分成冷與暖的二部，這便是盲人的晝與夜，他又說如何暖的時候宜於睡眠，冷的時候宜於工作，並且如果不是爲了他來到，全盲人鎮早已入睡了。他說紐耐士一定是由上帝特別造成，要來學習和補助他們所成就的智慧，他又說，紐耐士爲着自己神經的不健全與顛躓的行動，所以必須要有勇氣更須盡力的學習；他說着這些話的時候，所有門口擠着的盲人都唱唱作聲，表示讚同。他說現在夜——因爲盲人把他們的日常作夜——已經很深，個個人都應回去睡了。他問紐耐士可知道怎樣去睡。紐耐士回答說知道，但是在睡之前，他要吃些東西。他們給他食物，一碗駝乳，粗糙的鹹麪包，並且引他到一個冷靜角子上，在他們聽不出聲音的地方去吃，隨後他們都去睡了，直到山裏的晚冷催起他們去開始一日的工作。但紐耐士絕對沒有入睡。

他反而在他們放置他的地方坐了起來，休息着他的四肢，回憶他來到這裏以後的混亂的情形，他腦子一味地轉着。

一次次他笑起來，有時候覺得有趣，有時候又覺得氣憤。

「未完成的腦經！」他說，「連感覺都沒有他們這樣說，一些也不知道是在侮辱他們的天命之君與主人……」

「我想我定要使他們理會。」

「讓我想一想。」

「讓我想一想。」

太陽下去的時候，他還在想。

紐耐士很有審美的本領。在他看起來，那山谷四外的雪野和冰河上反照的霞光，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最美麗的東西了。他的眼從這遠遠的光輝轉移到那很快地在暮色裏消隱的山谷和地田，忽然有一陣情緒激動了他，他從心的深處，感謝上帝賜與他視力。他聽見村外有聲音喊他。

「喂，那邊的波哥大！到這裏來！」

他立起來，微笑着他想使這些人知道，視覺對一個人有多少好處。他們要尋他，但他們不會找到他。

「你不要動，波哥大，」那個聲音說。

他不作聲地笑着，偷偷的兩步跨出了路外。

「別在草地上踐踏，波哥大，此地不准踐踏的！」

紐耐士自己可一些也沒聽見甚麼聲音，他驚愕，立定了身子。

那講話的人在黑白斑雜的路上向他跑過來。

他退到路上，說：「我在這裏。」

「我叫你，你爲什麼不來？」這盲人說，「你一定要像孩子般的領着走麼，你難道聽不出行走的路麼？」

紐耐士大笑道：「我會看我所走的路。」

「沒有，看」這個字的，」盲人停了停說，「不要再胡說了，跟着我的足聲走罷。」

紐耐士跟着走，有一些煩惱。

「總有輪到我的時候，」他說。

「你得學，」那個盲人回答，「這世界裏有許多事情須學呢。」

「可有人告訴過你「盲人國裏獨眼的是王」？」

這盲人毫不在意，回過頭來問道：「什麼是盲人？」

四天過去了，第五天裏，這盲人之王還沒有被承認，大家還只當他是民衆中一個拙劣無用的陌生人。

他明白宣佈自己爲王這事，比他所理想的要困難得多。他一面計劃着他那出人不意的政治手段，一面依着他們告訴他的做，而且學會了盲人國裏的禮節和習慣。他覺得在夜裏工作和走動是一樁特別厭煩的事，因而他決定這應該是他第一件要糾正的事情。

這些人，有一切人類所能理會的道德和快樂，過着一種簡單而辛勤的生活，他們勞苦工作，但不是被驅迫着的；他們有足够的衣食；他們有休息的日子和休息的季節；他們很喜歡音樂和歌唱，而且成人和小孩子都彼此充滿着愛。真是奇異，我們用何等的信仰與決心進行着他們有秩序的世界。你看，樣樣東西都是做來適合他們需要的，每一條通到邊上去的路都和其他一條保持着一定的角度，階石上更刻着特殊的記號來指示，一切阻礙物和雜亂的東西早已

清除；所有他們的方法和計劃都是根據着他們特殊的需要而產生的。他們的感覺已變成出奇的敏銳，他們聽得出，並且可以判斷十幾步路外一個人的最輕微的動作——能聽到那人心跳的聲音。在他們，音調早代替了面容，聲韻代替了姿態，就是用鉏、鋤、耙等來作工也一樣的自然而準確。他們的嗅覺更非常精細，像狗那般的能迅速辨出個人間的差別。他們餵養那些散放在山岩間，回到牆下來求食過夜的駱駝，而且毫不費力，又有把握。紐耐士想證明自己可以比他們做得更好些，可是他終於失敗了，他這才覺到他是不如他們的。

他先行勸誘，隨後他就反叛了。

他曾好幾次要設法告訴他們，看是怎末一回事。「聽着，你們這班人，」他說，「我有好些事情，你們不能了解。」

有一兩次，有一個或幾個人來聽他演講；他們低下頭坐着，很乖地把耳朵轉向着他，於是他竭盡智力告訴他們，看是怎麼樣一回事。在他的聽衆中，有一個女郎，她的眼睛沒有一般人那麼紅，那麼下陷好像閉着眼睛。他特別希望說服這個人。他講着各種視覺的美麗：望高山，看青天，和看日出。他們帶着駭異的懷疑聽他講述，有時止不住要斥責他。他們告訴他，絕對沒有所謂山的，在那散放着駱駝的岩石之外，實際上便是世界的盡頭，就在那地方升起宇宙的穹頂，雨露和冰雪也是從這裏降下來的。他堅決主張世界既沒有

他們所想像的盡頭和穹頂；他們說他的思想是邪惡的。像他所描寫的那種天、雲和星辰，在他們看來只是一個醜惡的空虛，一個可怕的渺茫，來替代他們所相信的光滑的穹頂——他們相信這穹頂摸上去，一定是非常精細光滑的。他演講的時候，知道這些話有點使他們震驚，就放棄不講，想改用實例去取得他們的信任。一天早上，他看見貝特羅在第十七條路上走向屋子這邊來，但還離得很遠，所以貝特羅不能用他的聽覺或嗅覺。他就這樣告訴他們，「再過一會，貝特羅就要到此地了。」一個老年人就分辨，說貝特羅不會有事。情到第十七條路上去的。於是，好像給老人一個證明，這個人走得稍微近些時，忽然轉了向，穿入第十條路上去，用着輕快的步子，回到牆下去了。貝特羅既沒有到，他們就嘲笑紐耐士。後來，他追問貝特羅爲什麼不一直走過來，貝特羅一概否認，而且嘲笑他，從此以後，更仇視紐耐士了。他祇好想法子，使他們讓他走近圍牆邊很遠的草野高處，叫一個人伴着他去，他說他能夠把屋子這邊所發生的事情，一件件描述給這個人聽。他的確看見幾件事情，但是盲人們所認爲真是重要的事情都發生在這些沒有窗子的屋子裏面，或是屋子背後——只有這幾件事，他們才特別記着，要考驗他的——他却看不見，也講不出來。這一次嘗試又失敗了，以後他們更加要對他嘲笑。所以他想改用武力，他想抓住一柄鋤，出其不意的打翻一兩個人，這樣在光明正大的戰鬥上，可以顯出眼睛的用處。他真的實

行這個解決方法，已經抓到了一柄鋤，但是他在自己身上，發現一樁新的事情，覺得要忍心的去暗襲一個盲人，實在是不可能的。

他一番豫預，他們却已經知道他提起了一柄鋤，大家都遠遠立開，側着頭，把耳朵聳向他，聽他第二步怎樣做。

「把這柄鋤放下來，」一個盲人說，於是紐耐士感到一種不可救藥的恐懼，幾乎要服從他。

紐耐士把一個盲人推倒在壁上，越過他，逃出了村莊。

他橫穿過他們的一方草坪，在踐踏過的草上留下足跡，到一條路旁坐下，心裏像剛要打架的人那樣浮躁，那樣迷亂。他這纔覺得和那些心理不同的人在一處，即使是打架也不能爽快的。遠遠的，他望見一羣人拿了鋤，從街裏出來，成了一條散兵線，分沿好幾條路，向他前進。他們緩緩地走，不時互相交談，一次次地停下來，嗅嗅周圍的氣味，并且傾耳細聽。

第一次看見他們這樣做時，紐耐士大笑，但以後他又不笑了。一個人探覓着他留在草裏的足跡，有時俯身下去，尋求他走過的路線。

他注視着這漸漸展開的哨兵線，有五分鐘光景，很想先下手。他立起身子，向圍牆走了一兩步，轉過來，又退回幾步，在那一邊，他們站成一個半月形，靜靜的諦聽。

他也悄悄立着，他的鋤，緊握在兩手內。他要不要先攻擊他們

呢？

耳朵裏的脈搏跳成一串聲韻，「盲人國裏獨眼的是王。」
他要不要先攻擊他們呢？

他回頭望望後面高而爬不上的牆——因為刷得很光滑，所以爬不上，但是也有許多小門開着；他又向前望望那一步步近前來的追者，在他們後面，現在還有不少人從街裏出來。

他要不要先攻擊他們呢？

「波哥大！」有人叫着，「波哥大，你在那裏？」

他把鋤握得更緊點，跨進草坪內，向那些人走去。正當他走動時，他們立刻把他圍合起來。「我一定打他們，倘然他們碰着我，」他發誓說，「天啊，我要打。」他重重地喊道，「聽着，我要在這山谷裏想怎麼做就這麼做！你們聽見麼？我想怎麼做就要怎麼做，我喜歡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

他們很快的向他圍攏來，雖然暗中摸索，但是動作非常之敏捷。這好像是在捉迷藏，除去紐耐士一個人，其餘個個都包住了眼睛。「捉住他」有一個喊着。他發現他自己已被一羣追者環在中心。他立刻覺得他動作必須決斷。

「你們不明白」他喊着，想表示自己的偉大和果敢，「你們是瞎子，而我是能看的。讓我一個子？」

「波哥大！放下這柄鋤，走出草地來！」因為紐耐士方才發

出的命令，滿含惡劣的城市氣，已引起盲人的狂怒了。

「我會傷害你們的，」他喊道，帶着情感的抽咽，「天哪，我會傷害你們的！趕快離開我！」

他跑起來——不知道該跑到那裏去。他從靠他最近的盲人那裏跑開去，因為要去打一個盲人，實在是件太可怕的事情。他停一停，然後衝出來，揀那間隔比較大一些的地方，可是兩旁的人，很快的就覺得他足步跑近了，立刻擠攏來。他再向前跳過去，看見他一定要被抓住了——他手中那柄鋤已經打下去，他覺得臂軟而沉重，於是一聲叫痛，一個盲人倒了下去，他就此衝出去。

衝出去了，他重又走近街道。盲人們，揮動着鋤和鏟，不放鬆地追趕。他剛剛聽到背後有足聲，就看見有一個很高大的人，掠着他的聲音奔上來。他失了知覺，把鋤擲過去，落在離開他的敵人一碼遠的地方，轉過身來一跳，口中號叫，又閃避了另外一個人。

他發狂了，昏亂地東跑西闖，用不着閃躲的地方他也閃躲，急忙中，他左一轉盼，又右一轉盼，竟顛躓了。有一回，他倒在地上，他們也聽見他倒下。遠遠的圍牆上有一道小門開着，好像是天堂，他爬起來，拼命衝過去，他也不再回望追他的人，直等他到了那門口，過了橋，在岩石堆裏爬了一程，一隻小駱駝被他嚇了一下，跳得無影無踪，這才伏在地上，只是氣喘。

於是他的政變，就此完結。

有兩夜工夫，他留在盲人國的牆外，沒有東西吃，也沒有地方住，只幻想着那意外的事情。在這些幻想中，他好多次反復念着那句已經打破了的老話，帶着一種深感的嘲笑口氣：『盲人國裏獨眼的是王。』他想的太是如何戰鬥，如何征服這些盲人的辦法。他慢慢明白，實在沒有一樁可能的辦法。他沒有武器，並且現在一定也不容易再找到一種了。

但是，文明的毒，雖然還在抓住波哥大，他已不能走去謀殺一個盲人。當然囉，他如果做到這一步，他可以和他們訂約，借這謀殺的毒計來威嚇他們。不過——遲早，他總得睡覺啊！……

他也會想，就在松林內找些吃的東西，夜裏下起霜雪來，可以安避在松枝下面，還可以——比較不大有把握——用方法捉一隻駱駝來殺了牠——或者用一塊石頭把牠槌殺——這樣，可以吃一些時。但是駱駝對他都很疑懼，用不信任的梭色眸子瞧着他，他一走近去，牠立刻跳開。第二天，他怕起來，而且時時癡顛。最後，他爬回到盲人國的牆下，想同他們去講和。他沿了溪水爬過去，一面高聲喊着。終於有兩個人走到門外和他講話。

『我以前是發狂了，』他說，『但是我還只是個新形成的人啊。』

他們說，他現在已比從前好一點。

他告訴他們現在他已經稍為乖一點，並且懺悔他以前所做的

一切。

他真的哭起來，因為他現在非常疲乏，而且有病。他們以為這是一個好現象。

他們問他，是不是還想着他能『看』。

『不，』他說，『那祇是，蠢念頭。這個字毫無意義，比『無意義』還沒有價值！』

他們問他，頭頂之上是什麼東西。

『大約十倍十個人那麼高，有一個穹頂罩在這個世界——岩石的世界——上，非常，非常光滑。那般光滑，那般美麗地光滑……』他重新又歇斯底里地大哭起來。『在你沒有再問我之前，先給我點吃的東西罷，不然我要餓死了！』

他預料要受可怕的懲罰。但是這些盲人狠能容忍。他們祇把他的反叛作為他的愚蠢和低能的另一證明。將他打了一頓後，他們指定他去做那種最簡單最笨重的工作。他呢，覺得別無謀生之道，也只好順從地照他們告訴他的去做。

他病了幾天，他們很慈祥的看護他。這樣，改善了他的順從心。但是他們堅持他須睡在黑暗裏，這是他很大的苦痛。有幾個盲哲學家來同他談話，討論着他那邪惡的思想。更因為他對於罩着他們宇宙的石頂還是不大肯信，他們把他斥責得如此深切，他竟開始懷疑，也許他真的受幻覺的影響，所以看不見在頭上的穹頂。

紐耐士現在已成盲人國的一個公民，這些人對於他不再是混合的總體而變為一個個的個人，和他熟悉起來。同時，山外的那個世界却漸漸遠離他，漸漸渺茫了。他的主人叫謝可勃，不被觸惱時是很和善的。謝可勃的姪子叫貝特羅，還有曼亭娜·珊羅底，是謝可勃最小的女兒。在這個盲人世界裏，她是不十分被尊敬的，因為她的臉上有很清楚的線條，而且缺少盲人們的理想女性美——便是那種使人滿意的，光澤的平滑。但是紐耐士一見，就想到她的美，現在，他覺得她是一切女子中最美的一個了。她閉着的眼皮沒有下陷，也沒有像山谷裏一般人的那樣紅色，眼皮靜靜的合着，好像隨時會張開來；而且她有很長的睫毛，這是被視為最怪形的。她的聲音很弱，不能滿足山谷裏田野情郎們敏銳的聽覺。所以至今她還沒有過愛人。

到了一個時期，紐耐士心裏想，要是他能求得她的愛，他情願以後永久隱居在這個山谷裏，了却他的餘生。

他每天注意她，隨時找機會去為她做些小事情，後來他知道她已經留心他。有一次，在一個休息日的聚會裏，他們倆並坐在朦朧的星光下，聽着幽美的音樂。他的手摸到她的手上，而且大胆的把她拉住了。非常溫柔地，她回報了他的緊握。更有一天，當他們一同在黑暗裏吃飯的時候，他覺得她的手很輕地在找尋他，正在此時，偶然有火光射起，他看了她臉上的無限的柔情。

他想找一個機會同她講話。

到了一個晚上，她坐在夏夜的月光裏紡線，他就走近她。那月光把她照成銀色的神秘。他坐在她的足下，向她訴說他愛她，他又說，在他眼裏，她是多末美麗。他有着情人的嗓音，講起話來如此溫柔，幾乎要引起對方的崇敬。她呢，從來沒有受過撫愛。她雖然沒有給他確定的回答，但是很明白，他的話使她快活。

從此他一有機會就和她去談天。山谷已是他的世界。山外世界裏的人白天做事，在他反好像是一個神話，他有時把這神話講給她聽。他每對她講到看，總含着嘗試而且胆怯的神態。

在她，看是最有詩意的幻想，她聽着他演講星辰，山嶺，以及她自己秀白的美，好似這是一種罪惡的恣放。她並不相信，她祇能懂得一半，但是她感到一種奇異的快樂，但他却以為是她全懂得了。

後來他的愛失去崇敬的約制，於是就生出勇氣。他要向謝可勃和那些老輩之前要求婚事，但是她害怕，所以又攔了下來。她的一個姊姊，最先把曼亭娜·珊羅底和耐耐士相愛的事情告訴了謝可勃。

紐耐士要和曼亭娜·珊羅底結婚的反響，非常之大。這並不是他們特別重視曼亭娜·珊羅底，只因為他們把紐耐士當作另一種生物，一個獸子，一個不能和人並列的低級動物。她的姊妹一致反對，以為這會使她們個個都受了玷辱；老謝可勃雖然有些喜歡，這

個笨拙的，馴順的奴隸，但也搖搖他的頭說，這件事辦不到。年青人對這敗壞他們種族的事情，更是大大地生氣，有幾個甚至辱罵紐耐士并且打他。他就回打過去。這時候，他第一次發現能看的好處，雖然在蒼黃的暮色裏。這一次打過後，更沒有人再想和他動手了，不過他們還是以為他的婚姻是不可能的。

老謝可勃特別疼愛他的小女兒，她攀住他的肩頭悲啼時，他實在有些痛心。

「你瞧，親愛的，他是一個獸子，他有一種妄信，他做不出一樁好事情來。」

「我知道的，」曼亭娜·珊羅底哽咽着。「但是他現在好得多了，他還在好起來。他很強壯，親愛的爸爸，他也很和氣——比世界上誰都要更強壯，更和氣。他愛我——而且，爸爸也愛他。」

老謝可勃聽見女兒不受勸慰，心裏很難過，此外——更使他痛心的，是因為——他也有許多地方喜歡紐耐士。所以他走到那沒有窗子的會議室裏，和其他幾位老年人坐在一起，注意他們的談話，到了一個適當的時間，他就開口道：「他比從前好得多了。很可能的，說不定有一天他會變成和我們一樣的头腦。」

後來，一個老年人深思了一下，有了個主張。他是他們中間一個大醫學家，他同時有富於哲理的，創造的思想。他很有興趣，要想醫治紐耐士的怪病。有一天，和謝可勃在一起時，他轉到紐耐士這

個問題上。「我曾經考察過紐耐士」他說，「這病症我已弄清楚了。我想他很可以治好的。」

「這就是我常常想念着的啊，」老謝可勃說。

「他的腦子受了影響，」這位盲醫士說。

那些老年人大家喁喁贊同。

「那末受了什麼東西的影響？」

「啊！」謝可勃說。

「這個嗎，」醫生說，回答他自己的問題，「就是那叫做眼睛的滑稽東西。眼睛本來生在臉上，來形成兩個可愛的深凹，然而在紐耐士，這眼睛却有了毛病，以致影響了他的腦子。牠們膨脹得很厲害，他有睫毛，他眼皮不住地動，因此他的腦子常在永遠被激刺被擾亂的狀態中。」

「真的嗎？」謝可勃說，「真的嗎？」

「並且我想，我可以很合理的主張，如果要把他完全治好，我們所要的祇須一種很簡單，很易辦的外科手術——就是把這兩個興起刺激的小體割去了。」

「這樣他就會恢復常態了麼？」

「這樣他就會完全返於常態，並且成爲一個可教的公民。」

「爲了科學，謝謝老天啊！」老謝可勃說着，就一逕去找紐耐士，要把他自己的快樂的希望，告訴他。

但是紐耐士聽到了這個好消息，態度非常冷淡，使老謝可勃大吃一驚。

「有人會想，」老謝又說「從你的口氣聽來，好像你並不怎麼樣愛我的女兒。」

曼亨娜·珊羅底逼着紐耐士，到盲醫生那裏去。

「你不是要我喪失看的天賦嗎？」他說。

她搖搖她的頭。

「我的世界就是視覺。」

她的頭低了下去。

「有這許多美麗的東西，美麗的小東西——花，岩上的石苔，一片毛皮的光彩與柔軟，遠處天空的浮雲，落日和星辰，還有你。單只爲了你，我也應該有看的能力，可以看見你幽美、沉靜的臉兒，你那慈祥的朱唇，你那親愛的、美麗的雙手合在一起……你所戰勝的，你所屈服的正是我的雙眼。牠們使我和你結合在一起。現在那些獸子們竟想把牠們拿掉，從此，我只能撫摸你，聽見你，而永遠不能再看見你了。我得活在石岩的穹頂下，在永恆的黑暗裏。這阻止你們想像的可怕的穹頂……不，我想你不會要我這樣做的罷？」

他的心中生起一種不適的懷疑。他停止他的話，留下一個疑問。

「我希望，」她說，「有時候——」她停頓着。

「是？」他帶一些恐懼說。

「我希望有時候——你不要這樣的講。」

「怎麼樣？」

「我知道是很美麗——這是你的幻想。我愛聽，但是現在——」

他感到寒冷。「現在？」他說，昏暈了。

她很靜的坐着。

「你以爲——你想——我應該更好一些——更好一些，如果——」

他非常迅速的明瞭一切。也許他有些發怒，爲了命運的多乖而發怒。但是對她的無力了解，他也很同情——一種近乎憐憫的同情。

「親愛的，」他說，他從她的慘白的面色上，看出她的靈魂是怎樣溫柔地在呈訴她所講不出口的事情啊。他用手抱住了她，吻吻她的兩耳，他們倆在靜寂中坐了一回。

「如果我同意了這件事呢？」他終於說了，用一種非常溫和的聲音。

她張開手擁抱着他，盡情地潑泣。「啊，倘然你肯，」她哽咽說，

「只要你能答應！」

在那個把他從奴隸和低能升爲一個盲目公民的手術施行之

前，有一星期紐耐士一些不知道睡。在所有和暖、日照的時間中，大家都很快樂地酣睡，只有紐耐士不是坐着沉思出神，就是不知所之地四下遊行，想聚匯精神，來解決這左右兩難的問題。他已經給他們回答，已經給他們同意，但他還沒有決定。最後，工作的時間已完，太陽莊嚴地在金色的山崗上升起，他的視覺的最後一日已開始了。他有幾分鐘和曼亭娜·珊羅底在一起，在她去睡之前。

「明天，」他說，「我不再能看了。」

「親愛的心，」她回答，用全力捏着他的雙手。

「他們不會叫你怎樣痛苦的，」她說，「你就會解除這痛苦，親愛的愛人，爲了我……親愛的，我一定要儘一個女人的心和生命所能做到的，來補償你的損力。我最愛的人，我最愛的，有溫柔的聲音的人，我一定要補償你。」

他沉入在對自己和對她的憐憫中。

他把她攬在兩臂中，吻着她的唇，並且最後一次瞧瞧她幽美的臉兒。「再會了！」他對着這親愛的容顏說，「再會了！」

於是，靜靜的，他轉身離開她。

她聽見他慢慢離遠了的足音，在這足音的韻律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使她低低哀哭。

他走開了。

他滿想走到一處岑寂的地方，那裏的草地很美麗，有白色的水

仙花，他就留在那裏，等待犧牲的來到。但是他走着的時候，他抬頭來看見了朝晨，這早晨像一位金裝燦爛的仙子，走下山崗來……在這光輝之前，他猛地發覺他自己和山谷裏的那個盲人世界，以及他的愛和一切，都不過是罪惡的一部份。

他沒有照他所想的轉灣，他祇向前走去，走出圍牆，到了山岩上，他的兩眼，一逕注視在陽光照耀的冰和雪上。

他看出牠們的無限的美，他的想像越過牠們，直抵更遠的一切上。——他現在要永遠捨棄牠們了！

他想起他先前離開的那個偉大，自由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他現在好像看得見遠遠的山坡，更遠，更遠，直至波哥大——一個有無窮動人之美的地方，白天裏是一個光輝，夜裏是一個閃耀的神秘。一個充滿宮殿，噴泉，雕像，和白色大廈的地方，美麗地橫在中途。他想到怎樣他可以在一兩天中，下山去，踏着愈走愈近的路，走進他的繁盛的街道。他想到河上的旅程，一天又一天，從波哥大到更偉大的世界中去，經過許多城市，村鎮，森林和荒野，永遠流着的江河，一天又一天，直至不見了兩岸，很大的汽船駛行着，於是他到海中了——無邊無涯的海洋，包含着牠無量數的島嶼，無量數的島嶼，朦朧地，遠遠的可以看見，無數船隻，在牠們沒有完畢的旅程中，繞行着這個更大的世界。在這裏，沒有高山的障閉，他可以看見天——天，不再是這裏所看見的一小塊，而是不能計量的青色的拱頂，深遠深遠，浮動

着圓光閃閃的星辰……

他的眼光開始對那高山的屏障作詳細的考察。

譬如說，他如果這樣走上去，走到那個壑裏，找到那個隙裂，那時候，或者就可走進高聳在山峽上面的松林內。以後呢？那個岩層也許可以有法想的。然後打從這裏攀爬一回，或者好到那積雪的巖壁上去了。並且，如果那隙裂找不到時，向東過去也許能找到更好的出路。再後？再後他就到了那琥珀色的雪地上。再在那美麗的荒山上走了一程，如果有着好運氣！

他回顧那盲人村，他轉過身子來，盤起手臂仔細看一看。

他想起曼亭娜·珊羅底，她變得渺小而遙遠。

他重復回轉身子向那滿佈太陽的山嶺。

於是，他非常謹慎的爬上山去。

太陽下去的時候，他不爬了，但是已經爬得很遠很高。衣裳破了，手足也出血，身上有許多處受傷，但是他非常適意的躺下來，有一個笑容在他臉上。

從他息着的地方望過去，那一哩外的山谷只像一個小坑，已經霧影朦朧，雖然四圍繞着他的山峯還有火燒似的紅光。繞着他的山峯還有火燒似的紅光，近在身旁的岩石，浸在光與美裏，一層綠色的礦物衝破了晦黯，更時有小晶體在各處閃耀發光。很小，很小的橘色石苔正生在他的臉旁，峽裏有一種深沉，神秘的暗影，形成紫色的青光，紫色更變為發光的陰層，頂上是無邊的太空。但是他不再注意這些了，他祇靜靜地躺在那裏，微微地笑，好像僅從這盲人谷裏，他想做王的地方，逃了出來，已經夠滿足了。漸漸的，傍晚的霞光消失，夜已來了。他還是躺在那裏，在冷峭清明的星辰下。

評「威爾斯自傳」

美國 William Syon Phelps

祖·舜譯

(威爾斯先生所見的威爾斯先生——Mr. Wells as seen by Mr. Wells)

威爾斯執定他不是小說家，而是一個新聞學家；他看輕藝術；他譏笑他的偉大的同代人，因為他們在文句的構造上用苦工；他希望大家稱他為一個先知，和一個改造社會的人，他的興趣祇在全人類所企求着的世界政府上。可不是？但自傳裏所僅有的枯燥無

味的幾章，却就是講到他自以為最使他感到興味的那些題目；而且實在沒有一個人會略略注意他的經濟觀點和他對於「唯一真正教育」的觀念，如果他沒有寫過機運之輪(The Wheels of Chance)，吉伯士(Kings)，羅萊先生(Mr. Rolly)，吞諾朋歐(Tono-Bungay)。

和勃烈脫林先生洞鑿無餘 (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我很高興的願意把他的烏托邦和預言小說都拋出窗外，去換一本他從前寫過的那種小說。正似有一位滑稽家說，「即使不展望威爾斯先生替我設計着的人間地獄，人生不是已經夠壞的了麼？」

未來世界之形態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一書使我有講不出的討厭，我很高興它和惡夢一樣的不近事實。

最後，把威爾斯對於將來地球的希望(他唯一的希望)同去世的保羅·柯亨保脫漢的歐洲的發現 (The Discovery of Europe) 比較一下，也是很有趣味。這位奧國的大同主義藝術家說，文化中最寶貴的東西就是歐羅巴理想——表現在希臘，法蘭西，意大利，日耳曼，西班牙，英格蘭，等等的文明中。這是一個偉大的著作家，畫家，音樂家，建築家，雕刻家，戲劇家所造成的文化，他們的理想是與美的結合。而現在，這個智慧與藝術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自由發展他的天才，成爲自由與創造的世界，到了最近，思想上的自由，和表現上的自由，却正受着兩個有力的兇邪的威脅——俄國的共產主義和美國的大量生產。

但，正是對準了這兩種力量——俄國與美國，威爾斯在尋求世界的解救。他相信，對於那個世界政府(他的世界政府)最能盡力的兩個人，就是羅斯福先生和斯大林先生了；他和他們兩個人的會談使他的書更爲入時——在一九三四出現。

講到自傳裏較可同情的一部份，便是他寫這本書幾乎像三百年前柏頓 (Burton) 寫那巨大的憂鬱解剖 (Anatomy of Melancholy) 一樣，是要撫慰他自己的心靈的。柏頓受過這末許多憂鬱的苦處，以至他對於那些病徵發生興味，用這個題目寫了本高貴的書，雖然他自己沒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治療，却與成千萬的讀者以欣賞。威爾斯發現，——正如每一個活着的人都發現了的——要想有必須的幽獨時間，來做手頭存着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希望孤獨與安適，在平靜裏寫作，不被電話，郵差，和現在社會上對一切大人物的無數要求等等所打擾。因爲，名譽可以引入荒亂的圈子裏；人都先從幽寂中的寫作，得到名譽，然而這所希望的名譽和成功，一得到了，就會破壞繼續最好的工作所必要的條件。

好，他也許可以考慮當代唯一始終幽獨的例子——亨利克·易卜生的情形。我有時想，假如許多著作家也能有易卜生所享的那樣不受打擾的自由，不朽的名著是不是會更多些？易卜生從他的祖國得到一種俸給，使他在絕對隔離中生活，在羅馬，在慕涅克，在其他歐洲城市裏他就這樣的過了一生。他的夫人管理家政，給他預備每日三餐以及其他必需的事情。他不接待客人，差不多不寫信，不參加任何政治或社會的活動，事實上他除寫作外絕對沒有做過旁的事情。他用過早飯就立刻伏在桌上工作，直到晚上五點鐘左右。於是走到一片咖啡店裏，看看報紙，許多劇情便是從那上面

採取的，再走了回家，晚上清靜地消磨過，到一定的時間便上床去。有時候，他的夫人伴着他去散步，她總是落後兩三步，這樣免得他要和夫人講話。很明顯的，他們倆在一起是快樂的，他對於她的稱讚是：『她恰好適合我！』

每兩年他寫成一個劇本。

當他是一個老年人時，他說他的整個生活好像是一個清靜的下午。並且我們知道他並沒有得到安慰和安樂。那不可言喻的悲劇，他最後的作品，當我們死後醒來時（*When We Dead Awaken*）似乎說誰要是為藝術而捨棄生活，是世上最大的傻子。

一定有許多著作家爲了不斷的打擾而憂煩，他們羨慕易卜生那種安謐與平靜。但是威爾斯決不能有這樣的生活。他是一個好人，喜歡在羣衆間的。

雖然，他看輕小說的藝術，用譏笑的态度對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康拉特（Conrad）、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最後甚至對安諾德·班納脫（Arnold Bennett）也如此。但是，他爲這些人所寫的幾頁却是多麼出奇的燦爛呀！因爲事實是，當威爾斯忘記了他是改造家，忘記了經濟學和生物學，而描寫起男人和女人，不管是想像的還是真實的，那真正的天才——小說家的創造天才——就放出光芒來。那六頁爲安諾德·班納脫寫的真是莊麗。這兩個人起始就有十二分的同情，都是宗教懷疑者，都不爲某種躊躇

所拘束，都希望名譽與金錢，都想寫些成功的小說。但等到這些慾念完全滿足時，威爾斯要想法去改造世界，而班納脫可以說一些也感不到興趣。威爾斯要享受世界，而且他確有與日俱增的興味在這樣做。

威爾斯在亨利·詹姆斯和約瑟·康拉特等的『風格』上，祇能發見一種成年人對於閒情逸致的無謂講求；他永遠也沒有想到他們真正目的之偉大與高貴，以及他們所用的誠心虔志。我永遠不會忘記康拉德有一天對我講的一句評語。他說：『威爾斯不愛人羣，但以爲他能改進它；我愛人羣，而我知道那是不能改進的，這就是我和威爾斯的分別。』

自傳的開端一部份，描寫他沒有得到名譽與安適的時代，那是非常有趣的，因爲他是在說出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就是年青的威爾斯。並且，我想威爾斯的最好的性格，就是他如何對待他父親和母親。

最後有一件事必得講一講。威爾斯所有改造的熱心，若照他自己的『科學的』的理想講，是決無價值，也決無意義。因爲，他說是腦子而不是思想決定我們的行動，所謂自由意志是沒有的，我們只在腦子裏的物理的與化學的結合許可之下講話做事。所以分析到最後，我們不是世界的主角，而祇是看客。那末，我們怎樣好在改造世界呢？更何以能有改造的熱忱呢？

本 刊 第 三 期 要 目

散 評

-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伍彞甫
 煙幕彈…………… 伍彞甫
 陶器或蘋果 美國 V. F. Carlvérton…………… F. W
 報章文學…………… 謝六逸
 批評的問題 美國 M. Eastman…………… F. W
 為誰寫作 法國 J. R. Bloch…………… 允 懷
 自傳敘言 英國 H. G. Wells…………… 伍彞甫
 郁達夫論…………… 葉 青

文 論

- Pirandello 與 Bunin 特輯
 Pirandello 論 美國 P. Hutchinson…………… 趙景深
 Pirandello 的戲劇 美國 F. W. Candler…………… 許天虹
 一點兒酒 意大利 Pirandello…………… 席滌塵
 中著俄國 Bunin…………… 陶映霞
 托爾斯泰會晤記 俄國 I. Bunin…………… 畢樹棠
 關於 Bunin…………… F. W

小 說

- 母子之間 英國 T. Hardy…………… 伍光建
 畢爾的女兒 美國 N. Gale…………… 孫寒冰
 人生的開端 美國 T. Dreiser…………… 顧仲彝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續完) 德國 S. Zweig…………… 孫寒冰
 孤寂的同情 法國 J. Giéno…………… 林如稷
 花園之奉獻 蘇俄 S. S. Tzenaky…………… 陳阜東
 柔蒂絲 瑞典 A. Bergman…………… 蔣學楷
 旅館裏的一張小小賬單 法國 A. Allais…………… 周華國

說

詩 及 散 文

書 評

- Carl Sandburg 詩鈔…………… 伍彞甫
 碼頭夫 日本大元清三郎…………… 林 林
 火 日本千家元磨…………… 林 林
 在星夜底下 日本田中英士…………… 林 林
 一種情調 美國 T. Dreiser…………… 景 芳
 等着回答 美國 T. Dreiser…………… 景 芳
 可愛的剪影 蘇俄 M. Gorky…………… 伍彞甫
 哥德談話錄 德國 Eckermann…………… 黃 源
 男性與孔雀 英國 D. H. Lawrence…………… 爾 流
 談女作家 美國 M. M. Colum…………… 景 芳

- 勇敢，但是不新…………… 祖 舜
 「藝術與行動的生命」…………… 允 懷
 「誕生中的世界」…………… 允 懷

三人行：劉易士——帕索斯…………… 學楷·景芳

隨筆·雜記(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封面 作家相

插圖 沙樂美

Guy De Maupassant 的雜文 三篇

一 一個月夜

伍·蠡·甫·譯

我們並不要造成一個宗派。我們只不過是一羣朋友，大家都崇拜左拉，因而給他吸住了；我們更漸憑感情的親近，對於一切事情和他抱了同一的觀念，就哲學的傾向上，也都和他一致的。至於我呢，既然還沒有一個作家的地位，我怎樣能夠說是自己屬於一個宗派呢。我只毫無差別地尊敬各世紀中各種各樣的我所認為崇高的一切。然而，我們之中却已有了對於浪漫主義的明顯而又堅決的反抗，這只不過因為文學的後代只能一個跟着一個，却從來不能一個像似一個的。

浪漫主義已產生不朽的藝術，但是它的哲學的成果却給我們一個大衝擊。在觀念上，他們用寬恕代替了公正，將充滿着情操的和憐憫的溫存代替了理性，他們想在我們之中作廣大的傳播。總算謝謝他們，把劇場充滿了性格曖昧的先生和淫蕩非常的女人，只

需舞台上出現了一個普通的流氓，就能夠鼓舞這一羣看客。男女們本來犯着不可恕的罪狀了，但是羣衆間的浪漫主義的道德觀，却能逼迫法庭宣佈他們的無罪。

我固然十分佩服浪漫主義的大師們，但我的理性却時常要對它反抗，因為我相信叔本華和斯賓塞比悲慘世界的作者對於人生有許多更加健全的概念。——這就是我所敢下的唯一的批判，並且這裏也發生一個文學的問題。——從文學的立場講，我們憎厭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手携風琴，它們的機構是盧梭所發明，它們的柄是不住地給一大羣小說家所撥動。

至於「寫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爭鬥，我却一點都不懂。哲學中有一條不可變曲的定律教導我們，只有觸着我們感官的東西，才是可以加以想像的，並且認這種想像的無能，等於理想的觀念之

愚蠢，等於宗教所發明的天堂之荒謬。所以我們只有一個目標：人和人生是必須加以藝術的說明的。誰如果不能正確地而又藝術地表現這一切，那都因為缺少了才能。

一位先生自命為寫實主義者，努力地要寫作得非常好，並且不斷地研究藝術的諸問題，照我看來，這位先生已經成為理想主義者了。還有一些人，他們自命要美化人生，使超過自然——把天堂搬到世界上來，「只寫關於女人的一切」，我也覺得這些人或者是走江湖的，或者是傻子。我可以補充一句，我喜歡神話，但是在神話的園地裏，那足以取信於讀者的因子應該超過任何時下所寫的小說。

在夏天我們時常聚集在左拉的家裏。在慢慢地吃着一道一道菜的時候，（因為我們都是大食者，左拉一個人就能吃三個平常小說家所能吃的東西）我們最喜歡談話。左拉告訴我們關於他打算要寫的小說，他的文學的見解，他對於一切事情的意思。有時候，他拿起他的來福鎗，像近視眼的人那樣把它握在手裏，他一面說話，一面就向草堆裏開鎗，因為我們告訴他這些草是一隻隻的鳥，等到他找不着戰利品時候，他的驚異也真特別。有時候，我們去釣魚。Hennique 便大顯身手，使左拉都失望，他釣不着什麼。

我常常輪在他的小艇娜娜（Zippa）上，我有時也游泳，前後沒有幾個鐘頭，Paul Alexis 便一心淫猥地去閒蕩，Huysman 吸着雪茄 Céard 却討厭鄉村的無味，不耐煩得快要掉下眼淚了。

下午便是這樣度過，但夜晚如此地奇麗，溫暖，葉子盡是香味，我們到對面的島上去游玩。我總划着娜娜，穿過水面。

有一晚，月色很好，我們談論着麥里米（Merimée），太太們都稱他作「有趣的講故事的人！」同時，Huysman 說了幾句話，有這樣的主張：「講故事的人是這末一個傢伙，他不知道如何寫，只會說些裝面子的無聊話。」接着，我們就講到所有的著名的講故事的人，稱讚那些憑口講述的人，內中我們知道最神奇的要推俄國偉人屠格涅夫，他幾乎好算一位法國的作家。Paul Alexis 說，故事是最難寫在紙上的東西。善於懷疑的 Céard 呆望着月亮，低聲說：「當前就有現成的浪漫的景物，應該有一個人來利用它……」「尤其宜於寫上一篇傷感的小說。」Huysmans 插進一句。但是左拉想到，這層意思原也不壞，我們應該乘此各講各的故事。這個提議使大家都笑了，並且大家都同意，要把這件工作弄得格外的困難，特意首先選定一個結構的骨架，無論誰接着說的時候，都得要繼續保持這個骨架，並且應該滲進各種不同的奇事。

於是我們坐下來，在一片昏然欲睡的原野的非常沈靜中，在月光的掩映下，左拉先說那不吉祥的戰爭史的可怕一章，叫做磨坊的攻取。他說完了，我們每人都喊道：「你立刻就該寫下這篇故事！」他笑着說：「這故事已經寫下了！」

第二天輪到我。第三天輪到 Huysmans，他的題目是一個

勉強從軍的屯田兵，也說得很有趣。Céard 重新講到巴黎的被圍，添上許多新材料，他的故事充滿了哲學，這雖然不一定真實，但至少是可以取得我們的信任，是荷馬的古詩以後一篇永遠真實的作品。如果女人們總是引動男人們去做無意識的事情，那末她們所十分留心去獻殷勤的戰士，必須比其它男子們更該受罰。

Henrique 再度證明，男子們雖然在各自獨處的時候，常是聰明，懂得理性，但一經置身一個羣衆裏，總免不了做禽獸。這可以名爲集體的癡狂。同時，我不知道還有比妓寮被圍，不幸的娼妓被殺

二 淫猥與詩人

多愁多感的愛情，只不過是性交的作偽。我能夠了解一種十分投合的性交應該佔據女子生命中的一大部份，她們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可做的事情。至於在一個男子的生命中，我覺得也只不過是些隨心所欲的種種不同的時間消磨，如一頓美餐，幾場所謂運動，此外也不再有什麼。我將會懂得，爲什麼兩個婦人是不能勝過一個婦人，三個是不能勝過兩個，以及十個是不能勝過三個。然而，男子自然而然地回轉到某一婦人的時候，却多過回到其餘的任何一個，正如一個人要是喜歡某一碟菜，自然而然地多吃那碟菜。但是，身傍永遠只有某某一個婦人，在我看來，却又十分奇怪，而且不合邏輯，就好像一個人喜歡螻蛄，却除了螻蛄以外什麼都不吃，一頓飯如

更加有趣，更加可怕的事情。——Paul Alexis 找不到一個題目，使我們等了四天。他要告訴我們，關於普魯士人如何姦污屍體的故事，但是我們的憤怒使他靜默了。末了他想到一篇有趣的故事，一位交際社會的太太去尋她的倒在戰場的丈夫，她讓另一個可憐的傷兵來「動弄」她——這傷兵原是一個和尚。

左拉想這些故事都很新奇，他提議我們應該把它們編成一部專集。

F·W 譯

此，一年也如此。

我們男人崇拜着女人，我們暫時選了一個女人，我們仰慕着全體的女性。你能夠偶拜淺黑色的女人，因爲她是淺黑色的，你也能夠偶拜白面金髮碧眼的女人，因爲她是美觀的，你也能夠喜歡這一個女人，因爲她的尖銳的眼睛打動你的心，另一個，因爲她的聲音刺激你的神經；以及這一個爲了她的唇，那一個爲了她的較好的輪廓，但是，因爲我們怎能在同一時候摘了所有的花，自然於是才給我們以愛情，才給我們以一個猛然之間的狂想或癖好，才給我們以一個着魔似的出爾反爾，這一些使我們輪班地佔有全體的她們，因此更增加每一剎那間的激情的價值。現在，我覺得激情應該只限於期

待的時期中。滿足了的慾念，既已毀滅了那不可知的美妙，便從愛情中取去它最大的價值。

每一個被征服的女人，多一次地證明：她們在我們雙臂間的時，彼此是十分相同的。尤其是理想主義者，毫不細心地追逐着他們所夢想着的幻景，他們一定要在每一次佔有之後的那一天裏，感到一切都潰滅了。我們呢，向愛情要求的不算多，所以可以有權利來獲得較多的怡悅和滋味，當我們收到了愛情對於有聰明有趣味的男子所送的那份薄禮。

丈夫怎敢向着太太要求那只顧自己快樂的若干自由，然而人們却能夠立刻地實行這些要求。並且，誰也不能否認，愛情的最大的獎賞就是接吻的大胆。在談戀愛的期中，我們必得冒險而又冒險。如果我們在擁抱着女人的時候，不比丈夫們再要冒險，再要進取，如果我們滿足於夫婦方式的愛情中的冷淡的，單調的，通俗的習慣，那末我們不會有如何合意的對手了。

所有的女人都做夢；她們夢想不可知，夢想她們所懷疑的事情，以及猜想的事情。在第一次擁抱的第一次的驚駭之後，她們開始夢想那第二次的擁抱。她們已經念過的，她們現在還要念。每當一剎那間，她們碰巧偷聽到了意義曖昧的短句，低聲相告的謔語，以前不曾聽過的字面，這些東西都會啓示給她們那些她們所不曉得的東西的存在。假如一個女人碰巧問她丈夫一句話，丈夫便立刻

裝出嚴肅，這樣地回答：「這些事情你管不着。」但是她却以為這些事情不僅是與她有關，也和一切女人有關。並且，那些事情究竟是什麼？爲什麼竟會存在着？因爲人這末起勁地低聲相告，它們無疑地是神秘的，可羞的，而且快樂的。娼妓好像用淫猥而有力的法子捉住了她們的情人……也許，人們敢在奸淫時候所做的那些事情，是非常美妙的。一朝這類思念和慾望已經伸進一個女人的腦海，她的墮落也就不遠，非常地不遠了。

末了，她冒險了，但是輕輕地，慢慢地。她有某種的涵養和限度。這樣子——可以；那樣子——不可以。第一步既已達到之後，這種的區別便成爲可驚，可笑，但是十分慣常了。誰都會這樣想象：一個女人自從一朝決定要嘗試那懸爲禁例的，陰險的，多變的愛情之後，她自須有進一步的企求，常要想得若干新鮮的刺激，常要找尋和希望那些各不相同的和更加驚心動魄的接吻。但是實在的情形並非如此。那不合時宜的道德，在這種情形下，重又堅守着它自己的權利了。女人們終於不敢做出所有美妙的事情，即使那些事情會相當減少人生的愁悶。

我希望一位詩人，一位正真的詩人，總有一天會歌詠這些事情，用大胆的熱烈的句子唱出那些使傻子們臉紅的醜事。這種工作並不須要粗話，淫詞，暗示，像一串的簡單率直的小詩，誠實的小詩便可以勝任。你能否記得，我們時常背誦一些詩，那些詩是認爲可惡

的，却和擁抱一般的甜蜜。這一切，同樣地可以寫作散文的。就讓

二 孤獨的恐怖

張名彥譯

我不怕危險。如果有人進來，我敢毫無畏懼的殺死他。我不怕鬼，我不相信神靈，我也不怕死人；我相信一個人死了以後一切都化爲烏有了……可是我怕我自己。我怕「恐怖」，我怕這惴惴不安的心的騷擾，我怕這充滿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的感覺。這感覺是可怕而無可救藥的。我怕牆壁，我怕傢俱，我怕身邊的物件，這些物件帶着一種生物的生命在我眼前活躍。最令我恐怖的是心神的不安和理智的紊亂，理智從我軀殼中溜了出去，隱蔽散亂在神秘而不可見的恐怖中。

起初我覺得有一層淡淡的哀愁襲進我的心，不禁使我顫慄起來。我望望我的四週。沒有什麼。我却希望找到某種東西！什麼東西呢？能夠使我瞭解的東西呀，因爲我所以害怕，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爲我不懂得我的恐怖。我說話！連我自己的聲音我都怕。我走！我害怕有什麼東西躲在門和窗帷的後面，在衣櫥裏，在牀底下。然而我明明知道那裏並沒有東西。我驀然回轉身來，因爲我又怕有什麼東西藏在我背後，雖然我知道並沒有。我走動，我怕得更厲害，我關上門，連頭整個地埋藏在被單底下。我的身軀捲成一個球形，失望地闔上眼睛，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憶起那支燭

那一些傻子來反抗吧。寫作是照樣可以進行的。

還燃在書桌上，應該將它吹熄。但是我不敢去吹……。

有一次情形却不同。我悄悄地回到家。當我走進我的樓房的時候，沒有什麼東西擾亂我寧靜的心。如果有人說有一天我會被不可信的，愚痴的，可怕的恐怖病苦惱着的話，那末我一定要嘲笑他。我常常在黑暗中將門開開，絲毫不害怕；不管門鎖上沒有就慢慢上床去睡，半夜裏從來不起來看所有與房間相通的地方是不是都關閉好了。那種恐怖的情形完全是去年莫明其妙發生的。

是一個潮濕的秋天的黃昏。吃完飯僕人走了以後，我開始躊躇我應該做什麼事才好。在室內我往來徘徊了一會兒，感覺疲倦，被某種事情壓抑着，不能工作，連書也不能看。一陣細雨沿着窗滴下來。我鬱鬱不歡，一陣悲哀戰勝了我，這種悲哀常常使人想哭，想向人家伸訴，好使心頭的重負輕鬆一點。

我感覺孤單，我的房間空虛得好像從來沒有人住過。無盡的，令人傷感的寂寞籠罩在我周遭。我將作什麼呢？我坐下來。一陣強烈的焦煩鑽進我兩腿。我又起來走。也許我是發熱吧，因爲我覺得那反又在背後的兩隻手——一個人在散步的時候常是這樣的——是在發燒。我斗然覺得一股涼氣從背脊骨直透下來。

我猜想室外的濕氣已經襲進室內，我想起生火爐，於是將火燃起，這是那年第一次生火。我重新坐下，注視着火燄。可是不久我又站起來，我不耐那樣呆板的坐着。我以為我應該出去透透空氣，去拜訪幾個朋友。

我出去訪了三個朋友，他們都不在家。我只好到公共散步場去，決計要找到幾個認識的友人。處處都是陰沉憂鬱。那霧濕，那斗然使人感覺懷冷的潮氣，和陰雨時候的悶熱，滿滿地瀰漫在街市上，煤氣燈彷彿也感覺到鬱悶，而將熄滅它的光亮。我懶懶地蹣跚街頭，我這樣反覆尋思，「我竟找不到一個說話的人啊！」幾次我走到咖啡店門口去探望，從曼達連走到發博波松拉恩。那些悲哀的人們，坐在桌邊，似乎連喝完酒的氣力都沒有啊。

這樣我徘徊了許久，深夜時分我才回家。這時候我非常寧靜，却很疲倦。守門的人——他常是在十一點鐘睡覺的——破例第一次馬上起來給我開門。「啊，」我想，「佃戶們有幾個一定剛剛起床罷！」

我每次出去的時候，照例要將鑰匙在鎖眼裏旋轉兩次。現在門竟不會鎖，頗使我駭異。夜裏也許有人給我送過信來，我這樣猜想。我走進房去。爐火仍舊燃着，照耀得室內微微發亮。我拿支燭想將它燃在客廳裏，正在這個時候，我一眼望去，看見一個人坐在我的靠椅上，背向着我，坐在火爐邊烘他的脚。我並不害怕的，確一

點也不害怕。一個很近情理的臆想閃過我的腦海，無疑的，這個人是來會我的一位朋友。我記得當我出去的時候，守門的人會囑咐我務必回來，我還借了他的鑰匙。於是我回家時的情景馬上呈現在我眼前！我很快的開開大門，門僅僅關着並不會鎖哩。

我的朋友，我只望見他的頭髮，坐在爐邊瞌睡，我上前去喚醒他。我清清楚楚看見他，一隻手垂在右邊，腳交叉着，頭斜倚在靠椅的左邊——顯然表示他是在睡。我看不出他是誰，因為室內的光線不很明亮。我走上前去拍他的肩膀！……我只觸着椅子的木頭。並沒有人。靠椅是空的啊！

天，這一下子可把我嚇昏了！我跳着往後退，猶如一樁可怕的危險就橫在我的面前。我扭轉身。我痴立在那裏，喘着氣，惘然失掉了思想，幾乎暈過去。但我素來是個鎮定的人，不久就恢復了我的理智。我想：「剛才不過是一個錯覺，不過是這樣！」我於是回想剛才的情景。在這個時候一個人的思潮是很快的。

剛才才是個錯覺——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我的腦筋始終是清醒，並沒有毛病。照常有理的工作着。這不過是視覺所見到的一種幻象，這幻象便是那使愚人們迷信神蹟的許多幻象中的一種。這也是偶然因視覺器官而引起的神經過敏而已；沒有別的原因；或許就是血積症。

我燃着燭。當我走近火爐的時候，覺得自己在發抖。忽然地，

我豎直我的身子，彷彿被人背後敲了一下。我的心亂了。我走了幾步。我高聲說話。唱着 *sotto Voce* 的歌。將房門緊緊鎖起，這才覺得稍微鎮靜了一些。至少不會再有人進來。我坐下，把剛才的經歷回味了大半天。於是將燭吹滅了。就寢。

這樣靜下了幾分鐘。很安穩的睡在床上。我忽又想起要望望我的房間。我將身軀側轉過來。火爐中只剩下兩三點閃爍的煤屑，遠夠照耀那靠椅的腳，我彷彿又看見那人還坐在那裏。我趕快刮起一根火柴。我看錯了。什麼也沒有。然而終於下床將靠椅拿過來藏在床底下。

於是又吹熄燭重新使自己去睡。五分鐘後我昏然入夢，在夢中又見着夜間發生的全部情景，和真的一樣清晰。我從絕望中驚醒，將燭燃着，坐在床上，不敢再去睡。雖然我不想睡，睡魔却兩次壓着我睡了幾秒鐘。兩次都看見同樣的景象。我想我瘋了。一直到天明時我才獲救，於是平平安安的睡到正午。一切都消逝了，真的消逝了。昨日我是發熱，我撞着夢魘。總之昨日我是病了。然而我是多末蠢啊。

這天我很愉快。我在飯館裏吃午餐，赴劇院看戲，然後回家。但是當我走到我樓房的時候，一陣奇異的不安壓着我。我怕再看見「他」。不，不是怕「他」，也不是怕「他」的存在，這是我所不相信的，我怕的是再一次的幻象的侵擾，怕的是錯覺，怕的是那佔領

過我的恐懼。

我在階道上踱來踱去約有一個多鐘頭；我覺得這樣未免太可笑，我終於進房去。我喘息得如此厲害，竟不能走上樓梯。在樓房的台級上又休息了十分鐘。我忽然生出一股勇氣和胆量。我將門鎖啓開，拿着燭衝進房，一脚踢開房門，門半開着，將帶着恐怖的眼光注視着火爐，但沒有看見什麼。——啊！多末輕鬆！多末歡欣！多末愉快呀！我很高興地在房中踱着，但我還是不很放心。我不住提心吊胆地四處望。角落裏的黯影使我心悸。我不能安睡，時刻被夢寐中的聲音驚醒。我不曾見着「他」。沒有。那景象已經消滅了！

從那天起，夜裏我一個人，在房裏就害怕。我覺得那個幻象仍舊貼近我，纏繞在我身邊。它並不會出現過第二次。沒有，但這有什麼關係呢？橫直我不相信，並且我明明知道它是虛幻的。然而這幻象時時纏繞我，因為我不能止住不去想它。——一隻手垂在右邊，頭斜倚在左邊，像一個睡熟了的人。……止住罷！夠了！爲了上帝的原故。我不想再去想到它。

是啊，這個幻象到底是什麼呢？它爲什麼要存在呢？「他」的腳靠火爐靠得很近。那簡直是瘋狂；「他」纏繞我，這是真的。「他」是誰呢？我知道「他」並不存在，完全是子虛烏有。「他」只存在於我的恐懼中，在我的恐怖中！止住罷！夠了！

不錯，我要去理解它，抵抗它，是徒勞無功的。我不能獨自一人呆在室中，因為「他」在這裏。我不會再見着「他」，我知道。「他」也不會再出現的。這回事已經過去了，完了。然而「他」始終存在於我的意念中。雖然看不見，「他」仍舊存在。「他」在門後邊，在衣櫥裏，在床底下，在黑暗的角落中，在陰影裏。假若我打開門或衣櫥，將燭放在床底下，如果我照着角落及陰影所在的地方，「他」就逃走了。但是我覺得「他」在我背後。我回轉身，雖然

我知道我不會看見「他」，也不會再看見「他」。無論如何，「他」總在我背後。這固然愚蠢得可笑，然而是多末殘忍的可怕啊。我能用什麼方法對付呢？什麼也不能夠……因為我孤獨，「他」才緊跟着我，完全是，僅僅是，因為我孤獨的原故呀！

——右三篇均選自 Ernest Boyd: *Guy de Maupassant*
(*A Biographical Study*)——

莫泊桑的名著

橄欖園

樊仲雲譯 [不日出版]

The Olive Field

上海黎明書局印行

西西利的酸菓

意大利

Luigi Pirandello

顧仲彝
徐儒合譯

「特利西納在家麼？」

茶房還沒有穿外衣，不過已經打好了一個硬領結；他將那個站在他面前樓梯頂上的青年，從頭到腳詳細地打量了一番。看起來那青年是鄉下人，他的皮外衣翻上到他的耳朵邊，他的凍得發紫的手裏，還提了一個難看的袋子和一個舊皮包。

「特利西納？他是什麼人？」茶房這樣反問，拱起他的又粗又密的眉毛，那眉毛像是從他嘴上剃下來的一對鬍鬚，安放在這裏來保架的。

青年起初搖一搖他的頭，將他的鼻尖上的一點水搖去，然後回答說：「特利西納，唱歌的人。」

「啊！」茶房表示驚訝，並且帶着一種談諧的微笑這樣喊起來。「好，你喊她特利西納嗎？是她麼？她是你什麼人？」

「她在不在這裏呢？」青年又這樣問，皺起他的眉毛，啐一啐鼻子。「我就是米鳩阿！讓我進來罷！」

「不過這時候沒有一個人在這裏。」茶房含笑說。「瑪麗絲還在戲院裏……」

「瑪台姑母也在嗎？」米鳩阿插着問。

「啊！那麼你是她的表侄嗎？」茶房較為有禮貌了。「請進來！沒有，沒有一個人在這裏。你的姑母也到戲院裏去了。等一會她們都會回來，不過現在都不在。有一個跳舞會紀念你的——西羅那和你有什麼親？——我想，你是她的表兄弟罷？」

米鳩阿站在那裏納悶了一會兒。

「我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她的表兄弟。我是——我是米鳩阿布拉維阿。她知道我，我是剛從鄉間來的。」

茶房聽了這番話之後，左想右想，心裏以為還是不要對他講客氣，隨便一點好罷。他將米鳩阿帶到廚房旁邊的一所很暗的房子裏，那裏有一個人正呼呼地發出鼾聲來。他並且對米鳩阿說：「你在這裏坐一坐，我去拿個燈來。」

米鳩阿向那發鼾聲的地方望望，但是沒有看出什麼；他於是看看那廚房裏面。那裏有一個廚子正在做飯，還有一個小孩子幫他的忙。菜的香味很逼人，幾乎使他的頭搖了起來。他自早上到現在，還沒有吃一點東西；他是從墨西哥那省來的，一天一晚都是在車上。

茶房帶了一枝燭光回來。那一個做鼾聲的人，在帷帳的後面——那帷帳是掛在一根從房子這邊到那邊的繩子上——他囁囁地從夢中說：「什麼人在這裏？」

「來！多利拉！」茶房叫他，「起來！你沒有看到布那西阿在這裏嗎？」

「布那維阿，米鳩阿改正茶房的話，他正忙於向他的手指呵氣。」

「布那維阿，布那維阿！西羅那的朋友。你就睡得像一塊木頭，就連門鈴響的聲音都聽不到。我在擺桌子，你不想想我什麼事都要自己做，你能麼？許多人都來了，一個沒有經驗的廚子怎麼辦……」

在伸手伸足的聲音中，發出一陣很響的呵欠聲；接着，又是一陣被一時的寒氣所引起的嘶聲。等那茶房退出去時，還有一句爭氣似的話：「那還不好！」

米鳩阿笑笑，望着茶房橫過另一個半暗的房子，到那邊一個很

大的飯廳去。飯廳裏有很大的光，他看到那裏有一個很大的桌子。他坐在那裏非常驚異，直到他聽到第二個鼾聲，他才又轉過頭去望望那帷帳。

茶房挾一條毛巾在他的手下，走來走去，嚕嚕囁囁說些埋怨人的話；時而又埋怨那死要睡的多利拉，時而又埋怨那個廚子——那個廚子一定是新來的，只是雇一個下午的，他常常要他指點，使他不耐煩。米鳩阿是再不苦惱他，決定把一切要問的問題都不問。他其實應當告訴他，或者至少應當使他明白——米鳩阿是特利西納的未婚夫，然而他自己又說不出，他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或許是因爲怕說以後，那茶房會把他當作主人看待罷。他看到那茶房是那樣的自由鬆爽和悠閒，甚至那件燕尾服也不穿；他想到這些事，他簡直不能抑制他的煩惱，後來他又不能不問：

「請你原諒我——這房子是誰的？」

「我們的，我們住在裏面時就是我們的。」那茶房匆匆地答。
米鳩阿坐在那裏點一點他的頭。

呵！那麼是真的了！她已經發了財，錢都堆起來。那茶房已是紳士派頭，廚子和廚房裏那個小孩子以及睡起來呼嚕嚕的多利拉等都是她的僕役，都要聽她的話了。誰會想到這一層呢？

他回想起回到墨西哥那時的那間立方形的樓房子，特利西納和她的母親一起住在那裏，五年前，在這一間房子裏，如果不是他，她

們母女兩個都要餓死了。也是他，發覺了特利西納的驚人的嗓子！自此以後，她便常常唱歌，像是一隻在屋頂上跳來跳去的鳥。然而她自己却不知道在她的嗓子裏有一個寶藏。她不顧一切地唱着歌，因此，她也不想到那些困苦的事情。那時雖然有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親——弄出種種的阻礙，然而他總是竭力設法去減少。他怎能在她的父親死後，就拋棄她那樣嗎？他能因為她一無所有便拋棄她嗎？他雖然錢也不多，但至少也有一點像在鄉下吹笛子戲的那樣的職業，難道就要使他拋棄她嗎？他要這樣做，原本是不難！但究竟太殘忍。

然而她真有一種從天而來的靈感，有一個幸運上的契機，她竟幹着嗓子的職業。那是一個好極的五月天，她站在簷窗旁邊，從窗外可以望見一片蔚藍的天空。那時，特利西納正在唱歌，聲音很低，唱的是一个熱情的西西利的歌曲，歌辭米鳩阿都還記得。那一天，特利西納因為父親死才不久，而自己又要固執着和母親作對，所以心中很不快樂。而他呢，他也記得，他也是不快樂——不快樂到聽了她的歌聲，眼淚竟掛在眼緣上。他從前聽過許多次這樣的歌曲，但從沒有誰唱得如此動人。他聽了，受到很深的感動，在隔一天，他也沒有和特利西納或是她的母親商量，便帶了他的朋友——音樂隊長到樓上來。因為這樣，特利西納便開始練習第一次的唱歌的功課。以後繼續了兩年之久，他什麼事都為她盡力幫忙，他替她

租了一架鋼琴，替她買了許多曲譜，替她請好不容易請到的教師。那個時候是怎樣呵！和現在比較起來相隔才有多遠呵！特利西納的渴望，是要展其所長，要創造一個她的教師很期望她的光榮的前途；然而，那時候，她又如何熱忱的撫愛他，感謝他！彼此希望共享的快樂，更是如何甜蜜啊！

在另一方面，瑪台却很悲傷地搖着她的頭；在她的生命的過程中，她經過多多少少的窮苦的衰老的意境，對於自己的前途，一點自信也沒有。她替她的女兒擔憂，她為了她的女兒，甚至於不願想到在這世間，還能夠逃避她所身受的種種困苦。她知道那種狂熱的與危險的夢想，是要一筆代價去買來的。

然而他和特利西納都不聽她的話。有一次，一個青年作曲家在一個音樂會上聽了特利西納唱歌，他說：「她的父母不為她請好的教師，叫她受比較完備的藝術教育，那是一件罪過；他們應當送她到拿蒲耳去，不管要花多少錢，也要送她到拿蒲耳的音樂傳習所去」。

可是他——米鳩阿呢？却絲毫不將這件事再想一下，便和他的父母破裂，將他的伯父——一個牧師——遺下給他的一些田產都賣了，送特利西納到拿蒲耳去完成她的學業。

自此以後，他便沒有再見過她。但是有信件來往，是的——她在音樂傳習所時常寫信給他。她開始她的藝術事業，她在新加羅

初次登台，受了聽衆的讚賞，許多上等戲院都想聘請她，這時候，連瑪台也有信給他。在這位老婦人用她的顫抖的手寫的這些信的末端，常常附有一兩行特利西納自己寫的字：「親愛的米鳩阿，我寫這幾句話，是想告訴你，媽媽說的話是真的，望你保重，常常紀念着我。」

這是很明白的，他已經給了她五六年的自由，他們都還年輕，都能夠等一等。他五年來所接到的這些信，他常常拿給一班要看的人看，藉此解釋了許多他的親戚朋友對於特利西納和她的母親的攻擊。後來，他害病，差不多要病死，那時，瑪台送了一筆錢到他住的地方，他還不知道。這筆錢一部分是用在他的病上，其餘的是接濟他的貪婪的親友，現在呢，他親自送這筆錢給特利西納。現在是不比從前了，在這房子裏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他既等了這許多年，他何妨再等一會。至於錢，特利西納還有很多，她的前途是有把握了，這時候也是她踐約的時候，雖然或許有人會說她的閒話。

米鳩阿皺一皺眉，看一看他的腳，似乎是使他自己更確定他是剛到這裏來的。他又向他的冰一樣的手呵一口氣，並且頓一頓足。

「冷嗎？」茶房走過時間他。「最好是到廚房裏來，最好是不要在這裏。」

米鳩阿也沒有留心到聽茶房的話，茶房那種主人公的口氣，使他很難過，很不安。他驚惶地重新坐下，繼續他的思想。不久，門鈴

一響，他的思想又被打斷了。

「多利拉，西羅那！」茶房喊着，當他走去開門時，他趕緊穿起他的燕尾服；後來，他知道米鳩阿跟在後面，於是忽然停下來對米鳩阿說：

「你就在這裏，讓我先告訴你你在這裏。」

「噯——呵呀！」從帷帳後發出一種夢囈。過了不久，走出一個很胖大的人，她的燙了的金黃色的頭髮都梳到圍在羊毛圍巾中的鼻子邊了。她一隻腳踏在前面，一隻腳拖在後面；她似乎費了許多力量，才把她的眼睛張開來。米鳩阿啞然地望着她，她也回了他一眼。

「西羅那，」米鳩阿說。後來，多利拉忽然醒了。

「來！來！」她說，並且打開她的圍巾，掛在帷帳上。她極力擺動她笨動的身材，走到門邊去。

米鳩阿見了這個燙髮的女人，又看到茶房那種輕視他的態度，心裏覺得異常痛苦。他聽到瑪台很尖銳的說話聲：

「在這裏，在飯廳裏！在飯廳裏，多利拉！」

茶房背着幾大籃花經過他面前，他掉過頭去，在房子的那邊看到一個很熱鬧的情景，又看到許多穿着晚禮服的男女，並且聽得喧嘩的聲音。他的視線變成模糊了，紛擾又如此厲害，直使他完全無主了，因此，他的眼睛裏充滿眼淚，他自己還不知道。他閉起眼睛，想

暗中抑制自己。他聽到一種很大的像宏鐘一樣的笑聲，他更覺得難過；他還想忍耐下去。那就是特利西納嗎！天啊！天啊！爲什麼她在那裏那樣的笑呢？

一句很響的話使他的眼睛張開來，瑪台站在他面前——他也不認識。這可愛的老年人戴着一個帽子，披上一件很貴重的鵝絨披肩。

「這是怎麼一回事！米鳩阿——你在這裏嗎？」

「瑪台姑母！」米鳩阿喊着，帶着半驚的神氣站起來望着她。

「這是怎麼一回事！」老婦人又這樣說，她實在是莫明其妙。「你不讓我們知道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什麼時候進來的？就是今晚——天哪天哪——」

「我來——」米鳩阿喃喃地說，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等一等！」瑪台止住他。「你究竟怎樣？你怎樣？今晚有許多人在這裏，我的兒子也來了，你可以會會他。這是爲特利西納開的紀念會——等一等，在這裏等一會兒——」

「如果你——」米鳩阿又說，像有一塊什麼東西卡在喉嚨裏。「如果你要我去，我最好是去——」

「不要去，等一會兒，我有話對你說。」老婦人趕快回答他，神氣很不耐煩。

「但是我——」米鳩阿又說，「這時候我也不知道到那裏去——」

瑪台現在離開了他，用戴了手套的手向他做個記號，叫他在那裏等。她走進飯廳去了，米鳩阿似乎覺得這房子裏忽然展開無限的寂寞。後來，他清清楚楚聽到特利西納說：「等一會兒，諸位來賓。」

他等她出來，他的視線又模糊了。然而，特利西納並沒有出來，只聽到一間房子裏有人在談話。幾分鐘後——這幾分鐘在米鳩阿是很長的——出來的不是特利西納，而是瑪台。她現在沒有戴帽子，沒有圍披肩，也沒有戴手套，並且沒有從前那麼不耐煩。

「我們在這裏等一會，你以爲好麼？我和你一起在這裏。我們現在預備飯。我們就在這裏吃。多利拉會跟我們擺一個小桌子，我們一同吃，談談以往的事，好嗎？——我這時候能夠和你一同坐在這裏似乎是一個夢，孩子，一切都和夢一樣。在這裏，你知道——這裏有許多人——窮的女子，她們都做這種事了——這是她們的職業，你知道麼？她的將來，誰能夠曉得是怎樣！你看到報紙麼？這是大事情，孩子，但是我——我覺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渺渺茫茫的。我今晚能夠和你一同坐在這裏，真好像是場夢！」

慈祥的老婦人繼續這樣說下去，使米鳩阿沒有一點思索的餘地。她說完之後，微笑着，擦擦她的手，向他很和藹地一望。

多利拉走進來擺桌子——匆匆忙忙地；因為在外面飯廳裏已經開始吃飯了。

「她會來麼？」米鳩阿問，面色青紫，帶着渴望。「我說，我至少可以見她一面麼？」

「自然可以，她會來的。」老婦人很快地回答他，極力抑住她的不耐煩。「她本來沒有一點閒空做自己的事，不過她說過她要來的。」

兩個人的視線相遇了，彼此都微笑；似乎彼此終於了解了。在一切的紛擾與困惱中，他們的精神都在一笑中獲得了安慰。「你是瑪台姑母，」米鳩阿的眼睛似乎在說；「你是我可愛的米鳩阿，我的好孩子，你完全和從前一樣，可憐的孩子。」瑪台的眼睛也似乎這樣回答。但是忽然間，這位賢慈的老婦人又轉開她的視線，不願米鳩阿再說什麼話了。她又擦擦她的手，並且說：「我們吃飯罷，你說怎樣？」

「我要吃東西了，我要——」米鳩阿喊起來，他現在非常快樂，他已經恢復了他的自信。

「先得合十。在你面前，我是不怕合十的。」老婦人說，暗暗地睜了他一眼；她自己合了。

茶房捧進第一盤菜來，米鳩阿很細心觀察瑪台怎樣取了她的那一份。但是到了他面前，他要拿起他的手來，記起他的手恐怕因

爲這麼久的長途旅行而弄髒了。然而那茶房却很有禮貌，反而向他點一點頭，笑一笑，似乎是請他照顧他自己。正在這當兒，瑪台來了，解了他的圍。

「這裏，這裏，米鳩阿，讓我來替你拿菜！」

他爲了感激她，幾乎想要吻她！當他已經拿他的那份菜，茶房也已走開了，於是他趕快合個十。

「再會！」瑪台說。

他現在很快樂，而且十分地安心，他拚命吃東西，好像以前沒有吃過東西一樣；他再也不想他的手或茶房了。

茶房在飯廳裏走來走去，打開玻璃窗；從外邊常常可以送進一陣混亂的波動的聲響或笑聲。因此，又使米鳩阿的心亂了，他想從老婦人的慈愛的眼睛中，找到一種解釋。然而他所找到的不是一種解釋而是一種懇求，並且不是想得到這時候所要的任何解釋，而是希望他能夠延擱這一切。後來，兩個人又對着笑笑，又繼續吃飯，並且談談他們的遠地方的親戚朋友；瑪台不斷地問到關於這些親戚朋友的消息。

「你不飲酒嗎？」

米鳩阿伸出他的手放在酒瓶上；這時候，到飯廳去的開關門又開了，一陣沙沙的衣服聲和急促的脚步聲送了過來，好像這小小的房子裏佈滿了燈光，來迎接她一樣。

「特利西納——」

話說到他嘴唇邊又打住了，他驚奇得很。她是一個怎樣的皇后啊！

他坐在那裏呆望她，帶着紫紅的面色，突出他的眼睛，張開他的口。她——怎麼會像這樣呢？她的胸膛與肩部都露在外面，她的手臂也露在外面——滿身都是寶石，燦爛奪目——他簡直不把她當作凡人看待了；她似乎不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她對他說什麼好呢？在這種夢一般的幻影裏，她的什麼聲音笑貌等一切的一切，他都不知道了。

「你近來怎樣？你很好罷？米鳩阿——我看你有點病罷！——等一會我們再見——媽媽和你在一起，好麼？」

特利西納又沙沙地走進飯廳去了。

「你再吃什麼東西麼？」不久，瑪台帶着驚奇的神氣這樣問她的問話，用意是想打破米鳩阿的幻想。然而米鳩阿却僅僅望她一眼。

「吃！」老婦人又說，指着他的菜盤。

米鳩阿伸兩個手指到他的骯髒的領帶上，用力將領帶拉一拉，并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他將他的手指在他的面上擦了幾下，似乎是表示：「我不能再吃什麼了，這些東西我都吃不下。」他坐在那裏靜默了一會，想像

剛才所看到的情景。後來，他慢慢地說：「究竟怎麼一回事——？」

瑪台很悲傷地搖搖她的頭，米鳩阿知道她也不吃了，似乎是在等。

「但是，我們不要想這些罷！」他似乎是對自己說，說完之後，便閉起他的眼睛。

在他自己想出的模糊意境中，他又有一種幻象，如同一種裂痕展開在他們中間。不是的，那再不是她——他剛才所看到的女人——不是他的特利西納了。那些事情都完了——完了完了！他呆了，昏了，他現在明白這事情了。以前他們曾經叫他回去，回到鄉下去，但是那時候他還要固執。他不相信這回事——現在，他在這屋子裏又該怎麼辦呢？假使那些太太先生們也在這裏，甚至於那茶房也在這裏，知道他——米鳩阿——經過了這樣多的困苦，從那麼遠跑來，坐了三十六點鐘的火車，相信他還在這裏想那個皇后似的人，那麼，那些太太先生們和廚子、茶房及多利拉等將要如何地笑他啊！假如特利西納帶他到飯廳裏去和他們見面，并且說：「看呀！看這個窮苦的吹笛手！他說還要和我結婚。」這時候，他們要如何笑他！她曾經允許了他，這是千真萬確的。然而他怎會懷疑她有今天這麼一天呢？他替她打開了出路，這也是事實；然而她走了這麼遠，而他却依然和從前一個樣。他仍然是在小鄉村裏禮拜天吹吹笛子——他怎麼能希望達到她現在這樣的地步呢？他必

定會想到再想下去——總之，他用在她身上的幾個錢，究竟是什麼錢，能夠使她變成一個如此偉大的女子？他覺得很慚愧，恐怕有人以為他來此地，僅僅是要討還這幾個可憐的錢。後來他又想到，特利西納在他病時送來的錢還在袋子裏。他面紅了，他真覺得羞恥，他用手插進他的衣袋裏，緊緊地握住那些鈔票。

「我來，瑪台姑母，」他很快地說，「我來付還你送給我的錢。」

我知道特利西納已經是一個——是的，在我看來真像一個皇后！我知道那些——不！我再不想那些了！不過這錢，我不能得她的錢——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必談起——不過這錢，不！我祇慚愧那錢不完全在這裏——。」

「你是什麼意思，孩子！」瑪台對他說。她很傷心，眼淚已經掛在眼圈上；米鳩阿對她做個記號，叫他不要哭。

「這些錢也不是我用掉的，是我病的時候，我的親戚朋友用掉了；關於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不過我後來過苦日子時候，我也用了一點——你記得麼？我們再不要想到這件事罷。這些錢都留在這裏。現在，我要走了。」

「呔！急什麼呢？」瑪台說，想留住他。「至少，要等我告訴特利西納。她說要再見你，你沒有聽見嗎。我去告訴她——」

「不，那沒有用，」米鳩阿很堅決地回答，「讓她在那裏陪那些太太先生們罷，那是她應當在的地方，至於我，我窮，我見了她就夠了。」

——你最好自己到她那裏去。你沒有聽到她們笑嗎？我不願意給她們來笑我——我要去了。」

瑪台看到米鳩阿這種萬想不到的態度，便極力想法來解釋。她以為他已有了妬忌和憤怒。就這可憐的老婦人看來，似乎無論什麼人一看了她的女兒，就會起了一種不好的猜忌；老實說，這就是她的苦難，使她因此洒了許多傷心的眼淚。她這種隱憂使她自己不得安寧，使她時常處在那恨極了的紛擾與放縱的生活中；這種生活，她認為是她的衰老殘年的一種恥辱。

「不過我——」她又說，「我不能管她！我的孩子——」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米鳩阿問，在他的眼睛裏又浮起一種前此沒有的猜忌來；這時，他的面色又青了一陣。

老婦人非常悲傷，將面孔藏在顫慄的手裏，沒有力量抑制她的眼淚。

「是，是，去！孩子！去，」她說，間或被唏噓所打斷。「你不錯，這裏你沒有份——如果你只聽我的話！」

「好，」米鳩阿說，彎身向她極力拿開她掩在臉上的一個手。她放一個手指在她嘴邊，她望他一眼。這一望，充滿了如此悲感與傷心，所以他也只好極力抑制他自己，輕輕地說：

「呔！現在，她——她再不配給我了。什麼事都夠了，我要去了——我現在更有去的必要了——我以前是一個如何傻的人啊！」

「瑪台姑母：我以前什麼都不懂！不要哭罷——好福氣，好像他們說的——好福氣——」

他從桌下拿出他的皮包和小袋子，他預備要去；這時，他發現在袋子裏有他從鄉下帶來給特利西納的好酸果。

「啊！看！瑪台姑母！」

他打開袋子，伸一個手進去，拿出那些很新鮮很香的果子來放在桌上。

「假如我將這些酸果拋在那些太太先生們頭上，不知道會怎樣？」他說。

「看在天老爺面上，」老婦人含淚說，她默默地要求他不要作聲。

「你不要憂愁，」米鳩阿苦笑說，他正將空袋子塞進他的衣袋。「我原是帶這些果子來給她，然而現在要留給你，只給你一個人，瑪台姑母！」

他拿一個果子放在瑪台姑母的鼻子邊：

「嗅嗅看，瑪台姑母，這是我們鄉下的味道——你認為這些果子上都有我的敬意罷——不過那也罷了。請記着，都是給你一個人的——現在，我希望你好福氣！」

他拿起皮包走了。他走在梯子上的時候，恐怖與渴望完全克服了他：他覺得很孤單，沒有一個朋友，又是在夜晚，又是在一個離家

很遠的大城裏；他覺得他迷惑了，墜落了，受了侮辱。他走到近街的門口，大雨傾盆地下來。在這大雨下，他是沒有勇氣走出到這陌生的街上來。他回轉去，爬上了幾步樓梯，便坐在第一個階層上。他的手臂靠在膝上，頭又擱在手上；他開始暗暗地哭了。

晚餐過了，瑪麗絲再到這小房子裏來。她看到她母親一個人在那裏哭。然而，在路邊的那間房子裏，却可以聽到賓客們的談笑聲。

「他走了嗎？」她很驚異地問。

瑪台也不看她，只是點一點頭。瑪麗絲的眼睛陷於空虛中，她嘆一口氣說：「可憐的孩子！」

但不久之後，她又微笑着。

「看！」她的母親說，不再用手巾去制止她的眼淚了，「他送你那些酸果——」

「啊！好得很！」瑪麗絲很高興地喊起來。她一隻手放在她的腰間，一隻手去堆起那些果子，好像她要拿去。

「不！不！不要拿到那裏去！」她的母親很堅決地反對。然而瑪麗絲聳一聳她的肩，跑進飯廳，一面喊道：

「西西利的酸果！西西利的酸果！」

瑪麗絲先生因為本刊前有 Pirandello 之特輯，特意地選譯這篇小說，但是送來遲了，所以輪登在此。——編者

黎明書局新書

社會科學名著譯叢之一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815-1925*

現代歐洲史

海斯著
蔣鎮譯

本書即為近代歐洲史下卷內容自一八一五年以迄最近，凡歐洲政治社會經濟等的選變無不詳加剖析，如維特涅時代革命與反動的鬥爭，工業革命，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抬頭中產階級的興起及歐洲大戰的前因後果，戰後社會主義的抬頭，俄國社會革命的成功等，無不精詳敘述。譯文會聘專家再四校訂，正確確切，不愧為國內最良譯本，供大學歷史課本最為適宜。

——平裝一冊·實價三元六角——

三三開本
八五四頁

黎明鄉村小學叢書

—— 續出二種 ——

二部教學

陰景曙編·實價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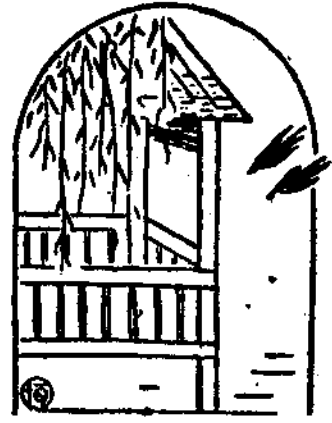
農村經濟枯竭和教學不普及的我國，對於二部教學的推行實為急需，本書即將在各種環境中實施二部教學的方法，詳細敘述。

應用簿籍表冊

李楚材編

本書將鄉村小學必需應用的各種簿表的製作與應用，舉實敘述，為小學教師及師範生必要參考書。

實價四角



燕子書

德國 Ernest Toller

段·薇·傑·譯

起意一九二二年——寫於一九二三年在 Niederrhein 底 Forteresse 監牢中

(一九二二年在底牢房中棲了兩隻燕子)

夜裏，一個朋友死了。

孤獨的。

監獄底鐵柵占領了喪夜。

隨即秋來了。

一種沉痛燃燒着我，燃燒着我。

這是遺棄。

二

啊一種無限單調底悲歌！

許多無色的，流動的日子之永遠的一致！

每天

將是相似於已往

和未來，

永遠的一致，永遠的一致。

時間是一種灰色的霧。這種霧滲入了你

無靈鄉思底毛孔中。

我能看見的一小端藍天，是被銹鐵桿戳穿

了的，

誰在這間小牢房底柵洞裏出現了？

向着你走，

向着你，

向着你……

你已經防備了，

但是鐵柵底桿子極堅固。

現在它們進入了你底眼中，

而且是從你所注視的各處，

各處，

各處你都看見鐵柵底桿子。

甚至於遠處的，在開着豈花的田野中頑耍

的孩子，

也都映在你眼中底鐵柵上了。

你底夜，你底夢之夜，是如何失望的一幕滑

稽戲呵！

你底指甲搔括着永眠底冥頑的棺蓋。

沒有一處地方發現過奇蹟。

有音樂！

有樹林！

有女人！

某處湧出了一個有曲線的頸窩底活動輪

廓。

某處伸起了一隻那麼溫熱，那麼溫熱的，柔

軟的手。

沒有一處地方發現過奇蹟。

三

書在我手上結了冰，

結了冰，那麼樣地結了冰。

黑色條紋的信像黑色的山一樣在我心上

底血管中步行。

揉繃了的紙是一片無窮煩惱的北極雪

地。

我凍殮了。

世界也凝滯了。

現在只好睡，

只好變成一塊像冰海中，寂靜得，不可記憶

的水精。

死了的伙伴，

伙伴，伙伴……

唧噥唧，唧噥唧，唧噥唧，

唧唧唧，

呼囉囉……

靠着黑暗的門檻，我怎能聽見

這樣一種旋律，地上在跳動的，快樂底旋律，

痛苦底旋律？

夢，我底靈魂，夢，

學着去做永遠底夢啊。

唧噥唧，唧噥唧，唧噥唧，

唧噥唧，

呼囉囉……

滾開，滾開，死了的伙伴，滾開，滾開……

另一次，很久以後，極久以後。

在我頭上，在我頭上，

在這個半遮着鐵窗底木框上，這個堅硬的，

俯蓋在這間牢房上的木框上，

歇下了

很小的

一雙燕子。

它們歇下了，

它們搖蕩，搖蕩。

它們舞蹈，舞蹈，舞蹈。

黑色的山，消滅罷，你，雪之地，溶解罷。

太陽，太陽，用你底光來擁抱它們罷，擁抱它

們罷。

啊慈惠的太陽……

從這間牢房蒙上土的角隅，我看見外面現

出了什麼景象？

在酷熱的田野上，有盛開的蘭花之色底迷

醉！

Regina Noctis (1)……

在這上面，在這上面，

有我底一雙燕子。

奇蹟在這兒，

奇蹟，

奇蹟！

舞蹈罷，啊我喘着的胸，

舞蹈罷，啊我受了蠱惑和兇殘的眼睛，

舞蹈罷，舞蹈罷。

只有在舞蹈的時候才能打破你底縲絏，

只有在舞蹈的時候你才能撫摸到星星，

只有在舞蹈的時候你才能休息於神靈

中。

舞蹈罷，舞蹈罷。

舞蹈像一個夢，去夢想宇宙底聖歌罷。

(1)夜之皇后，即月亮之美稱。

四

從以色列加(1)底河岸，從俄曼達巴(2)底

湖上，

你們飛來了，我底燕子；

你們從非洲底聖地飛來了。

是誰把你們送到這寒冷的日耳曼四月中

來？

你們在希臘島上休息過；

那些歡樂的孩子們不會向你歌唱過他們

愉快的禮讚嗎？

你們為什麼沒有在亞爾西比(3)底神聖

的海灣上建下你們底宮室呢？

我們底春天

再不是荷爾鐵南(4)底春天了。日耳曼

底春天是變成像它底冬天一樣了，

在那裏，只有冰凍和愁苦，

並且失去了

愛底熱力。

你們像詩人，啊我底燕子。

它們忍受着人給它們的痛苦，却以一種永

不熄滅的熱忱來愛人，

它們和星星，石頭以及暴風雨相親善，比和

人類底孩子們相親還更加親切些。

你們像詩人，啊我底燕子。

(1) Senegal 西非洲之河。

(2) Omanaba 湖。

(3) Archipel 東地中海之一部，即古奧卑

海。

(4) Heidenin

五

我能夠在哪兒為你們預備一個棲息所，自

由的鳥啊？

我是一個囚犯，我底意志不是我底意志。

如果我唱一首自由歌，看守人就會記下：

囚犯唱了一曲犯禁的歌了。

這是條律所不許的。

這種條律是那班人，為那羣在他之下的人

而設的，因為這羣人是已經失去了智能

。條律是握有權威的。人家都說：這是

公正底權威。

這間屋子底權威一共有：

床的剝奪，營養的剝奪，散步的剝奪，書寫的禁止，說話的禁止，歌唱的禁止，閱讀的禁止，光明的禁止。

你們，啊我底燕子，你們是一點也不懂得這種公正和不公正。所以你們也不了解這種條律和權威……

我如何能供給你們一塊木片的話，

這所人家爲我指定的住所有槍刺看守着，

又被有刺的鐵網圍繞了。白天和夜晚，

院子裏不停地響着看守者底脚步声。

然而那羣握有權威的人還要說：一小塊

木頭也是危險的呢。

呵搭救的朋友！

你曾經幫助我放了一小塊紙片在這間牢

房底門上。

呵！請停留下來罷，我底伴侶，燕子。

繞着那個引誘它們的窗口飛。

它們中的一隻達到了窗口。

這是那隻雄的。

從它尾上更長些的羽毛，

以及從它胸上的，

極尖的紅色記號上，

我已經辨別了它。

它突然起了驚恐。

它飛走了。

那隻雌的，發出尖銳的叫聲，

跟隨着它。

你們想想看，

從哪兒我能捉住你們呵？

啊！誰能夠

自願地走進

一間囚犯底牢房啊？

無目的，

無目的。

七

燕子又回來了。

它們停下了！它們停下了！

我底牢房是朝東方。

朝東方！

八

歐羅巴，如何不是你的可憐啊！

你家裏的那些禽獸是和你那些人一樣：

屈服，醜惡，又是殘廢不全的。

啊，他們眼裏底憂愁！

當你褒獎他們的時候，你不過只是褒獎那

些優勝者，

至於你褒獎那些人，也不過只是獎那些功

績……而并不是他們底生命！并不是

他們底生命！

六

燕子不安地

在他六步前面，

在他六步後面，

什麼時候他們會憂慮到他們底真正的生

命啊？

什麼時候啊？

「起來，東方底人民，拋棄了你們那種

受了祝福的有閒底讚美歌罷。」

但是，歐羅巴底人們，一個小禽獸養在你們家裏了，

它既不服役又不馴良，

它既不受你們溫和的誘惑，又不受你們強

力的威嚇，

一個小禽獸是住下了，

自由，

自由，

自由！

到我這兒來罷，我是兩重的囚犯呢：

被囚犯們禁錮了的囚犯……

這一夜，

這對燕子睡在我底牢房裏了。

九

哥特式的教堂底建築家，

抑住你底傲慢罷。

你是需要碎石子，磨磚，

石柱，方形柱，花窗和彩色玻璃的。

爲着給你作成三合土，

貧困的羣衆以賤價出賣他們底勞力。

然而你却把你底工作

獻給另一個世界，

獻給死。

看這對燕子罷：

用灰土，用污泥，用草桿，用馬尾，

它們虔敬地在高貴的穹窿上造了一個巢；

它們把它

獻給大地，

獻給生命。

早晨，看守人走來了，

我恐懼得發抖。

如果他發現了這個巢的話，

他會粗野地把它拔掉的。

啊！去年的那個夏天，對於這些小禽獸是

有過如何一次戰鬥的出征啊！

他們向屋檐屋頂下了總攻擊。

當我走到院子裏去的時節，

我簡直是經過了一片屠殺的原野。

一隻憑吊的母鳥失望地迴旋……

第X條這樣說：依懲罰的條例，監獄中不容

有鳥。

人類，呵人類！

一

我看見一些蝴蝶飛舞，

在正午的時節，在太陽底閃光下。

但是隨即，

當太陽傾斜了的時節，

當夜底風暴

在地上響起了

它們底黑色羽翼的時節，

那麼，啊神聖母親底這些最親愛的孩子們，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睡眠呵？

我相信

那些花萼

是會爲你們而張開的；

我相信

爲了你們底安息，在栗樹底伽藍中

你們是會被清花之歌催眠的。

一一

在巢裏，

輪在白色的羽毛的纖維中，

有五個帶着棕色斑點的卵。

一二

我母親底手上

起了繃紋。

當她把我抱在身上的時候，

她底血是被每日的煩惱浸黑了。

幻夢地

在溫暖的胸懷之陰暗中

我長大了……

我底乳液是憂鬱。

我心底跳躍是悲傷。

世界上演奏着讚美歌，

人們是如何不停地

唱着半低音的調子呵！

一四

你知道燕子是如何飛的嗎？

當戰爭的時候，

我見過一些囚犯經過許多

破毀了的村鎮上底水窪。

從那一行行的痲漢中，

現出了一個

女人。

她捲縮的手解放了，

一直伸到黑色的天空中。

它們伸上去了，升上去了，

它們翱翔，

它們是一切的歡樂，

并且是一個叫着「安德列」之聲音的

天堂的愉快。

這不是燕子底飛。

我見過

監獄中有些被鏈鎖着的人在

睡眠……

幻夢……

阿面上帶着陽光之裂紋的

被鏈鎖了的人，

他們是在幻夢着！

呵幸福之幻夢呵！

這不是燕子底飛！

來頌揚燕子底飛。

一五

燕子底飛——如何能說出不能說出的東

誰願意和我一道來頌揚燕子底飛啊？

西呵？

我歡迎你們一切的人。

燕子底飛——如何能解釋不能解釋的東

誰來了？

西呵？

如果是有上帝的話，

一個老處女。

他底憤怒

一個冒充的孩子。

會是燕子底飛那麼疾速；

一個瘋子。

他底微笑

啊這人類善良之可笑的三位一體！

會是燕子底純潔那麼溫柔而且輕巧；

雄燕東好它底早裝，

他底愛

我們頌揚。阿門。

一面回答着雌燕的爭吵。

會是燕子底——入了神的——自己的天

我們歌唱。阿門。

後來，一聲 heidi！

資。

我們崇拜。阿門。

它飛上露水濕潤的天空中。

歐羅巴頌揚他們底飛機；

這是它們底飛帶給我們的消息：

不過它飛得不長久；

但是我，(No. 44.)

禽獸是比人更神聖些。阿門。

并且向它那隻孵卵的妻子

(註：這是作者被關在獄中的登報號碼)

花是比禽獸更神聖些。阿門。

唱着一曲快樂的晨歌。

我要用我心上長了翼的和聲

唧噥唧，唧噥唧，

唧噥唧，唧噥唧，

唧唧唧，
呼囉囉……

一七

我站在夜底窗格後。

雌燕一邊鳴嘯一邊幻想。
雄燕也輕微地轉動，
驚醒於愛之呼喚。

我不是孤獨的。
月亮和星星也都是我底伴侶，
正像寂靜的空間底光輝一樣。

一八

啊人，你們底宴會是如何的可憐呵！
跳舞和爵士樂，一個無宗教時代的喧噪！
你們對於生命的恐懼
激動了你們迷運時的汽車底輪翼；

它用電燈的奢望
照耀你們底靈魂，
并且你們相信

這樣一來就避免了你們底恐懼。

但是你們何嘗避免掉你們底恐懼呢？

一切你們底聲音，喧嚷，粗號，歡樂，和愉快，

啊！啊！

這一切都掩蓋不住

空虛——恐懼——孤獨，

這三隻陰祕的老鼠底

細微的嚙嚼聲。

但是現在我已經能看見你了，

啊童貞的青春。

你底作品中有我底產物。

你底靜默中有我底概念。

你底慶辰中有我底誕生。

我看見你在幻夢的春天裏，

沿着成熟的田野向前進；

我看見你好生快樂，

緊摟着一些分散了的軀體，一全舞蹈，

我看見你在這已安排定了的，夜底魔力的

靜寂中

預先感到了未來。

我已經能瞻望你了，

啊童貞的青春。

一九

呵我底姊妹，我底勇敢的燕子！

我是在這兒的院子裏。

清晨的天空中有一隻鷹，

高高地它張開強力的翅膀，向前飛。

我聽見了那些遊戲着的燕子底報警。

從各處都回應着呼喚。

是誰給了它們這個警號呢？

如同一枝枝的勁箭，它們投在那隻大鳥的
身上，

它的指爪正攔住一隻小麻雀。

啊我底姊妹，我勇敢的燕子！

不過，這是如何不平等的鬪爭啊！

可憐的麻雀啊！

但是燕子們是不斷地攻擊強盜。

它們用一種強烈的熱情一齊向它壓迫。

它們底翅膀動得更快了。

這羣弱禽終於戰勝強力的食鳥。

一聲憤怒的呼嘯，表示已被聯盟的力量戰

敗了，鷹放開它那指爪的監牢。

昏迷的麻雀戰抖地飛去。

燕子們快樂地高翔，頌揚合作的勝利。

二〇

母燕，

立在巢底圓形邊緣上。

用那嚴肅而且充滿了期待的眼睛

（啊！人類是如何不明白

禽獸底眼睛！）

注視那塊孵卵的聖地。

這一個卵，那一個卵，

發出細微的聲音；

母燕的嘴敲着那些石灰的殼子，

殼子裏包裹了正在孵孕的生命的世界。

啊！如何難以傳述的溫柔的叫聲啊！

雄燕疾速地飛舞；

興奮，忙碌，急切，

在巢底四周，一邊談話一邊飛。

最先，母燕不喜歡雄燕好奇的探問。

但是它終於軟化了。

它底眼光變得更溫和，

態度也更可愛了。

現在雄燕

在五個

盲目和

顫動着的小面貌上，

照見了

它自己底影像。

讓我也來分享

你們底幸福吧，

伴侶們。

我願作這五隻小燕底父親，

我願像你們的父親一樣，保護你們，扶助你

們。

祝福！祝福！

二一

小燕子，現在是早晨，現在是早晨。

夜裏你們底母親向你們講了許多的故事；

現在母親要出去找些東西來裝滿你們底

小嘴，

小燕子，現在是早晨，現在是早晨。

小燕子，現在是早晨，現在是早晨。

太陽來敲門，還要向你們問早安。

睜開你們棕色的眼睛罷。

小燕子，現在是早晨，現在是早晨。

小燕子，現在是早晨，現在是早晨。
不久你們會長大，以後你們會飛到
海的那一邊去尋找小黑人。
小燕子，現在是早晨，現在是早晨。

一一一

在那些淡紅色的身體上
長出些可笑的
灰色而且柔軟的小叢毛。
在一根單薄的頸上。
裝上了一隻過分長的頭……
人家如果扳開那隻黃色的小嘴，
就能看見一張開得極深，
憤怒得可笑的口。

巢是永遠保持清潔的。
如果那兒有了一隻白色的小虫，
它們底父母就會用黑色的小尾
捉住它，投到巢外去。

它們熱心飼養小燕。
它們把食料納在自己的沙囊中，
經過了一次柔化，
用它們底唾液調成美好的滋味。
然後它們才拿來喂給那些飢餓了的小
嘴。

雄燕喂左邊那只小燕，
母燕喂右邊那只小燕。
有一種神祕的法律
管轄着它們底行爲……

一一三

燕子，從前我看見你
只把你當作生物界中一個有趣的孩子。
現在呢，我却以成人的經驗來看你。

在你那殘酷地緊束着的嘴上，
你帶了什麼東西
給你底那些飢餓的孩子們？
原來是一只和你一樣的小動物，

你們底姊妹，蒼蠅；
你也是一樣，你也被拘鎖在生命底原始的
罪惡中！
你以謀殺爲生活！
不幸地，你也降臨我們了！

不過，我將要以一種更深的愛來愛你，
既然我知道你是被命運如是安排定了
的。

在各處，生物都不能
呼吸於神聖的無罪中，
這是大地底一個咒詛。
甚至於已經死了的東西
是還要判決死刑的。

一一四

喂！小燕子，
你還有什麼不能夠做的事情嗎？
一個小燕子，

胆小而勇敢，
爬上巢底邊緣，
輕輕舉起小尾……

Clares —

它已經站上來了，
用那豎起來的翅膀
摩擦小身體底後部，
隨即很快地昂着頭，
傲慢得像俄國底沙皇，
重又滾到巢裏去了。

二五

我望見一個小女孩
在麥田中走過。

她底紅圍巾閃光，
她底紅圍巾，她底紅圍巾，
——或者是她底心。

遠處的丁香林中
有一只畫眉歌唱，

有人說是一首戀歌，
一首戀歌，一首戀歌，
——或者是二首嘲弄之歌。

還是一個夏天，
還是兩個夏天，
Trallalala, Trallalala。

二六

如果有了危險，
母燕就用尖銳的叫聲
向空間投去那微弱的憂慮。

但是今天，從向巢的窗子到向窗子的巢，
它平靜地飛着。
在巢裏，
那些小燕子蹲着，
一個挨一個。

許多頭
伸出巢外看，
它們朝前面靠，向後面退。

依着母親飛舞底旋律，
有節奏地搖蕩。

如果母親底翅膀
輕觸在那發熱的巢上，
那些嘈雜的小嘴都伸長，
習慣於這種溫柔的撫愛。
但是現在，在一種肅靜的沉思中，
它們都沉默，
并且從那些童稚的眼光
覺醒了一種奇異的微光。

母燕呼喚幾聲，
停在那邊，等待它們。

啊，這是不是奇蹟！
一隻小燕經過一些困難，出來了，
張開那弱小的翅膀。
它起來……
它飛了，
飛了，

是如何地蹣跚，然而又是如何地美妙，
在成長了的燕子之安祥態度中，
它所感受的恐懼
都已消釋了。
它終於心還跳着，
它歇在它幸福的母親底身邊。

用許多的讚美和有味的食物，
父母寵愛這勇敢的孩子。

那些留在巢中的，
只受到叱責和怒罵。

二七

這隻大胆的小燕飛上鄰近的屋頂。
它注視這個世界，覺得一切都奇異。
它還是第一次注視這個世界咧。
朋友們，我也和它第一次來注視這個世界。

這兒是我底小燕子：在它上面的，是光明和

煦的太陽，
在它下面的，是昏迷喘息的大地。
花草，樹木，瓦，
森林，電報線，
這一切，一切都低下它們底頭
在禮讚它。

二八

成熟着的麥穗一味嘆息
我是一個囚犯。
夏天底藍色天空。
也在這個死底院子上張起穹窿。

我羨慕那非常溫柔幸福的正午。
大地，啊，我親愛的。

二九

這大胆的小燕教它底兄弟和姊妹。
它用如何的耐性，來扶助它們啊！

幾天之後，老的和小的
都飄蕩於天空。

在這種愉快的遊戲中，小的學會了
飛的技術和時節……

晚間，它們不再回來了。

三〇

當我注視你的時候，
我回顧我底行為而微笑。

人，宇宙底中心？
為什麼不是燕子呢？
起來罷，是的，起來罷
燕子，
站到第七天的寶座上去罷。

依照人底法律，

你是殺了些人了。
不過，如果依照燕子底法律，
你會發現人的罪惡，
也許更加勝過人。

當我注視你們的時候，燕子，
我回顧我底行爲而微笑。
你也微笑罷，
我底朋友。

三一

燕子又重新建造巢。
又重新有一些合婚，愛，陶醉以及開花的日
子。

我又重新享受一種寧靜的幸福。
然而那邊，我底兄弟們還是在互相地撕殺
着……

三二

四隻小燕，還是盲目的，在巢裏戰慄，
它們底父母老是不能時常的回來。
危迫啊，危迫！
在這黑暗的天地中，
沒有一點給小燕的食料。

危迫啊，危迫！
晚間了，那些裸露的小身體
靠着母親底胸口，滿是失望的信任。
有人說，這些將死的小燕擁抱着一顆神聖
的心，

對於這顆心，它們交付了一切的熱忱和夢
想。

母燕啼泣着。
人啊，你會見過禽獸啼泣嗎？

三三

夜裏，寒冷來了，
像一塊包尸布。

早晨，當我醒來時，
巢空了……
我底心也空了……

呵親愛的小燕子，小燕子。

三四

雄燕和雌燕都哀弔它們的孩子。
它們如何痛苦，互相倚靠，蹲在鐵絲上，在我
棧子上面的天空中。

它們互相給予它們心上底熱力。
啊，我底燕子，你們底悲哀是和人類的不同。
同。

你們底嘆息是在無盡之氣息下，凝凍了的
一個戰慄。

黃昏中底晚間，是和你一樣靜寂。
和你一樣靜寂，是我牢房中的一切。
啊，非常的靜寂……

三五

在黑暗的夜裏，
不要懷着
人類那種
切望罷。
你該怕「殺害」這個字。

實在的，
你所說的這個字
在你底靈魂上是完全死滅了。

三六

秋底暴風雨已經吹到
索阿伯(1)底田野中來，
空中飄散着一些離散了的，
失掉祖國的樹葉。
從多惱河底水窪之苔蘚中，
昇起了濃霧，
織成一片
伸入無限的，

悲哀慘白的幕布。

爲了逃避冬天
燕子集合起來了。

爲了冬天底孤獨，
我底心也集合起來，收斂起來了。

(1) Sonabo 日耳曼帝國之古公爵采地

三七

最後一次我聽見了燕子底歌唱：

「從無數的房屋中，在春天裏，我們將要再
找着你這間灰色的監獄；
「從無數的牢房中，在春天裏，我們將要再
找着你底這間牢房。」

三八

啊，我拘留中的親愛伴侶，現在你們已經離

開了，我，

爲什麼我底牢房還遺留着你們顫動着的
旋律的熱，你們小身體底氣息的熱，你們
燦亮的橢圓形的疾速之飛騰的熱啊！

啊你們，我夏天底世界的伴侶，

你們在我心上有那等親愛，

你們是如何遠離我！

你們又是如何靠近我！

我懷着一種謙卑的感激

追念你們施給我的愛呢。

人類叫你們作禽獸，

然而當他們說「禽獸」這個字的時候，一
個至上的感情超越了他們底聲音。

這如何不是他們底瘋狂啊！

我是懂得，應該滿懷敬意，來看待你們那不
可磨滅的獸性的。

戲劇作家韜勒

尤·懷

最近不容於之。當局被剝奪公民資格而度着放逐生涯的當代德國戲劇作家韜勒(Ernest Toller)以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一日生於德屬波蘭境內之 Samochin 鎮。父親在鎮中業商，在他十六歲時死去。他幼時在鎮中的公立小學及教會中學讀書。十二歲時，那教會中學停辦，他就轉入 Bomberg 地方的一個中學校，在那裏攻讀七年。因為自少好游成癖，故中學畢業後不逕入大學，而開始他歐陸的遊歷。Bornholm、丹麥等地而至法國。接着他就讀於 Grenoble 大學，而又繼續他的遊歷至法國南部及意大利。

歐戰爆發時，他正在赴巴黎途中，旅次里昂，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那個晚上，據他的自述，他聽見了街頭賣報童子的「德俄宣戰不可避免」的淒厲的叫聲，他立刻離開里昂，到日內瓦去，他所搭的是開往日內瓦的最後一次的火車了。在途中他曾兩度被捕而又被開釋，歷盡艱險，卒安履瑞士國境，離法國封閉她的邊疆國境的交通，僅僅還有數分鐘！

回到德國之後，他在 Munich 地方投效為義勇軍。他確信保

衛他的被侵害，被攻擊的祖國，是他不能旁貸的天責。誰能知道，這位軍國主義的青年，日後竟會以一位非戰主義人道主義作家的身份見重於當世文壇呢！而他的思想的轉變，却正開始於他短期的軍隊生涯中。

他在戰地中過了十三個月的生活。受傷，送回後方，末了則被開除軍籍。於是他即暫留 Munich 地方讀書。於一九一七年冬，又轉往 Heidelberg，不久即成為當地的一個學生黨團中的中堅人物。這羣青年都是烏託邦主義者。他們夢想着廉價翻印托爾斯泰諸人的戲劇，巴比塞諸人的小說，以立致世界的和平。但不久他們的活動即遭德國參謀部的禁止，有些被逐，有些被押赴前線。韜勒倖得逃往柏林。

韜勒常被稱作德國文壇上最大的收穫。他是個瘦弱，而熱誠的青年，有着一頭波紋的黑髮，酷肖美國滑稽影星卓別麟。但在這外壳之內所包蘊着的，却是一個偉大的戲劇天才，以及一團熱烈的精神。他是一個不曲不撓的和平主義，博愛主義的戰士，他的藝術

就是他的這種主義的宣傳。在他的處女劇作 *Die Wandlung* 中，這種意識已經表現得很為濃厚了。這是一部對戰爭作象徵的攻擊，對世界和平及正義作熱烈的呼籲的作品。他描寫着一個人在戰爭各階段中的「自我再生」的過程，而歸結於他的人類愛，世界愛的觀念之把握。

他在 *Nederschönenfeld* 地方的幾年鐵窗生活，雖則痛苦，但在文學上，却給予他一個大的成功。他的機器之搗毀者 (*Machine Wreckers*) 及人與羣衆 (*Man and the Masses*) 兩部傑作，即是在這時期中寫定的前者是一部以十九世紀初期 *Ludwige* 地方的工人之悲慘生活為題材的戲劇集。人與羣衆是一部更成功的作品。作者所用的題材，除了他慣用的戰爭之殘酷與無謂之外，又加上了對於機械文明之有力之詛咒。作者所用的手法，使這部作品在表現派藝術中，佔着一個很崇高的位置。人物只是象徵，並不具有人格，一如安特列夫 (*Andreyev*) 及司曲林堡 (*Strindberg*) 之

象徵戲劇其動作往往是團體而不是個人的。語白斷續而簡短，但同時仍蘊藏着濃郁的感情。他之對於機器文明之詛咒，不是站在某一階級的立場，乃是站在全人類之立場的。充滿着他作品的，是對於個人自由，以及人類之「人」的權利之呼籲。

他的詩集 *Gedicht der Gefangenen* 以及歌集 *Tag des Proletariats, Requiem der Ge Erschossenen Brüdern* 也是他的幽囚時期的產物。泛溢在字裏行間的，是他的對於人類之掙脫物質文明且梧桂之熱望。Hoplita *Wir Leben* 的寫法是較為別致的：那是一部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間世界各地情事的全景集，全書分十齣。

在一九三三年，*Z. B.* 當局認韜勒的藝術與德國精神相違反，於是他被剝奪了公民資格。

韜勒的作品計有詩歌集三種，戲劇集七種，遊記一種，其已譯成英文者也有五種，書名皆係德文，恕從略。

奮迅君 林祝啟君 安格君 許志羣君

請即示詳細地址

世界文學社啓



彫刻，繪畫，詩

——與 Henri Gaudier Brzeska 的談話——

美國 Frank Harris

F·W 選譯

我從戈地爾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迅速的性子，那感覺和反應之快，也可算世上第一了。他又害羞，又粗野，滿是些驚嘆和叫喊，有時候被熱情打動，十分起勁，尤其會受熱情的作弄，鄙視着一切。但是他總是非常聰明，活潑，和懇摯。

我認識他有一個多月了，我和他一同到他的畫室裏，那畫室只是一間空屋，有十二扇窗子。

「威思勒 (Whistler) 也曾經在這裏工作的，」我說。

「這也不見得就不好，」戈地爾反駁我一句，我們大家笑起來。

「你究竟爲什麼要學彫刻呢？」我問他，「彫刻是一切藝術裏最最簡單的一門。你爲什麼不學畫呢？你的天才本來也很近於畫的呀！你又何妨寫詩呢？詩是最高的藝術，因爲它最複雜。」

「詩嗎，」他嚷道。「哼！自來所有新的製作，都出彫刻家和畫家的手。你在詩裏，哪裏能夠找到呢？所有的詩人，只不過照着

五百年前的祖先一般地做，只有我們彫刻家和畫家，才有新的創造。」

「這真胡說，」我也喊道。「在塞尚奴 (Cézanne) 以前的一百年，勃雷克 (Blake) 不是已經寫成頂好的印象主義的作品嗎？」

「勃雷克？」他問我，他顯然連名字都不知道。

「就是威廉·勃雷克，」我回答，「他比任何的現代畫家都要早，畫了一幅印象主義的晚景。約略在一七七五年十六歲的時光，他寫道：

晚風睡在湖面上，

「靜」和微閃的雙眼飄過來，

用銀光掃掉了灰塵。

還有他的名作「虎」，你覺得怎末樣，他真是最大的抒情詩人，「虎」至少也是最能劃分時代的寫作：

虎，虎，燒得真亮，

在夜的叢林中。

如何般永恆的手或眼

支撐你那可怕的穩重的身子？

在這裏，沒有再現；沒有描寫；什麼都沒有，只剩些幻想的象徵：你記得嗎？」

「不，不！」他叫着說，「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可是真不錯！你再念下去，謝謝你。」於是不問我高興不高興，他逼我把全首念完了。

念完之後，他嘆口氣，「天呀，誰會相信一個英國人在十八世紀就能寫得這樣好？這簡直太離奇。他在詩裏，還有比這一首寫得更好的嗎？」

「自然有啦，」我回答，「並且題材也有高出這首的；他是先知，可以和世上的至聖莎士比亞、耶穌等並立。」

這些名字又給他一個刺激。「耶穌」他吃了一驚，「是反對國家主義的；他一生就幹了這末一件事，他的成名也只爲了這末一件事。」

「嘩！」我低聲說。「我年輕的朋友，你創作的成績勝過你批評的成績，不然，我又何必費去時光來和你談話呢？但是，我却奇怪你，你之否定勃雷克和耶穌，只因爲你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倆。」

他含羞地問我，「那末，借給我一本勃雷克的詩念念吧？」

愛的神秘

英國 William Blake

邵冠華譯

不要訴說你的愛情，
愛情是不可訴說的；

因爲溫柔的風會沉靜地吹過，
會隱隱地轉移。

我訴述我的愛，我訴述我的愛，
在顫抖的凜然的恐怖裏，
我把我的心一齊告訴她。
啊！她就和我分離。

當她離我走了後，
一個旅人走近來，
幽靜地，隱隱地，
他帶她走開，吐了個嘆息。

「這，我自然很高興，」我回答，「如果你比我更加要念他，他便更加屬於你了。」於是我給了他一本。

——Contemporary Portraits—3rd Series——

Gaudier 是法國的彫刻家和畫家，善權做中國畫的筆法，知道發揮線條的趣味。他性情孤僻，一生交遊極少，早卒，作品散失，新近才收入專集。——譯者



“馬” Brzeska 作

一把傘

法國 E. Legouvé

盧鴻基譯

——馬利，你不要勸我拿傘子去罷？

——隨你的便，朋友。

——你看天會不會下雨？

——我不曉得，朋友。

——那我拿吧。

——好的，朋友。

——可是要是不下雨，那多礙事。

——不要帶去也好。

——可是要下起雨來，我是要給洒濕的。

——那麼拿去罷。

——你真討厭，一下子拿吧……一下子不要拿，什麼鬼東西，一個人總有個主意的，你看我拿好不好呢？

——好的。

——好的。

——啊就這樣，我就拿……可是今早氣壓表已升高了。

……天要晴的……要是天氣真的好起來，那我不要帶這鬼傘了，我把它丟掉，唔，我敢說，我決計不拿了……

……

她看着他出去。可是他走到前樓，看見了傘子，便又把它

拿了，等到……等到走下樓來，却又把它放在門房裏了。

黎明書局新書

The Tempest

by Shakespeare

——照對英——

暴風雨

余楠秋 合譯
王淑瑛

本書為莎士比亞晚年精心傑作，全劇用散文詩體裁寫成，着力於探測各種人物的內心種種變動，至於其文字之幽美警練想像之豐富結構之精密，猶其餘事，今譯者用五言詩譯成，而仍能保留原作精華，并附原文，以便讀者觀摩。

▲實價七角▼

西洋文學名著譯叢之一

黎明師範教本

——種二出續——

農業及實習

第二冊

本書為全書中編農業各論之上冊，內容分作物畜養二大部分，學理與實習並重，取材甚廣而均為我國自然環境所適合者，文字淺明，易為一般初習者所理解。

唐志才 儲勁 主編

實價一元

幼稚園教材

及教學法

魏志澄編

本書依照最新各級師範課程標準，運用極新穎的材料及編制法慎重編成，辦幼稚園者得此一書，凡關於教學上種種問題不難迎刃而解。

▲▲▲實價一元一角

編合 迪文盧 善增陳

農村副業指導

黎明鄉村教育叢書

本書共分三部分，導論詳述中國農村經濟與生產之現狀及副業在農村經濟上之重要，論詳述副業經營的先決條件及其注意的事項，各論分述栽培法青養法及製造法。材料豐富文字明晰，不愧為農村經濟破產中之一救濟劑。

▲實價六角五分▼

一個陌生的朋友

俄國 Ivan Bunin

陶映霞譯

十月七日

在這張印着大西洋海岸上月夜裏的淒涼而偉大景象的圖畫郵片上，我趕忙着寫來告訴你，對於你最近的那本著作的感激心情。這些海岸是我的第二祖國，它們是大不列顛在歐洲的領土的最邊際的疆界——這樣你就可以看出你的一個陌生的朋友從怎樣的一個寫遠地方向你致意。願你快樂，願上帝保佑你。

十月八日

這兒又是那荒涼地方的另一個景象，命運把我永遠地扔在這兒了。

昨天在雨下得很利害的時候——我們這兒老是下雨的——我有事到城裏去，偶然地買到你那本書，在回到我的鄉居的歸途上，我毫不間斷地讀着它，爲了我的健康我們是整年住在這個鄉居裏

的。因爲下雨有雲，天很黑暗，路旁園子裏的花兒和綠葉似乎格外鮮明，空的電車沿途疾駛着，時時摩擦出紫色的電光，我讀了又讀，不可思議地，感覺得幾乎發狂的快樂。

再會罷。我再謝謝你。我熱烈地想再說些別的話，可是說甚麼呢？我不知道。我說不出我的心情。

十月十日

我又感到強烈的衝動，非寫信給你不可。我想你收到和我的一樣的信一定很多。你爲人類而創造，那些信可不就是他們的反應嗎？那麼，我爲甚麼再要沉默呢？我們的通信實是由你開始，因爲你讓你的書傳播到世間，這本書是無異乎爲我和許多旁人而寫的……

大雨整日傾盆地落在我們這似乎格外青翠的園子裏，從早晨起，壁爐裏就閃爍着一點不叫人快樂的火焰。我被一種想和你談

話的熱望激動着，我有很多話要和你說，可是你比別人更知道，要把心底裏的話傾吐出來，是多麼困難，多麼不可能。我還是壓在一種不可思議的謎一般的感情之下，然而這種感情又是說不出地可愛，它是你給我的——請你解釋給我聽這種心情到底是什麼。這許是人類對於藝術的反應所引起的一種經驗吧？這許是人類的技巧，人類的力量所產生的一種魅力呢？許是個人追求快樂的欲望被喚醒了吧？這種欲望永遠不可遏止地藏在我們的心底，在觸動我們感情的一些什麼影響之下立刻會甦醒過來——如音樂，詩歌，一些令人追憶的幻想，一點芬芳，都能喚醒這慾望。或者，這是覺知到人類靈魂之美的快樂吧？如你這樣罕有的天才，把這美揭露出來，使我們相信這種神聖的美確是存在的。我在這兒偶然讀到一些東西——有時這些東西那怕是充滿恐怖的——我會突然對自己說：『呵，這是多末美啊！』

再會吧，不久我還要寫信給你的。我想這是沒有什麼不應該的，讀者寫信給作者，這似乎是說得過去的。但是，只怕你大半不見得讀我的信吧……真的，這個念頭使我難受。

同夜

原諒我，在你看來這似乎是愚蠢的，但是我忍不住要說：我已不是青年，我有一個十五歲的女兒，她實在可以說是個大姑娘啦。可

是我有一個時候並不很難看，我也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我仍然希望你想到我時，不要把我想作的確不是我的樣兒。

十月十一日

你的天才把我投入一種迷惘的心情裏，像是又悲哀又興奮的音樂給我的感動一樣，這種迷惘我不能不分些給你了。爲甚麼我覺得這種迷惘非分些給你不可呢？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是我們倆全知道這種人類心靈的需求是不能完全消除的，我們全知道沒有了它，就沒有了生命，我們倆全知道在這種需求之中，有些偉大的神秘。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寫作是出於不能不寫，不但如此——你還把整個的自己都獻給這種需求了。

我一向是一個手不釋卷的讀者——我又寫過一點點兒日記，凡是對生命不十分滿足的人大概全喜歡讀些兒寫些兒的。到現在，我看過不少的書了，我也曾讀過你的一些作品，並不很多，可是我久已熟悉你的名字。嗣後，突然地，我發見了你的新書……這是多麼奇怪啊！一個人的筆，在遙遠的地方，寫過了一些東西，一個人的靈魂把它生命裏隱藏着的一個細小的片段用輕微的暗示表明出來——語言的力量是多麼偉大啊！尤其是你的語言！——於是，時間和空間突然地幻滅了，命運和環境的差異也消失了，你的思想和感情變做了我的，成爲我們共同的所有。真的，在這世界上靈魂

是只有一個的。那末，這樣說明以後，我想寫信給你的這種不可支持的衝動，不是可以明白了嗎？我為什麼要發表，為什麼要將我的迷惘分些給你，為什麼要吐出我的抑鬱的心思，不是都很可了然了嗎？你的創作可不和我給你的信是一樣的東西嗎？你可不也是把肝胆向人傾吐，把文字送到遙遠的地方，送給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嗎？你也是吐出你的抑鬱的心思，大半是抑鬱的心思，因為你的傷感，假如用不同的文字表現出來，就是追求同情的祈禱，因為同情和人類是不能分離的；在祈禱裏，在詩歌裏，在傾瀉的愛裏，這種傷感是如何的豐盛呵！

或者，你會賜給我一封復信吧！那怕是兩個字的復信？務請答復！

十月十三日

又是夜裏了，在我的寢室裏，我寫這封信給你，我被一種不可思議的熱望壓逼着，必須對你說幾句話。這些話，或者太嫌直率，但無論怎樣，這些話是不能表現出一個人所感覺到的。而且，老實說，我也沒有多少話要說。我祇是覺得非常淒涼，並且為自己難過——可是，在我這淒涼和自憐當中，我還是很快樂的。我替自己難過，為的是想到了我是寄居在異國的土地，在歐洲的西海岸的極端，在一個近郊的鄉居裏，在秋日的陰暗和海霧之中，這海霧橫伸過去，一直

達到美洲。我替自己難過，為的是想到我不但在這間可愛而舒適的屋子裏是寂寞的，在整個的宇宙裏，我也是寂寞的。尤其是一想到了你——被我發現的你，使我對之懷抱着什麼希望似的你——離開我這樣無限的遙遠，和我這樣的陌生，而且，不管我對你說過些什麼，對我這樣冷落，並且冷落得很合理……我就難過。

實在的，世界上的每一樣的東西全是可愛的，即如這盞燈，它投出的金黃色的光線，我的拉開了帳幕的牀上閃耀的白色，我的睡衣，我套在拖鞋裏的腳和藏在寬大袖子裏的瘦臂，全都可愛。在我心裏，湧起一陣悲思，覺得一切都是可憫：一切的一切都有什麼歸宿呢？每一樣東西都消逝了，是的，每一樣東西都要消逝的，每一樣都是空虛的，正如我永恆地希望着一件足以改變我的生命的事件，這樣的希望也是同樣空虛。

我請求你——寫信給我。自然，只要是一兩個字就行，只要我能知道你是聽着我說話的！以諒我的固執吧！

十月十五日

這是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大教堂。那荒涼險陡的海岸——我第一次給你的郵片上的——是在更遠一點兒，更靠北一點。然而這個城市和它的大教堂——這兒每一樣的東西都是嚴肅的，陰沉的。花崗石，黏板岩，柏油，雨，不斷的雨……

好吧，簡單地寫給我吧。我很知道你除掉兩三個字之外，沒有什麼話對我說的，相信我，我不會見怪的。可是寫信給我呵！寫信給我呵！

十月二十一日

天呵！你還是沒有信來。自從我給你第一封信後，到現在已有十五天了……

自然，許是你的經理還沒有把我的信轉交給你，或許因為緊要的業務佔據了你的時間，要不然就是被酬應耽誤了。我想到這裏，心裏很難過。但是這樣的推測比較幻想，你是不理會我的請求要好得多。一想到你是不理會我的請求，既使我痛苦又令我羞慚。你會說我沒有權利要求你的顧念，所以也說不上什麼痛苦和羞慚。難道真的我沒有這種權利嗎？可是我既會對你發生過某種感情，說不定我是有這種權利的。真的，你能指出一個縱使毫無理由也不要求對方酬以同樣感情的羅米歐來嗎？你能指出一個因為他有理由妬嫉纒妬嫉的奧賽洛嗎？人常說：我愛了人家就不能不得到人家的愛嗎？我能讓人家辜負我嗎？我希望被愛，不是一個單純的希望，而是一件更複雜，更偉大的事。只要我愛上了某種東西或某個人，他就變成是我的，是在我的體內了……無論怎樣，我不能把這種情感解釋得明白：我只知道人們向來以為是這樣的，而將

來也會以為是這樣的；我並且覺得這當中有很深的真理。在這個世界當中，無論什麼都是荒誕的，無論什麼都是不可思議的……

無論怎樣說，還是沒有回音從你那兒來，我又來寫給你了。不可解地，這樣一個念頭鑽進了我的心中：我以為你是有些和我靠近了——這真是一個很沒有道理的想頭嗎？——我相信這個念頭是不錯的，我繼續地忙着寫信給你，我已經知道我的信寫得愈多，我會愈感到它有繼續下去的必要，因為這樣一來，我們當中的聯繫將要一天一天地鞏固了。我並不在心裏幻想出你的形狀，我一點沒有想像出你的容貌。那麼，我是給誰寫信呢？給我自己嗎？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因為我亦就是——你！

仍然——我盼望一個回音！

十月二十二日

今天是一個了不得的日子，我的靈魂裏有一種輕快的感覺，窗戶是打開的，太陽和溫暖的空氣令人想到春天。這個奇怪的地方呵！夏天下着雨天氣冷，秋天和冬天下着雨倒是暖和的，有時候，碰上那些美好的日子使你驚異：到底是冬天呢？還是意大利的春天呢？呵！意大利，意大利呵！那時我只有十八歲，正是充滿了希望，充滿了狂熱的自信和在生命之檻上的未來的計劃，這一切仍然在我的面前，仍然在一團光明的霧裏，就像是繞着 *Vesuvius* 山脈的

那些小丘，山谷，和鮮花燦爛的花園一樣！原諒我，我知道這些話是陳舊不堪的，然而有什麼關係呢？

同夜

難道在你看來，或者以為我是一個過於抽象的人，所以你不寫信給我嗎？那末讓我再告訴你幾件關於我生命上的事實。自從我結婚到現在，十六年已經過去了。我的丈夫是法國人。在一年冬天，我在法國利維耶拉地方認識了他，我們是在羅馬結婚的，在意大利渡過蜜月後，我們就永遠住在這兒了。我有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我愛他們嗎？愛的。但完全不像一般母親們那樣愛着她們的孩子，把她們整個的生命都交給家庭和孩子們。當他們還小的時候，我常常照顧他們，陪着他們一塊兒玩，一塊兒做事，現在他們可不大需要我了，我有很多閒暇，我就利用它來看書。我的親戚們離我家很遠，大家各走各的路，我們性情也不大相投，所以難得通一次信。爲了我的丈夫的關係，我常常要去交際，去拜訪人家，或是招待來客，出席夜宴或午宴。可是我沒是親蜜的朋友或同伴，我完全不像這兒的太太們，而我對於男女之間的友誼又不能深信……

關於我的事已經說得夠了。假如你回答，你至少也要說幾句關於你自己的話吧？你是一個怎麼樣兒的人。你的永久住址在

那兒。你到底是喜歡莎士比亞呢，還是雪萊，哥德呢，還是但丁，巴爾什克呢，還是佛羅貝爾呢。你愛不愛音樂，你愛什麼歌曲。你已經結婚了嗎？是已經結婚多年而感到厭倦了呢，還是有一位仍在深情可愛時候的新婚夫人呢？在這個時候還沒有往事成塵，一切是新鮮而快樂，至於往事的迴憶，暗示着一種消逝和荒廢了的幸福，祇給我們以痛苦和欺騙。

只要你能夠，請寫一封信給我！

十一月一日

你還是沒有來信，怎樣的一種痛苦呵！這樣的痛苦，使我有時咀咒着時光，當我決心寫信給你的時候……

最糟糕的是從這樣的境地絲毫找不着出路。不管我怎樣使自己相信是不會有信來，等候它是無用的，然而我還是在等候着：誰敢担保真的沒有信來呢？呵！只要我知道你不願意寫信給我，我就會快樂了！但是，不，不，還是在希望當中活下去好，我希望着，我等着！

十一月三日

沒有信，我的苦痛繼續着——

早晨的幾個鐘頭最難堪，就在這個時間裏，我帶着一種不自然

的安靜，兩手因內心的倉皇而致發冷，我遲延地穿好了衣服，喝過咖啡，陪着我的女兒練習一小時的音樂。她是那樣動人地勤勉地練習她的功課，她在鋼琴旁邊坐得那樣直，直得那樣引人注意，只有年青的姑娘在她們十五歲的時候纔能夠這樣。最後到了正午郵件來的時候，我趕忙跑過去，可是甚麼也沒有——於是我就變得幾乎是安靜下來了，直到第二天早晨……

今天又是個美好的日子。低沉的太陽是清晰而溫柔。花園裏有幾株沒有葉子的黑色的樹木，秋天的花正燦爛開放着，從花園裏的樹枝望出去，山谷裏面，好像有些什麼東西是飄渺的，蔚藍的，很難叫人相信地那麼樣的可愛。有一顆心正為着一些事對一個人藏着感謝。爲了甚麼？真的是不爲甚麼，也沒有甚麼事情會發生……但當這種感激，這種迷人魂魄的心情的確是有着的時候，說沒有甚麼事行嗎？

爲了你給與我發現你的可能，我再感謝你。你永遠不會認識我，永遠也不會遇見我，可是在這樣的行動中，有着許多憂鬱的美。你一個字未寫來，你亦未和我相見，也許是很好。假使我認識了你，或者只要是從你那兒收到僅祇一封信之後，我對於你的談話和感覺能夠像現在我所感到的嗎？無疑地你不會和我的想像完全相同的，無疑地，你比我所幻想的要差一點，而且我寫信給你，也會感覺到些勉強了……

天氣漸漸冷了，我還是讓窗戶開着，我還是望着花園外邊橫互在山谷和邱陵上面的輕紗般的藍色薄霧。這種藍色真美，美得叫人受不了，因爲它像是叫人絕對的有需要去做甚麼事似的。可是做甚麼呢？我不知道。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十一月五日

這像是一篇日記，然而可絕不是一篇日記，爲的我現在有一個讀者，即使他是一個被懸想的讀者……

什麼使得你想寫呢？是一種想敘述點東西的熱望嗎？還是想表現你自己（即使是寓意地）？自然，是想表現你自己。作家十有九個只是故事的陳述者，就是著名的作家也不免如此，這就是說，他們的工作大致和值得叫做藝術的沒有共同之點。可是什麼叫做藝術呢？藝術是祈禱，音樂，人類靈魂的歌唱……呵！只要我能在身後留下幾行說出我曾經生活過，戀愛過，快樂過的，說出我曾經有過少年，青春，意大利……說出在大西洋海岸上有一個遙遠的地方，在那兒，我現在住着，戀愛着，甚至於還在等候着什麼……說出這個大洋裏有許多憂愁的荒島，還有和其餘的世界隔離了的人們的憂愁的生命，這些人們的來原，難解的語言和生存的目的沒有一個人知道，也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

可是我還在等着，等着一封信。這已經變成一種討厭的附註，

一種精神上的病態了。

十一月七日

是的，一切全是荒誕的。一封信呵，你看，連一點影子都沒有。只要你想看，是爲了沒有像那樣的一封信，沒有一個我從未見過也永不曾再見的人的回音，沒有回聲答應我這向遙遠的距離裏，向我的夢裏喊出去呼聲。我陷在一種可怕的寂寞之中。我被一種宇宙裏可怕的空虛的感覺包圍住。多麼空虛啊！多麼空虛呵！又是這麼落雨，下霧和陰森的黑暗。幸而這是常有的，天氣本來應該這樣，這對我倒有一種安靜的效果。

再會，上帝寬恕你的殘忍，是的，是可以這樣說你的。

十一月八日

現在不過是下午三點鐘，但是爲了有雨和霧的原故，天像是有點薄暮的景況。

在五點鐘，我將要招待客人喝茶。

他們將要冒着雨從那個陰暗的鎮裏坐着車子來到，在下雨的時候，爲了潮濕的黑色的柏油馬路，潮濕了黑色的屋頂，和塔尖隱在朦朧的雨和黑暗裏的花崗石的大教堂，那個鎮市似乎比平常更黑暗……

我已經穿着妥當，好像等候着登台演戲。我正要等着一個時候，那時我將要如人們所希望地那樣說話，我得要顯出忻快，活潑，文雅，而且臉色也要有一點點兒蒼白，不過這很可以諉之於天氣的。像我這樣修飾起來，我像是年青了，我覺得自己像是我女兒的姐姐，而且像是隨便在什麼時候，全可以哭出來。可真的，我曾有過一種奇異的，類似愛的情感，爲了誰？怎麼的？

再會，我不再希望你的來信——我非常坦白而且堅決的說出這句話。

十一月十日

再會吧！我的陌生的朋友。我將要像開始一般地結束我的沒有回音的信——心裏含着感謝。我感激你始終不寫回信給我。不然可就不太好了。你能對我講些什麼呢？而且我們如果信札往還，到末了怎樣好停止，停止通信時怎能免掉受窘？除掉我已經對你說過的那些話，我還能對你說什麼？——我什麼都說完了。真的，關於任何人的生命，祇要寫上兩三行也就成啦。呵！是的，祇要兩三行就成。

我懷着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像失掉了誰似的——和從前一樣繼續地孤獨着，在我的家裏，面對着籠着霧的大海，在秋冬陰森的黑暗之中，我又將要寫我的安靜生活的日記，這種奇異的需求，

它使我寫日記，它使你創作，這祇有天纔能解釋。

幾天之前我在夢裏看見了你。你像是有點兒奇異，沉默。你坐在一間黑暗屋子的角落裏，是不能看見的。然而，我看見了你。

雖是在夢裏我也覺得：那怎麼可能在夢裏能看見一個你一生沒看見過的人呢？顯然地祇有上帝才能從沒有裏面創造出有來。我感覺到痛苦，在恐怖中醒過來，覺得沉重地被壓迫着。

在十五年或是二十年之中，或者你和我會都不在這個世界裏了。直到我們在第二個世界裏相會！誰知道那個世界真是沒有

的呢？哦，我們幾乎不懂得自己的夢，我們的幻想所創造的東西。這

個幻想，說得更正確點，我們所稱做我們的幻想，我們的創造，我們的

夢，它是我們的嗎？當我們熱烈地追求着這個或那個靈魂時——

像我追求着你的一樣——我們是順從着我們自己的意志嗎？

永別了。或者不會的，直到我們再見吧。

附註：此譯文原定刊在第三期「Bunin 與 Pirandello 特輯」中，因寄到稍遲，故載本期。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本 刊 一 二 三 期

連 載

譯 冰 寒 孫

by Stefan Zweig

在這篇小說裏，Nees擊中了一根向來不曾受過激動的
心弦，女主角迷戀着一位向不被認識的作家，而受苦一生。
故事的頂點在女主角將死之前將若干年來任何人不再能忍受
的苦痛像水關剛開的水流般傾瀉出來，其熱情哀艱得未曾
有，全篇固然充滿着浪漫的氣分，但已被悲壯的情節所掩飾
，使讀者不得不感動到流淚。譯筆真切流利，傳神到幾不信
其為譯作。

哥德談話錄 (三續)

德國 John Peter Eckermann

黃源選譯

一八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威廉的修業年代、席勒的為人、

席勒的書信——

威廉的修業年代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的話題時常講起。哥德說：「席勒責備我把悲劇的要素編進這小說去，因為那是不屬於小說的範圍的。但正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他卻錯了。在他給我的信中，他對於威廉的修業年代有許多極重要的理解和意見。但這是一本極難估量的作品，我自己也很難說有估量的把握。人家很難找出書中的中心點，甚至是不會找到的。我以為把一種豐富複雜的生活，展開於我們的眼前，已有其充分的價值，正無需有明確的傾向，所謂明確的傾向只是給識者看的。但如果你硬要我說一點這種話，那也許可以引用腓特烈最後對主人

公所說的幾句話：『在我看來，你好像是掃羅 (Saul)，基斯 (Kis) 的令郎，他出去找父親的驢子，卻發見了一個國家。』只要引用這幾句話便夠了；因為實際上這全部作品似乎只是說：不管那個人，只要他一切的愚呆和錯誤為一個更高尚的人所領導着，他終於可以達到幸福的目的。』

李梅爾談起了席勒的那種神氣。他說：「席勒的體格，走路的姿勢，和種種的舉動，却很傲慢，只有那一對眼睛却很柔和。」

哥德說：『是的，他只有一對眼睛是柔和的，其餘的一切都很傲慢而尊大。他的才能卻正像他的外表，他勇敢地捉住了一個大題目，便加以種種的變化，並且試作這樣或那樣的運用。但他之看事物，只是看了牠那外面；至於內面的平穩的發展，却不在他的範圍之內。他的才能是變化無窮的。所以他永遠沒有決斷——永遠不能做出有決斷的事情來。他時常在試演前，將劇本改變一部分。』至於他工作起來，卻非常勇敢，他對於主旨是不大十分用心

的。我還記得，他要使推爾 (Wilhelm Tell) 中的格斯萊爾 (Gessler) 突然從樹上折下一個蘋果來，令推爾從孩子的頭上射下去。關於這一點，就和他都感得非常的困難。這尤其是很違反我的見解，我勸他至少對於這種殘酷要給與一些動機，由使那孩子對格斯萊爾誇耀他父親的絕技，說他在百步的地方能從樹上射下蘋果來。席勒起初不以為然，但後來終於聽從了我的議論與意見，照我所勸告他的寫。我卻剛剛相反，因為對主旨太注意了，反使我的劇本不能上演。我的渥格尼 (Eugenie) 不過是主旨的連續，因此這在舞台上是不能成功的。

『席勒的才能真是為舞台而生的。他每一部劇本都比以前所寫的有進步，而且更完成些；但是說起來很是奇怪的，他自從寫強盜 (Die Räuber) 那時候起，就有種對於殘酷的嗜好，這種嗜好甚至在他最榮華的時代也不能完全捨棄。我還記得很清楚，在我的愛格蒙脫中，那在監獄中宣讀罪狀一場，席勒以為使阿爾佛 (Alva) 戴了假面披了外套出場，可以對於宣告愛格蒙脫的死刑更增加一層趣味。這樣阿爾佛便顯得是一個對於復讐與惡意不知厭足的人。我無論如何反對這種意見，不使阿爾佛出場。席勒原是個偉大而奇怪的人物。』

『每一個星期他都變化一下，且更趨於完成，我每一次看到他，總似乎覺得他在博識與判斷方面更有進步。他的書簡是他所給

我的最好的紀念，而且那也是他的寫作中所最傑出的東西。我把他那最後的信保存得好像我的寶物中最尊貴的遺物似的。』哥德於是站起身來，拿了那信，一邊交給我，一邊說：『看一看，然後再讀出來。』

那是一封非常美的信，字蹟極豐滿。信中寫着他對於哥德批評拉摩之甥 (Rameau's Nephew) 的意見，那是一本介紹當時法國文學的書，他交給席勒去審閱的。我把信讀給李梅爾聽。哥德就說：『你看，他的評判是多麼適切而一致，他的筆蹟不露一點軟弱的痕跡。他原是一個赫赫的人物，竟在精強力壯之中離我們而去了。這封信是在一千八百零五年四月二十四號寫的——席勒是在五月九號逝世的。』

我們把信輪着看，愛牠那明確的文體與端正的筆蹟。哥德講了許多關於他的朋友的深切的回憶，直到快近十一點鐘，我們纔告別。

一八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論拜倫 (三一) 律與拜倫、拜倫的

奔放、遺傳及愛國之否定、英

國貴人的傲岸、中流階級的才

子、手鎗的自衛——

今晚，哥德說：「如果我還在當劇場監督，我便要排演拜倫的威尼斯的總督 (*Dogen Von Venedig*)。這劇本確乎是太長了一點，須加以縮短。但是這縮短應不減少什麼，而擷取每場的內容，更簡潔地表現出來。這樣，這劇本雖經改作而無損害，反使其更加緊張，同時既不失其本來的特點，又予以更強的感動。」

哥德的這種意見，給了我一種新的見解，就是說在上百種類似的事件中，我們怎樣纔能把牠處之於舞台之上，我聽到這樣的一句金言，非常高興，因為這種金言，無論如何必須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不，一個理解自己的工作的人，纔說得出來。

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拜倫的話，我便講起拜倫在和梅特溫 (*Metwin*) 的談話中，曾說及爲舞台寫東西是吃力不討好的。哥德說：「對於一個詩人，最要緊的是走入公衆所趨的嗜好與興味之路。

如果作者的才能能和公衆的傾向相一致，則大事都成功了。烏華特 (*Houwald*) 以他的肖像畫擊中了這條路，所以他受到舉世的稱贊。如果拜倫的傾向與公衆的相反，他或許享不到這樣的幸運。詩人的偉大決不是一種最爲必要的條件。反之，惟其如此，所以一個稍稍超出於一般公衆的人，便時常得到最普遍的寵愛。」

我們儘管談着拜倫，哥德讚美他那非凡的天才，說：「那我稱之

爲創造，我在這世界上從未見過一個天分比他更高的人。他解決戲曲之困難，那方法之妙，常出人意料之外。」

我說：「我對於莎士比亞便有這樣的感想，尤其是在法爾斯泰夫 (*Falstaff*) 自陷於虛偽之網的時候，我曾自問要怎樣纔能把牠救出來；我看到莎士比亞終勝於我所有的概念。但是你說拜倫也是這樣，那無異於給他以無上的讚賞。」我接着又說：「一個透視始末的詩人，對於偏頗的讀者是很有益處的。」

哥德同意於我，想到拜倫永遠不適於實際生活，甚至永遠不以法則爲意，而終於遵守着三一律的最愚笨的規則，不禁笑了起來。

哥德說：「他之理解這法則的目的，並不比其他的人高明；三一律的目的還在使人容易瞭解，而那三一律也唯有達到了這目的才算成功。如果遵守了三一律反而使作品不易理解，依然把牠作爲一種法則去遵守，那簡直是愚笨極了。甚至創造這法則的希臘人，也並不常常遵從牠。在幼里披底 (*Euripides*) 的菲厄吞 (*Phaëton*) 中，以及其他戲曲中，場所常有變化，那是很明顯的，巧妙的表現對象是較盲目的遵從法則，更爲重要，那法則的自身乃是無關重要的。莎士比亞的戲曲雖常不顧時間與場所之統一，但是那些戲曲卻是容易理解的——實在也沒有比這更容易理解的——而因了這緣故，希臘人也未必會非難莎士比亞的作品。法國的詩人都是最嚴格的遵守這三一律的——但是他們很不容易使人理解，因

爲他們不是用戲曲上的表現而是用敘述來解決戲曲的法則。」

「於此，我想起了烏華特的仇敵 (*Die Feind*)。作者因這戲曲很受不良的影響。他爲了要保持場所的統一，以致在第一幕中很有些不易瞭解的地方，同時他那戲曲本來可以給他較大的效果，却也因爲他這無人致謝的拘泥所犧牲了。我以為哥茲·封·相力與根，剛剛相反，那是完全不顧時間與場所的統一的，但是這戲曲在我們目前展了開來，一切都訴之於直接的觀照，正如世界上任何的戲曲一樣，是真正的戲曲而且容易理解的。我又想到唯有將事情納入極狹小的範圍，使牠能在固定的時間內詳細地展開於我們眼前，那末所謂時間與場所的統一纔是自然的，而又適於希臘人的意思的。但是一種大的行動出現於幾個場所，那可沒有理由定要把它限止在一個場所，尤其是在我們的舞台設備上，要變換一個場面本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哥德繼續的談論拜倫。他說：「他既有這種性質，所以他常被引到無涯無限中，那種由遵守三一律而加之於自身的制約，對他漸次地相合。如果他只要知道在道德方面怎樣去加以自制，那也就好了！但是，他之所以沒落，便是因爲他不能這樣做；這也許可以說，他是爲了他自己的放縱的性情而毀壞了自己的。」

「但是他對自身也太糊塗了。他熱烈地過日子，既不知道又不想想，他所幹的是怎麼一回事。對自己什麼事都非常任性，而對

別人又什麼事都不能寬恕，這樣他勢必弄到一敗塗地，以致世人都成了他的敵人。在最初他就以英國的詩人與蘇格蘭的評論家 (*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 一文侮辱了最有名的文人。以後爲了生活，他不得不退後一步。他在以後的作品中，還是繼續走着那種反對與非難的路線。不論教會與國家，都不免受到他的攻擊。這種怠慢的行爲，終於把他驅逐出英國，到某個時期也許要被驅逐出歐洲哩。對於他，到處都非常窄狹，他情不自禁的要求最大的個人自由；這世界在他簡直是牢獄一般，他的去希臘決不是自由意志的表現，而是他與世界不調和，逼着他不得不去的。」

「對於遺傳與愛國之否定，不僅破壞這樣卓越人物的人格，而且他那革命的傾向，以及與那傾向相連絡的精神之不絕的激動，也不能讓他的才能有適當的發達，況且他那不住的消極與非難，竟至傷害了他的優秀的作品。因爲不僅是詩人的不平感染了讀者，而是因爲反對一切的結果成爲否定；而否定便是連什麼都沒有了。我若是把壞的說是壞的，那末我還有什麼其它可做的事情呢？但我若是把好的說是壞的，結果我卻造成很多的不幸。一個人如果要造成一種好的影響，他必須永不罵詈，必須完全不以別人做壞了的事情來打擾自己，而只要自己做得好。因爲要點不是在破壞，而是在建設，在這建設中，人類才感到純粹的快樂。」

我聽到這些貴重的話，這些有價值的話，心裏非常高興。

哥德又說：「拜倫是應視為一個人，一個英國人，並且是一個有偉大的才能的人。他的善良的性質大半是屬於人類的，其劣點是屬於英國人與貴族的，至於他的才能，那就難以測量。」

「實在說來，所有的英國人，全都是這樣，沒有反省的，憤激與黨派的心使他們不能安穩地趨於完成。但他們卻是偉大的實行家。」

「所以，拜倫是從來不能反省的，也爲了這緣故，他的格言大抵不見得是成功的，猶如他的信條所啓示的，「錢多，則無政府，」因爲錢多了常會癱瘓政府的。」

「但凡是他所創造的，卻都成功了，他以靈感來替代反省。他不得不繼續作詩，凡是由他這個人，尤其是由他的心理發出來的東西，都是非常出色的。他之寫傑作，猶如婦人之生美麗的孩子，並沒有想到，又不知道怎樣生產。」

「他是一個天才，是一個天才，我從沒有看過比他更有真的詩才的人。在理解外面的事物與透視過去的情景這兩點上，他是完全和莎士比亞同樣的偉大。而說到純粹的個人方面，莎士比亞卻是他的上手。這一點拜倫自己也覺得的，因此他不大談起莎士比亞，雖則他可背誦莎士比亞的全部詩句。他是要把莎士比亞一起加以否認哩，因爲莎士比亞的愉快成了他的阻礙，並且他自己也覺得不是莎士比亞的對手。拜倫不反對頗普（Pope），因爲他無須

乎怕頗普；因此他反而說起他，有時候還對他表示尊敬，因爲拜倫很知道頗普祇是他的一個陪襯者而已。」

哥德一談到拜倫，大有滔滔不絕之勢，我也覺得是聽不厭的。

哥德在說了幾句別的話之後，又繼續着說：

「拜倫的那種英國貴族的高貴身分，對他是很有害的，因爲每一個天才都受外界的人之壓迫，而像他這樣有高貴的身份與很大的財產的人，自然要受更烈的壓迫。中流階級對於才子，是很有益處的，所以我們看到所有的偉大的美術家與詩人都是中流階級的人。拜倫之傾向於絕端，也不至於如此危險，假如他出身卑微，而又沒有多大的財產。因爲他能實行每一個幻想，這就使他捲入無數的戰爭中了。而況對於這樣高貴身分的人，任何階級的人也不能用畏懼與尊敬來鼓勵？他把他所感到的都說了出來，因此他就永遠和世界發生了衝突。」

「說來是很令人驚異的。」哥德繼續說，「一個有錢的英國人，大部分的生活都消磨在決鬪與私奔中。拜倫自己說，他的父親會拐誘過三個婦人。比之他的父親，拜倫要算是個好兒子了罷。」

「其實，他是永遠生活在自然狀態中的，他既然這樣的生活着，自衛之必要這個念頭，便每天浮現在他的心頭。因此他常作手鎗的射擊。他時時刻刻在等待有人來挑戰。」

「他不能獨自過活。所以他的一切行動雖則非常古怪，但他

對朋友卻非常寬大。有一個晚上，他讀他所作咏穆亞爵士 (John Moore) 之死的那首好詩，但他的一些高貴的朋友卻都不解

其意。這事非但不使他激怒，他反爾把那首詩收藏起來。他之為詩人，真是像羔羊似的。要是別人，恐怕要叫他們滾蛋了。」

(待續)

英漢對照西洋文學名著譯叢

威廉的修業年代 · 哥德著 伍嘉甫譯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40

這是歌德的一部長篇小說，主人翁威廉的旅行和修業都是描寫人生的歷程，本書雖是節譯本，但原書大意完全抓住無遺。

新哀綠綺思 盧梭著 伍嘉甫譯

The New Heloise \$.50

本書乃開動一時之名著，也是永垂千古之藝術作品，牠能使人發生高尚而熱烈之情緒，全書係書信體裁寫成。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一個奴隸的誕生

蘇俄 S. Semenov

彼·舟譯

他是生在那班人們中間的——他們的命運只是由生「滾到」死。

貧窮，困苦和工作形成一個大圈子，圍繞着到這世界裏來的新生者。

他的誕生，對於任何人都沒有什麼特別快樂，希望，或煩惱……

「好，」這孩子的父親直率地想，「他生下了——讓他活着吧。假若他要死去——那也是上帝的意思。」

跟着這個思想的後面，立刻又有另一個思想，像重負似地壓着他，他卻不敢大聲說出，那就是他們的生活費用必要增加了。

嬰孩旁邊躺着一個臉色慘白但很愉快的妻子與母親，十分高興地凝望着她剛生下來的嬰孩。但這孩子的父親卻是那傷心的奴隸圈子裏一個真正的奴隸。

他彎身向着床頭，困迫的眼光逼視着這小手小腳的淡紅色的小家伙，他不能節制自己了，他說：

「好，我的妻，我們現在必得更節省地生活了！」
他說着這句話時，他儘量使勁，緩和那因貧血症而起的，白如土色的臉上的表情……

因為他曉得這會怎樣煩惱和磨折這躺在床上的婦人，所以他只得這麼勸導她；這表示他是了解她的。

她靜默着，避免眼光注視到這父親和丈夫。在她單調的臉部，加上一道蹙蹙的眉峯，那一隻慘白的手更無意地撫到了孩子的身上，似乎是去保護他。父親呢，也全都看見這些舉動了。

「她不知道吧，」他煩惱地想着，並且閉上了他的兩眼。

他使勁壓制了煩悶，彎身親近着這新生的傢伙。他的心覺得痛，因為他妻子不能了解他。

他說了這幾句話，因為他是想着她，想到他們的全體。即使沒有小孩來增加生活的負累，要賺一筆他們全體的生活費已經很夠困難的了。她的手那樣無意的動作清楚地告訴他：因為這第二個

兒子的產生，她對於這家主的需求，必須增加了。爲着對於她孩子的渴望，她毫不猶豫地要求他拿出那筆他勉強儲積下來放在一邊的錢。這對於他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用一種和藹的聲調與和緩的表情先來勸她，千萬不要這麼着。

「我們必須更節省，並且算計每一個用去的錢，」每當他把一週的費用交給她時，他總三反四復地這樣說。「你必得更經濟，更節省！」

他在靜待着一個回答而沒有得到，他彎下身向着他兒子——這時候，他能夠感到她的沉默表現一種不贊成。他以前時常以男子的特權和他的常識控制着她，但現在他覺得，在她的沉默中，好像有什麼東西，使她很不安。

他清晰地看見了他兒子必走的途徑。這孩子必定過着他，他父親，他祖父，所曾生活過的同樣生活。

他很樂於給他兒子一種教育，但他到那兒去找這一筆錢？他自己的父親甚至沒有讓他讀完初等小學：九歲時便送他到一個漆舖去當學徒了。十二歲時，他在一個鑄鐵廠裏拖鐵，在短促的空閒時間中，他學成一個很好的鐵匠了。他的兒子比他幸福些——感謝上帝，他能夠進初等小學，若是他還想上進，也未嘗不可以，只須他自己作主去做的。但是他必須工作，必須幫着維持家庭。

這是他的生活經驗，這是他祖父的生活經驗，那大而怨慘的團

子裏每個人所有的生活經驗。

這是他謹慎的言語中暗示的意見。這慘白的女人知道一切，但是她是一個母親，在她沉默的動作中，總有一種反對的表示。

他了解這種表情的姿態，雖則他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激成那種樣子的。

他驚惶地感到他自己好像有什麼不對，他把沉悶的眼光注定了她——這眼光除表示了他負咎的自覺外，還帶着在偉大的女性的神秘前同樣的天真和男性的好奇心。

他并不特意地要自相矛盾，他爲他兒子的自身，勝過爲他的女人。他興奮地說：「沒有關係。誰能像上帝一樣。等到他長大了，他會是一個幫助。」

更使他大爲驚奇的是她又沒有回答。他又看到了那熟悉的眉毛和嘴唇間微細的動作，他覺得自己又惱了她。他不能理解爲什麼一個女人會對她所服事的「偉大的聖禮」感到那麼深沉的興趣，又爲什麼他提示他們此刻的貧窮，便會傷了她的心。

她不能夠用適當的言語表白她的感情；她的前途是狹隘的；她不善使用言語；她的腦筋裏缺乏想像。她感覺到了什麼，使用她自己特殊的方法來表達。

「你不要苦惱！他不會像你所做過的一樣，十二歲時去拖鐵條的！」

……她在做着夢，看看小孩，又望望天花板。

「他不會像你那樣，一生都在一個鑄鐵廠裏。他會受完學校教育，假若有機會，我還要再叫他上進——我就不穿衣服也使得：他完成了學業時，他便不會做個工人，他要當個職員或會計師。」

會計師是什麼，她不知道。她漠然想到一個地位重要並且沉靜的人，嘴裏銜着一支大雪茄，像她丈夫告訴她的鑄鐵廠的經理一樣——「那才是我的小兒子所像的樣子。」她隱然敵視她的丈夫，她沉默着。

就在夢裏，她也不敢有更大的希望。她腦筋裏所能包括的一切，就是不要像那些大圈子裏的人物。在她，這大圈子中也有高低的。

她甚至沒有猜想到他們的圈子是人造的——甚至在夢中，她也不敢想到逃出這命定的界綫；她僅僅希望她小兒子在此界綫中，有一個較好的位置。



「我不要和他爭吵，」她機警地想。「我們看以後。或者得到全能上帝的幫助，我們能夠設法去教育他。」

她用她生活中會不缺少的女性的溫柔，她能夠利用這個利那，她總把她粗而大的手，攔在稀稀地覆着毛髮的嬰孩小頭上。

「瞧他怎樣地可愛呀，」她說着，看了這睡着的嬰孩一眼後，她又仰望着她的丈夫。

丈夫覺得她的天真，不想在這樣一個時候去反駁她。她蒼白的臉上反映着勝利的容輝。

他呢，痛苦地想着。

「兩年中，兩個孩子——還要再養咧。我們怎樣維持生活到他們長成人的時候呢？這一切，她都不知道。」

於是他粗魯地吻着這孩子和他的母親——這是一種難得的機會，有些人容易放棄的——他重說，置重這個要點：

「他會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只要等到他長大的時候。」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主編

中國農村

第一卷·第九期

二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要目

專論	農村調查	農村通訊	讀者來信	書評
----	------	------	------	----

中國農村經濟性質問題的討論	周彬
中國今日的農村合作運動	馮南江
近年來中國農村金融中的新事態	駱耕漢
丹麥——所謂「理想國」——底農業和畜牧經營	徐雪寒
無錫三個農村底農業經營調查	章健雄
廣西永淳縣的林地	黃子爵
無錫開原鄉的農村經濟	施琦
重重負擔下的鳳陽農民	李作周
為農工僱傭習慣答復余霖先生	陳正謨
論農村社會學	言心哲
評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之「方法問題」	張志敏

零售 每冊 二角
 預定 全年 國內 二元
 國外 三元

本刊第一卷上冊合訂本（自創刊號至第一卷第六期）現已出書精裝一厚冊實價一元六角。

上海福州路中市
 黎明書局發行
 各埠均有代售

模範小說選

謝六逸編「二元八角」

本書特色如下：1. 選材謹慎——所選悉為現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2. 解說詳盡——以鑑賞態度，首述原作優點，次就每小節依次解說。3. 注重作家的介紹——詳細說明，合作家的思想與傾向。4. 附有註釋與習題。5. 參攷資料搜羅豐富。6. 選錄小說研究的論文。7. 自修適用。8. 課本適用——適高中央大學的國文課本，本書解說能激發讀者發揮的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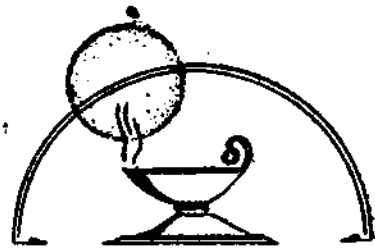
絕妙詞鈔

本書編者，以春花烟月的心情，儂俏的眼光，選集自晚唐至金元時代，二百餘作家的詞章五百餘首，均為崇尚婉麗，流暢，而最感人的作品。購此一書中國歷代絕妙詞章均鑑賞止矣。

故事的事

民間文學因經過空間與時間不斷的篩節，故其內容常是切合流傳處人們的生活環境與心理，其結構又是幽美而富情趣。本書所選盡為浙東最流行的民間故事，內包括文人逸事，民間童話，民間傳說等五十餘則，盡屬性質高尚而趣味永餽者，且經劉先生的流利美麗的文筆寫出，更顯得錦上添花了。

黎明書局發行



白璧得

(一續)

美國 Sinclair Lewis

洪深
紀澤長
合譯

第三章

像茲尼斯一般富庶的市民一樣，喬治·弗·白璧得的汽車對於他就像是詩，悲劇，愛情和英雄主義。公司是他的海盜船，但是汽車却是他的歷艱險，登岸後的旅行。

在一天裏可怕的危險中，沒有一件比開動汽車機器這件事更有點戲劇成分的了。在很冷的早晨，往往開得很慢，點火發動機發出一種曼長急促的旋轉聲來，並且有時候他要把伊打酒滴在汽缸的注管中時，那是很有趣的，因為他可以心裏計算着到午飯時一共用了幾滴，並且每滴的價值是多少。

今天早上他心裏很煩亂地覺得要出亂子，當那輪機發動時，那

陣好聽而又響亮的聲音使他覺得有點被人輕蔑的意味。當他開着從汽車間裏倒出來時，車子連汽車間的門都開不出來，牆上被車前的防泥板搗成了一道道深槽，並且落下許多屑片來。他很忙亂。他向撒·杜坡布婁喊着「你早！」的時候，比平常格外興奮些。

白璧得所住的這座淡綠色的荷蘭僑民房子，是查山路一帶房屋中的三大建築之一。房子的右邊是那位浴室裝置行秘書撒慕爾·杜坡布婁的住宅。那是一所很合適的房子，但是建築得並不很講究，外面看來好像一個帶着扁平塔尖，一個寬大涼臺，外面塗着一層發亮的黃油，就像一個蛋黃似的大木箱子。白璧得挖苦杜坡布婁和他的太太，說他們是「布希米的土人」。從他們這房子裏

時常發出一種很幽暗的音樂和很討厭的笑聲來；因為他們的隣居都在那裏談論着私酒和跑快汽車的事情。他們時常和白璧得坐着談個通宵，在那時他時常很堅決地聲明，『我並不是有所限制的，我也並不反對一個人有時去喝喝酒的，不過像杜坡布裏那樣跑去終天地和一羣魔鬼亂鬧時，那我却真受不了。』

在白璧得房子另一邊，有一位哲學博士郝瓦德李太非，住着一所很摩登的房子，下層是帶着深紅色掛帷的磚牆，有一個鑲鋁框的凸窗，上層是帶着斑點的灰石灰泥，房頂是紅瓦的。李太非是附近隣居的一位大學者，他是一位除了小孩，燒菜，開汽車這幾樁事以外，世界上一切事情的權威。他是布拉該特學院藝術系的學士，並且是耶魯大學的經濟哲學博士。他現在在茲尼斯市內運輸公司的事務幹事和顧問。他能夠在市參事會員或國會演講臺前站十個鐘頭，他能夠很堅決地，從頭至尾很快地證明：自波蘭到新西蘭各地，方公共汽車公司都很愛護大眾，並且也關心公司裏職工的幸福，並且所有汽車公司的股票都屬於寡婦和孤兒，並且公司都是按照物生的利益來增加租價，爲了扶助窮人而跌落租價的。當他的那些朋友想知道南北戰爭的日期，『sabatage』這個字的意義，德國國徽的將來，『hine illae lacrimae』的譯本，或是柏油出產的數目時，他們都來領教李太非的。他曾對白璧得說，他時常在午夜裏坐起來讀政府公報上許多圖表和註腳，或略加研究（有時則高興指出作

者的錯誤）最近出版的化學，攷古學，和魚類學的書籍。

但是李太非的偉大，乃在他可以作一個精神上的模範。雖然他有許多古怪知識，但是他却是真正正經經的一個長老會的會員，正如喬治·弗·白璧得是一個共和黨人那樣的堅持到底。長老會的會員祇是從他們的情感的本能中，知道他們這樣工作的規則和態度是健全的，但是郝瓦德李太非却從歷史，經濟，和改良了的語根中把它加以證明。

白璧得認爲和這樣的一位博士在一起，是一種很大的榮耀，尊貴，並且泰得和郁尼斯李太非也很要好，在十六歲的時候郁尼斯除了對於自己的年齡和電影明星的薪金以外還記不大清數目，不過

像白璧得所說過的——『她却真正是她父親的女兒』。

像撒杜坡布裏這樣一個不足道的人，以及像李太非這樣一個真正絕頂的人物，兩者中間之區別可從他們的臉上就能顯露出來。杜坡布裏是一個有青年氣概的四十八歲的人。他常把他那頂硬氈帽帶在頭後面，他那張紅臉上常露着無意識的笑容。但是李太非却是一個老成持重的四十二歲的人。身體高大雄偉；他有一大堆黑色而多油膩的頭髮；在他那張長臉的摺縫裏帶着一副金框的眼鏡，他那隻 Phi Beta Kappa 學會的鑰匙徽章在那有斑點的黑大衣上閃閃發光；他吸着一隻舊烟斗；他有一種行殯葬禮時副主教的神氣；他在地產經紀和浴室裝置事業以外，還具有一種莊重

的氣息。

今天早晨他站在門前，查看着石階和寬水門汀人行道中間的那行草地。白璧得把車子停了下來，歪出身子來，喊道：「你早！」李太非慢慢地走過來，用一隻腳踏在那汽車邊上。

「今天早晨天氣好啊，」白璧得說着，點上了——太早些的——他那一天中的第二支烟。

「是的，今天早晨好極啦，」李太非說。

「現在春天很快地就到了。」

「是的，現在真正是春天了，對啦，」李太非說。

「可是，夜裏還很冷呢。昨天夜裏睡在涼臺上，還要蓋兩床毛毯呢。」

「是的，昨天夜裏可真不暖和，」李太非說。

「不過，我覺得現在我們不致還有什麼更冷的天氣了。」

「不，昨天在提弗里斯，芒塔那地方還下雪呢，」這位學者說，「你記得在三天前西部地方也有大風雪——在格格里，可路拉都地方有三十英寸的雪——兩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我們茲尼斯這裏也曾有過大風雪的。」

「對啦！我說，老先生，你看這次的共和黨候選怎麼樣？他們中間誰可以選為大總統呢？你不認為在最近我們就會有一個真正實事求是的政府麼？」

「依我的意見，國家所需要的第一要着是對於政治要有一種健全的商業化的管理纜可。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政府！」李太非說。

「我很贊成你這種意見！我實在贊成你這種意見！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同學會以及同學們的感想如何，可是我却很高興聽到你這種意見，國家所需要的——就現在的情形看——並不是一個大學校長或是一羣對付外交的猴兒把戲，却是一個完美，健全，經濟化，實事求是的政府，那樣我們纔可以有機會來得到一個新的轉機。」

「是的。可是一般人還不了解，甚至於在中國，學術界的人也都不如實用人材來得重要了，所以你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是在哪兒。」

「真對啦！嗯，嗯！」白璧得慢慢地說，他覺得心裏很安靜了，並且對於世界上一切事情的狀況也覺得樂觀一些了。「啊，停下來談一兩分鐘倒不錯。不過我現在還要到公司裏去和幾個當事人接頭呢。啊，再見吧，老先生。晚上見。再見。」

二

這些健全的市民，他們都在工作着。在廿年前，這座弗勞拉高岡區和那些明亮的房頂，以及乾潔的草地和異常舒適的山，還是一

片長着楊樹、橡樹和楓樹的荒原呢。這些整齊的街道，在以前也不過是幾段長着樹林的空地，和一兩座老菓樹園。現在都漂亮多了；蘋果樹枝上的新葉子，在日光中閃耀着，就像一些綠光的火炬。櫻花最早的一瓣白花片，飄飄地落到一道水溝裏去，知更雀也在不住的叫着。

白璧得嗅地上的氣息，向亂飛的知更雀打着呼嘯，就像他一向對着一隻小貓或是一場滑稽電影打過呼哨似的。他在外貌上看起來是一個十足的公司經理——一個帶着一隻棕色軟帽和無框眼鏡，吸着一隻大烟捲，在一條市外馬路上開着一部漂亮汽車的闊人。可是在他的心裏却是一個對於他的隣居，他的城市，和他的同行有着真誠敬愛的人。冬天已經過去了，建築房屋的時候來了，這種看得見的生長對他有無上的光榮。他在早晨的那陣不高興已經消失了；當他走到斯密斯街上把棕色褲子留下，把油槽裝滿了的時候，他心裏感到極端的爽快。

對於一切事物的熟諳，越發使他感到有些勇氣，街上有紅色鐵質的大汽油唧筒，有凹瓦的磁磚汽車行，商店窗子內充滿了很合適的零星物品——有光滑的匣子，帶着乾淨磁罩的電燈插消，和金銀鑲子。他被那個出來照應着生意，骯髒却對於汽車機器異常靈巧的塞威爾·蒙很親熱的奉承着。「早安啊，白璧得先生！」蒙說。白璧得覺得自己是一個大人物了，甚至於很忙碌的汽車行工

人都記得他的名字——而且更記得他不是一個坐着汽車到處亂跑的下賤人物。他稱贊着汽車上的針盤的靈巧，每一個加倫就嗒嗒的響一下；他稱贊着那「隨時裝灌可以免得困難」——今日汽油三角一分」標記的美觀；他稱贊着那汽油倒在油槽中時有韻節的啾啾流聲，和蒙轉動着柄手時的那種機械的規律。

「今天裝多少呢？」蒙發問，用一種大專家的自主態度，又有一種親暱的朋友的切實，又有一種尊敬像喬治·弗·白璧得這樣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人的樣子。

「裝滿了罷。」

「你以為共和黨的候選人應該當選嗎，白璧得先生？」

「現在預測還太早些。無論如何，還要待一個半月的樣子——不，三個月——應該要差不多三個月——啊，在國民會議以前還有六個多星期呢，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先無成見地對於這些候選人認識一下——觀察度量了他們以後，纔可以很謹慎的決定呢。」

「對啦，白璧得先生。」

「不過我告訴你——我現在還是以像四年前，八年前，並且是四年後一樣的觀點來看的——對啦，也許八年後也是這樣！我告訴給任何人的話，其實未必任何人都能夠了解，那就是我們所最需要的，無論在甚麼時候，是一個完全的，健全的，實事求是的政府！」

「啊，對啦！」

「你看這副前輪子怎麼樣？」

「好極啦！好極啦！如果大家都像你這樣留心車子的時候，汽車行也沒有生意了。」

「啊，我想知道它到底怎麼樣。」白璧得付了錢很滿足地說，「不必找錢了。」於是帶着一種尊嚴高貴的神氣開着車子走了。

他向着一個等候電車的很體面的人，用一種像慈善的撒麻雷坦人的態度喊道：「你要上來嗎？」當那個人爬進來時，白璧得對他說：「你到市內去嗎？無論甚麼時候，我若看見有人在等着電車時，我一定要送他一樣的——自然，除非他是一個游蕩漢。」

「我真希望別人也像你對於汽車這樣的慷慨。」這位受到仁慈的犧牲者祇好這樣敷衍地說。

「啊，這並不是慷慨的問題，很難說是這樣的。事實上我時常覺得——我前天夜裏剛對我的兒子說過——一個人有些義務，要把世界上的好東西都拿來和他的隣居分享，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看得很重，因為他仁慈而到處亂吹，這樣的人頂使我發氣了。」

這位犧牲者好像找不到合適的話來作答了。白璧得繼續說道：

「在這些電車路上，電車公司對待我們真糟糕極了，在波特蘭路上每七分鐘以內，祇許開一次車，那簡直是胡說。冬天的早上，人

們在一個路角上，風刺着他的腳踝骨，在等一輛電車時，這真夠冷的。

「對啦。公共電車公司一點也不在意他們對於我們有些甚麼益處。將來要懲罰他們一下纔好。」

白璧得驚異了一下。『不過，自然如果祇把電車公司打碎而不知道他們所有的困難，像那些固執的人要求事事都歸政府來接辦，那樣也是不應該的。工人向公司要求提高工錢，那簡直是一種罪惡，結果自然落在你和我身上的擔負，要我們付七分錢的費的！事實上，他們電車公司的成績也不算壞呢——你想想。』

「嚶——」不自然地。

「今天早晨真好極了。」白璧得說，「春天來得真快。」

「是的，現在真正是春天了。」

這位犧牲者並沒有天才，沒有智慧，白璧得於是沉默起來，他自己專心注意到轉角處如何越過電車。他的車子像射箭，像打獵時的尾追似的，在兩列高大的黃色電車和一串閃光的汽車中間發狂似地飛馳着，在電車剛停的時候就飛快地開過去了——這簡直是一種稀有的，勇敢的把戲。

忽然間，他又覺到茲尼斯的美了。在幾星期以來，他祇注意那些產業當事人和那些同行攜客標出的「出租」的字樣。今天，在一陣很不舒服之中，他也和這陣發狂似的奔馳同樣地興奮起來了，今

天春的光是這樣動人於是他抬起頭來觀察着一切。

他羨慕着到公司去的那條路兩旁每個區域。那些一層平房，那些矮樹，和那些到弗勞拉高岡去的不規則的馬路。在斯密斯街上有許多兩層樓的舖子，一行發光的磁磚和嶄新的黃磚；有許多百貨商店，洗衣所和藥房在供給東部主婦們的急需。在荷蘭谷裏有一所市場，他們那些小屋子都是用洋鐵頂和柵欄門蓋起來的。

賣照相軟片，淡芭菰烟和骨石粉的廣告牌上，畫着九呎高紫紅色的女神。在第九號街上（東南方）有許多古老的「公館」樣子現在像一些穿着骯髒麻布年老的絨褲子，木製的堡壘現在變成了許多飯舖，有許多泥濘的小道和破爛的籬牆，街上滿是些從外面侵占進來的汽車行，租價甚低的房屋，和許多溫和靈巧的雅典人所開的水菓攤子。跨過鐵道去，那邊有高架着蓄水櫃和許多高大烟突的工廠——這是許多製造鍊乳，紙匣，燈罩，和汽車的工廠。再向那邊就是商業中心了，有許多密集的商店塞滿了不搭客的電車，還是許多大理石和磨光花崗石的偉大門階。

那是偉大的——白璧得尊重一切事物的偉大，在山，寶石，肌肉，財富和單字各方面都是這樣的。在這春色惱人的一霎時內，他是茲尼斯的一個抒情的，差不多是毫不自私的情人，他在想着市外的那些遙遠的工廠，他在想着那有崎嶇坍塌的兩岸的沙路撒河；北部的許多山，許多牧牛場，大牛欄和安適的牧人。當他把那位行人送

下車去時，他說：「啊，我覺得今天早晨好極了！」

三

他在開着車子的時候，就渴望如何能在未入公司以前，把車子停留在停車場那裏。當他從奧拜林街轉灣到第三號街（東北方）來時，他望着前面那一行停車中尋找一個空位置。他很恨另外一輛車走進去把一個空位佔據了。前面有一輛車在離開沿邊石了，白璧得把車子開慢下來，舉手向他後面擁擠着的車子打着招呼，又很着急地向在前面走着的一個老太婆打手勢，躲避着一輛從另一面向他走來的運貨車。用前輪切合着車子前面的純鋼阻衝機，他停着了，很急促地約束着他的舵輪，車子就滑進那個空隙中了。那裏有十八吋的空間，他調度着車子，使和沿邊石相平。這種丈夫氣的事情做起來真正偉大極了。他很滿意地在前輛上鎖上一個保險的鋼楔柱，於是跨過街去，走到他的地產公司的利威斯大樓的門前坪地上了。

利威斯大樓就像一座岩石似的不怕火，像一架打字機似的有主動力；是一座用黃色壓磚蓋成的十四層大樓，周圍有清潔的，直立的，撲素的線條。裏面有律師事務所，醫生診所，機器，沙面輪和電線材料的製造者，礦業股票的辦事人。每個公司的窗前都有金招牌的閃耀。進口的門前有最時髦的石柱聳立左右，裏面是沈靜，靈

巧和雅緻。沿着第三號街那邊，有一個西部聯合電報局，藍待而夫脫糖菓店，沙特威爾文具店，和白璧得托蒲遜地產公司。

白璧得本來可以和一般顧客一樣從前面走到他的辦公室內去的，但是他爲了表示是局內人，他穿過大樓的走廊，從後門進去。這樣他可以受那些鄉下人的問候。

那些住在利威斯大樓走廊裏不甚重要的人們——昇降機管理員，汽車夫，機器匠，管理員，和那個烟捲報紙攤上很古怪的跛子——他們都不配作城內的居民。他們都是些在鄉下住過的租人，他們祇對於他們的職業和這大樓有點興趣。他們的大樓就是這個進口的大廳，這裏有石鋪的地面，磨光的大理石的房頂，和這些商店的裏窗。在這條街上最熱鬧的地方要算那個利威斯大樓的理髮店了，不過也是白璧得所經過的一層障礙。他自己是最喜歡桑來飯店的那個漂亮的華美理髮店的，所以他每次從這個利威斯理髮店門前走過時——一天能有十次，一百次之多——他就覺得他對於這些人不忠實。

現在，他像是一位紳士似地被這些人殷勤地問候着，他走進他的辦公室裏去，安祥和高貴降到了他的身上，早晨時候的煩惱已經完全忘在腦後了。

但立刻又聽到引起早晨時候的煩惱來了。
出外的店夥斯坦來·克雷夫正在用一種很着急的神氣向當

事人們打電話：「喂，我現在正找到了一所你覺得很合適的房子——在林吞地方的那所波西瓦寓所……啊，你已經看過了。那末你以爲怎麼樣？……嗯？……啊，『猶豫地』，『啊，我想。』」

白璧得走進他的那間在辦公室後面帶橡木和毛玻璃格壁的小鷄姆似的私室裏去，這時候他覺得這並不像是一所使那些職員認爲他們是在做商業的地方。

除了白璧得和他那位不常到公司裏來的合股的岳父亨利·托蒲遜以外，一共有九個職員。這九個人是斯坦來克雷夫，出外的店夥——是一個喜歡吸煙捲愛賭博的荒唐人，老邁特潘內門，是一個普通角色，租金收取員和保險事業管理員——他很衰老，沉靜而有一頭白髮；他簡直是一個謎，人們都說他是一個破產的地產經營者，因爲他曾在高布魯克林那裏有一所商店；却斯特·克蘭白·雷老克，駐鴛鳥山谷開墾區的店員——是個富於熱情的人，有很好看的鬍子，和一個人口很多的家庭；賽利沙·麥克剛小姐，是一個伶俐活潑的速記員；威爾波塔·拜尼珍小姐是一個瘦弱，遲緩，而又勞苦的會計員，和編目書記；此外還有四個分班辦事的店員。

白璧得從他的屋子裏看了看大辦公室內，喃喃地說：「麥克剛真是一個好速記員，辦事爽快極了，不過斯坦來克雷夫和這些尾巴——」春天早晨的氣息已經浸潤到這陳腐的公司裏的空氣中來了。

實在說來，他是很稱贊這個公司的，他很驚異他會一手獨創出這樣一個真正可愛的事業來；他一向是被這公司裏的潔淨新鮮和它那忙亂的空氣所興奮着的；可是今天反覺得一切都平淡——這磁磚鋪的地，像一間浴室似的，這黃色金屬的天花板，這掛在硬石灰牆上的舊地圖，這發光的灰橡木的椅子，這桌子和這塗着暗褐色單據鐵櫥。這是一座圓頂屋子，一座鐵頂的小禮拜堂，在那裏閒談和笑聲都視為壞透的事情。

他甚至於對那隻新的冰箱都不滿意！這却是一隻最好的，最時髦，最科學化最靈巧的冰箱，曾經化費了不少的錢買來的。（這價目的本身就是一件長處。）這裏面包含着一個不傳熱的木紋質盛冰器，一隻磁水罐（保險衛生的），一個不滴漏不塞滯的衛生水龍頭，還有用機械畫飾上的兩色金屬的花紋。他很厭惡放冰箱地方那片磁磚地板的樸素樣子，雖然他很知道，在利威斯大樓住着的人們，沒有一個這樣闊綽。但是，他以前的那種崖岸自高的感覺，却已經消失了。他很驚訝地說：『我現在一定要把這種煩惱來打倒，我終天地消遣我自己。今天晚上，再到剛那裏去打撲克，隨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咒咀人，喝一百或九千瓶啤酒。』

他歎息着，他折開他的信件，他喊道，『馬斯剛』意思是叫『麥克剛女士』於是開始吩咐了。

這下面是他那頭一封信的自己的底稿。

「奧馬·格雷勃爾，把它寄到他的公司裏去，密斯麥克剛，你的二十日來信已經收到了，現在回覆你，格雷勃爾，我恐怕我們再這樣猶豫不決下去，我們一定要把愛林這次出賣的機會失掉了，我前天已經和愛林商議了一回，具體的條件也已經擬定好了，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噢，噢，不，改掉了；我的意思是說他對於商業是很能夠按照他的經濟情況去做——那句話好像有一點不十分清楚，密斯麥克剛，你可以把它改成兩句話，一個『句點』下面是另起一段。

「他十分願意把這特別估價來按股均分，而把我打倒，我敢說他去付所有權保證金時是一定沒有問題的，所以現在看了上帝的面子，讓我們趕快下手——不，改一下：所以現在讓我們進行去把它拿到——不夠了——你可以在打字的時候再把這兩句話補充一下，密斯麥克剛——你的忠實的，等等。」

這下面是下午麥克剛小姐打好那封信以後送他看的原文：

白璧得托蒲遜地產公司寄

平民住宅代辦處

利威斯大樓，奧拜爾林路與第三號街轉角（東北方）

茲尼斯

奧馬·格雷勃爾先生收

北美大樓五百七十六號

茲尼斯

格雷勃爾先生：

二十日來信已收到了。我覺得我們如果再這樣延遲下去，恐怕我們要把愛林這次出賣的機會失掉了。我在前天已經和愛林商議了一次，具體計劃已弄好了。我的意思是說他還算會作生意。我也會調查過他的經濟狀況，還不算壞。

他十分願意把這特別估價來按股均分，而且他去付所有權保證金是毫無問題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辦吧！

你的忠實的，

在他念完了，用他那種真正流利的商業大學筆法來簽了名以後，他說：『這的確是一封很完善很有力量的信，清楚極了。現在——我並沒告訴麥克剛在這兒寫第三段呀！我想她不會隨便改動我的意思的！不過我不明白爲什麼斯坦來克和查特雷老克都不能寫這樣的一封信呢？真笨極了！真愚蠢得很！』

那天早上他所吩咐的最要緊的事，是那封兩星期一次的例信，必須要複寫一千份分發出去。這封信的體裁是模仿當時最好的文學作品模型寫成的，是一種親切的廣告，『推銷』的信，內容談論到『意志力的發展』和雙手牌的房舍用具，像由新商業詩人學派的詩人所寫出來的一樣。他很費力地把一張初稿擬了出來，他現在像

一位很細心而又心神不專的詩人似地念着：

啊，老先生！

我願意知道如何能夠使你得到最大的滿意呢？真的！我並不哄你！我知道你打算弄一所房子，不僅是要找一個可以懸掛你的舊帽子的地方，而且還是一個爲了妻子居住的好地方——也許你在那狹小的花園以外，還要一點花草（麥克剛小姐，記着『在外』這個字是應該拼作 *outside* 的）。啊，你想到我們已經在這兒替你老先生打算好了嗎？這就是我們的生意經——如果單爲了我們好看，人家是不會出錢的！現在你看：

你祇要坐在你那漂亮刻花的桃心木寫字檯上寫幾個字，告訴我們想怎樣辦，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的話，我們一定要向你報告好消息的，否則我們就不必麻煩你。爲了省得耽誤你的時間，請你把下面的空白一填就成。如來信詢問房屋時，也請你把你所要的地址，如弗勞拉高岡，銀林，拜立沃或是一切東部住宅區標明出來。

你的服務者，

又啓——你大略地告訴一點情形就可以——今天有幾處很合適的買賣：

銀林——四間很小巧的加里弗尼亞式的平房，*3,300*，有汽車間，濃蔭的樹，密集的鄰居，很近的電車路。大洋三千七百元。按黑白壁得托蘭地產公司的章程先付七百八十元，餘款緩交，比租

賃房屋還要便宜。

道却斯特——一所空閒的房子，是一所夠住兩個家庭的很樸素的房子，全橡木材料，鑲木細工地板，合適的電表，寬敞的大門，僑民式四季可用的汽車間，估價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元。

白璧得吩咐完了以後，應該坐下來思索一下。所以他不像往日那樣忙亂的在翻弄着甚麼東西，他坐到寫字檯前的轉椅上去，注視着麥克剛小姐。他覺得她是一個有飄蕩着的黑色頭髮，和很嚴肅的雙頰的女子。一種由於寂寞而生出的很模糊的渴望在煩擾着他。她在一旁坐着，用一隻很細長的鉛筆尖在輕輕地敲着桌面，他把她幻想成他夢中的那個仙女了。他幻想着兩個人好像很驚異地在對視着，他幻想着他很敬畏地吻着她的嘴唇——她唧唧地說「完了嗎？白璧得先生。」他於是回答說，「我想大約夠了。」

第四章

那是一個創造藝術的早晨。在白璧得做成那封佳構的例信十五分鐘以後，却斯特·克爾白·雷老克這位駐鶯鳥山谷的店員進來報告一件生意，並且呈送一張廣告。白璧得並不贊成這位無論在家裏或是唱歌班中都哼着那首「心的遊戲」和那首「老處女

接着很沉重地轉過身子去了。

在他的一切幻想中，沒有一件能比這再親切的了。他時常在思索着，「不要忘記了老捷克奧弗特所說的那句話，一隻聰明的鳥，永不他自己的家裏或自己的公司裏講戀愛的。那是找別扭。真的。但是——」

在二十三年的結婚生活中，他曾很不安地偷看過每個女子美麗的腳踝和每個女子圓滑的肩膀，他的心裏也會存念不忘過，但是他却沒有一次相當的冒險。現在，在他計算重新裱糊那些房屋模型該化用多少錢時，他又覺得心裏有些飄飄然了，他毫無目標地在煩惱着，同時又對於自己這種煩惱覺得羞愧，他很孤獨地在幻想那個夢中的仙女。

「歌的雷老克的主張。他有一個最響亮的嗓子，褐色多波皺的頭髮，和一副像一把駝毛刷子似的鬍子。白璧得很不客氣地用一種對待家中人的口氣罵道，「你看你這副神氣——你這個胡扯的小鬼，嗯？」但是雷老克却像一個女孩子似地很親暱地在說：

「啊，我給鶯鳥谷地方做了一張廣告，白璧得先生。我們為甚麼不用詩體來作呢？真的，詩體的廣告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呢。你聽

着：

在快樂和皇宮之中，

你可以隨意的徘徊，

你祇要預備好了你那位小新娘，

我們就預備好你們的住宅。

你聽見了沒有？你看——這首詩和「甜蜜之家」差不多呢。你想——」

「是的，是的，真的，我當然聽見了。不過——啊，我以為我們應該用一種比較更高尚更有力的東西，像「我們前導，別人追隨」或是「到底，現在為甚麼不行呢？」那一類的式樣。當然我相信在開玩笑時，是可以利用詩體和滑稽一類的東西，不過像對於鶯谷這樣一種上等有開限制的開墾區，我們還是做得較為莊嚴了好些，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沒有？好啦，今早上我想不必作了，却特。」

二

和藝術之宮裏的悲劇一樣，却特雷老克的四月的興奮反把這位老作家喬治·弗·白璧得的天才激動起來了。他對斯坦來克雷夫說「却特沙沙的音調使我的神經也激動起來了，」於是他站了起了，忽然間他開始在寫：

你是不是尊敬你所愛的人們？

當那最後的一次令人悲傷的刺奪過去以後，
你知道你對於這離開世界的人盡了你的責任沒有？你不是盡了心的，除非他們躺在
一所美麗的墳墓裏，在茲尼斯附近的

林吞路

的惟一最新式的葬地，在那裏有一片從生着
野菊的山坡到道却斯特可愛的平原上的精
美的園景。

惟一的代辦者

白璧得托蒲遜地產公司

利威斯大樓

他很高興地說，「我想陳牟特和他那生着亂草的老「荒林墓
地」也快要變成時髦的生意了。」

三

他吩咐邁特潘內門到書記的辦公室裏，把別家地產公司經營招租的房主姓名表拿來，他和一個想租一所倉庫作賭場的人談天，他翻看那些將要滿期的房屋出租表，他吩咐那個閒着就到地產公司裏來玩的公共汽車夫，托瑪斯拜瓦特斯到那些用不着斯坦來克雷夫去辦交涉的荒僻地方的主顧那裏去。但是他那興奮的創作慾已經消失了，這些日常的瑣事使他感到非常煩惱。在他發現了另一個戒烟的新方法時，他又有一霎時的英雄氣概了。

他戒烟以來差不多有一個月了。他像一個堅決的市民似地在戒着：承認雪茄的害處，很勇敢地下了決心，列出計劃來制止這種罪惡，漸漸地減少了吸烟的次數，向遇到的每個人敘述這種行為的樂趣。事實上是，除了停止吸烟以外，他一切事都實行過了。

兩個月以前，他列出了一張表，記下每次吸烟的鐘點和時分來，很歡喜地增加着吸烟的間歇次數，他已經使他自己每天祇吸三支烟了。於是他又把那張表失掉了。

一星期以前，他又發明了一種方法，就是把他的烟捲盒和雪茄匣子放在一個在大辦公室裏的信件櫥底下一個不常用的抽屜裏面。『我如果再終天地跑去拿烟捲時，自然自己也要羞愧的，在我自己的屬員面前那樣辦，他們會笑我的！』他這樣想。可是在三天以後，他已經練習得離開他的寫字檯跑到信件廚前，拿出一支烟捲來，點上而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做着甚麼事情了。

今天早晨，他忽然覺得開這信件櫥太容易了。鎖起來的好，就是這麼辦！得了這個靈感以後，他立刻跑出去，把他的烟捲，雪茄，甚至於他的安全火柴盒都鎖了起來，他把那信件櫥上的鑰匙藏在他的寫字檯裏面。但是那種雪茄癮發狂的慾望，使他立刻找出鑰匙來，很莊重地走到信件櫥那裏，拿出一支雪茄和一支火柴來——

『祇拿這一支火柴，如果這雪茄滅了的時候，那麼就不再點着了！』後來，雪茄滅了，他又拿出一支火柴來，在十一點半鐘有一個顧客來商議一件事的時候，他當然又要拿出雪茄來。他心裏說：『爲什麼，你陪着他們一同吸嗎？』但是他又很自負地說：『啊，這是甚麼話呢！我現在正忙着啊。後來我自然會漸漸的——』可是實際上却沒有漸漸的，不過他以為他自己已經把這不好的習慣革除掉了，所以倒覺得很高興，很驕傲。當他給保羅雷司令打電話時，他在這光榮的美德中，覺得異常的興奮。

他在這世界上，除了對他自己和他的女兒丁卡以外，頂喜歡保羅雷司令了。他們兩個人以前在國家大學裏讀書的時候是同班，並且同室，可是他時常覺得這個很瘦弱，頭髮分開很勻稱，戴着夾鼻眼鏡，說話吞吞吐吐，性情很古怪，特別喜歡音樂的保羅雷司令是一個小弟弟，應該去愛護他。畢業以後，保羅到他父親的商店裏去做事，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批發員和製造房頂特製紙的小匠人了。但是白璧得却很熱心的相信，並且時常對一些好朋友說，保羅應該是

一個偉大的音樂家或是一個畫家和作家。「你看，他到加拿大山地去旅行時，寫給我的這些信，它所描寫的景緻簡直使你能夠像你親到那裏去似的看到那地方的一切景色。你可以相信我的話，他能夠打倒現在這些有名的作家呢！」

在電話裏他們却不這樣談着：

「電話南局三百四十三號。不不不！我要南局——南局三百四十三號。喂，接線員，這是怎麼回事呀？你給我掛南局三百四十三號好不好？當然他們會接話的。啊，喂，三百四十三號嗎？我要和雷斯令先生說話，我是白璧得……喂，保羅嗎？」

「啊。」

「我是白璧得。」

「啊。」

「老夥計，你好嗎？」

「還不壞。你好哇？」

「好的，保羅。啊，你聽到什麼消息了嗎？」

「啊，沒有。」

「你現在做什麼了？」

「啊，沒有事。甚麼事呀，喬治？」

「我們在一塊喫午飯好不好！」

「我想是可以的。到俱樂部裏去嗎？」

「啊。十二點半我在那兒等着你呢。」

「好啦。十二點半。再見喬治。」

四

他早晨辦公時間並沒有什麼次序。在寫信和作廣告中間還有一大堆很麻煩的事情；那個忙着找五所帶着傢具和浴室一月六十塊錢的房子的書記來問他，囑咐邁特潘內門到那些沒有錢的房客那裏去討房錢等等。

白璧得在一個地產商人上的美德——像社會公僕似的為家庭 and 商店，以及食品店經營房產上——是很穩健而很勤苦的。他很忠誠，全記得那些顧客的生意，他對於一切名稱如單表都很有經驗。對於價目都記得很清楚。他的兩肩寬大，聲音洪亮，富於幽默，並且是一個好市民中的上等人物。不過他對於人類實際的重要處，却被他的短處所掩沒了。除了由投機的建築家所計劃出來的房屋模型以外，他對於一切建築學（除了應用弧形小路，草坪，和六行普通的矮樹以外）對於一切園景的設置，以及對於一切經濟學上的普通原理都十分茫然。他十分相信地產事業的惟一目的，就是來替喬治·弗·白璧得賺錢的。真的，在宣傳俱樂部裏的午餐，以及好朋友所邀請的年會宴席，高唱不自私地為大眾服務的調子，地產商人保持當事人對於公司信賴的感謝等等，都是些很好的廣

告術。還有，所謂商業道德，那件東西是很難辦的，如果你有了它，你就是一個上等的地產商，如果你沒有它，那麼你就是一個惡徒，流氓，娼妓。這些美德可以使人們對你發生信託，使你能夠握到較大的事業。但是却不能指示你不要去在一所房屋上討兩倍的價錢，如果那位顧客是一個傻子不會向你還價的時候。

白璧得向來是在談論商業道德的筵會上，善於說「地產商人的職務就是一個將來社會發展的預言家，或是一個為不可避免的未來變化開路的工程師」——那就是說一個地產企業者能夠猜得到城市向那方面發達，而他可以賺到錢。這種預測他名之為「眼力」。

在宣傳委員會上，他曾有這樣一段演說辭。他說：「一個地產商人瞭解他自己本城和附近的一切事情，這是他的權利，同時也是他的義務。因為一位外科醫生應該對於人身上每一條血管及每一個微小的細胞都專門在行，一位工程師對於電氣應該知道它的一切狀態，或是應該知道跨在一條寬河上一座大橋的每個螺旋釘，所以一位地產家也應該對於他自己本城市的一切優點和缺陷瞭得分釐不差。」

可是他對於茲尼斯市內某部份的市價並不會明瞭得分釐不差，他也不知道警察的勢力為甚麼有時極大有時極小，或者為甚麼它會和賭博娼妓聯合在一起。他知道水火保險公司的意義和保

險價格與水火保險的關係，可是他却不知道本城裏有多少救火員，他們如何訓練，薪金若干，或者他們的器械是如何的完全。他很有口才的宣傳着學校的房舍鄰近住宅區是有益的，但是他並不知道——應該知道的這些事他都一概茫然——城市內的學校房舍，是應該怎樣配置溫度，日光，流通空氣和布置用具等等，他並不知道教員應該如何聘請；他時常說，茲尼斯所能誇口的，就是我們的教員向來就不欠薪，那祇是他從宣傳日報上讀到的一點記載。他自己，就不能付茲尼斯或其他地方教員薪金的平均數。

他曾聽到人們說康特該爾監獄和茲尼斯地方監獄的情形並不很科學化，他聽到對於茲尼斯的這種批評後，也曾翻過那位很出名的悲觀主義者律師賽尼卡鄧納的一篇報告，其中曾說到把許多年青的男女孩子送到一個充滿了生楊梅毒，酒癲，和癲狂病的教員的牛欄裏去，並不是教育他們的好辦法。他曾對這種報告辯駁說：「人們都認為監獄應該像一所漂亮的旅館一樣，這真使我難過極了。如果他們不喜歡監獄的時候，那末請他們檢點一下，不必進來就是了。這些改良的夢想者也未免太過分誇張了。」這就是他研究茲尼斯的慈善和改良的始終，他對於那些「罪惡區域」常是很決斷地說：「這並不是好人所應該干涉的事。此外，實在說，我可以很知己地告訴你：爲了保護我們的女兒和女人，不應該住在一個有流氓作惡的區域裏，離開這些流氓這些纔好。」

至於實業情形，白璧得却有很多的見解，他的意見是這樣的：

「一個健全的勞動聯合會的價值，是因為它能夠破壞產業的急進黨人的聯合會推翻，自然沒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強迫着加入某一個組織的。每個勞工宣傳如果強迫人們加入組織時，是應該受死刑的。在事實上說，就我們來談，任何組織都不應該准許成立，所以，想打破聯合會的唯一辦法就是每一個商人都應該加入到雇員公會和商業公會裏去。如果聯合起來，自然就生出力量來的。所以無論那個自私的鄙夫，他如果不加入商業公會，就應該對他實行強迫手段。」

白璧得對於衛生的科學，比任何事情都外行——可是他却是一個勤着許多家庭時常搬到一個新地方去住些日子的事家。他連生瘧疾的蚊蟲和蝙蝠都不認識，他也不明瞭如何化驗飲料法；他也不曉得如何鑄造鉛管和修置溝渠，可是他却善於談論這些事情。他時常談到他所賣出的房屋中的浴室如何講究。他也喜歡解釋為什麼歐洲人從來不洗澡的緣故。二十二歲的時候，有人會告訴他廁所是不衛生的，可是他直到如今還反對這種意見。假如有一個顧客很兒戲地讓他把一所帶有廁所的房子出賣了的話，白璧得常是這樣的說：在房屋未接受了以前就會把它先賣出去的。

當他將鴛鳥山谷開墾區設計好了的時候，當他將森林地鏟平，將潮濕的草地弄成既無山谷又無鴛鳥的一片平原，上面插着許多

小木牌寫着新定的街名時，他立刻列出一個完善的水道計劃來。他覺得很足以驕傲；他暗地裏譏笑着那有廁所的馬丁呂燕孫的阿里亞開墾區；他在報紙上登載着整幅的廣告來宣傳鴛鳥山谷的美麗，合適，價廉，和格外衛生。不過惟一的缺陷祇是這鴛鳥山谷的陰溝出路不夠寬，所以有的髒東西祇好停滯在那裏，這一點是不大好，而阿里亞的廁所却是一種新式的 Waring 水槽。

這個全部開墾區的計劃，證明白璧得並不是一個十分忠實的人，雖然他自己也恨那些作騙子的人。人們都以為白璧得托蒲遜地產公司是鴛鳥山谷開墾區的唯一的代辦人，來替那個真正地主傑克與弗特作生意的，但是事實上，白璧得和托蒲遜有百分之六十二的股份，總代辦人茲尼斯市內運輸公司有百分之二十八的股份，傑克與弗特（一個流氓政客，小實業家，喜歡政治陰謀，商業外交，賭博搗鬼的一個吸淡芭菰的小丑）有百分之十的股份，而這一部分是由白璧得和運輸公司兩處分給他，使他來安置衛生檢察員，火災檢察員和政府運輸委員會委員的。

不過白璧得却是一個極純潔的人。雖然他並沒實行，但是他却擁護禁酒；雖然他並沒遵守，但是他却贊成限制汽車速度的規定；他並不欠債，也捐助教會，紅十字會和青年會；他隨着他那一派人物的習慣去作，如果錯了，那祇好抱怨以前的先例；並且他也永不用欺詐手段——雖然，他曾向保羅雷斯令這樣說：

「當然，我並不是說我所作的廣告完全是實話，或是我和顧客作一次很好的交易時，我自己認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對的。你看——你看，事情是這樣：第一，也許物主在把他的產業放在我的手裏來時是誇大說謊的，在我這一方面自然不能說我的章程是說說騙人的！於是大多數的人們都是扭曲着自己，懷疑另外一個人是在說謊，所以如果我再那樣做，不將這種懷疑打倒的話，人們一定會相信我無論甚麼事都在說謊了！爲了自衛，所以我爲自己來辯解，就像一個律師替一個當事人來辯護一樣——他的義務不也是替一個可憐的當事人宣佈他的優點嗎？爲甚麼既使他們知道這個人是有罪的，法官還和律師來辯論這個人並沒有罪呢？即使退一步來說，我也並不能像賽西爾·朗垂，戴葉或是其他地產商人那樣破壞真理，事實上，我認爲如果一個人想故意說謊或從中取利的話，那就應該槍斃！」

白璧得對於顧客的忠實，在今天早上十一點半他和康拉得賴特和阿基波得蒲德商議的時候，表示得很明顯。

五

康拉得賴特是一個地產企業家，也是一個很靈巧的投機家。在投機以前，他先和許多銀行家，律師，營造師，承包建築家，以及許多願意坐在一旁給他忠告的書記，速記員們商量一切。他是一個大

膽的承辦人，他祇希望能夠在投資上完全保險，一切事都很順利地做下去，對於一個爲他冒險和戒備的先鋒，他可以按照以往的成例，給他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利息。他身體矮胖，一頭灰色捲髮，衣服的樣式無論多麼新，但是永遠是參差不齊的。兩眼下有兩個半圓深坑，就像兩枚銀元壓在上面留下的兩個印子似的。

賴特常常特別和白璧得商量着事情，他很信賴白璧得的小心謹慎。

在半年前，白璧得就聽說這個在非正式住宅區中稱爲林香的百貨店商人阿基波得蒲德想在他那百貨店旁邊開一所肉舖了。白璧得查看了隣近這塊地的地主，知道蒲德雖然有這一所百貨店，但是他却並沒買到這塊隣近的地皮。他勸着康拉得賴特把這塊地買一萬一千塊錢，雖然按租價估價上說，也不過值九千塊錢。白璧得聲明租價太低了，他們等着蒲德來向他們增價錢（這就是所謂眼力）。他應該在賴特收買的時候要脅他一下的。他替賴特所辦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這塊地上那所破爛商店的租金增加了。房客會對他說了一大堆很不客氣的話，可是他到底是租金拿到了手。

現在，蒲德好像準備要買了，他所以遲遲未決的緣故是因爲他必須額外再化一萬塊錢——這是他和康拉得賴特二人一同拿出來雇用一個有「眼力」會說貨物優點，懂得戰略，關鍵，政府估價以及

商人心理的地產商的一筆報酬。

賴特很喜歡地來出席會議了。他今天很喜歡白璧得叫他做「鹹牛肉」。蒲德這個大鼻子的，臉上很嚴肅的百貨店商，好像看不起白璧得和他的「眼力」不過白璧得却很親切地在大門口迎着他，領導他到私室裏來，嘴裏低聲說「請這邊來，蒲德老兄！」他從信件櫥裏把整筒的雪茄拿來敬客。他把他們的椅子向前拉兩吋，又向後拉三吋，表示着主人的態度，於是倚住他那隻椅子的靠背，好像是很高興很快樂的樣子。但是他對這位柔弱無能的百貨店商談起來時，態度照舊是莊重的。

「啊，蒲德老兄，在你的店旁那塊地，我聽說有許多屠戶和別的人想爭着來買呢，不過我和賴特老兄說，咱們應該先讓你來買纔對的。我會和賴特說，「那真是一種污辱了，我說，」如果別人來在蒲德的店旁開設一所百貨店和肉舖把蒲德的好好的小生意給打倒的話。」特別是——」白璧得向前探了探身子，聲調很不自然她說「——如果有這樣一個現錢交易的連號商店在這裏把價錢降低了和你競爭，並且把你逼得沒有辦法的話！」

蒲德把手從口袋裏拖出來，拉一拉他的褲子，又把手插在他的口袋裏，靠在那隻重橡木椅子裏，故意行若無意地說：

「是的，那真不大好。不過我覺得你還不懂得在一家隣居的商業中有一種人格的推動力呀。」

偉大的白璧得微笑了一下。「是的。你想得不錯，老先生。我們想是應該讓你有優先權的。好啦——。」

「現在你看！」蒲德歎息着說「我知道事實上曾有一塊同樣大小的地，就在那附近，還沒買到八千五百塊錢呢，那不過是兩年前的事情，可是現在你們却向我要二萬四千塊錢！那麼，我祇有去押款了——我並不在乎多化一萬二千塊錢，不過——天啊，白璧得先生，你爲甚麼多要兩倍的價錢呢！如果我不要那塊地時，你還要恐嚇着使我破產！」

「蒲德，我不願意聽你這套話！我一點也不願意聽！假設我和賴特兩個人是那麼毒惡想毀壞某一個人的話，你不想我們也知道使茲尼斯每個人富庶起來對於我們自己也有好處嗎？不過這一些還不算要緊。我現在把我們的意思告訴你：我們要把價目降到二萬三千塊錢——你先付五千塊錢，其餘的可以作爲抵押——如果你想把那舊房子拆去另蓋的話，我覺得我可以把賴特招呼來，很慷慨地定一個房產押款。天啊，喂，我們真願意感謝你！我們不願意外國百貨店比你還更可靠了！我們爲了隣居，犧牲了一萬一千塊錢，或者更多些，你想這還算不近人情嗎？你以爲怎麼樣，蒲德？你能夠俯就些嗎？」

白璧得很親切地幫着蒲德勸那位仁慈的賴特先生把價目再降低到二萬一千塊錢。到了恰當的時候，白璧得從抽屜裏拿出麥

克剛女士在一星期前就印好的合同來，放在蒲德的手裏。他很親切地把他的自來水筆搖着，有了墨水，遞給他，並且很滿意地看着他簽了字。

這件大事算是做完了。賴特得到了九千多塊錢，白璧得也得了四百五十塊錢的手續費，蒲德由於現代經濟的機械制度，也已經開始建築一所商店，在最近不久林吞地方的快樂居民就可以享用價錢比市內略高些的肉了。

這總算是一件很偉大的競爭了，可是辦完這件事以後，白璧得

却覺得灰心。這在他設計着的時候，的確是一件唯一有趣的競爭。以後的事情不過祇是些出租，估價，和押款而已。

他喃喃地說，「這真叫我氣壞了，我辦了半天却讓賴特賺了那麼一大筆錢去，這個老守財奴！並且——我現在做甚麼好呢？……我真願意得到一個很長的日子休息一下，坐着汽車旅行，或是怎麼消遣一回的。」

他跳了起來，忽然想起和保羅雷斯令約會喫飯的事情來了。

(待續)

蕭·伯納 vs. 蕭·伯納

戰爭是頂頂厲害的毒物……不論戰爭有如何健，氣力，名譽，慷慨和美。

何巧妙的措辭，什麼正要爲了制止這無意識的

屠殺和破壞，我們才需要着戰爭，但是在我看

來，戰爭還值不上兩個辨士。(一九一七)

沒有一種宗教能夠取得一個聰明人的信仰

戰爭爲什麼應該制止呢？戰爭固然是殺人

的方法，可是現在的世界，有許多人真應該

和死。(一九二二)

殺掉的。(一九三四)

受過教育的人比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更加有

節省錢財，又名節省資本，是所有罪惡

毒性。

的根源。

在美國，各界人士都用得着公立學校，這

錢財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東西。它代表康

正是美國最有價值的事情。

高爾基訪問記

美國 Frank Harris

顧仲彝譯

德皇一般的態度

「二十六男與一女」

可以驚嚇閨女的字面

和高耐脫將軍夫人的冒險故事

所謂托爾斯泰的「粗魯的坦白」

俄國的作家真是運氣。全歐洲立刻以十足的價值接受他，有

張畫永垂不朽。

時常常在十足價值之上。如果庫布林 (Kuprin) 或者甚至契訶夫 (Tchekov) 生在德國或美國，會這樣出名麼？高爾基之所以能世界聞名就因為他在美國受到極壞的待遇。他的散文或故事裏有什麼了不得的天才？我想要證明奧亨利 (O. Henry) —— 他也不是一個大作家——比高爾基高強，是件很容易的事。

我剛看過幾百頁他的自傳，裏面有他親愛的祖母的像，這使我記起哥德在夢想與實際 (Goethe's *Wahrheit und Dichtung*)

一書中也有一張祖母的照片；不過讀到後來，竟一點有價值的東西

都找不出來。這是一幅窮苦俄國家庭生活的荷蘭畫片；但並無特別有精采的地方，也沒有個性的描寫，也無不同凡俗的光輝使他這

書裏有一場面講到小吉卜賽女子在茅屋裏跳舞，一位叔叔彈

着提琴；那年青人跳得像着了迷似的，突然間他們叫祖母出來，她也跑到地板中間，開始跳舞起來。據他說提琴的音樂對於這班古怪的東西，年青的和年老的一樣，充滿了深刻的憐憫心，可憐一切受痛苦的人，可憐自己，可憐他們不幸的命運；眼淚掉下來，連小孩子都哭起來，充滿了悲哀的氣氛。於是他們開始喝酒，就是最小的孩子也喝了一小杯甜水，於是據他說大家又滿心是快樂和幸福，於是開始唱歡樂的胡鬧的詩歌！

這樣一張圖畫是很特殊的；不過這種景象在俄國也很普通；可是看到那老祖父，他是一家之長，我不禁呆住了，他竟會借着一個因

頭，拿了棍子打得他昏了過去，睡在床上幾個星期纔休養過來。這好像古怪的俄國人天性裏遺傳的兇暴的性質，因為在世界上其他各處孩子們都沒有受過這樣嚴厲的待遇的。這本書裏沒有多少的事情，但大家對他很有興趣，稱贊牠，高爾基的名字在每個讀者的嘴上講着，好像他是個永生的神仙！

「幸運的傢伙！」我說，雖然他現在正住在薩洛(Sarow)的一個療養院裏，害着肺病。薩洛離開柏林有三點鐘的路程，但我一曉得高爾基會講意大利話，我立刻佈置去見他。一位俄國作家和朋友伊格那底夫(Ignatiev)願意做我們的介紹人，一天很冷的早上瑟佛(Schiffaues)和我在十一點鐘遇見他，立刻就出發。

薩洛是一個真正避暑的地方，因為有一美麗的湖四周圍着松林而出名的。到達薩洛，那寒冷的空氣告訴我們已是午餐的時候，因此我們一下車就走進站上一家飯館裏去。飯菜很好，馬賽葡萄酒好極了，而三個人只用去了一塊錢。於是我們穿過松林，黑暗的樹枝上還留着雪，太陽已在沉落下去，像一塊聖餅。這莊嚴的樹林，雪和落日似乎暗示着死，我們抑鬱地靜寂地走着。

那所療養院是很講究的一座建築。我們走進去等了一會，一個漂亮的女子從樓上下來，說高爾基先生願意見我們。我們走上一階樓梯，走進一間小小的會客室。那領我們進來的女子從左首門裏進去了，過了一兩分鐘，我看見了高爾基那鬼怪樣的容貌，嚇了

一跳。

雖然我看過他的書，看過關於他的書，他的容貌仍然嚇我一驚。從前我總以為托爾斯泰是個高大魁偉的人，那知道他是個又小又矮的，我從前總以為高爾基是短小強壯的，那知道他是個瘦弱輕快六尺尺高的人。他向伊格那底夫用俄文招呼了一下，轉過身領着我們走進他的起坐間，他可以做德國的皇帝，我對自己這樣想。

當我進去的時候，他已經坐好了，隨隨便便的撥一下手叫我坐。當他跟伊格那底夫講俄文的時候，我就察看他。他隨隨便便穿着一件藍色的羊毛衫，從頸間到屁股都蓋住了。他的頭髮是淺色而帶些灰色，面上修得光光的，他的面部凹凸不平，再沒有比他的前額狹的，再沒有比他的顴骨高的，但是他的面部很有表情，而他的眼睛和下頷却至少是平常的。他是個瘦鬼，但是他的舉動却快而突兀，他的肺病的短促的咳嗽時刻使他震動全身。當伊格那底夫把他的俄文譯成德文時，他就用手指很不耐煩的彈着桌子。

這次的會面已引動我幽默的意識，這兒是瑟佛，伊格那底夫和我，三個都是有相當地位的作家，而這兒是一個俄國的農夫，他的才能不見得多於瑟佛，可是對待我們却當我們是在皇帝足下的強求的乞丐。

他撐不住對於他的粗陋幾乎笑出來，但是我抑制着自己。我記得高爾基有原因憎恨和不信任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的作家，因為

在他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却置之不理，讓他去給庸俗的中上階級的人去撕得粉碎。

伊格那底夫告訴我，高爾基說下星期一或二有一位女士她能夠很容易的毫無錯誤的把俄文翻成英文。

「他可以跟我說意大利話嗎？」我問道。伊格那底夫翻譯了；高爾基依然用右手在桌上敲着，簡短的回答道：「不成！不成！」

德國皇帝一定還比他謙恭一點！

我相信有錯誤，所以我用意大利語說道：「我剛剛讀過你的童年回憶錄，高爾基先生，對於你所描寫的俄國家庭生活，我感覺到非常有趣味；但是在你家庭之外沒有你認識的鄉鄰，男孩子和女孩子麼？也沒有性生活麼？或者連小孩子的好奇心都沒有麼？」

我可以賭咒他明白我的，因為他的眼睛釘着我，並且他面上的表情顯出他正在考慮我的問題；但是他並不用意大利語回答我，他又轉向伊格那底夫，決心的說俄國話。「高爾基說，」伊格那底夫翻譯道，「他不能夠說意大利話；下星期一或二有一位女士要到這裏來，她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翻譯家。」

這好像很明顯的高爾基誤解了我們和我們來訪問的目的；既然如此，我們何必多麻煩他呢？我聽見可靠的人說高爾基從前受過美國訪員的磨難，他們要他訴說共產政府的短處，這件事他當時拒絕不肯做。他很明顯的在懷疑我們和不信任我們，總之，我們這

受人家厭惡的民族，似乎不應該來打擾他。可是我還願意再試一下。我轉身向伊格那底夫道：「高爾基還繼續寫他的自傳麼？如果寫的話，我想曉得他預備不預備很老實的講他的戀愛故事？」又經過一番翻譯之後，伊格那底夫告訴我道：「高爾基預備繼續他的『生命的故事』，不過不預備用極大老實的態度。」

我立刻站了起來，道歉了一聲；高爾基好像吃了一驚，但是瑟佛和我就走了出來；伊格那底夫稍微遲留了一會才出來。

高爾基好像很驚異看我這樣突然的離去，跟了我們出來，肯定地說幾天之後他會有一個了不得的翻譯者——一個英國女子，俄文非常好，他說：「你們願意再來麼？」

我瞧着他微笑。在我看起來，他有俄國農夫的成分，未曾受過教育，庸俗。「請你告訴他，」我對伊格那底夫說，「我化了六點鐘往返的時間來得到這樣了不得的談話，我已經完全得到了報償了！」說完我就走了，我的不願再事嘈雜，正和高爾基的不耐煩一樣。

在我們回柏林的路上，就是瑟佛也不再替高爾基辯護他的兩莽，但我記得當高爾基記述他和托爾斯泰的談話，他表示常被托爾斯泰不客氣的話煩擾着，雖然他承認他說的是最好的話，「確切的話。」這件事值得回憶的，因為牠同時畫出兩個人。

「當托爾斯泰喜歡的時候，」高爾基說道，「他可以談得很動

聽，富於感覺和技巧，但是有時候聽他說話真是不愜意。他常常不喜歡說到女子——並且他的話很牽強，不誠懇，而同時又很個人的。好像他曾經被人得罪過，既不能忘却，又不能原諒。我認識他的第一晚，他帶我到他的書房裏去——在莫斯科的卡莫夫尼基——叫我坐在他的對面，開始講起范列安泰·奧列沙凡 (*Varinika*)

Diessova) 和二十六與一 (*Twenty-Six and One*) (高爾基的小說)。我被他的音調聽呆了，頭腦都給弄昏了，因為他說得那末清楚那末粗俗；他說，在一個健康的女子，貞操是很不自然的。如果一個十五歲的女子是健康的，她願意被人接觸，被人擁抱。她心中仍然害怕那朦朧的事和不明瞭的事——這就是人們所謂貞節和純潔。但是她的肉體常常知道這不能知道的事是對的，合法的；雖然心中不肯，肉體卻要求滿足這條律。現在你描寫范列安泰是健康的，而她的感情是貧血的——這在生命上是不確實的。」

「於是他開始講到那二十六與一的那個女子，用了一連串粗俗的話，坦率得帶點諷刺，並且甚至有得罪我。後來我明白他用這些不便提起的字，只因為他找得這些字是最簡短最清楚，但當時在我聽起來是最不愜意的。我並不回答，突然間他很用心的很和善的問到我的生活，問我研究什麼，看什麼書。」

明顯地，高爾基以為托爾斯泰是個貴族，以為他自己是個農夫，其實托爾斯泰並沒有這種驕傲的感情，他是宗教的熱忱者，一種生

不及時的基督教的神父。

我遇見高爾基，得到一個確切的解釋：「高爾基，我對自己說，『仍然是個農夫，對於誠懇的話，不無懷疑，單就這一點他的心比我們假定的要小。並且，他的童年也嫌太長，只用些厭煩的重複，來達到效果。』總之我對於高爾基，已經吃飽了，決定不再去想到他。」

過了幾天，我遇見馬克勃拉特 (*Mac Bride*) 他對俄國表同情，又是通信員。他一聽見我用輕視的話講到高爾基，他就突然說我得再去見一次，他說高爾基心是個很好的人，應該再認識他一下；最後他告訴我，他第一次遇見高爾基有差不多相同的經驗，但是後來他告訴高爾基夫人如果高爾基不願意說話，他並不願意逼他，其實他連叫都沒有叫一聲！第二次見高爾基，他說他就感得一些愉快了。

結果，馬克勃拉特寫信給高爾基，不久就接到一封回信，說高爾基真的病了，不過他很喜歡再跟我會見一次，暢快自由的談一談。馬克勃拉特慢慢的征服了我天性上的遲疑，決心再化一天長途寒冷的跋涉，使這位俄國農夫不至於受我的冤枉，所以一天早上我又出發到薩洛去拜訪高爾基。

一位漂亮的女子，她能說很好的英語（在康橋學的），又能說一口很好的俄語，在門口遇見我們，帶我們到樓上去。高爾基昇手出來給我，向馬克勃拉特滿面是笑容，那顯然是他的知己朋友，於是

我們就坐下來談話。

我告訴那翻譯者我要知道托爾斯泰是不是常用粗鄙的話的。高爾基用力點着頭，說道：「托爾斯泰常常說粗鄙的話，一點不約束地，好像一個鄉下人發怒或親密時候所用的，而俄文裏又最多這種粗鄙的文字。」

「但是你自己，」我繼續問道，「爲什麼不跟他的一樣呢？就是在童年裏，簡直沒有一個字可以驚嚇閨女的，這是爲什麼呢？」

高爾基聳聳肩：「我不喜歡這樣寫，人人以爲我是鄉下人出身或者是無智識的。」

我從前說的不錯：他身上還黏着鄉下的泥土，阻止他心智上的發展。

「你告訴托爾斯泰，」我說過，「關於你跟高耐脫將軍夫人的冒險故事沒有？」「當然的，」他答道。「那末你說得非常坦白，」我說道，「托爾斯泰喜歡麼？」

「喔，」高爾基叫道，「他用的字比我還要壞，」他向翻譯者笑笑，最有表情的聳聳肩。

下面是高爾基的故事和托爾斯泰的評論：

「當我住在加山 (Kazan)，我做高耐脫將軍夫人的看門人和園丁。她是個法國女子，將軍的寡婦，一個年青的女子，肥胖，而腳小得像小姑娘。她的眼睛出奇地好看，不安定的，常常貪縱地引逗

人家。在她結婚之前，我想她是個女小販或者是廚子，或者說不定是娼妓。她一早就喝醉了酒，跑到空地上來，或園子裏來，身上只穿一件襯衣，外罩一件橘色的長袍，腳上穿洛哥皮的拖鞋，一頭的黑髮。她的頭髮很亂，掛在紅面頰上和肩上。一個年青的淫婦！她常常在園裏走來走去，哼着法國的歌曲，瞧着我做工，不時到廚房窗口去：「保琳，給我點東西。」

「這「東西」常常是同一的東西——一杯放着冰的酒。」

「在她屋子的地窖裏住着三個年青的女子，她們的母親死了，她們的父親是中央委員，已到別處去了。高耐脫將軍的寡婦不喜歡這三個姑娘，想種種方法得罪她們，要叫她們走。她俄國話說得很壞，但罵人罵得非常出色。我很不喜歡她對付這三個毫無害處的女子用這種不客氣的態度。這三個女子因此成天愁苦，害怕，又沒法抵抗。有一天下午，內中兩個在園中散步，忽然間寡婦來了，跟平時一樣，喝醉了，向她們亂叫，把她們趕出園去。她們不響不響地想走出去，但是那寡婦站在門口，用身體阻擋她們的去路，像一個瓶塞，於是破口大罵，好像一個平常的俄國馬車夫。我叫他不要罵，好好的讓她們出去，但是她叫道：「你，我知道你！你晚上從窗口裏扒出來的。」

「我發怒了，扒住了她的肩向門外一推，但是她逃開了，向着我，很快的把衣服脫去，舉起她的襯衣，叫喊道：「我比這些老鼠們好得

多哩。」

「於是我發脾氣了。我扒住了他的頭頸，把她的身子轉過來，用我的鎚打在她後背的下部，所以她向門外衝了出去，穿過廣場，驚異地叫出三聲：「喔！喔！喔！」

「此後，我就從她信任者，保琳——也是一個酒鬼，並且很狡猾的——得到一張護照，拿了我的包裹夾在臂下，離開那個地方，那將軍的寡婦站在窗口，手裏拿着一件紅圍巾，叫道：「我不會叫警察的——不要緊的——你聽我說——回來——不要怕。」

「托爾斯泰」高爾基告訴我們，「仰天大笑，笑得他哭了起來，笑得他腰也痛了，呻吟着，用高聲叫着：「用鎚！用鎚打他的屁股，呀？正中在屁股上！是不是一柄闊鎚？」

「於是，停了一會，托爾斯泰嚴重的說道：「你這樣打她還是你氣量大的，別的人一定會打她的頭。氣量真大極了！你知道她要你呀？」

「我不記得了，」高爾基答道。「我想我那時還不懂罷。」

「現在可懂啦！但是這是很明白的。當然她要你。」

「當時我並不為這個而生活。」

「不管你為什麼而生活，這是一樣的。你顯然不是女太太們的男子。別人在你的情形之下早就發了財了，早就做了地主，結果早就做了一對醉漢。」

「這是大藝術家的評論，並且他續道：「你真是可笑——不要見怪——非常可笑。並且很奇怪，你應該怨恨，而你還是很和善……你很强……這很好……」

「又寂靜了一會，他深思地加說道：「你的頭腦我不明白……這是很混亂的頭腦——但是你的心很敏銳……是的，很敏銳和善的心。」

總結起來，高爾基以為托爾斯泰是個兇暴的理論家，雖然他說話來有很多悅耳的短句，而托爾斯泰以為高爾基太書獃氣，並且預言說這是很壞，這是有礙於他的前程的。

托爾斯泰坦白地說他年青的時候，他是不疲倦的「追求女人者」——高爾基就說這種語句是「鹽性的鄉下字句，」他承認聽了托爾斯泰粗俗的話而認為得罪是傻的。

這是第一次描寫日常習慣的托爾斯泰，這是藝術家的托爾斯泰，也即是屠格涅夫崇拜的托爾斯泰。人人應該記得屠格涅夫最後給托爾斯泰的信中，請求他不再施教訓，專心於他的藝術，再給俄國人民幾本永生的小說……可惜托爾斯泰沒有依照他的好勸告。偶然間，高爾基發現托爾斯泰的坦白粗陋的講話正是他的靈魂——那藝術家的他驅使他達出最殘忍的表示。

當我問高爾基為什麼不效法托爾斯泰，至少把自傳寫成簡單的真實的，他回答說要超出一般成習之外是毋需要的。「總之，」

他作結語道：「托爾斯泰在私下是很坦白的；在他的書裏，他墨守成習的範圍的。」

「但是，」我續道，「你把俄國人的殘暴性格描寫得坦白到可怖的程度，爲什麼俄國人的戀愛經過不這樣描寫呢？」

「我恨兇暴，」高爾基叫出來道，「這使我懷疑一切；我一生這樣的問：兇暴有什麼好處？從什麼隱藏的醜惡的本能而才有這魔鬼的貪慾？人們害人家痛苦有什麼快樂呢？可是在俄國不論白俄和紅俄都以使受害者苦痛到死爲能事！」

我沒有什麼解釋可給，因爲我也反對兇暴的，也奇怪爲什麼兇暴這樣流行，從小就使我痛苦到現在。我常常以爲兇暴比愚魯還要壞——是邪惡之底層。

高爾基告訴我他剛寫完第三本自傳，在這本自傳裏他講了他第一次戀愛的真實故事：「不過並不用托爾斯泰的坦白，」他插入道，「我喜歡浪漫的觀點。」

我不能不問關於共產政府的事，尤其是列甯；他不願責罵共產黨員，連蘇俄的秘密警察的監禁、充軍和死刑也不批評。「每個政府，」他說道：「都用武力來保護自己；爲什麼要特別責備共產政府呢？」

「但其他的政府，」我反駁道，「就是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在內，

都不敢放逐本國的公民。如果其他的政府在這一方面都學共產政府的樣，那我們必得建立庇護各國政治犯的新城，或無人之地來容納這班亡命之徒了。」

高爾基點點頭。「自從一九二二年起，放逐了不知多少的俄國智識分子，」他承認道，「那是很不容易辯護的；但自從大戰之後，世界還不是一個文明的世界——也並未改好一點。」

四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俄國來旅行，我就在倫敦旁觀者（*Spectator*）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說俄國新生了一種宗教或一種新的社會方式。現在，聽了高爾基評論列甯的話，我不能不感覺得到從前寫的話比我知道的還聰明。無論如何，在這可憐的歐洲因戰爭而窮乏，因民族嫉恨而荒蕪，我們自然不能不希望以大公無私的高貴精神來拯救我們自己！

可是，在我記錄高爾基的頌辭時，我可不願稱贊列甯，因爲我剛看到般洛西洛夫小姐（*Malle Prussilof*）被害的消息。這位小姐的父親就是般洛西洛夫將軍，照特洛茨基說她父親對於紅軍的效能上有很大的貢獻。般洛西洛夫的罪名是收藏教堂的金版，她的秘密警察的審判官告訴他說，如果他請求原諒，爲了她父親的緣故，可以恕罪。她高貴地回答道她不願意從俄國革命者血腥的手上去請求或接受恩典。第二天早上，這英武的女子就帶出去鎗斃

了。

當我聽見稱頌列甯時，我就記起莎士比亞的偉大的詩句。當

索爾茲比立 (Salisbury) 知道約翰王已做掉了亞塔爾，他就宣言

說不再

『……侍候那脚——』

那不論走到那裏都留着血印的脚。』

這好像就是列甯最後的判罪他比一切專制君王還要專制。

高爾基的憎恨兇暴而又與列甯表同情，使我明白他是比我

最先假定的還要精緻的一個智識界中人。當然我不能不把托爾

斯泰放在高爾基之上，高出許多；真的，我知道得托爾斯泰愈多，我也

愈懂得屠格涅夫的崇拜；只是我願望他也用高爾基所謂「粗齒的

坦白」在他自己的自傳裏。可是，無論如何，他的安娜·卡那列娜

(Anna Karénina) 和復活 (Resurrection) 已足夠使他和屠格

涅夫永遠放在永生的作家的前列了，並且說不定高爾基對於他的

記載比高爾基其他一切的著作都還重要得多。

英漢對照西洋文學名著譯叢之一

富於想像的婦人

哈代著
顧仲彝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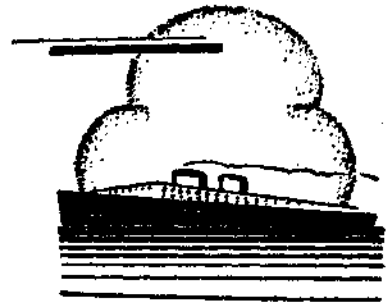
An Imaginative Woman 實價四角

本書為哈代短篇小說的代表作。文字極美

，感人至深，描寫一中年婦人單戀一未見

過面的詩人，但機會相左，終成悲劇。

黎明書局發行



誰的錢？（一個趣劇）

美國 Lee Dickson
Leslie M. Hickson

吳鐵翼譯

人物：亨利·狄爾

伊莎白·狄爾

賊

佈景：狄爾先生住宅的一間起居室內，後方

有一門通過道，在右方有窗，在左方

有壁爐，火爐附近有一張大桌，桌上

有電話。另有其他桌椅傢俱等等

。牆上裝有壁衣。

啓幕：台上空着，不久亨利·狄爾進來，小

心走到室的中央。

他站在那裏看着天花板，彷彿是聽

樓上的聲音。然後他又走到後方

門口，看了看過道上，又聽了聽樓上

。好像是滿意了，他脫去帽子和大衣，迅速的蹣跚到後牆的右面，推開

了一塊壁板，那裏面有一個小保險

箱。他立刻去轉那箱的樞柄。

亨：三向左到三十又四向右到四十再二

向左到十五……（他慢慢的數着去

轉動那樞柄，預備給牠一拉，但是箱仍

舊開不開。）討厭的東西！（他繼

續再慎重的轉那箱柄。）三向左到

三十又四向右到……

（伊莎白·狄爾由後方門入，手中拿

着一個很大的紙盒，她看見了亨利。）

伊：（發怒）亨利！

亨：（立刻跳開去。）伊絲！

伊：（莊重的看他。）你在這兒做什麼？

亨：在……這兒……試驗這保險箱……

伊：你還是不要自找麻煩吧！上次我已

經在這兒捉住過你。

亨：噢！你已！

伊：是的！而且我要說！一個人要偷他

自己的保險箱……

亨：那總比較偷別人的強呀！（惱怒）

如果你不給我錢，我還是不放手這個

……不名譽的事！

伊：（放下她的紙盒在大桌子上。）亨利，

你難道從來沒有想過，你還有別的法

子弄錢，去還你的債嗎？

亨：（渴望）沒有！怎麼弄呢？

伊：到外面做工去！

亨：（發怒而且失望。）伊絲！你怎麼會想出這個法子來呢？

伊：我聽說人家做工，就是因為他們喜歡錢！

亨：喂！禽獸不做工，它們也能得着快樂

……我也不做工要得我的快樂！而且！我為什麼做工呢？我已經有了自立的收入了！就是在我沒有和你結婚以前已經有過！現在却全被你拿去了！

伊：是呀！可是總比讓你的那些賭棍朋友拿去強些呀！

亨：好！我承認！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去存錢，而且我又把我所有的錢，都用了你的名義存起來！（激憤）但是我並想不到你後來待我跟小孩子一樣！（熱望）我祇要用一百塊錢，伊絲，而且

這一百在我是有一項正當的用處！

伊：你已經這樣說過一個禮拜了！亨利

！祇要你什麼時候告訴我你要它到底做什麼，我就給你。

亨：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是拿它去還債

……

伊：（發怒）一份賭債！

亨：不是！這不是一份賭債呀！

伊：你知道是不是！

亨：伊絲，現在你聽……

伊：不要叫我伊絲！

亨：好，伊莎白……（電話鈴響了。亨利

懼怕的看着它。）老天爺呀！

伊：（以為亨利不去接電話。）好！你

不去接電話嗎？

亨：（忸怩）伊絲，你去接吧！

伊：亨利！去接電話！

亨：但是你聽我說，親愛的……

伊：（嚴肅）接電話去！你是這屋子的主人。

亨：（痛苦）喂！伊絲！你不要生氣呀！

（他拿起聽筒帶怒的大聲說）喂！……

什麼？這是國際和平會？不是。這是地方戰爭辦公處。是的！你叫

錯了號碼了……我不能告訴你。我不能告訴你。我對於和平的事一點

也不曉得。我結婚三年了。（放下聽筒，自語道）我們是這城裏容易鬧

錯的號碼！（這時伊莎白打開紙盒，拿出來一頂滿鑲珠鑽的皇冠，亨利睜

目而視。）喂！你買的是便宜貨嗎？

伊：你不要傻！那不過是些玻璃。我要參加慈善協會的表演，扮演西巴皇

后。

亨：西巴皇后！嘿！他們叫你扮錯了角色了，你應當去扮猶太皇后。

伊：（拿起皇冠的紙盒，打算放入保險箱。）無論如何，我要把它放進保險箱裏。假如被佣人們看見了它，他們要請我加他們的工錢了！

(她去轉保險箱的櫃鈕。)

亨：(從她肩旁注視。)怎麼着？三十五
向左！

伊：(發怒)亨利！不許看！

亨：好了！討厭的！我應當知道怎麼開
我自己的保險箱的。

伊：這是我們的保險箱。

亨：不是，這不是你的保險箱！這是我的

保險箱！(當伊莎白正放進那紙盒
時，他向內看。)看！這裏你放着這
末許多的錢！(伊莎白緊閉了保險
箱。)伊絲！你把它關上了，可是沒有
把我的那一百塊錢拿出來呀！

伊：你休想得到那一百塊錢！亨利！我
給你還上一回的賭債的時候，我說過
多少遍了！

亨：但這回不是賭債呀！

伊：那麼這回是什麼呢？

(電話鈴又響了，亨利開始不安起來。)

亨：討厭的電話！(不安的拿起聽筒)喂

！喂，老朋友貝克！我正等聽你的話
呢！(他的臉表顯着痛苦的樣子。)

什麼！(他聽了一會兒，彷彿是些不
愉快的話，然後他發氣了。)得！你等

一會兒！不要急！一定！我知道我
答應今天下午還你，可是我不能到俱

樂部去！不行(懦弱的看了伊莎白
一眼)我的太太生病了！是的！不

！並不厲害，不過我不願意離開她呀
！你知道！(點着頭加重語氣的說，

)一定！一定！現在我的皮夾裏已
經為你預備好了一百塊錢了！一定

！老朋友，你知道我的！我是常還我
的賭債的呀！(當他這樣說，害怕的

看了看伊莎白。)明天早晨到了俱
樂部，第一件事就找你！一定！我們

早一點嗎？說是正午！什麼？九點
鐘！一定！我準到那兒了！我能起

這麼早！我不知道！我還沒有試過

！好了，老朋友！你放心吧，好嗎？我

現在已經為你預備好了錢袋了！是
的！是的！再見吧！(放下聽筒，懦

怯的看了看伊莎白。)

伊：這樣！亨利，你不是明明白白要錢還
你的賭債嗎？你怎麼能夠再用這個
法子騙我呢？

亨：伊絲！現在我正要對你說實話……

伊：是的！非等我知道了真情，你是不會
老實告訴我的！你真像一個丈夫！

亨：我……我兩個禮拜以前輸給貝克一
百塊錢。可是，伊絲，這就是你方才聽
見我們在電話上所說的。我現在祇
好等明天去還他！

伊：(堅決)好！亨利！可是你不能從我
這兒弄到錢！

亨：可是……可是伊絲！我已經告訴貝
克說，我給他預備了款子，如果明天我
拿不出來，他要怎麼想呢？

伊：他或者想你是一個討厭的愛撒謊的

人，那他就想對了！

亨：真討厭，伊絲！不要再開玩笑笑了！這是一件要緊的事情！並且，這也很可怕呀！我躲着貝克已經整整一禮拜了，現在他爲這事急得冒火了！

伊：爲什麼你不向你那些賭棍朋友中間的一個借些款子來還他呢？

亨：誰有借給我一百塊錢的好機會！人家都知道你祇準我一個禮拜用二十五塊錢！（懇求）伊絲！給我一百塊錢，我永不再賭了！

伊：這話我以前早已聽見過！

亨：（絕望）可是伊絲！現在我發誓：

伊：（發怒）不給！不給！不給！一個銅子也不給你！不要爲這事再打擾我吧，亨利，現在你知道我是不舒服！

亨：不舒服？

伊：是的！你的太太不是生病嗎？

亨：啊伊絲！不要生氣好嗎？（再去懇

求）現在親愛的，你聽……

伊：（走向後方之門。）不給！

亨：（絕望。）可是你也該爲我的名譽着想！我已切實答應還他了，現在又賴賬，我的朋友們要怎樣說我呢！

伊：（輕藐。）你的朋友們！

亨：（害怕的想着。）貝克要怎樣說我呢！上帝呀！我沒有臉再到俱樂部去了！

伊：好！亨利！我想這倒不錯！

（她出去。）

亨：（痛苦）啊！地獄呀！（不快活的走着。）我要去想一個得錢的法子！（他的眼轉到保險箱上，他急忙跑過去轉那樞扭。）三向左到三十五又四，向右到四十再二向左到十五（他去拉，但不能啓）討厭的東西！（電話鈴又響起來，亨利躊躇的看了看，然後帶着氣去接。）喂！啊！貝克，老朋友！什麼！你現在要那一百塊錢嗎

？可是……可是聽着，夥計！明早第一樁事我交給你吧！什麼？今天晚上他們又來一場大局面，你馬上等着用！可是……可是老朋友！我說過我的太太生病了。我不能到那兒去呀！（聽見了一個可怕的聲音。）什麼？你到這兒來！什麼時候？立刻來！我的天！不要來！喂！喂！你怎麼把電話掛斷了！喂！喂！（顫抖的說）你是大都會俱樂部嗎？我……我要貝克先生說話！請再讓我

和他說話！是的！快些！快些！（焦急的等着。）喂！什麼？（臉色一變。）什麼？你……你說貝克先生剛走！（吞吞吐吐的。）他……他說過他到什麼地方去嗎？是的！我是狄爾先生！喂！他……他這兒來找我！我……我知道了！多謝！（他放下電話。）啊！我的天！（一面抓頭髮，一面踱着。）我將怎麼辦呢？

我將怎麼辦呢？（停住，注視保險箱，臉上露出極大決斷的神氣。）我要把保險箱打開，那就行了……

（迅速的走出後方之門。當他出去之後，右方的窗子開了，一個難看的面孔戴着鴨舌帽幾乎蓋着眼睛的小偷跨進窗檻，走入室中。他穿着一身破衣服，提着一個小口袋。他看見露在牆外的那個保險箱。他向它走過去，當他看見後方之門，立刻停住。他迅速的走到門前，望了望過道上。很快的跑回來隱藏在左方的沙發後面。亨利手拿錘子和鑿子回來。慌忙中也沒有注意到開了的窗戶。他臉上帶着堅決的神氣走到保險箱前，把鑿子放在保險箱上用錘子去敲。不留神敲在自己的手指上。痛得丟了錘子和鑿子。把手指放在嘴裏去吸吮。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發見了窗子洞開着。臉上露出驚異的神情，張開

了嘴，也忘了受傷的手指。臉上帶着奇異的表情，走到窗前，深首窗外，四下裏看。正在這時候，那賊從袋中取出短棒，偷偷的在他後面爬起來。當他從窗口轉回身來，他早看見那賊正要向他頭上打來。亨利忙閃開了，然後抱住了那賊。兩人都滾在地上。亨利把賊壓在下面，拿起他的錘子向賊頭上一打，便把他打倒在地。賊還蠕動，採取他的手槍。可是亨利未等他取出便抓住了他的手腕。亨利奪取那賊的手槍又經過一陣搏鬥，終於使賊喘喘着，自家勝利了，坐在賊的背上。

然後亨利又有一得意之色掛在臉上。

亨：喂！我正在找你這樣的一個寶貝。

賊：（臉深深皺着。）嗯？

亨：（手裏拿着手槍跳了起來。）起來！

（賊動了動脚。亨利走到後面門口

去看了看過道。然後又回到那賊跟前。）你看，你能打開這保險箱嗎？

賊：喂！你還是侮辱我嗎？

亨：自然啦！這是你的職業，是不是？好極了！好極了！（用手槍恫嚇賊。）

現在！我想你不會要我把你送到公安局裏去？

賊：先生，可別要！天呀，我家裏有一個老娘呢！不被捉住，作賊的生活就夠苦的了！

亨：不要難過！我不把你送到公安局裏去！我給你找一個職業！（指那保險箱。）你看見那兒的那個保險箱了嗎？

賊：當然看見了！我又不是個瞎子！

亨：（興奮。）好？我要你替我打開它，給我拿出一百塊錢來。這樣我……我放你走！

賊：嗯！你是騙我嗎？

亨：(惱怒。)討厭的！我這一生沒有再比這事情更嚴重的了！

賊：(莫名其妙。)可是……可是這是什麼意思呢？

亨：(發怒。)不用管了？你是願意打開箱子給我取出一百塊錢來呢，還是願意我打電話叫警察呢？

賊：先生！不要，不要！(立刻提起口袋。)我願意開箱子，而且什麼也都不問了！

(他走到保險箱前，把口袋丟在地上，亨利慌了起來。)

亨：噓！我的太太要聽見的！聲音不要這樣大！

(他急忙走到後面的門口去看甬道上。)

賊：(向亨微笑。)啊！現在我明白了！結過了婚就不由自主了！

亨：(轉向那賊，不痛快。)你不要多說了，行不行？快作你的工作吧！

賊：當然，當然。

(他在那裏開保險箱，亨利從旁細心看守着。)

亨：(過了一會兒。)你能……把它開開了嗎？

賊：(跨張。)這是鉛皮的箱子嗎？我用一根牙籤就能把它打開！

亨：啊！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討厭的東西是這樣便當。這是她買的！(突然一驚。)

天呀！那是什麼聲音？(急忙走到門口去張望甬道，然後安心的回來。)

那沒有什麼？我以為是我的太太呢！

賊：先生！這是沒有弄錯的！她是不會怪你的！

亨：(發怒。)喂！你不用討論我的家務事！開這箱子吧！

賊：自然！先生你看！我現在正要打開這個小玩意呢！

(他用一個鑿子向那保險箱四週去

打。)

亨：(慌張的走過去。)喂！喂！不要弄出這樣大的聲音！

(亨利奪取那賊的錘子的當兒，不料自己把錘子落在桌上，發出極大的聲音。錘子又墜落在他的腳上，這時樓

上有很大喧喚。那賊也怕了起來。)

賊：這是什麼？

亨：(聽了一會兒，臉上帶了放心的樣子)那是我的太太！正在洗澡！

(賊又去打保險箱，終於打開了。)

賊：這兒！(保險箱開了露出那珠寶的皇冠。)

好傢伙！這麼些寶貝！假珠寶！你給我拿一百塊錢來？

賊：她有真的嗎？你知道不知道她的住址？

亨：西巴皇后嗎？她早就死了！

賊：好！她的子孫呢？

亨：喂！你不給我拿出一百塊錢來嗎？

快別說廢話了！

賊：自然！自然！（他拿出一張鈔票。）

先生！這裏有許多鈔票呢！（又用
手指去拿。）好像伙！都是一百塊
錢一張的！

序：是的！祇拿一張就夠了！

賊：自然！照你說的！先生！（臉上露
出貪財的神色。有了一個低微的聲
音，他忙向門口看。）那是什麼？

序：（震驚。）那兒呀？（他趕快跑到後
面門口去聽甬道上。那賊趁這時候
除了留下一張，把其餘的鈔票都放進
口袋裏，並且把保險箱關閉上。亨利
帶怒回來。）喂！你究竟是什麼意
思？那兒一個人也沒有！

賊：（對他抱歉的笑着。）我好像聽見有
人來了似的！（遞給他那張鈔票。）
先生！這是你的鈔票？

序：謝謝！好！（把鈔票放在袋裏，拍了
口袋一下。然後很滿意的看那賊。）

（很好！我要說我是多麼歡喜你的

光臨喲！

賊：那算不了什麼！這樣容易做的事我
還從來沒有遇到過！

序：是的，先生！我沒有你真不知道怎麼
辦了！爲了表示我的敬意起見……

（拿出一瓶酒來）來！喝一杯吧！

賊：（舉手一攔。）謝謝！我在工作的時
候從來不喝酒的！

序：好！你的意思很好！我也不喝了！
可是我沒有什麼酬謝呀！（喝了一
大口，然後把瓶子放在那賊的口袋裏
。）現在！最好你一個人走吧！我
的太太快要下來了，我想你不便見她
的！

賊：先生！我倒沒有什麼！（向亨利一
笑。）可是在我走以前……我能把
我的傢伙帶走嗎？

序：你的手槍嗎？我想最好留下吧！

賊：最好不要！一個人私藏手槍是有違

警章的。

序：哈！哈！我想你是得到特許的！

賊：自然了！我從我們首領那邊領得來
的！

序：（大樂。）真和你的！那麼，很好！這
兒是你的槍！

（他把手槍交給那賊。）

賊：謝謝！還有一點東西你忘記了嗎？
序：（一驚。）還有東西！

賊：是呀！就是剛才給你的一百塊錢！
（把手槍指在亨利的胸口。）朋友
拿出來！

序：（責備那賊。）這也算是漂亮嗎？我
問你！這也算是漂亮嗎？

賊：哈！我根本做的不是漂亮事！你方
才用手鎗嚇着我，我纔聽你指揮的！
序：（指那手鎗。）你瞧！你以爲我怕這
個玩意嗎？

賊：你是怕它！

序：現在把槍子取下來了！

賊：(把手鎗從亨利胸前拿回來，細看。)
啊？

亨：如果你不是那樣專心去開我的保險箱，我剛才把鎗彈取下來，你一定注意到了！

賊：(把手鎗放在袋裏。)
好！你真是一個滑頭少年，是不是？

亨：(挺胸。)
如果你要打我，請你明天早些起身！

賊：(戲謔。)
是的！先生！你必須早些起，大約在十二點鐘吧！哈！哈！(抓起他的手腕去看手錶。)
好！我還有幾個地方要去。我最恨的是叫人久候啊！(跨出窗去。)
再會！

亨：再會！請你再來呀！也許我還需要你！

賊：(跳到窗外。)
我一定來！不等你要我，我就會來的！
(那賊去後，亨利急跑到窗口，向那賊背後大聲的喊。)

亨：喂！你這蠢貨！當心那手鎗，那裏面還裝着子彈呢！(笑着關上了窗戶)

。走到室的中央，又現出不安的樣子。站立了片刻，去想再做些什麼。終於跑進後面甬道，拿了一根麻繩。坐到椅上，用手拍塞在自己嘴裏，用繩將身子縛在椅上，又滾在地上。然後開始大喊。)
伊絲！伊絲！(待了一會，伊莎白穿着浴衣從內進來，她見了亨利忙跑過來。)

伊：我的天！親愛的！怎麼着了？(解開他的束縛。)

亨：啊！伊絲！這兒來了賊了！

伊：一個賊！

亨：是的！他……他拿着一隻大手鎗指着，把我綁起來，並且偷了那個保險箱！

伊：(急跑到箱前。)
啊！我的天呀！保險箱！

亨：(伊莎白正去開保險箱。)
可是……

可是祇拿一張去，親愛的！你……你瞧，把我推倒地上，他就跑了！

伊：(看那保險箱。)
亨利！祇一張嗎？

亨：(流利。)
是的！他祇拿了一張去。

伊：(痛苦的看他。)
他統統拿去了！

亨：(跳了起來。)
什麼？

伊：(看那保險箱。)
保險箱裏一張鈔票也沒有剩下！

亨：(大驚。)
我的天！這賊真是個混蛋！(絕望。)

伊絲！我沒有看見他拿！真的我沒有看見！這裏有……有多少錢呢？

伊：有一……一……

亨：有一……一萬塊錢嗎？
噫呀！天呀！現在我該出去做工了！
(倒在椅上。)

伊：(僥倖的樣子。)
多謝他沒有把珠寶拿去！幸而還好！(又看了看保險箱。)
我記得我的錢都在這兒……
(關了保險箱，急忙跑到左方的長桌

旁。她拉開一個抽屜去看，她好像安心了，又走到亨利面前。）他還拿了別的東西嗎？

亨：（又一跳。）別的東西？這還不夠！

（生氣的瞋着。）我要說，伊絲，我想不到我有這麼大的損失！

伊：（啞然失笑。）沒有什麼！真的，這真有趣！你知道……

亨：（驚奇的看她。）有趣？

伊：是的！你瞧，亨利！那些鈔票都是要在慈善協會表演用的假票子！

亨：（呆了。）什麼？

伊：的確的！在你的跟前，我想我會把真的鈔票放在保險箱裏嗎？

亨：伊絲！那：那裏一點真的票子也沒有嗎？

伊：一個銅子也沒有！（看見了亨利頭暈的樣子。）亨利，你怎麼啦？你好像生病了！

亨：（又倒在椅上。）我病了！

伊：（難過。）就是因為那賊把你吓着了！我曉得，假如你知道他偷去的全是假的，那就好了。

亨：這正對！我是……

伊：（關心。）他沒從你身上拿去些東西嗎？

亨：從我身上？哈！哈！不要叫我好笑吧！

伊：那麼他拿去的全是假鈔票！（一笑。）真是！我想這給他開了一個好玩笑。

亨：噢！是的！這是給賊開了一個大笑呢！哈！哈！

伊：你想，他要是知道了以後，他應該覺得他是多麼傻嗎？

亨：你要我想嗎？我覺得奇怪，他要那些假鈔票做什麼！

伊：好！如果他夠聰明，我想他要跑到好幾家錢莊上去換……

亨：（一驚。）噢！你想他還能用嗎？

伊：我想能用，你知道，那些票子像真的一樣！

亨：（突然立起。）伊絲，那末我馬上要戴了帽子跑到街口小店去一下！

伊：做什麼？

亨：我要換錢呀！……一百塊錢的鈔票。

伊：（驚異。）亨利，你從什麼地方得到的一百塊錢一張鈔票呀？

亨：我我……留起來的！

伊：你還會留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亨：（臨時機變。）伊絲！你能猜嗎？

伊：（臉上又驚又喜。）亨利！是不是……

亨：是的！親愛的！你不是快過生日了嗎？

伊：（抱住亨利和他接吻。）啊！親愛的！（又變作責備式的口氣。）

可是亨利！你不能存起這許多錢一

張的鈔票呀！

亨：我知道，親愛的！（拿出鈔票來。）所以我在要馬上去換呀！

伊：（攔阻。）可是亨利……

亨：（把鈔票放進袋裏，急拿了帽子和大衣。）我馬上回來，伊絲！如果有人來！請他們在等一下！

伊：噢，好了！

亨：（走至門口，停了一會，又到伊莎白面前。）瞧，伊絲！你想那賊拿着那鈔

票要存多久呢？

伊：噢！我不知道……十年或二十年！

亨：（驚惶失措中把衣帽丟在椅上。）十年或二十年嗎？

伊：你想他會收藏多少日子呢？

亨：我想是六個月！

伊：六個月？那些假洋錢票子嗎？（看見了他在思想。）你不到紙煙店去

嗎？

亨：（不高興。）不去了！我改變思想了

！

伊：（不能忍耐的看了一眼他。）好！我去穿衣服去！

（她走到左面桌旁，拉開抽屜，取出一個皮夾來，亨利驚奇的看着她。）

亨：（張着嘴。）喂！你就把你的錢放在這抽屜裏嗎？我說那賊……

伊：（向亨利一笑。）是的！這真是運氣，他就沒有想到這兒去找，是不是？

亨：那兒有許多錢嗎？

伊：祇幾百塊錢！

亨：好！我要是……

（他搖着頭，蹙着。）

伊：（走到門口。）你瞧，我等一會兒要出去的，所以我把他拿到別處去，並且你再犯了老毛病，也永遠不要想再從這兒來找它！

亨：（發怒的蹙着。）唉！夥計！老毛病！（伊莎白走出，亨利立刻停住。）

！（伊莎白走出，亨利立刻停住。）

雲眼又來一個念頭。忙追到門口去

叫她。）喂！伊絲！等一等好嗎？

伊：（轉回來。）什麼？

亨：（又拿出鈔票來。）你瞧，伊絲！我……我拿這張鈔票心裏總不放心！

我應該去掉換一下的！現在，我又不願意去到那小店裏去換它……小店

的老闆是我的朋友呀！我的意思，我不願意和他換這許多錢的票子！

你知道！親愛的！所以我有一個意思！你既有這末許多錢，難道就不能給我換一換嗎？

伊：我？

亨：當然！為什麼不能呢？

伊：（等了一刻。）為什麼！亨利，如果我能換，我就換給你……

亨：（驚喜之下，還故意表示漠不關心的樣子。）伊絲，你願意嗎？喂！那真好極了！

（伊莎白打開她的皮夾，拿出一捲鈔

票數着。亨利高興得一面看，一面感

來贖去)。

伊：是的！親愛的！我足夠和你換！先

把你的鈔票給我！

亨：(一笑中把鈔票遞給她。)親愛的，這
不是嗎！

伊：(把那捲鈔票掉給他。)我想這夠一
百塊錢了……(他剛伸手去接，她又
拿回去。)亨利！你不要把這錢去
還貝克先生呀！

亨：親愛的！我不，我絕對不！

伊：真的嗎？

亨：伊絲！我騙過你嗎？

伊：(遞給他那些鈔票。)那麼，很好！就
給你吧！

亨：伊絲！多謝！多謝！(高興着去接
那鈔票。)嚶喲！你你是多麼好呀

伊：可是亨利！就因為你還記得我的生

日……我想這時候，我也願意把錢還
那貝克先生！

亨：(大喜。)啊！伊絲！真的！你願意

嗎？

伊：是的！(她把那一張鈔票也給了他
。這樣你拿去你這一百塊錢一張
的鈔票吧！

亨：(呆看着那張鈔票。)可是親愛的！
你不……你不想，我還是應該要零票
子嗎？(又把那張鈔票還她。)因為
我想貝克他也不願意收這樣的票子
的！

伊：(又數了些零票子，遞給他。)很好

！再給你零的！

亨：謝謝！太木！謝謝。

伊：(關上她的皮夾。)可是現在，亨利！

親愛的你可不要用這錢去賭博去！

亨：我絕不去！這錢真是不容易到手的

伊，並且記住了！你答應我了！你是永

遠不去再賭了！

亨：(把手一伸。)永遠不去了！

伊：(高興的。)這真是個好孩子！(溫

柔的吻他。)而且你還要記住我的
生日！

亨：(點頭。)我一定！(她走到門口，臨
去還向亨利笑了一笑。她走後，亨利
把鈔票都擡在袋裏，開始贖來贖去。

電話又響了！亨利一驚，忙去接電話
。噢！誰呀？(一驚。)噢！我以
為你到這兒來了呢！什麼？你不來
了嗎？(討厭。)好！我的天！什麼
？噢，那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要
緊！你願意明天早晨見我嗎？(改
變了聲音。)你不願意！喂！我馬
上就到俱樂部去！聽！老貝！給我
留一個地位！我也要加入呀！
(他放下電話，拿了大衣帽子，連忙走
出。)

——幕。

本刊創刊號要目

發刊詞

世界文學的展望.....葉青
文學的世界性蘇俄 Gorky.....蕭斯曠
詩之日的挪威 B. Björnson.....蕭斯曠

徐志摩論.....葉青
斯台爾夫人及其名著編爾菲諾.....韓侍桁

丹麥 G. Brandes.....韓侍桁
關於波華茲夫人傳.....李青崖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德國 S. Zweig.....孫寒冰
自由了感到怎樣 美國 M. Komroff.....傅東華
戀愛的權利 蘇俄 Romanov.....洪深

星期六下午 美國 A. Huxley.....顧仲彝
一幅自像 蘇俄 L. Leonov.....席滌塵
謠言 俄國 Andreyev.....黃維榮

約會 法國 M. Arland.....馬宗融
霜夜 西班牙 J. Arderius.....陶映畫

密天帝 希臘 Lucian.....伍光建
鬼話第十章 希臘 Lucian.....伍光建

人譜 美國 H. L. Mencken.....伍光建
哥德談話錄 德國 Eckermann.....黃源

劉半農與五四文學革命.....汪馥泉
吉珂德的精神 波蘭 I. Matuszewski.....宜閑
我的蒼翠桿 美國 G. Gissing.....宜閑
愛，生命，笑 法國 A. France.....一止

幾個重要的宣言.....F. W
雜記(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插圖 藝術的社會表現(四幅)
蕭斯曠 會今可 等

本刊第二期要目

散評四則.....伍光建
勞倫斯的「却特萊爾夫人的愛人」研究.....傅東華
福爾格奈研究.....趙家璧
語文論戰續清算.....葉青

又男又女的特安 英國 T. Hall.....伍光建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續) 德國 S. Zweig.....孫寒冰
哭的約翰和笑的約翰 法國 H. Barbasse.....徐悲庸

一九三〇年 蘇俄 E. Gaborovitch.....顧仲彝
只有一隻手 瑞典 E. Wagner.....黃維榮
電力 英國 C. J. Enstace.....張友松
馬賊 英國 H. Berman.....蔣學楷
未婚妻 法國 M. Audouz.....周華國

野會 美國 J. M. Mauch.....施登春
凡爾哈倫的詩.....伍光建
給兒子的信 意大利 N. Sacco.....傅景芳

自傳文學與胡適的「四十自述」.....蘇雪林
哥德談話錄(續) 德國 Eckermann.....黃源
被逐詩人的人生相 美國 U. Sinclair.....蕭斯曠
妻懷孕以後 美國 U. Sinclair.....蕭斯曠
印度民歌五則.....會今可
致夫人(一封未寄的信) 英國 Byron.....何家槐

當代四畫家.....F. W
英國最近幾部文學名著.....其東
維特·亂倫·與復仇.....吳樹模
紀元七十九年的羅馬 美國 T. Pratt.....杏耶
中國詩壇與日本詩壇.....魏晉
自畫像(二幅)
(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文論及詩
文散及詩
說小
文論

雜記及隨筆

插圖

世界文學

第一卷·第五期
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本刊	主編人	伍 蠡 甫
文字	發行人	徐 統 源
非經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允許	印刷者	華豐印刷所
不得		上海新江路
轉載		

定價		每二月一冊。一日出版 全年六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	三角三分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預定全年	六	一元五角	內六角 一元五角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以二角以下為限

來信預定：請寄上海四馬路華明書局（英文LEE MING Book Co.）
254 Foo-Chow Road, Shanghai

廿四年六月廿日收到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論文、名著研究、作家研究、文藝思潮、等欄均歡迎投稿，撰譯均可。
- 二 本刊小說、詩、劇本等欄以譯文為主，兼收精采創作。
- 三 稿末請註明姓名、地址。
- 四 來稿如不登載，一律璧還（平寄），如須掛號，請附郵票。
- 五 本刊對於來稿（本簡章第一條所列各項文字）得以修改刪節，不願修改者請於稿端申明。
- 六 譯稿請附原文或說明原文出處及出版地點、出版時期。
- 七 來稿一經刊印，即致薄酬，以每千字一元至二元計算。
- 八 刊印之稿，版權仍歸作者，惟華明書局得儘先編選為單行書籍。
- 九 來稿請寄華明書局轉伍蠡甫先生。

世界文學 廣告價

等次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	一
特等		五十元		三十元			
優等		三十元		十八元		九元	
上等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普通		十元		五元		三元	

特等 即底封面
優等 即封面內面及底封面之內面
上等 指目錄前後及上等正文之前
普通 指普通正文之後

(一) 長年刊登當特別優待價目面議。(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影印價目另議。(三) 廣告可以免費代辦，但如用圖版須代辦代辦者，須另加製版費繪圖費。(四) 廣告費至少須預付一半。(五) 在登載廣告期內一律贈本刊一份。(六) 惠顧諸君請駕臨上海四馬路河南路口華明書局廣告部接洽，或撥電話九三八〇一號。

黎 明 最 近 新 書

保育法	沈鏡芬編	〔四 角〕	農業及實習(第一册)	唐志才主編	〔六 角〕
童子軍全書	吳耀麟編	〔二元四角〕	農村社會調查	張錫昌編	〔一 元〕
審計學	張忠亮編	〔一元八角〕	鄉村教育視導	李伯棠等編	〔一元二角〕
公民訓練法	劉百川編	〔五角五分〕	外交政策論及其他	吳頌皋著	〔四 角〕
幼稚園教材及教學法	魏志澄編	〔一元一角〕	推廣教育	錢光熊編	〔四 角〕
農村副業指導	陳增善等編	〔六角半〕	農業經濟學	吳覺農等譯	〔二元四角〕
暴風雨	余補秋等譯	〔七 角〕	中國農村經濟論	馮和法編	〔一元五角〕
應用簿籍表冊	李楚材編	〔四 角〕	德國國社黨	薛品源編譯	〔六 角〕
農業及實習(第二册)	唐志才主編	〔一 元〕	統計論叢	中國統計學社編	〔一 元〕
近代歐洲經濟史	章植等譯	〔三元二角〕	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崩潰	汪鏡泉譯	〔六 角〕
現代歐洲史	蔣 鎮譯	〔三元六角〕	化學實驗	陳同素編	〔七 角〕
二部教學	陸景曙編	〔四 角〕	蠶桑害虫學	張景歐編	〔一元六角〕
教具自製	陸景曙編	〔四 角〕	鄉村師範教育實習指導	鄭之綱編	〔一 元〕
家庭聯絡實施法	李公謀編	〔四 角〕	故事的種子	劉大白著	〔七 角〕
鄉村實用工藝教材	孫澄清編	〔四 角〕	鄉村民衆教育	郭人全編	〔八 角〕
佈置設計	倪錫英編	〔三 角〕	南陽農村社會調查報告	馮雲崗編	〔二 角〕
清代考試制度資料	章中如著	〔五 角〕	魯拜集選	劉瑞生編	〔二 角〕
鄉村小學勞作教育	方達哉等編	〔一元四角〕	普通蔬菜學	吳劍嵐譯	〔四 角〕
農村經濟及合作	王世頌等編	〔一元一角〕	我的奮鬥	尹其璧編	〔一元四角〕
課卷訂正法	楊駿如編	〔四 角〕	憲法原理	佩 雲譯	〔一元一角〕
自然研究教學法	霍席爾編	〔七 角〕	鄉村小學行政	吳友三編譯	〔一元六角〕
統計圖表編製	朱佐廷編	〔四 角〕	國際貿易原理	郭人全編	〔六角五分〕
				沈光沛譯	〔一元八角〕
				李宗文譯	